

花 海 孽

著 朴 曾

行 發 店 書 善 美 真 海 上

3242.4
8063

45389

東亞病夫大二著之一

孽海花

曾 樸 著

湖北省圖書館藏
舊書資料



湖北省圖書館藏
舊書資料

真美善書店出版

修改後要說的幾句話

我把壁海花的初二兩編修改完了，付印時候，我心裏有幾句要說的話，把他寫在這裏：

我要說的話，是些什麼呢？（一）這書發起的經過；（二）這書內容的組織和他的意義；（三）此次修改的理由。

這書發起的經過怎麼的呢？這書造意的動機，並不是我，是愛自由者。在本書的楔子裏就出現，但一般讀者，往往認爲虛構的，其實不是虛構，是實事。現在東亞病夫，已宣布了他的真姓名，愛自由者，何妨在讀者前，顯他的真相呢？他非別人，就是吾友金君松岑，名天翹。他發起這書，曾做過四五回。我那時正創辦小說林書社，提倡譯著小說，他把稿子寄給我。我看了，認是一個好題材。但是金君的原稿，過於注重主人公，不過描寫一個奇突的妓女，略映帶些相關的時事，充其量，能做成了李香君的桃花扇，陳圓圓的滄桑豔，已算頂好的成績了，而且照此寫來，祇怕筆法上仍跳不出海上花列傳的蹊徑。在我的意思却不然，想借用主人公做全書的線索，盡量容納近三十年來的歷史，避去正面，專把些有趣的瑣聞逸事，來烘託出大事的背景，格局比較的廓大。當時就把我的意見，告訴了金君。誰知金

君竟順水推舟，把繼續這書的責任，全卸到我身上來。我也就老實不客氣的把金君四五回的原稿，一點點塗改，一面進行不息，三個月工夫，一氣呵成了二十回。這二十回裏的前四回，雜糅着金君的原稿不少，即如第一回的引首詞和一篇駢文，都是照着原稿，一字未改，其餘部分，也是觸處都有，連我自己也弄不清楚誰是誰的。就是現在已修改本裏，也還存着一半金君原稿的成分。從第六回起，纔完全是我的作品哩？這是我說的第一件。

這書內容的組織和他的意義是怎麼樣的呢？我說這書實在是個倖運兒，一出版後，意外的得了社會上大多數的歡迎，再版至十五次，行銷不下五萬部，讚揚的讚揚，攷證的攷證，模仿的繼續的，不知糟了多少筆墨，禍了多少棗梨。而尤以老友畏廬先生，最先為逾量的推許——他先並不知道是我做的——我真是慚愧得很；但因現在我先要說明組織，我却記到了新青年雜誌裏錢玄同和胡適之兩先生對於孽海花辯論的兩封信來，記得錢先生曾認以第一流小說見許，而胡先生反對，以為祇好算第二流。——原文不記得，這是概括的大意——他反對的理由有二：（一）因為這書是集合了許多短篇故事，聯綴而成的長篇小說，和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是一樣的格局，並無預定的結構。（二）又為書中敘及煙台壁報一段，含有迷信意味，仍是老新黨口吻。這兩點，胡先生批評得很合理，也很忠實。對於第一點，恰正搔着我癢處，我的稿把數十年來所見所聞的零星掌故，集中了拉扯着穿在女主人

公的一條線上，表現我的想像，被胡先生警眼捉住，不容你躲閃，這足見他老人家讀書和別人不同，焉得不佩服！但他說我的結構和儒林外史等一樣，這句話，我却不敢承認，祇為雖然同是聯綴多數短篇成長篇的方式，然組織法彼此截然不同。譬如穿珠，儒林外史等是直穿的，拿着一根線，穿一顆算一顆，一直穿到底，是一根珠練；我是蟠曲回旋着穿的，時收時放，東交西錯，不離中心，是一朵珠花。譬如植物學裏說的花序，儒林外史等是上昇花序或下降花序，從頭開去，謝了一朵，再開一朵，開到末一朵為止。我是繖形花序，從中心幹部一層一層的推展出各種形色來，互相連結，開成一朵球一般的大花。儒林外史等是談話式，談乙事不管甲事，就渡到丙事，又把乙事丟了，可以隨便進止；我是波瀾有起伏，前後有照應，有擒縱，有順逆，不過不是整個不可分的組織，却不能說他沒有複雜的結構。至第二點，是對於金君原稿一篇駢文而發的，我以為小說中對於這種含有神祕的事是常有的。希臘的三部曲，末一部完全講的是報應，固不必說，浪漫派中，如梅黎曼的短篇，尤多不可思議的想像。如黛尼斯銅像一篇，因誤放指環於銅像指端，至惹起銅像的戀妬，殫死新郎於結婚床上。近代象徵主義的作品，迷離神怪的描寫，更數見不鮮，似不能概斥他做迷信。祇要作品的精神上，並非真有引起此種觀念的印感就是了。所以當時我也沒有改去，不想因此倒賺得了胡先生一個老新黨的封號。大概那時胡先生正在高唱新文化的當兒，很興奮地自命為新黨，還沒想到後來有新新黨出來，自己也做了老新黨，受國故派的

歡迎他回去呢！若說我這書的意義，畏廬先生說：「孽海花非小說也。」又道：「彩雲是此書主中之賓，但就彩雲定爲書中主人翁，誤矣。」這幾句話，開門見山，不能不說他不是我書的知言者！但是「非小說也」一語，意在極力推許，可惜倒暴露了林先生祇因在中國古文家的腦殼裏，不會曉得小說在世界文學裏的價值和地位。他一生非常的努力，卓絕的天才，是我一向傾服的，結果僅成了個古文的大繙譯家，吃虧也就在此。其實我這書的成功，稱他做小說，還有些自慚形穢呢！他說到這書的內容，也祇提出了鼓舞民氣和描寫名士狂態兩點。這兩點，在這書裏固然會注意到，然不過附帶的意義，並不是他的主幹。這書主幹的意義，祇爲我看着這三十年，是我中國由舊到新的一個大轉關，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變動，可驚可喜的現象，都在這一時期內飛也似的進行。我就想把這些現象，合攏了他的側影或遠景和相連繫的一些細事，收攝在我筆頭的攝影機上，叫他自然地一幕一幕的展現，印象上不啻目擊了大事的全景一般。例如這書寫政治，寫到清室的亡，全注重在德宗和太后的失和，所以寫皇家的婚姻史，寫魚陽伯余敏的買官，東西宮爭權的事，都是後來戊戌政變、庚子拳亂的根源。寫雅聚園、含英社、談瀛會、臥雲園、強學會、蘇報社，都是一時文化過程中的足印。全書敘寫的精神裏，都自勉的含蓄着這兩種意義，我的才力太不彀，能否達到這個目的，我也不敢自詡，祇好待讀者的評判了。這是我要說的第二件。

此次修改的理由怎麼的呢？第一，是爲了把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事業，時期提得太早了。興中會的組織，大約在光緒庚寅辛卯間，而廣州第一次的舉事，事實却在乙未年十月，這書敘金霽青中了狀元，請假回南，過滬時就遇見陳千秋，以後便接敘青年黨與中會的事。霽青中狀元，書中說明是同治戊辰年，與乙未相差幾至三十年，雖說小說非歷史，時期可以作者隨意伸縮，然亦不宜違背過甚，所以不得不把他按照事實移到中日戰爭以後。既抽去了這麼一件大事，篇幅上要缺少兩回的地位，好在這書裏對於法越戰爭，敘得本來太略，補敘進去，並非蛇足。第二，原書第一回是楔子，完全是憑空結撰；第二回發端還是一篇議論，又接敘了一段美人誤嫁醜狀元的故事，仍是楔子的意味，不免有疊床架屋之嫌，所以把他全刪了。其餘自覺不滿意的地方，趁這再版的機會，也刪改了不少。看起來，第一編幾乎大部是新產品了，這是我要說的第三件。

這書還是我二十二年前——時在光緒三十二年——一時興到之作，那時社會的思潮，個人的觀念，完全和現時不同，我不自量的奮勇繼續，想完成自己未了的工作。停隔已久，不要說已搜集的材料，差不多十忘八九，便是要勉力保存時代的色彩，筆墨的格調，也覺得異常困難。矛盾拙澁，恐在所不免。讀者如能忠實的加以糾正，便是我的非常寵幸了！

孽海花人名索隱表

姓名	籍貫	出身	身職	業
王文載	王文在(念堂)山西稷山人	戊辰探花	編修	
王慈源	黃自元(敬輿)湖南安化人	戊辰榜眼	寧夏府知府	
金洵(斐卿)	洪鈞(文卿)江蘇吳縣人	戊辰狀元	兵部左侍郎	
潘曾奇(勝芝)	潘遵祁(順之)江蘇吳縣人	乙巳翰林	侍讀	
錢端敏(唐卿)	汪鳴鑾(柳門)浙江錢塘人	乙丑翰林	吏部右侍郎	
陸仁祥(奉如)	陸潤庠(鳳石)江蘇元和人	甲戌狀元	東閣大學士	
潘宗蔭(八瀛)	潘祖蔭(伯寅)江蘇吳縣人	壬子探花	工部尙書	
僧格(林沁)	僧格(林沁)蒙	古人	職	科爾沁親王

阿拉喜	烏拉喜	崇阿	崇阿	滿	洲人	丙辰翰林	兵部尙書
過肇廷	顧肇熙	(緝庭)	江蘇吳縣人	甲子舉人	台灣道		
何太真	吳大澂	(窓齋)	江蘇吳縣人	戊辰翰林	湖南巡撫		
謝介福	謝家福	(綏之)	江蘇吳縣人		直隸同知		
莫友芝	莫友芝	(邵亭)	貴州獨山人	道光	辛卯舉人	江蘇知縣	
湯燿伯	湯經常	(燿伯)	江蘇武進人		畫家		
姚鳳生	姚孟起	(鳳生)	江蘇吳縣人	附	生	書家	
楊詠春	楊沂孫	(詠春)	江蘇常熟人	舉	人	鳳陽府知府	
任阜長	任薰	(阜長)	浙江蕭山人		畫家		
成木生	盛宣懷	(杏蓀)	常州武進人	附	生	郵傳部尙書	
貝佑曾	費學曾	(佑庭)	常州武進人	監	生	清河道	
龔孝琪	龔橙	(孝拱)	浙江仁和人				
馮桂芬	馮桂芬	(敬亭)	江蘇吳縣人	庚子榜眼	右中允		
倭良峯	倭仁	(良峯)	蒙古人	道光翰林	文華殿大學士		

徐雪岑

徐壽(雪村)江蘇無錫人

分省縣丞

徐英(忠華)

徐建寅(仲虎)江蘇無錫人

監生

直隸候補道

薛輔仁(淑雲)

薛福成(叔耘)江蘇無錫人

丁卯副貢

右副都御史

呂蒼舒(順齋)

黎庶昌(蕓齋)貴州遵義人

廩貢生

川東道

李寶豐(台霞)

李鳳苞(丹霞)江蘇崇明人

同文館學生

出使德國大臣

馬中堅(義菽)

馬建忠(眉叔)江蘇丹徒人

法留學生

直隸候補道

王恭憲(子度)

黃遵憲(公度)廣東嘉應人

丙子舉人

湖南按察使

以上第二回

雲宏(仁甫)

容闕(純甫)廣東香山人

美國留學生

江蘇巡撫署譯員

李任叔

李善蘭(壬叔)浙江海寧人

附生

戶部郎中

胡星岩

胡光墉(雪巖)浙江錢塘人

商家

志剛

志剛

滿洲人

道員

孫家穀

孫家穀

安徽鳳臺人

丙辰進士

刑部郎中

曹以表(公坊)

曾之撰(君表)江蘇常熟人

乙亥舉人

刑部郎中

龔平（和甫）翁同龢（叔平）江蘇常熟人 丙辰狀元 協辦大學士

潘止韶 潘欲仁（子昭）江蘇常熟人 副貢生 沛縣教諭

楊墨林 楊坊（憩棠）浙江鄞縣人 上海墨海書林主人

以上第三回

李治民（純客）李慈銘（蕓客）浙江會稽人 庚辰進士 山西道監察御史

莊芝棣（壽香）張之洞（香濤）直隸南皮人 癸亥探花 體仁閣大學士

莊佑培（崙樵）張佩綸（幼樵）直隸豐潤人 辛未翰林 署左副都御史

陳琛（森葆）陳寶琛（伯潛）福建閩縣人 戊辰翰林 山西巡撫

黃禮方（叔蘭）黃體芳（漱蘭）浙江瑞安人 癸亥翰林 兵部右侍郎

王仙肥（憶莪）王先謙（益吾）湖南長沙人 乙丑翰林 國子監祭酒

祝溥（寶廷）寶廷（竹坡）宗室 戊辰翰林 禮部右侍郎

盛伯怡 盛昱（伯義）宗室 丁丑翰林 國子監祭酒

黎石農（殿文）李文田（若農）廣東順德人 己未探花 禮部左侍郎

李公 李鴻章（少荃）安徽合肥人 丁未翰林 文華殿大學士

敬王

奕訢

皇六子 恭親王

高揚藻 (理愷)

李鴻藻 (蘭蓀)

直隸高陽人 壬子翰林 協辦大學士

馮子材

馮子材 (萃亭)

廣東欽州人 軍功 廣西提督

蘇元春

蘇元春 (子熙)

廣西永安人 行伍 廣西提督

袁旭 (尙秋)

袁昶 (爽秋)

浙江桐廬人 丙子進士 太常寺卿

錢冷西

錢振倫 (崙)

浙江歸安人 戊戌翰林 國子監司業

以上第五回

包鈞

寶鋆 (佩蘅)

滿洲人 戊戌翰林 武英殿大學士

徐延旭

徐延旭 (曉山)

山東臨清人 庚申進士 廣西巡撫

唐炯

唐炯 (鄂生)

貴州貴筑人 道光己酉舉人 雲南巡撫

黃桂蘭

黃桂蘭

廣西提督

趙沃

趙沃

道員

義親王

世鐸

襲職 禮親王

格和博

額和布 (筱山)

滿洲人 壬子翰林 武英殿大學士

羅文名	閻敬銘(丹初)	陝西朝邑人	乙巳翰林	東閣大學士
莊慶蕃	張之萬(子青)	直隸南皮人	丁未狀元	東閣大學士
鍾祖武	孫毓汶(萊山)	山東濟寧人	丙辰榜眼	兵部尚書
彭玉麟	彭玉麟(雪琴)	湖南衡陽人	廩生	兵部尚書
潘鼎新	潘鼎新(琴軒)	安徽廬江人	己酉舉人	廣西巡撫
岑毓英	岑毓英(彥卿)	廣西西林人	附生	雲貴總督
吳景	何璟(小宋)	廣東香山人	丁未翰林	閩浙總督
張昭同	張兆棟(友三)	山東濰縣人	己巳進士	福建巡撫
達興	德馨(曉峯)	滿洲人	生員	江西巡撫
江以誠	汪以誠	浙江錢塘人	監生	南匯縣知縣
劉永福	劉永福(淵亭)	廣東欽州人	綠林	南澳鎮總兵
曾國荃	曾國荃(沅甫)	湖南湘鄉人	優貢生	兩江總督
唐景崧	唐景崧(薇卿)	彥田灌陽人	乙丑進士	台灣巡撫
潘瀛	潘瀛			

王孝祺

王孝祺

安徽合肥人

軍

功

北海鎮總兵

王德榜

王德榜（朗青）

湖南江華人

軍

功

貴州布政使

以上第六回

匡朝鳳

（次芳）汪鳳藻

（芝房）

江蘇元和人

癸未翰林

侍讀

以上第七回

戴百孝

呂萃芳

劉瑞芬（芝田）

安徽貴池人

諸

生

廣東巡撫

許鏡激

（祝雲）

許景澄

（竹簣）

浙江嘉興人

戊辰翰林

吏部右侍郎

曾繼湛

（劫剛）

曾紀澤

（劫剛）

湖南湘鄉人

襲

侯

吏部左侍郎

以上第八回

莊煥英

（小燕）

張蔭桓

（樵野）

廣東南海人

監

生

戶部左侍郎

劉錫洪

劉錫鴻

（雲生）

廣東番禺人

監

生

出使英國副大臣

嵩厚

崇厚

（地山）

滿

洲人

己酉舉人

左都御史

余笏南

塔翻譯

黃翻譯

以上第九回

侯夫人

劉氏

湖南湘陰人

陝西巡撫
劉蓉女

以上第十回

米繼曾（筱亭）費念慈（配懷）江蘇武進人

己丑翰林
編修

姜表（劍雲）江標（建霞）江蘇元和人

己丑翰林
候補四品京堂

連沅（荇仙）聯元（仙衡）滿洲人

戊辰翰林
內閣學士

易鞠（緣常）葉昌熾（鞠裳）江蘇長洲人

己丑翰林
侍講

段屨橋 端方（午橋）滿洲人

壬午舉人
直隸總督

荷春植（子珮）沈曾植（子培）浙江嘉興人

庚辰進士
安徽布政使

黃朝杞（仲濤）黃紹箕（仲弼）浙江瑞安人

庚辰翰林
湖北提學使

繆平（寄坪）廖平（季平）四川井研人

己丑進士
綏定府教諭

唐猶輝（常肅）康有爲（長素）廣東南海人

乙未進士
工部主事

以上第十一回

戴隨員

繆仲恩（綏山）廖壽恆（仲山）江蘇嘉定人 己巳翰林 禮部尙書

尹宗楊（震生）楊崇伊（莘伯）江蘇常熟人 庚辰翰林 漢中府知府

章 騫（直輩）張 騫（季直）江蘇通州人 甲午狀元 修撰

聞鼎儒（韻高）文廷式（芸閣）江西萍鄉人 庚寅榜眼 侍讀學士

蘇 胥（鄭龜）鄭孝胥（蘇堪）福建閩縣人 壬午解元 湖南布政使

呂成澤（沐庵）李盛鐸（木齋）江西德化人 己丑榜眼 山西布政使

楊 遂（淑喬）楊 銳（叔喬）四川綿竹人 乙酉舉人 五品卿銜軍機章京

莊可權（立人）張 權（君立）直隸南皮人 戊戌進士 候補四品京堂

吳長卿 吳長慶（筱軒）安徽廬江人 軍 功 浙江提督調防金州

孫知州 孫雲錦（海岑）安徽合肥人 諸 生 開封府知府

劉 毅 劉可毅（葆真）江蘇陽湖人 壬辰翰林 編修

余 同 徐 桐（蔭軒）漢 軍 庚戌翰林 體仁閣大學士

汪蓮孫 王懿榮（廉生）山東福山人 庚辰翰林 國子監祭酒

以上第十三回

傅容 徐郛（頤閣）江蘇嘉定人 壬戌狀元 協辦大學士

伯夫人 趙氏 安徽太湖人 高廉道 趙昀女

以上第十四回

柴蘇（韻甫）蔡鈞（和甫）江西上猶人 暨 生 出使日本大臣

俞耿（西塘）裕庚（朗西）漢 軍 優貢生 太僕寺少卿

郭筠仙 郭嵩燾（筠仙）湖南善化人 丁未翰林 兵部左侍郎

丁雨汀 丁汝昌（禹廷）安徽廬江人 軍 功 海軍提督

以上第十八回

莊南（稚燕）張埏徵 廣東南海人 暨 生 刑部主事

魚陽伯（邦禮）魯伯陽 安 徽人 暨 生 上海道

王二 王五 鏢客

連公公 李蓮英 太 監 總管

以上第十九回

林 勛（敦古）林 旭（嗽谷）福建侯官人 癸巳解元 四品卿銜軍機章京

以上第二十回

余雄義 徐用儀（小雲）浙江海鹽人 己未舉人 兵部尙書

俞書屏 徐樹銘（壽衡）湘南長沙人 丁未翰林 工部尙書

呂旦聞 李端棻（苾）貴州貴筑人 癸亥翰林 禮部尙書

楊誼柱（越常）楊宜治（奠裳）

余 敏 玉 銘 內務府人 包 衣 四川鹽茶道

珠 官 翁之潤（澤芝）江蘇常熟人

以上第二十一回

戴勝佛 譚嗣同（復生）湖南瀏陽人 監 生 四品卿銜軍機章京

章 誼（鳳孫）張端本（鳳孫）浙江錢塘人 蔭 生 南韶連道

曾敬華 曾廣銓（敬詒）湖南湘鄉人 蔭 生 雲南糧道

章一豪 張 曜（朗齋）浙江錢塘人 軍 功 山東巡撫

魯通一 衛汝貴(達三) 安徽合肥人 軍 功 寧夏鎮總兵

以上第二十二回

方代勝(安堂) 袁世凱(慰廷) 河南項城人 附 生 直隸總督

金貴妃 瑾妃 滿 洲人 工部侍郎 長敍女

寶貴妃 珍妃 滿 洲人 工部侍郎 長敍女

致敏 志銳(伯愚) 滿 洲人 庚辰翰林 伊犁將軍

以上第二十三回

金繼元 洪浴 江蘇吳縣人 蔭 生 工部郎中

言紫朝 葉志超(曙青) 安徽合肥人 行 伍 直隸提督

馬裕坤 馬玉崑(景山) 安徽蒙城人 軍 功 直隸提督

左伯奎 左寶貴(冠亭) 山東費縣人 行 伍 高州鎮總兵

韓以高 安維峻(曉峯) 甘肅鞏安人 庚辰翰林 福建道監察御史

以上第二十四回

景親王 奕劻 貝勒 職 慶親王

龔弓夫

翁斌孫（弢夫）

江蘇常熟人

丁丑翰林

直隸提法使

劉益焜

劉坤一（峴莊）

湖南新寧人

附貢

兩江總督

劉瞻民

劉銘傳（省三）

安徽合肥人

軍功

台灣巡撫

汪子昇

王同愈（勝之）

江蘇元和人

己丑翰林

江西提學使

洪英若

翁綾琪（印若）

江蘇吳江人

辛卯舉人

江西知縣

魯師匄

潘志萬（吻忽）

江蘇吳縣人

畫家

廉篆夫

陸恢（廉夫）

江蘇吳縣人

畫家

余漢青

徐熙（翰卿）

江蘇人

骨董家

韋廣濤

魏光燾（午莊）

湖南邵陽人

監生

閩浙總督

季九光

李光玖

湖南湘鄉人

襲男

浙江按察使

俞虎丞

余虎恩

湖南平江人

軍功

福建提督

陸伯言

劉樹元

湖南長沙人

軍功

記名提督

柳書元

鄧世昌（正卿）

廣東番禺人

水師學生

記名總兵

鄧士純

廣東番禺人

致遠兵船管帶

案伯言爲陸遜三國時吳人

宋 欽

宋 慶 (祝三) 山東蓬萊人

軍 功

四川提督

劉成佑

劉長佑 (蔭衢) 湖南新寧人

道光 已酉拔貢

雲貴總督

依唐阿

依唐阿 (堯山) 滿

洲人

軍 功

奉天將軍

耿 義

剛 毅 (子良) 滿

洲人

繙譯生員

協辦大學士

以上二十五回

永 潞

榮 祿 (仲華) 滿

洲人

蔭 生

文華殿大學士

賢親王

奕 譞

皇七子

醇親王

以上二十六回

小德張

張 德

太 監

永 祿

太 監

繆素筠

繆素筠

雲南昆明人

女畫家

寇連材

寇連材

太 監

高萬枝

高萬枝

太 監

高道士

高峒元

白雲觀住持

常鄰 長麟(石農) 滿洲人 庚辰進士 戶部左侍郎

大公主 宗室 恭王女

四格格 宗室 慶王女

袁大奶奶

倪鞏廷 聶士成(功亭) 安徽合肥人 軍工 直隸提督 太原總兵

召廉村 邵友濂(小村) 浙江餘姚人 甲子舉人 台灣巡撫

烏赤雲 伍廷芳(秩庸) 廣東香山人 美國留學生 商部右侍郎

李蔭白 李經方(伯行) 安徽合肥人 壬午舉人 郵傳部右侍郎

羅積丞 羅豐祿(稷臣) 福建人 監生 出使英國大臣

以上第二十七回

陳青(千秋) 陳清 廣東人

李大入 李瀚章(小荃) 安徽合肥人 己酉拔貢 兩廣總督

以上第二十八回

王紫詮 王韜(紫詮) 江蘇長洲人 附生 新聞記者

蔡爾康

蔡爾康

(紫紱)

江蘇上海人

廩貢生

新聞記者

畢嘉銘

畢永年

湖南安化人

哥老會

裘叔遠

邱煒菱

(菽園)

福建海澄人

中華革命黨

楊雲衢

楊飛鴻

(衢雲)

福建海澄人

中華革命黨

歐世傑

胡衍鴻

(展堂)

廣東番禺人

中華革命黨

何大雄

史堅如

廣東番禺人

中華革命黨

張懷民

史堅如

廣東番禺人

中華革命黨

史堅如

史堅如

廣東番禺人

中華革命黨

陳龍

陳夔石

(少白)

廣東新會人

中華革命黨

超蘭生

趙聲

(伯先)

江蘇丹徒人

中華革命黨

陸崇淮

陸中桂

(皓冬)

廣東香山人

中華革命黨

以上第二十九回

官慶

慶寬

(小山)

內務府人

包衣

江西鹽法道

貞貝子

載振

慶王子

貝子銜

農工商部尚書

敷二爺

載搏

慶王子

鎮國將軍

以上第三十回

目錄

第一卷

- 第一回 一霎狂潮陸沉奴樂島 卅年影事托寫自由花……………一
第二回 陸孝廉訪豔讎閨門 金殿撰歸裝留滬濱……………四

第二卷

- 第三回 領事館公開賽花會 半倫生恨說西林春……………一五
第四回 光明開夜館福晉呈身 康了困名場歌郎跪月……………二五

第三卷

- 第五回 開樽賴有長生庫 插架難藏素女圖……………三四
第六回 獻繩技唱黑旗戰史 聽笛聲追白傳遺蹤……………四八

第四卷

- 第七回 寶玉明珠彈章成豔史 紅牙檀板畫舫識花魁……………六三

第八回 避物議男狀元偷娶女狀元 借話封小老母權充大老母……………七一

第五卷

第九回 遣長途醫生試電術 憐香伴愛妾學洋文……………八三

第十回 險語驚人新欽差膽破虛無黨 清茶餉客侯夫人名噪賽工場……………九二

第六卷

第十一回 潘尙書提倡公羊學 黎學士狂臚老隗文……………一〇一

第十二回 影並帝天初入布土殿 學通中外重繙交界圖……………一一一

第七卷

第十三回 誤下第遷怒座中賓 考中書互爭門下士……………一二三

第十四回 兩首新詩是謫官月老 一聲小調顯命婦鳳儀……………一三五

第八卷

第十五回 瓦德西將軍私來大好日 斯拉夫民族死爭自由天……………一四八

第十六回 席上逼婚女豪使酒 鏡邊語影俠客窺樓……………一五九

第九卷

- 第十七回 辭鴛侶女傑赴刑臺 遞魚書航師嘗禁巒……………一七二
- 第十八回 游草地商量請客單 借花園開設譚瀛會……………一八四

第十卷

- 第十九回 淋漓數行墨五陵未死健兒心 的礮三明珠一笑來觴名士壽……………一九七
- 第二十回 一紙書送却八百里 三寸舌壓倒第一人……………二〇九

第十一卷

- 第二十一回 背履屨庫丁蒙廷辱 通苞苴衣匠弄神通……………二二三
- 第二十二回 隔牆有耳都院會名花 宦海回頭小侯驚異夢……………二三六

第十二卷

- 第二十三回 天威不測蜚語中詞臣 隱恨難平違心驅俊僕……………二四九
- 第二十四回 憤輿論學士修文 救藩邦名流主戰……………二六一

第十三卷

- 第二十五回 疑夢疑真司農訪鶴 七擒七縱巡撫吹牛……………二七四
第二十六回 主婦索書房中飛赤鳳 天家脫輻被底臥烏龍……………二八七

第十四卷

- 第二十七回 秋狩記遺聞白妖轉劫 春颿開協議黑管臨頭……………三〇〇
第二十八回 棣萼雙絕武士道捨生 霹靂一聲革命團特起……………三一五

第十五卷

- 第二十九回 龍吟虎嘯跳出人豪 燕語鶯啼驚逢浦客……………三二九
第三十回 白水灘名伶擲帽 青陽港好鳥離籠……………三四二

第一卷

第一回

一霎狂潮陸沈樂島；

卅年影事託寫自由花。

江山吟罷精靈泣，中原自由魂斷金殿才人，平康佳麗，間氣鍾情吳苑。翰軒西展，遼
曠着靈根，暗通瑤怨。孽海飄流，前生冤果此生判。羣龍九窟宵戰，值鈞天爛醉，夢
魂驚顛，虎神營荒，鸞儀殿闕，輸爾外交纖腕。大千公案，又天眼愁胡，人心思漢。自由

花神，付東風拘管。

却說自由神，是那一位列聖？勅封何朝？鑄像何地？說也話長。如今先說個極野蠻自由的奴隸國。在地球五大洋之外，哥倫波未關，麥折倫不到，是一個大大的海，叫做孽海。那海裏頭有一個島，叫做樂島。地近北緯三十度，東經一百一十度。那島上，明麗，花木美秀，終年光景，是天低雲黯，半陰不晴；所以天空新氣，是極缺乏的。列位

的，天空氣，猶之那國民所靠着生活的自由，如

何缺得因是一般國民沒一個不見。因是養成一種崇拜強權獻媚異族的性格。傳下來一種什麼運命，什麼因果的迷信。王暴也暴到呂政，奧古士都，成吉斯汗，路易十四的地位；昏也昏到隋煬帝，李後主，查理七路。地位。那一種國民，頑也頑到馮道錢謙益的地位；秀也秀到揚雄趙子昂的地位。而且那島從古不與別國交通，所以別國也不曉得他的名字。從古沒有呼吸自由的空氣，那國民却自以為是：有「吃」，有「着」，有「功名」，有「妻子」，是個「自由極樂」之國。古人說得好：「不自由毋寧死」，果然那國民享盡了野蠻奴隸自由之福，死期到了。去今五十年前，約莫十九世紀中段，那奴樂島忽然四周起了怪風大潮；那時這島根岌岌搖動，要被海若捲去的樣子。誰知那一般國民，還是醉生夢死，天天歌舞快樂，富貴風流，撫着自由之琴，喝着自由之酒，賞着自由之花，年復一年，禁不得月嚙日蝕，到了一千九百零四年，平白地天崩地塌，一聲響亮，那奴樂島的地面，直沉向孽海中去。噫！噫！原來這孽海和奴樂島，却是接着中國地面，在瀚海之南，黃海之西，青海之東，支那海之北。此事一經發現，那中國第一通商碼頭的上海——地球各國人，都聚集在此地——都道希罕，天天討論的討論，調查的調查，禿着幾打筆頭，費着幾磅紙墨，說着此事。內中有個愛自由者聞信，特地趕到上海來，要想偵探偵探奴樂島的實在消息，却不知從何處問起。那日走出去，看看人來人往，無非是那班肥頭胖耳的洋行買辦，偷天換日的新政委員，短髮西裝的假革命黨，霧說亂話的新

聞社員都好像沒事的一般，依然又麻雀，打野雞，安壇第喝茶，天樂窩聽唱，馬龍車水，酒地花天，好一派昇平景象！愛自由者倒不解起來，糊糊塗塗昏昏沉沉的過了數日，這日正一個人悶悶坐着，忽見幾個神色倉皇手忙腳亂的人奔進來，嚷道：「禍事！禍事！日俄開仗了，東三省快要不保了！」正嚷着，旁邊遠遠坐着一人冷笑道：「豈但東三省呀！十八省早已都不保了！」愛自由者聽了猛吃一驚，心想剛剛很太平的世界，怎麼變得那麼快！不知不覺，立了起來，往外就走。一直走去，不曉得走了多少路程。忽然到一個所在，抬頭一看，好一片平陽大地，山作黃金色，水流乳白香，幾十座玉宇瓊樓，無量數瑤林琪樹，正是華麗境域，錦繡山河，好不動人，歆羨呀！只是空蕩蕩靜悄悄沒個人影兒。愛自由者；走到這裏，心裏一動，好像曾經到過的；正在徘徊不捨，忽見眼前迎着面一所小小的空屋。愛自由者不覺越走越近了。到得門前，不提防門上却懸着一桁珠簾，隔簾望去，隱約看見中間好像供着一盆極嬌豔的奇花，一時也辨不清是隋煬帝的瓊花呢？還是陳後主的玉樹花呢？但覺春光澹宕，香氣氤氳，一陣陣從簾縫裏透出來。愛自由者心想，遠觀不如近睹，放著膽，把簾子一掀，大踏步走進一看，那裏有什麼花！倒是個螻蛄蛾眉桃腮櫻口的絕代美人！愛自由者頓嚇一跳，忙要退出，忽聽那美人喚道：「自由兒，自由兒，奴樂島奇事發現，你不是要偵探麼？」愛自由者忽聽奴樂島三字，頓時觸著舊事，就停了腳，對那美人鞠了鞠躬道：「令嬢知道奴樂島消息嗎？」那美人笑道：「咳，你瘋了，那裏有什麼奴樂島來！」愛自由者愕然道：

「沒有這島嗎？」美人又笑道：「呸，你真呆了！那一處不是奴樂島呢！」說着，手中擎着一卷紙，鄭重的親自遞與愛自由者。愛自由者不解緣故，展開一看，却是一段新鮮有趣的歷史。默想了一回，恍恍惚惚，好像中國也有這麼一件新奇有趣的事情；自己還有一半記得，恐怕日久忘了，却慢慢寫了出來。正寫着，忽然把筆一丟道：「呸，我瘋了！現在我的朋友東亞病夫，驀然自號着小說王，專門編譯這種新鮮小說，我祇要細細告訴了他，不怕他不一回一回的慢慢地編出來，豈不省了我無數筆墨嗎？」當時就攜了寫出的稿子，一逕出門，望着小說林發行所來，找着他的朋友東亞病夫，告訴他，叫他發布那一段新奇歷史。愛自由者一面說，東亞病夫就一面寫，正是三十年舊事，寫來都是血痕；四百兆同胞，願爾早登覺岸，端的上面寫的是些什麼？列位不嫌煩絮，看他逐回道來：

第二回

陸孝廉訪豔宴金闈；
金殿撰歸裝留滬濱。

話說大清朝應天承運，奄有萬方，一直照着中國向來的舊制，因勢利導，果然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列聖相承，繩繩繼繼。正是說不盡的歌功頌德，望日瞻雲。直到了咸豐皇帝手裏，就是金田起義，擾亂一

回，却依然靠了那班舉人進士、翰林出身的大元勳，拚着數十年汗血，斫着十幾萬頭顱，把那些革命軍掃盪得乾乾淨淨。斯時正是大清朝同治五年，大亂救平，普天同慶，共道大清國萬年有道之長。這中興聖主同治皇帝，准了臣子的奏章，諭令各省府縣，有鄉兵團練剿賊出力的地方，增廣了幾個生員；被賊匪蹂躪及大兵所過的地方，酌免了幾成錢糧。蘇松常鎮太幾州，因為賦稅最重，恩准減漕。所以蘇州的人民，尤為涕零感激。却好戊辰會試的年成又到了，本來一般讀書人，雖在亂離兵燹，八股八韻，朝考卷白摺子的功夫，是不肯丟掉，況當歌舞河山拜揚神聖的時候呢！果然，公車士子，雲集輦轂，會試已畢，出了金榜。不第的自然垂頭喪氣，襍被出都，過了蘆溝橋，渡了桑乾河，少不得灑下幾點窮愁之淚；那中試的進士，却是欣欣向榮，拜老師，會同年，團拜請酒，應酬得發昏。又過了殿試，到了三月過後，臚唱出來，那一甲第三名探花黃文載，是山西稷山人；第二名榜眼王慈源，是湖南善化人；第一名狀元是誰呢？却是姓金名洵，是江蘇吳縣人。我想列位國民，沒有看過登科記，不曉得狀元的出色價值，這是地球各國，只有獨一無二之中國方始有的；而且積三年出一個，要累代陰功積德，一生見色不亂，京中人情熟透，文章頌揚得體，方纔合配。這叫做羣仙領袖，天子門生，一種富貴聰明，那蘇東坡、李太白，還要退避三舍，何況英國的培根、法國的盧騷呢？話且不表，單說蘇州城內，元妙觀，是一城的中心點，有個雅聚園、茶坊，一天有三個人在那裏同坐在一箇桌子喝茶；一箇有鬚的老者，姓潘名，會奇號勝芝，是蘇州城內的老鄉。

紳一箇中年長龍臉的姓錢名端敏號唐卿是箇墨裁高手；下首坐着的是小圓臉，姓陸名叫仁祥號華如，殿卷白摺極有工夫。這三個都是蘇州有名的人物。唐卿已登館選，華如還是孝廉；那時三人正講得入港。潘勝芝開口道：「我們蘇州人，真正難得！本朝開科以來，總共九十七個狀元，江蘇到是五十五個；那五十五個裏頭，我蘇州城內，就占了去十五個。如今那圓橋巷的錢，也中了狀元了，好不顯煥！」錢唐卿接口道：「老伯說的東吳文學之邦，狀元自然是蘇州出產；而且據小姪看來，蘇州狀元的盛衰，與國運很有關係！」勝芝愕然道：「到要請教！」唐卿道：「本朝國運，盛到乾隆年間，那時蘇州狀元，亦稱極盛；張書勛、同陳初哲、石琢堂、同潘芝軒，都是兩科蟬聯；中間錢湘齡、遂三元及弟自嘉慶手裏，只出了吳廷琛、吳信中兩個，幸虧得十六年辛未這一科，狀元雖不是，那榜眼探花、傳臚都在蘇州城裏，也算一段佳話。自後道光年代，就只吳鍾駿、崧甫年伯，算爲前輩爭一口氣，下一粒讀書種子。然而國運是一代不如一代了。至於咸豐手裏，我親記得是開過五次，一發荒唐了，索性脫科了。」那時候唐卿說到這一句，就伸着一只大拇指搖了搖頭，接着說道：「那時候世叔潘八瀛先生，中了一個探花，從此以後，狀元鼎甲，廣陵散絕響於蘇州。如今這位聖天子中興有道，國運是要萬萬年，所以這一科的狀元，我早決定是我蘇州人。」華如也附和着道：「吾兄說的話，真關着陰陽消息，參伍天地，其實我那雲青同年兄的學問，實在數一數二。文章書法是不消說，史論一門，網鑑熟爛，又不消說，我去年看他在書房裏，校部

元史，怎麼奇渥温、木華黎、禿禿等名目，我懂也不懂。聽他說得聯聯翩翩，好像洋鬼子話一般。勝芝正色道：「你不要瞎說，這不是洋鬼子話，這大元朝彷彿聽得說就是大清國，你不聽得，當今親王大臣，不是叫做僧格林沁、阿拉喜崇阿嗎？」勝芝正欲說去，唐卿忽望着外邊叫道：「肇廷兄，」大家一齊看去，就見一個相貌很清瘦，體段很伶俐的人，迷縫着眼，一脚已跨進園來；後頭還跟着個面如冠玉，眉長目秀的書生。華如也就半抽身，扭着腰，招呼那書生道：「怎麼珥齋兄也來了！」肇廷就笑咪咪的低聲接說道：「我們是途遇的，曉得你們都在這裏，所以一直找來。今兒晚上謝山、芝在倉橋浜、梁聘珠家替你餞行，你知道嗎？」華如點點頭道：「還早哩。」說着就拉肇廷朝裏坐下。唐卿也與珥齋並肩坐了，不知講些什麼，忽聽「餞行」兩字，就回過頭來，對華如道：「你要上那裏去？怎麼我一點也不知道。」華如道：「不過上海罷了！前日得信，憂青兄請假省親，已回上海，寓名利棧，約兄弟去玩幾天。從前兄弟進京會試，雖經過幾次，聞得近來一發繁華，即如蘇州開去，大章、大雅之崑曲戲園，生意不惡；而丹桂、茶園、金桂軒之京戲亦好；京菜有同興、同新，徽菜也有新新樓、復新園；若英法、大筵，則杏花樓、同香樓、一品香、一家春，尚不會請教過。」珥齋插口道：「上海雖繁華世界，究竟五方雜處，所住的無非江湖名士，即如寫字的莫友芝、畫畫的湯璦，伯非洛陽紙貴，名震一時，總嫌帶着江湖氣。比到我們蘇府裏姚鳳生的楷書，楊詠春的篆字，任阜長的畫，就有雅俗之分了。」唐卿道：「上海印書叫做什麼石印，前天見過一

本直省關墨，真印得紙墨鮮明，文章就分外覺得好看；所以書本總要講究板本。印工好，紙張好，款式好，便是書裏面差一點，看着總覺豁目爽心。」那勝芝聽着這班少年談得高興，不覺也忍不住，一頭拿着只瓜楞茶碗，連茶盤托起，往口邊送，一面說道：「上海繁華總匯，聽說寶善街，那就是前明徐相國文貞之墓地。文貞爲西法開山之祖，而開埔以來，不能保其佳城石室，曾有人做一首竹枝詞弔他道：『結伴來游寶善街，香塵輕輕印弓鞋；舊時相國墳何在？半屬民塵半館娃。』豈不可嘆呢！」肇廷道：「此刻雙青從京裏下來，走的旱道呢，還是坐火輪船呢？」萃如道：「是坐的美國旗昌洋行輪船。」勝芝道：「說起輪船，前天見張新聞紙，載着各處輪船進出口，那輪船的名字，多借用中國地名人名，如漢陽、重慶、南京、上海、基隆、臺灣等名目；乃後頭竟有更詫異的，走長江的船叫做孔夫子。」大家聽了愕然。既而大笑。言次，太陽冉冉西沉，暮色蒼然了。勝芝立起身來道：「不早了，我先失陪了。」道罷，拱手別去。肇廷道：「萃如，聘珠那裏你倒底去不去要去，是時候了。」萃如道：「可惜唐卿、珪齋從來沒開過戒，不然豈不更熱鬧嗎？」肇廷道：「他們是道學先生，不教訓你兩聲就殺了，你還想引誘良家子弟，該當何罪！」原來這珪齋姓何名太真，素來歡喜講程朱之學，與唐卿至親，意氣也很相投，都不會尋花問柳，所以肇廷如此說着。當下，唐卿、珪齋都笑了一笑，也起身出館，向着萃如道：「見了雙青同年，催他早點回來，我們都等着哩。」說罷揚長而去。肇廷、萃如，兩人步行，望觀西直走，由關帝廟前，過黃鵬坊橋，忽然後面來了一

肩轎子，兩人站在一面，讓他過去。誰知轎子裏面，坐着一個麗人。一見肇廷，肇如就打著蘇白招呼道：「顧老爺，陸老爺，從哈地方來？謝老爺早已到倪搭，請哢篤就去罷！」說話間，轎子如飛去了。兩人都認得就是梁聘珠，因就灣灣曲曲，出專諸巷，穿闔門大街，走下塘，直訪梁聘珠書寓。果然，山芝已在，看見顧陸兩人，連忙立起招呼。肇廷笑道：「大善士發了慈悲心，今天來救大善女的急了。」說時，恰聘珠上來敬瓜子，肇如就低聲湊近聘珠道：「耐阿急弗急？」聘珠一扭身放了盆子，一屁股就坐下道：「瞎三話四，倪弗懂個。」你道肇廷爲什麼叫山芝？原來山芝名介福，家道尙好，喜行善舉，蘇州城裏有謝善士之名。當時大家大笑。肇如回過頭來，見尙有一客，坐在那裏，體雄偉而不高，面團團而發亮，十分和氣，一片志誠，年紀約三十許，看見顧陸兩人，連忙滿臉堆笑的招呼。山芝就道：「這位是常州成木生兄，昨日方由上海到此。」彼此都見了，正欲坐定，相幫的喊道：「貝大人來了。」肇如抬頭一看，原來是認得的常州貝效亭名佑曾的，曾經署過一任直隸臬司，就是火燒圓明園一役，議和裏頭得法，如今却不知爲什麼棄了官回來了，却寓居在蘇州。於是大家見了，就擺起檯面來，聘珠請各人叫局。肇如叫了武美仙，肇廷叫了諸桂卿，木生叫了姚鵲初。山芝道：「效亭先生叫誰？」效亭道：「聞得有一位杭州來的姓褚的，叫什麼愛林，就叫了他罷。」山芝就寫了。肇如道：「說起褚愛林，有些古怪，前日有人打茶園，說他房內備着多少箏琵琶笛，夾着多少碑帖書畫，上有名人珍藏的印，還有一樣奇怪東西，說是一個玉印，

好像是漢朝一個妃子傳下來的，看來不是舊家落薄，便是個逃妾哩。」肇廷道：「莫非是趙飛燕的玉印嗎？那是龔定庵先生的收藏。定公集裏，還有四首詩，記載此事。」木生道：「先兩天定公的兒子龔孝琪兄弟還在上海遇見，效亭道：「快別提這人，他是已經投降了外國人了。」山芝道：「他爲什麼好端端的要投降呢？總是外國人許了他重利，所以肯替他做鄉導。」效亭道：「倒也不是，他是脾氣古怪，議論更荒唐。他說這個天下，與其給本朝，寧可贈給西洋人，你想這是什麼話？」肇廷道：「這也是定公立論太奇，所謂其父報仇，其子殺人。古人的話，倒底不差的。」木生道：「這種人不除，終究是本朝的大害！」效亭道：「可不是麼！庚申之變，虧得有賢王留守，主張大局，那時兄弟也奔走其間，朝夕與英國威妥瑪磋商，總算靠着列祖列宗的洪福，威會答應了賠款通商，立時退兵；否則你想京都都已失守了，外省又鬧着長毛，糟得不成樣子，真正不堪設想！所以那時兄弟，就算受點子辛苦，看着如今大家享太平日子，想來還算值得。」山芝道：「如此說來，效翁倒是本朝的大功臣了！」效亭道：「豈敢！豈敢！」木生道：「據兄弟看來，現在的天下，雖然太平，還靠不住，外國勢力日大一日，機器日多一日，輪船鐵路，電線槍砲，我國一樣都沒有辦，那裏能穀對付他！」正說間，諸妓陸續而來，五人開懷暢飲，但覺笙簧暖，玉笑珠香，不消備述。衆人看着，褚愛林面目煞是風韻，舉止亦甚大方，年紀二十餘歲，問她來歷，只是笑而不答，但曉得他同居姊妹，尚有一個姓汪的，皆從杭州來蘇。遂相約席散，至其寓所。不一會，各妓散去，鐘敲

十二下，山芝效亭等自去訪褚愛林。奉如以將赴上海，少不得部署行李，先喚轎班，點燈伺候，別着衆人回家，話且不提。却說金殿撰請假省親，趁着飛似海馬的輪船，到上海，住名利棧內，少不得拜會上海道縣及各處顯官，自然有一番應酬，請酒看戲，更有一班同鄉都來探望。一日，家丁投進帖子，說馮大人來答拜。馮青看着，是「馮桂芬」三字。即忙立起身，說有請。家丁揚着帖子，走至門口，站在一旁，將門帘擎起。但見進來一個老者，約六十餘歲光景，白鬚垂領，兩目奕奕有神，背脊微偃，見着馮青，即呵呵作笑聲。馮青趕着搶上一步，叫聲景亭老伯，作下揖去。見禮畢，就坐，茶房送上茶來。兩人先說些京中風景。景亭道：「馮青我恭喜你蜚黃騰達，現在是五洲萬國交通時代，從前多少詞章考據的學問，是不盡可以用世。昔孔子繙百二十國之寶書，我看現在讀書，最好能通外國語言文字，曉得他所以富強的緣故，一切聲光化電的學問，輪船槍砲的製造，一件件都要學會他，那纔算得個經濟。我却曉得去年三月京裏開了同文館，考取聰俊子弟，學習推步及各國語言。論起『一物不知，儒者之恥』的道理，這是正當辦法。而廷臣交章諫阻。倭良峯爲一代理學名臣，而亦上一疏。有個京官鈔寄我看，我實在不以爲然。聞得近來同文館學生，人人叫他洋翰林洋舉人呢。」馮青點頭。景亭又道：「你現在清華高貴，算得中國第一流人物，若能周知四國，通達時務，豈不更上一層呢！我現在認得一位徐雪岑先生，是學貫天人，中西合撰的大儒，一個令郎，字忠華，年紀與你不相上下，並不考究應試學問，天是講着西學哩。」馮

青方欲有言，家丁復進來道：「蘇州有位姓陸的來會。」效亭問是何人。鬚青道：「大約是華如。」果然走進來一位少年，甚是英發。見二人，卽忙見禮坐定，茶房端上茶來，彼此說了些契闊的話，無非幾時動身，幾時到埠，曉得華如住在長發棧內。景亭道：「二位在此甚好，聞得英領事署後園，有賽花會，照例每年四月舉行，西洋各國，琪花瑤草，擺列不少，很可看看。我後日來請同去罷。」端了茶，喝著二口，起身告辭。二人送景亭出房，進來重敘寒暄，談及遊玩。鬚青道：「靜安寺、徐家匯花園，已經游過，並不見佳，不如游公家花園，你可在此用膳，膳後叫部馬車同去。」華如應允，鬚青遂分付開膳。一面關照賬房，代叫皮篷馬車一部。二人用膳已畢，洗臉漱口，茶房回說，馬車已在門口伺候。鬚青在身邊取出鑰匙，開了箱子，換出一身新衣服穿上，握了團扇，讓華如先出，鎖了房門，囑咐家丁及茶房幾句，將鑰匙交代賬房，出門上了馬車。那馬夫抖勒韁繩，但見那匹阿刺伯黃色駿馬，四蹄翻盞，如飛的望黃浦灘而去。沿著黃浦灘北直行，真個六轡在手，一塵不驚，但見黃浦內波平如鏡，帆檣林立。猛然抬頭，見著戈登銅像，矗立江表，再行過去，迎面一個石塔，曉得是紀念碑。二人正談論，那車忽然停住。二人下車，入園門，果然亭臺清曠，花木珍奇。二人坐在一個亭子上，看著出入的，短衣硬領，細腰長裙，團扇輕衫，靚妝炫服的中西士女。正在出神，忽見對面走進一個外個人來，後頭跟著一個中國人，年紀四十餘歲，兩眼如瑪瑙一般，領上微鬚，亦作黃色，也坐在亭子內。兩人咕唧呱呱，說著外國話。鬚青華如，茫然不知所謂。俄見夕陽西頽，林木

掩映，二人徐步出門，招呼馬車，仍沿黃浦灘，進大馬路，向四馬路兜個圈子。但見兩旁房屋，尙在建造，正欲走麥家圈，過寶善街，忽見髮青的家丁，拿著一張請客票頭，招呼道：「薛大人請老爺，卽在一品香第八號大餐。」髮青曉得是無錫薛淑雲請客，遂也點頭。奉如自欲回棧，在棋盤街下車。髮青一人出棋盤街，望東轉灣，到一品香門前，停住上樓。樓下按著電鈴，侍者上來問過，領到八號，淑雲已在，起身相迎。座間尙有五位，各各問訊。一位呂順齋，甘肅遵義廩貢生，上萬言書，應詔陳言，以知縣發往江蘇候補；那三個是崇明李台霞名葆豐；丹徒馬美菽名中堅；嘉應王子度名恭憲，皆是學貫中西。還有一位無錫徐忠華，就是日間馮景亭先生所說的人。各道久仰，坐定，侍者送上菜單，衆人點訖，淑雲更命開著大瓶香賓酒，且飲且談。忽然門外一陣皮靴聲音，髮青抬頭一看，却是在公園內見著的一個中國人，一個外國人，望裏面走去。淑雲指著那中國人道：「諸君認得此人嗎？」皆道不知。淑雲道：「此人卽龔孝琪。」順齋道：「莫非是定庵先生的兒子嗎？」淑雲道：「正是，他本來不識英語，因爲那威安瑪要讀中國漢書，請一人去講，無人敢去，孝琪遂挺身自薦，威甚爲信用。聽得火燒圓明園，還是他的主張哩。」美菽道：「那外國人我雖不曉得名字，但認得是領事館裏人。」淑雲道：「那孝琪有兩個妾，在上海討的，寵奪專房，孝琪有所著作，一個磨墨，一個畫紅絲格，總算得清才，豔福。誰知正月裏那二妾忽然逃去一雙，至今四處訪查，杳無蹤迹，豈不可笑呢。」衆人正談得高興，忽然門外又走過一人，向著八號一張順齋立起來，

與那人說話。這人一來，有分教：裙屐招邀，江上相逢名士；江湖落拓，世間自有奇人。不知此人姓甚名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卷

第三回

領事館舖張養花會，

半敦生演說西林春。

45389

却說薛淑雲請雯青在一品香大餐，正在談著，門外走過一人，順齋見了立起身來，與他說話。說畢，即邀他進來，衆人起身讓坐，動問姓名，方曉得是姓雲字仁甫，單名一個宏字，廣東人。江蘇候補同知，開通闊達，吐屬不凡。席間衆人議論風生，多是說著西國政治藝學，雯青在旁默聽，茫無把握，暗暗慚愧。想道：我雖中個狀元，自以爲名滿天下，那曉得到了此地，聽著許多海外學問，真是夢想沒有到哩！從今看來，那科名鼎甲是靠不住的，總要學些西法，識些洋務，派入總理衙門當一個差，纔能殼有出息哩。一思想得出神，侍者送上補丁，沒有看見衆人招呼他，方纔覺著。匆匆吃畢，復用咖啡。侍者送上簽字單，淑雲簽畢，衆人起身道擾各散。雯青坐著馬車回寓，走進寓門，見無數行李，堆著一地。尙有兩個好像家丁模樣，打著京話，指揮衆人。雯青走進賬房，取了鑰匙，因問這行李的主人。賬房啓道：「是京裏下來，聽得要出

洋的這都是隨員呢。」雯青無話。回至房中，一宿無語。次早起來，要想設席回敬了淑雲諸人。梳洗過後，更找琴如，約他同去。晚間，在一家春請了一席大餐。自後，彼此酬酢了數日，吃了幾盞花酒，游了一次東洋茶社，看了兩次車利尼馬戲。一日，果然領事館開養花會，雯青如坐着馬車前去，仍沿黃浦灘到漢壁禮路，就是後園門口，見門外立着巡捕四人，草地停着幾十輛馬車，有西人上來問訊。二人照例各輸了洋一元，發給憑照一紙，迤邐進門，踏着一片綠雲細草，兩旁矮樹交叉，轉過數灣，忽見洋樓高聳，四面鐵窗洞開，有多少中西人，倚着眺望。樓下門口，青漆鐵欄杆外，復靠着數十輛自由車。走進門來，脚下法蘭西的地毯，軟軟的足有二寸多厚。舉頭一望，但見高下屏山，列着無數中外名花，詭形殊態，盛着各色磁盆，列着標幟，却因西字，不能認識。內有一花，獨踞高座，花大如斗，作淺楊妃色，嬌豔無比，粉鬢四垂如流蘇，四旁綠葉，彷彿車輪大小，周圍護着。那四圍小花，好像承歡獻媚，服從那大花的樣子。問着旁人，內中有個識西字的，道是維多利亞花，以英國女皇的名字得名的。二人且看中國各花，則揚州的大紅牡丹，最爲出色，花瓣約有十餘種，餘外不過蘭蕙薔薇玫瑰等花罷了。尙有日本的櫻花，倒在酣豔風流，獨占一部。走過屏山背後，看那左首，却是道螺旋的扶梯。二人移步走上，但見士女滿座，或用着洋點，或用着咖啡，却見台霞美菽也在，同着兩個老者，與一個外國人談天。見了雯青等，起身讓坐。各各問訊，方曉得這外國人叫傅蘭雅，一口好中國話。兩位老者，一姓李，字任叔；一卽徐雪岑。二人坐着，但聽得遠遠風

琴唱歌，歌聲幽幽揚揚，隨風吹來，使人意遠。雪岑問着傅蘭雅，今天晚上有跳舞會嗎？傅蘭雅道：「領事下帖請的，約一百餘人，貴國人是請着上海道，製造局總辦，又有杭州一位大富翁胡星岩。還有兩人，說是貴國皇上欽派出洋，隨着美國公使蒲安臣，前往有約各國辦理交涉事件的，要定香港輪船航日本度太平洋，先到美國。那兩人一個是道員志剛，一個是郎中孫家毅。這是貴國第一次派往各國的使臣，前日纔到上海，大約六月起程。雯青聽着，暗忖怪道：剛纔棧房裏來許多官員，說是出洋的，心裏暗自羨慕。說說談談，天色已晚，各自散去。流光如水，已過端陽，雯青就同着摹如結伴回蘇。衣錦還鄉，原是人生第一榮耀的事，家中早已挂燈結綵，鼓吹喧填；官場鹵簿，親朋驕馬，來來往往，把一條街擁擠得似人海一般。等到雯青一到，有挨着肩攀話的，有攔着路道喜的，從未認識的故意裝成熟絡，一向冷淡的格外要獻殷勤，直將雯青當了楚霸王，團團圍在垓下。好容易左衝左突，殺開一條血路，直奔上房，纔算見着了老太太趙氏和夫人張氏。自然笑逐顏開，闔家歡喜。正坐定了講些別後的事情，老人家金升進來回道：「錢老爺端敏，何老爺太真，同着常州纔到的曹老爺以表，都候在外頭，請老爺出去。」雯青聽見曹以表和唐卿珏齋同來，不覺喜出望外，就吩咐金升請在內書房寬坐。原來雯青和曹以表號公坊的，是十年前患難之交，連着唐卿珏齋，當時號稱「海天四友」。——你道這個名稱，因何而起？嘗咸豐末年，庚申之變，和議新成，廷臣合清回鑾的時代，要安撫人心，就有舉行順天鄉試之議。那時蘇常一帶，雖還在

太平軍掌握，正和大清死力戰爭，各處縉紳士族，還是流離奔避；然科名是讀書人的第二生命，一聽見了開考的消息，不管多壘四郊，總想及鋒一試，雯青也是其中的一個。其時正避居上海，奉了趙老太的命，進京赴試。但最爲難的，是陸路固然阻梗，輪船尙未通行，祇有一種洋行運貨的船，名叫甲板船，可以附帶載客。雯青不知道費了多少事，纔定妥了一隻船。上得船來，不想就遇見了唐卿珪齋公坊三人談起來，既是同鄉，又是同志，少年英俊，意氣相投，一路上辛苦艱難，互相扶助，自然益發親密，就在船上訂了金蘭之契。後來到了京城，又合了幾個朋友，結了一個文社，名叫含英社，專做制藝工夫，逐月按期會課。在不過預備考試，鼓勵鼓勵與會罷了。那裏曉得正當大亂之後，文風凋敝，被這幾個優秀青年各逞才華，大放光彩，忽然震動了京師。一藝甫就，四處傳抄，含英社的聲譽，一天高似一天，公車士子，人人模仿，差不多成了一時風尚。曹公坊在社中，尤爲傑出。他的文章和別人不同，不拿時文來做時文，拿經史百家的學問，全納入在時文裏面，打破有明以來江西派和雲間派的門戶，獨樹一幟。有時樸茂峭，像水心陳婢；有時宏深博大，如黃岡石台。龔和甫看了，拍案叫絕道：「不想天崇國初的風格，復見今日！」慇懃社友，把社稿刊布。從此含英社稿，不脛而走，風行天下，和柳屯田的詞一般。有井水處，沒個不朗誦含英社稿的課藝。沒個不知曹公坊的名字。不上幾年，含英社的社友，個個飛黃騰達，入鸞掖，占鰲頭，祇賸曹公坊一人向隅，至今還是個國學生，也算文章憎命了！可是他素性淡泊，功名得失，毫不在意。

不忍違背寡母的期望，每逢大比年頭，依然逐隊赴考。這回聽見雯青得意回南，曉得不久就要和唐卿、珥齋一同挈眷進京，不覺動了燕游之興，所以特地從常州趕來，借着替雯青賀喜爲名，順便約會同行，路上多些伴侶，就先訪了唐卿、珥齋一齊來看雯青。——當下雯青十分高興的出來接見，三人都給雯青致賀。雯青謙遜了幾句。錢何兩人相離未久，公坊却好多年不見了，說了幾句久別重逢的話，招呼大家坐下，書童送上茶來。雯青留心細看公坊，祇見他還是胖胖的身軀，闊闊兒的臉盤，膚色紅潤，眉目清疎，年紀約模三十來歲，並未留鬚。披着一件薦舊白紗衫，罩上天青紗馬褂，搖着脫翮雕翎扇，一手握着個白玉鼻烟壺，一坐下來不斷的聞鼻孔和上脣，全粘染着一搭一搭的虎皮斑，微笑的向雯青道：「這回雯兄高發，不但替朋儕吐氣，也是令桑梓生光捷報傳來，真令人喜而不寐！」雯青道：「公坊兄，別挖苦我了！我們四友裏頭，文章學問，當然要推你做龍頭，弟是焚尾。不料王前廬後，適得其反，劉蕢下第，我輩登科，厚顏者還不止弟一人呢！」就回顧唐卿道：「不是弟妄下雌黃，祇怕唐兄印行的不息齋稿，雖然風行一時，決不能望五丁閣稿的項背哩！」唐卿道：「當今講制義的，除了公坊的令師潘止詔先生，還有誰能和他抗衡呢？」於是大家說得高興，就論起制義的源流，從王荆公、蘇東坡起，以至江西派的章馬、陳艾、雲間派的陳夏兩張，一直到清朝的熊劉、方王、龍、虎、鸞，下及咸同墨卷。公坊道：「現在大家都喜歡罵時文，表示他是通人，做時文的叫時文鬼。其實時文也是散文的一體，何必一筆抹倒名家稿

子裏儘有說理精粹如周秦諸子，言情悽惻如魏晉小品，何讓於漢策唐詩宋詞元曲呢！珥齋道：「我記得道光間，梁章鉅仿詩話的例，做過一部制義叢話，把制義的源流派別，敘述得極翔實，錢梅溪又仿唐文粹例，把歷代的行卷房書，匯成了一百卷，名叫經義最可惜，不會印行。這些人都和公坊的見解一樣。」唐卿道：「制義體裁的創始，大家都說是荆公，其實是韓愈，你們不信，祇把原毀一篇細讀一下。」一語未了，不防萃如闖了進來，喊道：「你們真變了，考據迷了，連敲門磚的八股，都要詳徵博引起來，祇怕連大家議定今晚在褚愛林家公替嬰兄接風的正事，倒忘懷了！」唐卿道：「啊呀，我們一見公坊，祇顧講了八股，不是萃兄來提，簡直忘記得乾乾淨淨！」嬰青現出詫異的神情道：「唐兄和珥兄向不吃花酒，怎麼近來也學時髦？」公坊道：「起先我也怎麼說，後來纔知道那褚愛林不是平常應徵的俗妓，不但能唱大曲，會填小令，是板橋雜記裏的人物，而且妝閣上擺滿了古器古畫古硯，倒是個女賞鑒家呢！所以唐兄和珥兄，都想去看看，就發起了這一局。」珥齋道：「祇有我們四個人做主人，替你洗塵，不約外客，你道何如？」嬰青道：「那褚愛林不就是龔孝琪的逃妾，你在上海時和我說過。她現住在三茅閣的嗎？」萃如點頭稱是。嬰青道：「我一準去，那麼現在先請你們在我這裏吃午飯，吃完了，你們先去，我等家裏的客散了，隨後就來。」說着，吩咐家人，另開一桌到內書房來，讓錢何曹陸四人隨意的吃，自己出外招呼賀客。不一會，四人吃完先走了，這裏嬰青直到日落西山，纔把那些蜂屯蟻聚的親朋，

支使出了門，坐了一肩小轎，向三茅閣卷禱愛林家而來。一下轎，看看門口，不像書寓，門上倒貼着「杭州汪公館」五個大字的紅門條。正踟躕着脚，早有個相幫似的掌燈候着，問明了，就把雲青領進大門。在夜色朦朧裏，穿過一條彎彎曲曲的石徑，兩邊還隱約看見些湖石砌的花壇，雜蕪了一叢叢的灌木草花，分明像個園林。石徑盡處，顯出一座三間兩廂的平屋，此時裏面正燈燭輝煌，人聲嘈雜。雲青跟着那人跨進那房中堂，屋裏面高叫一聲客來，下首門帘揭處，有一個靚妝雅服二十來歲的女子，就是禱愛林，滿面含笑的迎上來。雲青瞥眼一看，暗暗吃驚，是熟識的面龐，祇聽愛林清脆的聲音道：「請金大人房裏坐。」那口音益發叫雲青迷惑了。雲青一面心裏暗忖，愛林在那裏見過？一面已進了房。看那房裏明窗淨几，精雅絕倫，上面放一張花梨炕，炕上邊挂一幅白描董雙成像，並無題識，的是苑畫。兩邊蟠曲玲瓏的一堂樹根椅几，中央一個紫榆雲石面的百齡臺，臺上正陳列着許多銅器玉件畫冊等。唐卿、珥齋、公坊、奉如都圍着在那裏一件件的摩挲。珥齋道：「雲青，你來看看，這裏的東西都不壞！這癸飲、觚、父、丁、爵，是商器。方鼎、籒、古亦佳。」唐卿道：「是漢器的檢豆、鴻嘉鼎，製作也是工細無匹。」公坊道：「我倒喜歡這吳晉、宋梁四朝甄文拓本，多未經著錄之品。」雲青約略望了一望，嘴裏說着：「足見主人的法眼，也是我們的眼福！」一屁股就坐在廂房裏靠窗一張影木書案前的大椅裏，手裏拿起一個香楠匣的葉小鸞眉紋小研在那裏撫摩，眼睛却祇對着禱愛林呆看。奉如笑道：「雲青，你看主人的風度，

比你煙台的舊相識何如？」愛林嫣然笑道：「陸老不要瞎說，拿我給金大人的新燕姐比，真是天比難失了。金大人對不對？」雲青頓然臉上一紅，心裏勃的一跳，向愛林道：「你不是傅珍珠嗎？怎麼會跑到蘇州，叫起馨愛林來呢？」愛林道：「金大人好記性，事隔多年，我一見金大人，幾乎認不真了。現在新燕姐大概是享福了？也不枉她一片苦心！」雲青忸怩道：「她到過北京一次，我那時正忙，沒見她。後來她就回去，沒通過音信。」愛林驚詫似的道：「金大人高中了，沒討她嗎？」雲青變色道：「我們別提煙台的事，我問你怎麼改名了？」馨愛林怎樣人家又說你在龔孝琪那裏出來的呢？看着這些陳設的古董，又都是龔家的故物。」愛林淒然的挨近雲青坐下道：「好在金大人不是外人，我老實告訴你，我的確是孝琪那裏出來的，不過人家說我捲逃，那纔是屈天冤枉呢！實在祇爲了孝琪窮得不得了，忍着痛打發我們出來各逃性命。那些古董，是他送給我們的紀念品。金大人想，若是捲逃，那裏敢公然陳列呢！」雲青道：「孝琪何以一貧至此？」愛林道：「這就爲孝琪的脾氣古怪，所以弄到如此地步。人家看着他舉動闊綽，揮金如土，祇當他是豪華公子；其實是個漂泊無家的浪子！他祇爲學問上和老太爺鬧翻了，輕易不大回家。有一個哥哥，向來音信不通，老婆兒子，他又無理，一輩子就沒有用過家裏一個錢，一天到晚，不是打着蘇白和妓女們混，就是學着蒙古唐古忒的話，和色目人去彎弓射馬。用的錢，全是他好友楊墨林供應。墨林一死，幸虧又遇見了英使威妥瑪，做了幕賓，又浪用了幾年。近來不知爲什麼事，又和

威妥瑪翻了腔，一個錢也拿不到了，祇靠賣書畫古董過日子。因此，他起了個別號，叫「半倫」，就說自己五倫都無，祇愛着我。我是他的妾，祇好算半個倫。誰知到現在，連半個倫都保不住呢！說着眼圈兒都紅了。雲青道：「他既犧牲了一切，投了威妥瑪，做了漢奸，無非爲的是錢。爲什麼又和他翻腔呢？」愛林道：「人家罵他漢奸，他是不承認。有人恭維他是革命，他也不答應。他說他的主張燒圓明園，全是替老太爺報仇。」雲青詫異道：「他老太爺有什麼仇呢？」愛林把椅子挪了一挪，和雲青耳鬢廝磨的低低說道：「我把他自己說的一段話告訴了你，就明白了。那一天，就是我所出的前一個月，那時正是家徒四壁，囊無一文，他脾氣越發壞了，不是搥床拍枕，就是咒天罵地。我倒聽慣了，由他鬧去。忽然一到晚上，溜入書房，靜悄悄的一些聲音都無。我倒不放心起來，獨自躡手躡腳的走到書房門口，偷聽時，忽聽裏面拍的一聲，隨着咕嚕了幾句。停一會，又是嘩拍兩響，又唧噥了一回。這是做什麼呢？我耐不住，闖進去，祇見他道貌莊嚴的端坐在書案上，面前攤一本青格子，歪歪斜斜寫着草體字的書，書旁邊，供着一個已出櫃的木主。他一手握了一支硃筆，一手拿了一根戒尺，正要去舉起那木主，看見我進來，回着頭問我道：『你來做什麼？』我笑着道：『我在外邊聽見嘩拍嘩拍的聲音，我不曉得你在做什麼，原來在這裏敲神主！這神主是誰的？好端端的爲甚要敲他。』他道：『這是我老太爺的神主。』我駭然道：『老太爺的神主，怎麼好打的呢？』他道：『我的老子，不同別人的老子，我的老子，是個盜竊虛名的大人物，

我雖瞧他不起，但是他的香火子孫，遍地皆是，捧着他的熱屁嘗香，學着他的醜態算媚，我現在要給他刻集子，看見裏頭很多不通的，欺人的，錯誤的，我要給他大大改削，免得貽誤後學！從前他改我的文章，我挨了無數次的打，現在輪到我手裏，一施一報，天道循環，我就請了他神主出來，遇着不通的敲一下，欺人的兩下，錯誤的三下，也算小小報了我的宿仇。」我問道：「兒子怎好向父親報仇？」他笑道：「我已給他報了大仇，開這一點子的小玩笑，他一定含笑忍受的了。」我道：「你替老太爺報了什麼仇？」他很鄭重的道：「你當我老子是好死的嗎？他是被滿洲人毒死在丹陽的，我老子和我犯了一樣的病，喜歡和女人往來，他一生戀史裏的人物，差不多上自王妃，下至乞丐，無奇不有。他做宗人府主事時候，管宗人府的便是明善主人，是個才華蓋世的名王。明善的側廝，叫做太清、西林春，也是個豔絕人寰的才女，閨房唱和，流布人間。明善做的詞，名西山樵唱；太清做的詞，名東海漁歌。韻事閒情，自命趙孟頫、管仲姬，不過爾爾。我老子也是明善的座中上客，酒酣耳熱，雖然許題箋十索，却無從平視一回。有一天，衙中有事，明善恰到西山，我老子跟蹤前往。那日，天正下着大雪，遇見明善和太清並轡從林子裏出來，太清內家裝束，外披着一件大紅斗篷，映着雪光，紅的紅，白的白，豔色嬌姿，把他老人家的魂攝去了。從此日夜想思，甘爲情死。但使無青鳥，客少黃衫，也只好藏之中心罷了。不想孽緣湊巧，好事飛來，忽然在逛廟的時候，彼此又遇見了。我老子見明善不在，就大着胆上去，說了幾句蒙古話。太清也微笑的作答。臨

行，太清又說了明天午後東便門外茶館一句話，我老子猜透是約會的隱語，喜出望外。次日，不問長短，就趕到東便門外，果見離城百步，有一片破敗的小茶館，他便走進去，揀了個座頭，喊茶博士泡了一壺茶，想在那裏老等。誰知這茶博士拿茶壺來時，就低聲問道：「尊駕是龔老爺嗎？」我老子應了一聲：「是。」他就把我老子領到裏間，早見有一個粗眉大眼，戴着毡笠趕車樣兒的人坐在一張桌上，一見我老子就很足恭的請他坐，我老子問他「你是誰？」他顯出刁滑的神情道：「你老不用管，你先渴一點茶，再和你講。」我老子正走得口渴，本想潤潤喉，端起茶碗來，嚙都嚙都的倒了大半碗。誰知這茶不喝便罷，一到肚，不覺天旋地轉的一陣頭暈，碰的一聲倒了。……」愛林正說到這裏，那邊百靈台上錢唐卿忽然喊道：「難道龔定庵就這麼糊裏糊塗的給他們藥死了嗎？」愛林道：「不要慌聽，我再說。」正是爲振文風結文社，却教名士殉名姬。欲知定庵性命如何，且聽下文細表。

第四回

光明開夜館福晉呈身；

康了困名場歌郎跪月。

話說上回褚愛林正說到定庵喝了茶博士的茶暈倒了，唐卿着慌的問，愛林叫他不要慌，說我們

老太爺的毒死，不是這一回。正待說下去，珥齋道：「唐卿，你該讀過定庵集，據他送廣西巡撫梁公序裏，做宗人府主事時，是道光十六年丙申歲，到十八年，還做了一部商周彝器文錄，補了說文一百四十七個古籀。我做的說文古籀補，就是被他觸發的，如何會死呢？」公坊道：「就是著名的己亥雜詩三百十五首。也在宗人府當差兩年以後哩。」慶道：「你們不要談考據，打斷她的話頭呢？」愛林你快講下去。」愛林道：「他說『我老子暈倒後，人事不知，等到醒來，忽覺溫香撲鼻，軟玉滿懷，四肢無力，動彈不得。睜眼看時，黑洞洞一絲光影都沒有。可曉得那所在，不是個愁慘的石牢，倒是座縹渺的仙闕，頭倚繡枕，身裹錦衾，衾裏面，緊貼身朝外睡着個嬌小玲瓏的妙人兒，祇隔了薄薄一層輕綃衫褲，滲出醉人的融融暖氣，透進骨髓，就大着胆，伸過手去撫摩，也不抵攔，祇覺得處處都是膩不留手，那時他老人家暗忖，常聽人說京裏有一種神祕的黑車，往往做宮娃貴婦的方便法門，難道西林春也玩這個把戲嗎？到底被裏的是不是她呢？就忍不住低低的詢問了幾次。誰知憑你千呼萬喚，祇是不應。又說了幾句蒙古話，還是默然。可是一條玉臂，已漸漸伸了過來，身體也婉轉的暱就，彼此都不自主的唱了一齣愛情啞劇。雖然手足傳情，却已心魂入化，不覺相偎相倚的沉沉睡去了。正酣適間，耳畔忽聽古古的一聲雄雞，他老人家嚇得直坐起來，暗道：不好！揉揉眼，定定神，好生奇怪，原來他還安安穩穩睡在自己家裏書室中的床上。想道：難道我做了整天的夢嗎？茶館，仙闕，錦被，美人，都是夢嗎？急得一疊連聲喊人來。等到家人

進來，他問自己昨天幾時回來的？家人告訴他，昨天一夜在外，直到今天天一亮，明貝勒府裏打發車送回來的。回來時，還是醉得人事不知，大家半扶半抱的纔睡到這床上。我老子聽了家人的話，纔明白昨夜的事，果然是太清弄的狡猾，心裏自然得意，但又不明白自己如何睡得這麼死？太清如何弄他回來？心裏越弄越糊塗，覺得太清又可愛，又可怕了。隔了幾天，他偶然游廠甸，又遇見太清，一見面，太清就對着他含情的一笑。他留心看她那天，一個男僕都沒帶，祇隨了個小鬟，這明明是有意來找他的。但態度倒裝的益發莊重。他鼓勇的走上去，還是用蒙古話，轉着灣，先試探昨夜的事。太清笑而不答。後來被他問急了，纔道：「假使真是我，你怎麼樣呢？」他答道：「那我就登仙了！但是仙女的法術太大，把人捉弄到雲端裏，有些害怕了！」太清笑道：「你害怕，就不來。」他也笑道：「我便死，也要來。」於是兩人調笑一回，太清終究傾吐了衷情，約定了六月初九夜裏，趁明善出差，在邸第花園裏的光明館相會，這一次的幽會，既然現了莊嚴寶相，自然分外綢繆，從此月下花前，時相來往。忽一天，有個老僕送來密縫小布包一個，我老子拆開看時，內有一箋，箋上寫着娟秀的行書數行，認得是太清筆迹：

我曹事已洩，妾將被禁，君速南行，遲則禍及。附上毒藥粉一小瓶，訖人無迹，入水，色紺碧，味辛，刺鼻，慎茲色味，勿近！恐有人訖君也。香囊一扣，佩之胸當，可以醒迷，不擇迷藥或迷香，此皆禁中方法也。別矣，幸自愛！

我老子看了，連夜動身回南。過了幾年，倒也平安無事，戒備之心，漸漸忘了。不料那年行至丹陽，在縣衙裏，遇見了一個宗人府的同事，便是他當日的賭友，那人投他所好，和他搖了兩夜的攤，一夜回來，覺得不適，忽想起纔喝的酒味，非常刺鼻，道聲不好，知道中了毒。臨死，把這事詳細告訴了我，囑我報仇。他平常雖然待我不好，到底是我父親，我從此就和滿人結了不共戴天的深仇。庚申之變，我輔佐威妥瑪，原想推翻滿清，手刃明善的兒孫，雖然不能全達目的，燒了頤和園，也算盡了我做兒子的一點責任。人家說我漢奸也好，說我排滿也好，由他們去罷！『這一段話，是孝琪親口對我說的。想來總是真情。若說孝琪爲人，脾氣雖然古怪，待人倒很義氣，就是打發我們出來，固然出於沒法，而且出來的不止我一人，還有個姓汪的，是他第二妾，也住在這裏。他一般的給了許多東西，時常有信來問長問短。姓汪的有些私房，所以還不肯出來見客，我是沒法，纔替他丟臉。我原名傅珍珠，是在煙台時依着假母的姓，褚是我的真姓，愛林是小名，真名實在叫做啣香。人家倒冤枉我捲逃金大人，你想我的命苦不苦呢？』髮青聽完這一席話，笑向大家道：「俗語說得好，一張床上，說不出兩樣話，你們聽愛林的話，不是句句護着孝琪嗎？」唐卿道：「孝琪的行爲，雖然不足爲訓，然聽他的議論思想，也有獨到處，這還是定庵的遺傳性。」公坊道：「定庵這個人，很有關於本朝學術統系的變遷，我常道本朝的學問，實過超在唐宋元明，祇爲能把大家的思想，漸漸引到獨立的正軌上去。若細講起來，該把這二百多年，分做三個時期：第一

個時期，是開創時期，就是顧、閻、惠、戴諸大儒，能提出實證的方法來讀書，不論一名一物，都要有切實證據，纔許你下論斷，不能望文生義，就是聖經賢傳，非經過他們自己的一番考驗，不肯瞻崇拜；第二時期，是整理時期，就是乾嘉時輩，阮、孫、洪、錢、王、段、桂諸家，把經史諸子，校正輯補，向來不可解的古籍，都變了文從字順；第三時期，纔是研究時期，把古人已整理的書籍，進了一層，研求到意義上去，所以出了魏默深、龔定庵一班人，發生獨立的思想，成了這種驚人的議論。依我看來，這還不過是思想的萌芽哩！再過幾年，祇怕穆下、驪山爭議之風，復見今日。本朝學問的統系，可以直接周、秦、兩漢且不如，何論魏晉以下！珥齋道：「就論金石，現在的攷證方法，也注意到古代的社會風俗上，不專論名物字畫了。」於是大家談談講講，就擺上檯面來，自然請鬻青坐了首席，其餘依齒坐了，酒過三巡，燭經數跋，揆今弔古，賞奇析疑，醉後談諧，成黃車之掌錄；塵餘咳吐，亦青瑣之軼聞，直到漏盡鐘鳴，方始酒闌人散。却說公坊這次來蘇，原爲約着鬻青、唐卿、珥齋同伴入都，次日大家見面，就把這話和鬻青說明了，鬻青自然極口贊成。又知道公坊是要趁便應順天鄉試的，不能遲到八月，好在自己這回請假回來，除了省親接眷，也無別事，當下就商定了行期，各自回去料理行裝，說定在上海會齊。匆匆過了一個月，那時正是七月初旬，炎蒸已過，新涼乍生，鬻青就別了老親，帶了夫人，唐卿、珥齋也各攜眷屬。祇有公坊是一肩行李，兩個書童，最爲瀟灑，大家到了上海，上了海輪，海程迅速，不到十天，就到了北京。鬻青、唐卿、珥齋三人，不消說，都已

託人租定了寓所，大家倒都要留公坊去住。公坊弄得左右爲難，索性一家都不去，反一個人住到順治門大街的毗陵公寓裏去。從此就和雯青、唐卿、珥齋常常來往。肇廷本先在京，朋友聚在一處，着實熱鬧，而且這一班人，從前大半在含英社裏出過風頭的，這回重到首都之區，見多識廣，學問就大不相同了。把「且夫、嘗思」都丟在腦後，一見面，不是談小學經史，就是講詩古文詞；不是賞鑑板本，就是搜羅金石。雯青更加讀了些徐松、龔瀛、環志、路、陳資齋、海國見聞錄、魏默、深海國圖志，漸漸博通外務起來，當道都十分契重。還有同鄉潘八瀛、尚書、宗蔭、龔和甫、尚書，平常替他們延譽，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不曉得結識了多少當世名流！隔了兩年，萃如竟也中了狀元，與雯青先後輝映，也挈眷北來。祇有曹公坊考了兩次，依然報罷。本想回南，經雯青等勸駕，索性捐了個禮部郎中，留京供職。在公坊並不貪利祿之榮，祇爲戀朋友之樂，金門大隱，自預雅流，翰部看花，偶寄馨逸，清雅蕭閒的日月，倒也過得快活。閒言少表，如今且說那一年，又遇到秋試之期，那天是八月初旬，新秋天氣，雯青一人悶坐書齋，一陣拂拂的金風，帶着濃郁的桂花香，撲進湘簾。抬頭一望，祇見一九涼月，初上柳梢。忽然想起今天是公坊進場的日子，曉得他素性落拓，不親細務，獨身作客，考具一切，祇怕沒人代爲料理。雯青待公坊是非常熱心的，便立時預備了些筆墨紙張及零星需用的東西，又囑張夫人弄了些乾點小菜，坐了車，帶了親自去看公坊，想替他整備一下。剛要到公寓門前，遠遠望見有一輛十三太保的快車，駕着一匹剪鬃的紅色小川馬，寓裏

飄飄洒洒跑出一個十五六歲華裝奪目的少年，跳上車，放下車簾，車夫幾聲「得得於於」，那車子飛快的往前走了。斐青一時沒看清臉龐，看去好像是個相公模樣，暗想是誰叫的呢？轉念道：「不對，今天誰還有工夫叫條子呢？不要是景餘堂花榜狀元朱霞芬罷？他的名叫斐雲，他的綽號却叫小表嫂，肇廷曾告訴過我，就爲和公坊的關係，朋友和他開玩笑，公坊名以表，大家就叫他一聲表嫂。誰知從此就叫出名了。此刻或者也是來送場的。」斐青一頭想着，一頭下車往裏走，長班要去通報，斐青說：「不必。」說着就一逕回公坊住的那三間屋裏去。跨上階沿就喊道：「公坊，你倒瞞着人，在這裏獨樂！」公坊披着件夏布小衫，趂着鞋在臥室裏懶懶散散的迎出來道：「什麼獨樂不獨樂的亂喊？」斐青笑道：「纔在你這裏出去的是誰？」公坊哈哈一笑道：「我道是什麼祕事給你發覺，原來你說的是斐雲，我並沒瞞人。」斐青道：「不瞞人，你爲什麼沒請我去吃過一頓便飯？」公坊道：「不忙，等我考完了，自然我要請你呢。」斐青笑道：「到那時我要恭賀你和小表嫂的金榜挂名，洞房花燭了。」公坊道：「連小表嫂的典故，你都知道了，還冤我瞞你！不過金榜挂名是夢話，洞房花燭倒是實錄，我說考完請你，就是請你吃斐雲的喜酒。」斐青道：「斐雲已出了師嗎？這個老斗是誰呢？老婆又誰給他討的？」公坊祇是微微的笑，頓了一頓道：「發乎情，止乎禮，世上無伯牙，個中有紅拂，行乎其所以，不得不罷了。」斐青道：「這麼說，公坊兄就是個護花使者了，這個喜酒，我自自然不客氣的要吃定。現在，且不說這個，明天一早，你要

進場，我是特地來送你的，你向來不會管這些事，考具理好了沒有？不要臨時缺長少短，不如讓我來替你拾掇一下，總比你兩位貴重要細膩點些。我內人也替你做了幾樣乾點小菜，也帶了來。」說時就喊僕人拿進一個小籃兒。公坊再三的道謝，一面也叫小童松兒、桂兒搬了理好的一個竹考籃，一個小籐箱，送到雯青面前道：「胡亂的也算理過了，請雯兄再替我檢點檢點罷！」雯青打開看時，見籐箱裏放的是書籍和鷄鳴爐、號帘、被褥、枕墊、釘錘等。三屨桶考籃裏，下層是筆墨稿紙挖補刀漿糊等，中層是些精巧的細點，可口的小肴，上層都是米鹽醬醋雞蛋等的食料，預備得整整有條，應有盡有，不覺詫異道：「這是誰給你弄的？」公坊道：「除了菱雲，還有誰呢？他今兒個累了整天，點心和菜，都是他在這裏親手做的。雯兄，你看他不是無事忙嗎？祇怕白操心，弄得還是不對罷！」雯青道：「罪過！罪過！照這種樞心挖胆的待你，不想出在堂名中人，我想迦陵的紫雲、靈岩的桂官，算有此香豔，決無此親切，我倒羨你這無雙豔福！便回回落第，也是情願。」公坊笑了一笑。當下雯青仍把考具歸理好了，把帶來的筆墨，也加在裏面，看看時候不早，怕耽擱了公坊的早睡，臨行約好到末場的晚間，再來接考，就走了。在考期裏頭，雯青一連數日，不會來看公坊，偶然遇見肇廷，把在毗陵公寓遇見的事告訴了。肇廷道：「霞芬是梅慧仙的弟子，也是我們蘇州人，那妮子向來高着眼孔，不大理人，前月有個外來的知縣，肯送千金給他師傅，要他陪睡一夜，師傅答應了，他不但不肯，反罵了那知縣一頓跑掉了，因此好受師傅的責

罰。後來聽說有人給他脫了籍，倒想不到就是公坊。公坊名場失意，也該有個鍾情的璧人來彌他的缺陷。於是大家又慨歎了一回。匆匆過了中秋，雲青屈指一算，那天正是出場的末日，到了上燈時候，就來約了肇廷，同向毗陵公寓而來。到了門口，並沒見有前天的那輛車子，雲青低低對肇廷道：「祇怕他倒沒有來接罷！你看門口沒有他的車。」肇廷道：「不會不來罷！」兩人一遞一聲的說話，已走進寓門。寓裏看門的知是公坊熟人，也不敢攔擋。兩人剛端上一個方方的廣庭，祇見一片皎潔的月光，正照在兩棵高出屋檐的梧桐頂上，庭中一半似銀海一般的白，一半却迷離愴愴，搖曳着桐葉的黑影。在這一搭白一搭黑的地方，當天放着一張茶几，几上供着一對紅燭，一爐檀香，几前地上伏着一個人。仔細一認，看他頭上梳着淌三股烏油滴水的大鬆辮身，穿藕粉色香雲紗大衫，外罩着寶藍韋陀銀一綫滾的馬甲，腳蹬着一雙回文嵌花綠皮薄底靴，在後影中揣摩，已有遮掩不住的一種婀娜動人姿態，此時俯伏在一個拜墊上，嘴裏低低的咕嚕。肇廷指着道：「咦，那不是霞郎嗎？」雲青搖手道：「我們別聲張，看他做什麼，爲甚事禱告來！」正是：此生欲問光明殿，一樣相逢淪落人，不知霞郎爲甚禱告？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卷

第五回

開樽賴有長生庫，

插架難遮素女圖。

話說雯青看見霞芬伏在拜墊上，嘴裏低低的禱告，連忙給肇廷搖手，叫他不要聲張。誰知這一句話，倒驚動了霞芬，疾忙站了起來，連屋裏面的書童松兒也開門出來招呼。雯青、肇廷和霞芬本來在酬應場中認識的，肇廷尤其熟絡。當下霞芬看見顧金二人，連忙上前叫了聲「金大人、顧大人」都請了安。雯青在月光下留心看去，果然好個玉媚珠溫的人物，吹彈得破的嫩臉，鈎人魂魄的明眸，眉翠含顰，鬢紅展笑，一張小嘴，恰似新破的榴實，不覺看得心旌搖曳起來。暗想誰料到不修邊幅的曹公坊，倒遇到這段奇緣，我枉道是文章魁首，這世裏可有這般可意人來做我的伴侶！雯青正在胡思亂想，肇廷早拉了霞芬的手笑問道：「你志志誠誠的燒天香，替誰禱告呀？」霞芬脹紅臉笑着道：「不替誰禱告，中秋忘了燒月香，在這裏補燒哩。」階上站着一個小童松兒插嘴道：「顧大人，不要聽朱相公瞎說，他是

替我們爺求高中的他說：「舉人是月宮裏管的，祇要吳剛老爹修桂樹的玉斧砍下一枝半枝，肯賜給我們爺，我們爺就可以中舉，名叫蟾宮折桂。」從我們爺一進場，他就天天到這裏對月碰頭，頭上都碰出桂圓大的疙瘡來。顧大人不信，你驗驗看。」霞芬瞪了松兒一眼，一面引着顧金兩人向屋裏走，一面說道：「顧大人別信這小猴兒的扯謊，我們爺今天老早出場，一出場就睡，直睡到這會兒還沒醒，請兩位大人書房候一會兒，我去叫醒他。」肇廷噙着嘴挨到霞芬臉上道：「是幾時盞光接了梁鴻案，曹老爺變了你們的？我倒還不曉得呢！」霞芬知道失口，搭訕着強辯道：「我是順着小猴兒嘴說的，顧大人又要挑眼兒了，我不開口了！」說着已進了廳來。肇廷好久不來，把屋宇看了一周遭，向雯青道：「你看屋裏的圖書字畫，傢伙器皿，布置得清雅整潔，不像公坊以前亂七八糟的樣子了，這是霞郎的成績。」雯青笑道：「不知公坊幾生修得這個賢內助呀！」霞芬祇做不聽見，也不進房去叫公坊，倒在那裏翻抽屜。雯青道：「怎麼不去請你們的爺呢？」霞芬道：「我要拿曹老爺的場作給兩位看。」肇廷道：「公坊的場作，不必看就知道是好的。」霞芬道：「不怎麼講，每次場作，他自己說好，老是不中；他自己一得意，更糟了，連房都不出了。這回他却很懊惱，說做得臭不可當。我想他覺道壞，祇怕倒合了那些大考官的胃口，倒大有希望哩，所以要請兩位看一看。」說完話，正把手裏拿着個紅格文稿，遞到雯青手裏。祇聽裏邊臥房裏，公坊咳了聲嗽，喊道：「霞芬，你喊喊喳喳和誰說話？」霞芬道：「顧大人金大人在這裏看

你來一會子了，你起來罷。」公坊道：「請他們坐一坐，你進來，我有話和你說。」霞芬向金顯兩人一笑，一扭身進了房，祇聽一陣悉索穿衣服的聲音，又低低講了一回話，霞芬笑咪咪的先出來，叫桂兒跟着，一逕往外去了。這裏公坊已換上一身新製芝蔴地大牡丹花的白紗長衫，頭光面滑的纔走出臥房來，向金顯兩人拱拱手道：「對不起，累兩位久候了！」雲青道：「我們正在這裏拜讀你的大作，奇怪得很，怎麼你這回也學起爛污調來了？」公坊劈手就把雲青拿的稿子搶去，望字紙籠裏一捧道：「再不要提這些討人厭的東西。我們去約唐卿、珥齋、萃如，一塊兒上菱雲那裏去！」肇廷道：「上菱雲那裏做什麼？」雲青道：「不差，前天他約定的，去吃霞芬的喜酒。」肇廷道：「霞芬不是出了師嗎？他自立的堂名叫什麼？在那裏呢？」公坊道：「他自己的還沒定，今天還借的景齋堂梅家。」公坊一壁說，一壁已寫好了三個小簡，叫松兒交給長班分頭去送，並吩咐雇一輛乾淨點兒的車來。松兒道：「不必雇，朱相公的車和牲口都留在後頭車廠裏給爺坐的，他自己走了去的。」公坊點了點頭，就和雲青、肇廷說：「那麼我們到那邊談罷！」於是一行人出了寓門，來到景齋堂，祇見堂裏敷設的花團錦簇，柱覆蘭香，挂起五鳳齊飛的彩絹宮燈，鋪上雙龍戲水的層絨地毯，飾壁的是北宋院畫，插架的是宣德銅爐，一几一椅，全是紫檀木的名手雕工，中間已搬上一桌山珍海錯的盛席，許多康熙乾青的細磁。霞芬進進出出，招呼得十二分殷勤，那時唐卿、珥齋也都來了，祇有萃如珊珊來遲，大家祇好先坐了。霞芬照例到

各人面前都敬了酒，坐在公坊下肩。肇廷提議叫條子，唐卿、珥齋也祇好隨和了。肇廷叫了琴香、雲青，叫了秋菱，唐卿叫了怡雲，珥齋叫了素雲。真是翠海香天，金樽檀板，花銷英氣，酒被清愁，盡旅亭畫壁之歡，勝板橋尋春之夢。須臾，各伶慢慢的走了，霞芬也抽空去應他的條子，這裏主客酬酢，漸漸雖黃當代人物起來。唐卿道：「古人說京師是個人海，這話是不差，任憑講什麼學問，總有同道可以訪求的。」雲青道：「說的是。我想我們自從到京後，認得的人也不少了，大人先生，通人名士，都見過了，到底誰是第一流人物？今日沒事，大家何妨戲爲月旦！」公坊道：「那也不能一概論的，以兄弟的愚見，分門別類比較起來，揮翰臨池，自然讓龔和甫獨步；吉金樂石，到底算潘八瀛名家；賦詩填詞，文章爾雅，會稽李治民純客，是一時之傑；博聞強識，不名一家，只有北地莊壽香、芝棟爲北方之英。」肇廷道：「豐潤莊嵩樵、佑培、閩縣陳森葆、琛何如呢？」唐卿道：「詞鋒可畏，是後起的文雄；再有瑞安黃叔蘭、禮方、長沙王憶莪、仙祀，也都是方聞君子。」公坊道：「旅人裏頭，總要推祝寶廷名溥的是標標的了。」唐卿道：「那是還有一個盛伯怡呢。」雲青道：「講西北地理的順德黎石農，也是個風雅總持。」珥齋道：「這些人裏頭，我祇佩服兩莊，是用世之才。莊壽香大刀闊斧，氣象萬千，將來可以獨當一面，只嫌功名心重些；莊嵩樵才大心細，有膽有勇，可以擔當大事，可惜躁進些。」四人正在評論得高興，忽外面走進個人來，見是萃如，大家迎入。萃如道：「朝廷後日要大考了，你們知道麼？」大家又驚又喜的道：「真的麼？」萃如道：「今兒

衙門裏掌院說的，明早就要見上諭了，可憐那一班老翰林，手是生了，眼是花了，得了這個消息，個個極得屁滾尿流，琉璃廠墨漿都漲了價了，正是應着句俗語叫「急來抱佛脚」了。」大家談笑了一回，到底心中有事，各各辭了公坊自去。次日果然下了一道上諭，着翰詹科道，在保和殿大考。雲青不免告訴夫人，同着料理考具。張夫人本來很賢惠很能幹的，當時就替雲青置辦一切，缺的添補，壞的修理，一時齊備了。雲青自己在書房裏，選了幾支用熟的紫毫，調了一壺極勻淨的墨漿，原來調墨漿這件事，是清朝做翰林的絕大經濟，玉堂金馬，全靠着墨水翻身。墨水調得好，寫的字光潤圓黑，主考學臺，放在荷包裏；墨水調得不好，寫的字便晦蒙否塞，只好一世當窮翰林，沒得出頭。所以翰林調墨，與宰相調羹，一樣的關繫重大哩。閒言少敘，到了大考這日，雲青天不亮就趕進內城，到東華門下車，背着考具，一逕上保和殿來。那時考的人，已紛紛都來了。到了殿上，自己把小小的一個三摺疊的考桌支起，在殿東角向陽的地方支好了，東張西望，找着熟人，就看見唐卿、珏齋、肇廷都在西面，琴如却坐在自己這一邊。桌上攤着一本白摺子，一手遮着，怕被人看見的樣子。低着头，在那裏不知寫些什麼。雲青一招呼了。忽聽東首有人喊着道：「壽香先生來了，請這裏坐罷！」雲青抬頭一望，只見一個三寸丁的矮子，獼猴臉兒，烏油油一嘴鬍子根，滿頭一寸來長的短頭髮，身上却穿着一身簇新的紗袍褂，怪模怪樣，不是莊壽香是誰呢？也背着一個籐黃方考箱，就在東首，望了一望，挨着第二排，一個方面大耳很氣概的少年右首，

放下考具，說道：「崙樵我跟你一塊兒坐罷！」雯青仔細一看，方看清正是莊崙樵；挨着崙樵右首坐的，便是祝寶廷，暗想這三位寶貝，今朝聚在一塊兒了。不多會兒，欽命題下來，大家伊呀啞啞的吟哦起來，有搔頭皮的，有咬指甲的，有坐着搖擺的，有走着打圈兒的，另有許多人却擠着莊壽香。問長問短，壽香手舞足蹈的講他們聽。看看太陽直過，大家差不多完了一半，只有壽香還不着一字。寶廷道：「壽香前輩，你做多少了？」壽香道：「文思還沒來呢！」寶廷接着笑道，「等老前輩文思來了，天要黑了，又跟上回考差一樣，交白卷了。」雯青聽着好笑，自己趕着帶做帶寫，又停一回，聽見有人交卷，抬頭一看，却是莊崙樵，歸着考具，得意揚揚的出去了。雯青也將完卷，只顧首賦得詩，連忙做好謄上，看一遍，自覺還好，沒有毛病。便見唐卿、珥齋也都走來。奉如喊道：「你們等等兒，我要挖補一個字呢！」唐卿道：「我替你挖一挖好麼？」奉如道：「也好。」唐卿就替他補好了，雯青看着道：「唐卿兄挖補手段，真是天衣無縫。隨着肇廷也走來。於是四人一同走下殿來，却見莊壽香一人背着手，在殿東臺級兒上走來走去，嘴裏吟哦不斷，不提防雯青走過，正撞了滿懷，就拉着雯青喊道：「雯兄，快來欣賞小弟這篇奇文！」恰好祝寶廷也交卷下來，就向殿上指着道：「壽香，你看殿上光都沒了，還不去寫呢！」壽香聽着，頓時也急起來，對雯青等道：「你們都來幫我胡弄完了罷！」大家只好自己交了卷，回上殿來，替他同格子的同格子，調墨漿的調墨漿。唐卿替他挖補，奉如替他拿蠟臺，壽香半真半草的胡亂寫完了，已是上燈時候。大家同

出東華門，各自回家歇息去了。過了數日，放出榜來，却是莊崙樵考了一等第一名，雯青、唐卿也在一等，其餘都是二等。崙樵就授了翰林院侍講學士，雯青得了侍講，唐卿得了侍讀。壽香本已開過坊了，這回雖考得不高，倒也無榮無辱。却說雯青升了官，自然有同鄉同僚的應酬，忙了數日，這一日，略清靜些，忽想到前日崙樵來賀喜，還沒有去答賀，就叫套車，一逕來拜崙樵，他們本是熟人，門上一直領進去，剛走至書房，見崙樵正在那裏寫一個好像摺子的樣子，見雯青來，就望抽屜裏一捧，含笑相迎。彼此坐着，講些前天考試的情形，又講到壽香狼狽樣子，說笑一回，看看已是午飯時候。崙樵道：「雯青兄，在這裏便飯罷！」雯青講得投機，就滿口應承。崙樵臉上却頓了一頓，等一回，就託故走出，去叫着個管家，低低說了幾句，就進來了。崙樵進來後，却見那個管家在上房走出，手裏帶着一包東西出去了。雯青也不在意，只是腹中饑炎上焚，難過得很，却不見飯開上來。崙樵談今說古，興高彩烈，雯青只好勉強應酬，直到將交未交申初，始見家人搬上篋碗，拿上四碗菜，四個碟子。崙樵讓坐，雯青已餓極，也不客氣，拿起飯來就吃，却是半冷不熱的，也只好胡亂填飽就算了。正吃得香甜時，忽聽得門口大吵大鬧起來，崙樵臉上忽紅忽白。雯青問是何事，崙樵尚未回答，忽聽外面一人高聲道：「你們別拿官勢嚇人，別說個把窮翰林，就是中堂王爺，吃了人家米，也得給銀子！」——你道外面吵的是誰？原來崙樵欠了米店兩個月米帳，沒錢還他，那店夥天天來討，總是推三宕四，那討帳人發了極，所以就吵起來。崙樵做了開坊的大翰林，

連飯米錢都還不起，說來好像荒唐，那裏知道崙樵本來幼孤，父母不曾留下一點家業，小時候全靠着一個堂兄撫養，幸虧崙樵讀書聰明，科名順利，年紀輕輕，居然巴結了一個翰林，就娶了一房媳婦，奩贈豐厚。崙樵生性高傲，不願依人籬下，想如今自己發達了，看看妻財也還過得去，就胆大謝絕了堂兄的幫助，挈眷來京，自立門戶。誰知命運不佳，到京不到一年，那夫人就過去了。崙樵又不善經紀，坐吃山空，當盡賣絕，又不好吃回頭草，再央求堂兄。到了近來，連飯都有一頓沒一頓的。自從大考升了官，不免有些外面應酬，益發支不住。說也可憐，已經吃了三天三夜白粥了。奴僕也漸漸散去，只贖一兩個家鄉帶來的人，終日怨恨着。——這日一早起來，喝了半碗白粥，肚中實在沒飽，發恨道：「這瘟官做他幹嗎？我看如今那些京裏的尙侍，外省的督撫，有多大能耐呢？不過頭兒尖些，手兒長些，心兒黑些，便一個個高車大馬，鼎烹肉食起來！我那一點兒不如人？就窮到如此！沒頓飽飯吃，天也太不平了！」越想越恨，忽然想起前兩天，有人說浙閩總督納賄買缺一事，又有貴州巡撫侵占餉項一事，還有最赫赫的直隸總督李公許多驕奢罔上的款項，却趁着胸中一團饑火，夾着一股憤氣，直冲上喉嚨裏來，就想趁着現在官階，可以上摺子的當兒，把這些事情，統做一個摺子，着實參他們一本，出出惡氣，又顯得我不畏強禦的胆力。便算因此革了官，那直聲震天下，就不怕沒人送飯來吃了，強如現在庸庸碌碌的乾癯死主意定了，正在細細打起稿子，不想恰值雯青走來，正是午飯時候，順口虛留了一句。誰知雯青竟要吃起來。崙

樵沒奈何，拿件應用的紗袍子，叫那管家當了十來吊錢，到飯莊子買了幾樣菜，遮了這場面。却想不到不做臉的債主兒，竟吵到面前，頓時臉上一紅道：「那東西混賬極了！兄弟不過一時手頭不便，欠了他幾個臭錢，兄弟素性不肯恃勢欺人，一直把好言善語對付他，他不知好歹，倒欺上來了！好人真做不得！」說罷，高聲喊着：「來來！」就只見那當袍子的管家走到，崙樵圓睜着眼道：「你把那混賬討賬人給我細起來！拿我片子送坊去，請坊裏老爺好好的重辦一下子，看他還敢硬討麼！」那管家有氣沒氣慢慢的答應聲着，却背臉兒冷笑。雯青看着，不得下臺，就勸崙樵道：「崙樵兄，你別生氣，論理這人情實可惡，誰沒個手鬆手緊，欠幾個錢打甚麼緊，又不賴他，便這般放肆！都照這麼着，我們京官沒得日子過了，該應重辦！不過兄弟想現在崙兄新得意，爲這一點小事，辦一個小人，人家議論不犯着。」一面就對那管家道，你出去說：「叫他不許吵，莊大人爲他放肆，非但不給錢，還要送坊重辦哩！我如今好容易替他求免了！」欠的賬，叫他到我那裏去取，我暫時替莊大人墊付些就得了！」那管家諾諾退下。崙樵道：「雯兄，真大氣量！依着兄弟，總要好好兒給他一個下馬威，有錢也不給他。既然雯兄代弟墊了，改日就牽還便了！」雯青道：「笑話了，這也值得說還不還！」說着，飯也吃完，那米店裏人也走了，雯青作別回家，一宿無話。次日早上起來，家人送上京報，却載着「翰林院侍講莊佑培遞封奏一件。」雯青也沒很留心。又隔一日，見報上有一道長上諭，却是有人奏參浙閩總督貴州巡撫的劣跡，還帶着合肥李公，旨

意很爲嚴切。交兩江總督查辦。下面便是接着召見軍機莊佑培。雯青方悟到這參案，就是崑樵幹的，怪不得前日見他寫個好像摺子一樣的。當下丟下報紙，就出門去了。這日會見的人，東也說崑樵，西也說崑樵，議論紛紛，哄動了滿京城。順便到珥齋那裏，珥齋告訴他崑樵上那摺子之後，立刻召見，上頭問了兩個鐘頭的話纔下來，着實獎勵了幾句哩。雯青道：「崑樵的運氣快來了。」這句話，原是雯青說着頑的，誰知崑樵自那日上摺，得了個采，自然愈加高興。橫豎沒事，今日參督撫，明日參藩臬，這回劾六部，那回劾九卿，筆下又來得，說的話鋒利無比，動人聽聞。樞廷裏有敬王和高揚藻，暗中提倡，上頭竟說一句聽一句起來，半年間那一個筆頭上，不知被他撥掉了多少紅頂兒，滿朝人人側目，個個驚心，他到處屁也不敢放一個。就是他不在那裏，也只敢密密切切的私語，好像他有耳報神似的。崑樵却也真利害，常常有人家房闌祕事，曲室祕談，不知怎地被他囫圇圖圖的全探出來，於是愈加神鬼一樣的怕他。說也奇怪。人家愈怕，崑樵却愈得意，米也不愁沒了，錢也不愁少了，車馬衣服也華麗了，房屋也換了高大的了，正是堂上一呼，堂下百諾，氣餒薰天，公卿倒屣，門前車馬，早晚填塞。雯青有時去拜訪，十回倒有九回道乏，真是今昔不同了。還有莊壽香黃叔蘭祝寶廷何珥齋陳森葆一班人跟着起哄，京裏叫做「清流黨」的「六君子」，朝一個封奏，晚一個密摺，鬧得雞犬不寧，煙雲繚繞，總算得言路大開，直臣遍地，好一派聖明景象，話且不表。却說有一日黃叔蘭了了內艱，設幕開弔，叔蘭也是清流黨人，京官自大

學士起，那一個敢不來弔奠！衣冠車馬，熱鬧非常！這日雯青也清早就到，同着唐卿奉如公坊幾個熟人，聚在一處談天。一時間壽香寶廷陸績都來了，大家正在徧看那些輓聯輓詩，評論優劣。香壽忽然喊道：「你們來看崑樵這一付，口氣好闊大呀！」唐卿手裏拿着個白玉煙壺，一頭聞着烟，走過去抬頭一望，掛在正中屏門上一付八尺來長白綾長聯，唐卿就一字一句的讀出來道：

看范孟博立朝有聲，爾母曰教子若斯，我瞑目矣！
効張江陵奪情未忍，天下惜伊人不出，如蒼生何？

唐卿看完，搖着頭說：「上聯還好，下聯太跨大了，不妥！很不妥！」寶廷也跟在唐卿背後看着，忽然嘆口氣道：「崑樵本來鬧得太不像了，這種口角，都是惹人側目的。清流之禍，我看不遠了！」正說着，忽有許多人招呼叫別聲張，一會兒果然滿堂肅靜無譁，人叢中走出四個穿吉服的知賓，恭恭敬敬，立在廳檐下候着。雯青等看這個光景，知道不知是那個中堂來了。原來京裏喪事，知賓的規矩，有一定的：王爺中堂來，用四人接待，尙書侍郎用二人；其餘都是一人。現在見四人走出，所以猜是中堂。誰知遠遠一望，却見個明藍頂兒，胖白臉兒，沒鬚子的赫赫有名的莊大人，一溜風走了進來。四個知賓，戰兢兢的接待不迭。莊大人略點點頭兒，只聽雲板三聲，一直到靈前行禮去了。禮畢出堂，換了吉服，四面望了望，看見雯青諸人，都在一堆裏，便走過來，作了一個總揖道：「諸位恭喜，兄弟剛在裏頭出來，已得了各位

的喜信了。」大家倒愕着不知所謂。崙樵就靴統裏抽出一個小小護書，護書裏拔出一張半片的白摺子，遞給雯青手裏。雯青與諸人同看。——原來那摺上寫着「某日奉上諭，江西學府着金鈞去，陝甘學政着錢端敏去，浙江學政着祝溥去，其餘尙有多人，多不相干，大家也不看了。」崙樵又向壽香道：「你是另有一道旨意，補授了山西巡撫了。」壽香愕然道：「你別胡說，沒有的事。」崙樵正色道：「這是聖上特達之知，千秋一遇，壽香兄可以大抒偉抱，仰答國恩，兄弟到不但爲吾兄一人私喜，正是天下蒼生的幸福哩！」壽香謙遜了一回。崙樵道：「今日在裏頭，還得一個消息，越南被法蘭西侵佔得厲害，越南王求救於我朝，朝旨想發兵往救呢！」唐卿道：「法蘭西新受了普魯士戰禍，國力還未復元，怎麼到他首先發難，想我們的屬地了？情實可惡，若不借此稍示國威，以後如何能駕馭羣夷呢！」雯青道：「不然，法國國土，大似英吉利，百姓也非常猛鷲，數十年前有個國王叫拿破崙，各國都怕他，着實厲害。近來雖爲德國所敗，們與他開釁，到底要慎重些，不要又像從前吃虧！」壽香道：「從前吃虧，都是自己不好，引虎入門，不必提了。至於庚申之變，事起倉卒，又值髮逆擾亂，我們不能兩顧，倒被他們得了手，因此愈加自大起來。現在事事想來要挾，我們正好趁着他們自驕自滿之時，給他一個下馬威，顯顯天朝的真威力，看他們以後再敢做夜狼嗎！」崙樵拍着手道：「着啊，啊！目下我們兵力雖不充，還有幾個中興老將，如馮子材蘇元春都是百戰過來，我想法國地方，不過比中國二三省，力量到底有限，用幾個能征

慣戰之人，死殺一場，必能大振國威，保全藩屬，也叫別國不敢正視。諸位道是嗎？」大家自然附和了兩句。崑樵說罷，道有事，就先去了。雯青壽香回頭過來，却不見了萃如。公坊本不喜熱鬧，萃如因放差沒有他，沒意思，先走了，也就各自散回。雯青回到家來，那報喜的早擠滿一門房，「大人升官」「大人高發」的亂喊。雯青自與夫人商量，一一從重發付，接着謝恩請訓，一切照例的公事。還有餞行辭行的應酬，忙的可想而知。這日離出京的日子近了，清早就出門，先到龔潘兩尙書處辭了行，從潘府出來，順路去訪曹公坊，見他正忙忙碌碌的在那裏收拾歸裝。——原來公坊那年自以爲臭不可當的文章竟被龔郎估着，居然撥了巍科。但屢踏槐黃，時嗟落葉，知道自己不是金馬玉堂中人物，還是跌宕文史，嘯傲烟霞，還我本來面目的好。就浩然有南行之志。這幾天見幾個熟人都外放了，遂決定長行，不再留戀軟紅了。當下見了雯青，就把這意思說明。雯青說：「我們同去同來，倒也有始有終，祇是丟了霞郎，如何是好？」公坊道：「筵席無不散，風情有餘，果使廝守百年，到了白頭相對，有何意味呢？」就拿出個手卷，上題朱霞天半圖，請雯青留題道，「叫他在龍漢劫中留一點殘灰罷！」雯青便寫了一首絕句，彼此說明，互不相送，就珍重而別。雯青又到奉如肇廷珪齋幾個好友處話別，順路走過莊壽香門口，叫管家投個帖子：一來告辭，二來道賀。帖子進去，却見一個管家走來車旁，請個安道：「這會兒主人在上房吃飯哩，早上却吩咐過，金大人來，請內書房寬坐，主人有話，要同大人說呢。」雯青聽着，就下了車。這家人

揚着帖子，灣灣曲曲，領雯青走到一個三開間兩明一暗的書室，那書室却是外面兩間很寬敞靠南一色大玻璃和合窗，沿窗橫放一只香楠馬鞍式書桌，一把花梨加官椅，北面六扇紗窗，朝南一張紫檀炕床，下面對放着全堂影木嵌文石的如意椅，東壁列着四座書架，緊靠書架放着一張紫檀雕刻楊妃醉酒榻，西壁有兩架文杏十景廚，廚中列着許多古玩。廚那邊却是一扇角門虛掩着，想通內室的。地下鋪着五彩花毯，陳設極其華美。雯青到此，就站住了。那家人道：「請大人裏間坐。」說着打起裏間簾子，雯青不免走了進來，看着位置，比得外間更爲精緻。雯青就在窗前一張小小紅木書桌旁邊坐下，那家人就走了，雯青也把自己跟人，打發到外邊去歇歇。等了一回，不見壽香出來，一人不免焦鬱起來，隨手繙着桌上書籍，見一本書目，知道還是壽香從前做學臺時候的大著作。正想拿來看着消悶，忽然墜下一張白紙，上頭有條標頭，寫着「袁尙秋討錢冷西檄文。」看着詫異。只見上頭寫的道：

錢狗來，告爾狗！爾狗其敬聽！我將剗狗腹，剗狗腸，殺狗於狗國之衢，爾狗其慎！

雯青看了，幾乎要笑出來，曉得這事也是壽香做學臺時候，幕中有個名士叫袁旭，與龔和甫的妹夫錢冷西，在壽香那裏爭恩奪寵鬧的笑話，也就丟在一邊。正等得不耐煩，要想走出去，忽聽角門呀的一聲開了，一陣笑話聲裏，就有一男一女，帖帖達達走出南窗楠木書桌邊。忽又一陣腳聲，一個人走回去了，一人坐在加官椅上，低低道：「你別走呀，快來呢！」一人站在角門口躡腳道：「死了，有人哩！」

一人忽高聲道：「投眼珠的王八，誰叫你来還不滾出去！」雯青一聽那口音，心裏倒嚇一跳，貼着簾縫一張，見院子裏那個接帖的家人，手裏還拿着帖子，跟踉蹌蹌往外跑，角門邊却走出個三十來歲塗脂抹粉大脚的妖嬈姐兒。那人涎着臉，望那姐兒笑，又招招手兒。姐兒道：「清天白日算什麼呢！」那人道：「我愛的就是清天白日。」姐兒瞅着一眼道：「你真愛麼？我知道哩，你沒良心，從前一脚踢死了太太，太太臨死時，對你說來，除非你一生不上床，便能你要上床，鬼就來捉你，是不是你晚上怕太太的鬼，不敢睡罷咧？」那人順手擁着姐兒，三脚兩步，推倒在書架下的醉楊妃榻上，一面走一面說道：「我就捨不得踢死你，我可也不饒你。」這句話，那姐兒從此不言語了。雯青被書架遮着，看不清楚，聽得却不耐煩了，心裏又好氣，又好笑，逼得餓不可當，幾番想闖出來，到底不好意思，彷彿自己做了歹事一般，心畢卜畢卜地跳，氣花也不敢往外出。忽聽一陣吃吃的笑，也不辨那個。又一會兒，那姐兒出聲道：「我的爺，你書，招呼着，要倒！」語還未了，碰的一聲，架上一大堆書，都望着榻上倒下來。正是：風憲何妨充債帥，書城從古接陽台。到底倒下來的書，壓着何人，欲明這個啞謎，待我喘過氣來，再和諸位講。

第六回

獻繩技談黑旗戰史

聽笛聲追白傅遺蹤。

話說雯青在壽香書室的裏間，聽見那姐兒上氣不接下氣的說了幾句話，嘔的一聲，架上一大堆書，望楊上倒下來。在這當兒，那姐兒趁勢就立起來，發狠道：「你祇顧自各兒樂，別人的死活，全不管了！枉道你是讀書人，怎地不仁，簡直是狠心短命的殺人！」說到這裏，就縮住了口，嗤的一笑，撲翻身飛也似的跑進角門去了。那人一頭理着書，哈哈作笑，也跟着走了。登時室中寂靜。雯青得了這個當兒，恐那人又出來，到不好開交，連忙躡手躡腳的溜出書房，却碰着那家人。那家人滿心不安，倒紅着臉替主人道歉，說主人睡中覺還沒醒哩，明兒個自己過來給大人請安罷。雯青一笑，點頭上車。豪奴俊僕，大馬高車，一陣風的回家去了。到了家，不免將剛纔所見，告訴夫人，大家笑不可仰。雯青想幾時見了壽香，好好的問他一問哩。想雖如此，究竟料理出京事忙，無暇及此。過了幾日，放差的人，紛紛出京，唐卿往陝甘去了，寶廷往浙江去了，公坊也回常州本籍，過他的隱居生活去了。雯青也帶了家眷，擇吉長行，到了天津。那時旗昌洋行輪船，我中國已把三百萬銀子去買了回來，改名招商輪船局。辦理這事的，就是奉如在梁聘珠家吃酒，見的成木生。這件事，總算我們中國在商界上第一件大紀念。這成木生現在正做津海關道，與雯青素有交情，曉得雯青出京，就替他留了一間大齋間。雯青在船上，有總辦的招呼，自然格外舒服。不日就到了上海，關防在身，不敢多留，換坐江輪，到九江起岸，直抵南昌省城，接篆進署，安排妥

當，自然照常的按棚開考。雲青初次衡文，又兼江西是時文出產之鄉，章羅陳艾，遺風未沫，雲青格外細心搜訪，不敢造次。有話即長，無話即短，不覺春來秋往，忽忽過了兩年。那時正鬧着法越的戰事，在先秉國鈞的原身敬親王，輔佐着的便是大學士包鈞，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高揚藻，工部尚書龔平，都是一時人望的名臣。祇爲廣西巡撫徐延旭，雲南巡撫唐炯，誤信了黃桂蘭趙沃，以致山西北寧連次失守，大損國威。太后震怒，徐唐固然革職拿問。連敬王和包高龔等全班軍機也因此都撤退了。軍機處換了義親王做領袖，加上大學士格拉和博，戶部尚書羅文名，刑部尚書莊慶藩，工部侍郎祖鍾武，一班人了。邊疆上主持軍務的也派定了彭玉麟督辦粵軍，潘鼎新督辦桂軍，岑毓英督辦滇軍，三省合攻，希圖規復，總算大加振作了。然自北寧失敗以後，法人得步進步，海疆處處戒嚴，又把莊佑培放了會辦福建海疆事宜，何太真放了會辦北洋事宜，陳琛放了會辦南洋事宜。這一批的特簡，差不多完全是清流黨的人物。以文學侍從之臣，得此不次之擢，大家都很驚異。在雲青却一面慶幸着同學少年，各膺重寄，正盼他們互建奇勛，爲書生吐氣；一面又免不了杞人憂天，代爲着急，祇怕他們紙上談兵，終無實際，使國家吃虧。誰知別人到還罷了，祇有上年七月，得了馬尾海軍大敗的消息，衆口同聲，有說莊崙樵降了，有說莊崙樵死了，却都不確。——原來莊崙樵自到福建以後，還是眼睛插在額角上，擺着紅京官大名士的雙料架子，把督撫不放在眼裏。閩督吳景，閩撫張昭同，本是乖巧不過的人，落得把千斤重擔，卸在他身上。船

廠大臣又給他面心和心不和，將領既不熟悉，兵士又沒感情，他却忘其所以，大權獨攬，祇弄些小聰明，鬧些空意氣。那曉得法將孤拔倒老實不客氣的乘他不備，在大風雨裏架着大炮打來。崙樵左思右想，筆管兒雖尖，終抵不過槍桿兒的凶；崇論宏議雖多，總擋不住堅船大炮的猛，祇得冒了雨，赤了腳，也顧不得兵船沉了多少艘，兵士死了多少人，暫時退了二十里，在廠後一個禪寺裏躲避一下。等到四五日後調查清楚了，纔把實情奏報朝廷。朝廷大怒，不久就把他革職充發了。雲青知道這事，不免生了許多感慨，在崙樵本身想，前幾年何等風光，如今何等頹喪，安穩穩的翰林不要當，偏要建什麼業，立什麼功，落得一場話柄！在國家方面想，人才該留心培養，不可任意摧殘，明明白白是個拾遺補闕的直臣，故意捨其所長，用其所短，弄到兩敗俱傷。況且這一敗之後，大局愈加嚴重，海上失了基隆，陸地陷了諒山，若不是後來莊芝棟保了張國樑的舊將馮子材出來，居然鎮南關大破法軍，殺了他數萬人，八日中克復了五六個名城，算把法國的氣焰壓了下去，中國的大局，正不堪設想哩！祇可惜威毅伯祇知講和，不會利用得勝的機會，把打敗仗時候原定喪失權利的和約，馬馬虎虎逼着朝廷簽定，人不知鬼不覺依然把越南暗送。總算沒有另外賠款割地，已經是他折衝樽俎的大功，國人應該紀念不忘的了！如今閒話少說，且說那年法越和約簽定以後，國人中有些明白國勢的，自然要咨嗟太息，憤恨外交的受愚；但一班醉生夢死的達官貴人，却又個個與高采烈，歌舞昇平起來。那時的江西巡撫達興，便是其中的一個。

達與本是個綉統官僚，全靠着祖功宗德，唾手得了這尊榮的地位，除了上詔下驛之外，祇曉得提倡聲技。他衙門裏祇要不是國忌，沒一天不是鑼鼓喧天，笙歌徹夜。他的小姐，姿色第一，風流第一，戲迷也是第一，當時有一個知縣，姓江名以誠，伺候得這位撫台小姐最好，不惜重資，走遍天下，搜訪名伶如四九旦、雙麟、雙鳳等，聘到省城，他在衙門裏，專門做撫台的戲提調，不管公事。省城中曾有嘲笑他的一副對聯道：

以酒爲緣，以色爲緣，十二時買笑追歡，永朝永夕酣大夢；

誠心看戲，誠意聽戲，四九旦登場奪錦，雙麟雙鳳共消魂！

也可想見一時的盛況了。話說斐青一到江西，看着這位撫院的行動，就有些看不上眼，達撫台見斐青是個文章班首，翰苑名流，倒着實拉攏。斐青顧全同僚的面子，也祇好禮尚往來，勉強敷衍。有一天，斐青剛從外府回到省城，江以誠忽來稟見。斐青知道他是撫台那裏的紅人，就請了進來。一見面，呈上一付紅柬，說是達撫台專誠打發他送來的。斐青打開看時，却是明午撫院請他吃飯的一個請帖。斐青疑心撫院有什麼喜慶事，就問道：「中丞那裏明天有什麼事？」江知縣道：「並沒甚事，不過是個玩意兒。」斐青道：「什麼玩意兒呢？」江知縣道：「是一班粵西來的跑馬買解的，裏頭有兩個雲南的苗女，走繩的技術，非常高妙，能在繩上騰踏縱跳，演出各種把戲。最奇怪的，能在繩上連舞帶歌，唱一支最長的

歌，名叫花哥。是一個有名人，替劉永福的姨太太做的『花哥』就是那姨太太的小名。曲裏面還包含着許多法越戰爭時候的祕史呢，大人倒不可不去賞鑒賞鑒！雙青聽見是歌唱着劉永福的事，倒也動了好奇之心，當時就答應了准到。一到明天，老早的就上撫院那裏來了。達撫台開了中門，很殷勤的迎接進來，先在花廳坐地。達撫台不免慰問了一番出棚巡行的辛苦，又講了些京朝的時事，漸漸講到本題上來了。雙青先開口道：「昨天江令轉達中丞盛意，邀弟同觀繩戲，聽說那班子非常的好，不曉得從那裏來的？」達撫台笑道：「無非小女孩氣，夾着江令到福建去聘來。那班主兒，實在是廣西人，還帶着兩個雲南的裸姑，說是黑旗軍裏散下來的餘部，所以能唱花哥曲。『花哥』就是他們的師父」雙青道：「想不到劉永福這老武夫，倒有這些風流故事！」達撫台道：「這支曲子，大概是劉永福或馮子材幕中人做的，祇爲看那曲子的內容，不但是敘述藍迹，一大半是敷張戰功。據兄弟看來，祇怕做曲子的另有用意罷！好在他有抄好的本子在那邊場上，此時正在開演，請雙兄過去，經法眼一看，便明白了。」說着，就引着雙青迤邐到衙東花園裏一座很高的四面廳上來。雙青到那廳上，祇見中間擺上好幾排椅位，兩司道府及本地的巨紳，已經到了不少，看見雙青進來，都起來招呼。江知縣更滿面笑容，手忙腳亂的趨奉，把雙青推坐在前排中間。達撫台在旁陪着。雙青瞥眼見廳的下首裏，掛着一桁珠簾，隱隱約約都是珠圍翠繞的女眷。大約著名的達小姐也在裏面。繩戲場設在大廳的軒廊外，用一條很

粗的繩，緊緊綁着，兩端拴在三叉木架上，那時早已開演。祇見一個十七八歲的蠻女，面色還生得白淨，眉眼也還清秀，穿着一件湖綠色密紐的小襖，紮腿小腳管的粉紅褲，一對小小的金蓮，頭上包着一塊白綢角形的頭兜，手裏拿着一根白線繞絞五尺來長的桿子，兩頭繫着兩個有黑穗子的小球，正在繩上忽低忽昂的走來走去，大有矯若游龍，翩着驚鴻之勢。堂下胡琴聲呀呀啞啞的一響，那女子一壁婀娜地走着，一壁轉着嬌喉，靡曼地唱起來。那時江知縣就走到雲青面前，獻上一本青布面的小手摺，面上粘着一條紅色簽紙，寫着「花哥曲」三字，雲青一面看，一面聽她很清楚的官音唱道：

我是個飛行絕迹的小獼猴，我是黑旗隊裏一個女領軍；我在血花肉陣裏過了好多歲，我是劉將軍的舊情人。（一解）

劉將軍，劉將軍，是上思州裏的出奇人，他長毛不做做強盜，出了鎮南走越南。（二解）

保勝有個何大王，殺人如草亂邊疆，將軍出馬把他斬，得了他人馬，霸佔了他地方。（三解）將軍如虎，兒郎如兔，來去如風雨，黑旗到處人人怕。（四解）

法國通商逼阮哥，得了西貢又要過紅河；法將安鄴神通大，勾結了黃崇英反了窩。在河內立起黃旗隊，嘯聚強徒數萬多！（五解）

慌了越王阮家福，差人招降劉永福，要把黑旗掃黃旗，拜了他三宣大都督。（六解）

精的槍，快的砲，黃旗軍裏夾洋操，刀槍劍戟如何當得了！如何當得了！（七解）

幸有將軍先預備，軍中練了飛雲隊，空中來去若飛仙，百丈紅繩走嫵妹。（八解）

我是飛雲隊裏的女隊長，名叫做花哥，身手強，銜枚夜走三百里，跟了將軍到宣光。敵營紮在大嶺的危崖上，沉沉萬帳月無光。（九解）

將軍忽然叫我去，微笑把我肩頭撫，你若能今夜立奇功，我便和你做夫婦。（十解）

我得了這個稀奇令，要嫁英雄值得去拚性命。刀光照見羞顏紅，歡歡喜喜來承認。（十一解）

大軍山前四處伏，我領全隊向後崖撲，三百個蠻腰六百條臂，蜿蜒銀蛇雲際沒。（十二解）

一聲吶喊火連天，山營忽現了紅妝妍。鸞刀落處人頭舞，槍不及肩來砲不及燃。（十三解）

將軍一騎從天下，四下裏雄兵圍得不留鱗；安鄴喪命崇英逃，一戰威揚初下馬。（十四解）

我便做了他第二房妻，在戰場上雙宿又雙飛，天天想去打法蘭西，偏偏我的命運低，半路裏犯了駙馬爺黃佐炎的忌，他私通外國把越王欺，暗暗把將軍排擠，不許去殺敵拳旗！（十五解）

鎮守了保勝山西好幾年，保障了越南固了中國的邊，惹得法人真討厭，因此上又開了這回的大戰（十六解）

戰戰戰！越南大亂搖動了桂粵滇。可惡的黃佐炎，一面請天兵，一面又受法蘭西的錢，六調將軍，將軍不受騙。（十七解）

三省督辦李少荃，廣東總監曾國荃。李少荃要講和，曾國荃只主戰，派了唐景崧，千里迢迢來把將軍見。（十八解）

面獻三策：上策取南交，自立爲王，向中朝請封號。否則提兵打法人，做個立功異域的漢班超，總勝却死守保勝敗了沒收梢。（十九解）

將軍一聽大歡喜，情願投誠向清帝，紙橋一戰敵胆落，手斬了法國大將李威利。（二十解）

越王忽死，太妃垂了簾，阮說輔政串通了黃佐炎，偷降法國把條約簽，暗害將軍設計險！（二十一解）

我有個獼猴洞裏的舊夫郎，刁似狐狸狠似狼，他暗中應了黃佐炎的懸賞，扮做投効人，來進營房。（二十二解）

雖則是好多年的分離，乍見了不免驚奇！背着人時刻把舊情提，求我在將軍處，格外提攜！（

二十三解

將軍信我，升了他營長，誰知道暗地裏引進了他的羽黨！一天把我騙進了棚帳，醉得我和死人一樣。（二十四解）

約了法軍來暗襲山西，裏應外合的四面火起，直殺得黑旗兵轍亂旂靡，祇將軍獨自個走脫了單騎。（二十五解）

等我醒來祇見戰火紅，爲了私情受了蒙，惡奴逼得我要逃也沒地縫，網上馬背便走匆匆。（二十六解）

走到半路來了一技兵，是馮督辦，部將叫潘瀛。一陣亂殺把叛徒來殺盡，倒救了我一條性命。（二十七解）

問我來歷我便老實說，他要通信黑旗請派人來接，我自家犯罪自家知，不願再做英雄妾。（二十八解）

我害他喪失了幾年來練好的精銳，我害他把一世英名墜！我害了山西北寧連連的潰，我害了唐炯徐延旭革職又問罪！（二十九解）

我害他受了威毅伯的奏考，若不是岑毓英，若不是彭雪琴，權力的庇蔭，軍餉的擔任，如何會

再聽宣光臨洮兩次的捷音（三十解）

我無顏再踏黑旗下的營門，我願在馮軍裏去沖頭陣！我願把彈雨硝烟的熱血，來洗一洗我自糟韃的癍痕！（三十一解）

七十歲的老將馮子材，領了萬衆鎮守鎮南來，那時候馬江船燬諒山失，水陸官兵處處敗。（三十二解）

將軍誓衆築長牆，氣權儼然張國樑！後有王孝祺，前有王德榜，專候敵軍來犯帳。（三十三解）

果然敵人全力來進攻，砲聲隆隆彈滿空；將軍屹立不許動，退者手刃不旋踵。（三十四解）

忽然旗門兩扇開，掀起長鬚大叫隨我來！兩子隨後腳無鞋。（三十五解）

我那時走若飛，揉輕過了燕，一瞥眼兒抄過陣雲前。我見砲火漫天好比繁星現，我連斬砲手斷了彈火的綫。（三十六解）

潘瀛赤膊大辯蟠了頸，振臂一呼，十萬貔貅排山地進！孝祺率衆同拚命跳的跳來滾的滾。德榜旁出神勇奮，突攻衝斷了中軍陣，把數萬敵人殺得舉手脫帽白旂耀似銀，還祇願連放排槍不收刃。（三十七解）

八日夜追奔二百里，克復了文淵諒山，一年來所失的地，乘勝長驅，真快意，何難一戰收交趾！
(三十八解)

威毅伯得了這消息，不管三七二十一，草草便把和議結。(三十九解)

戰罷虧了馮將軍，戰功敝到我女獼猴。我罪雖重大，將功贖罪，或許我折準，且借饒歌唱出回心院，要向夫君去乞舊恩！(四十解)

這一套花哥曲唱完，滿廳上發出如雷價的齊聲喝采，震動了空氣，雪白的賞銀，雨點般撒在紅氍毹上，越顯出紅白分明。雲青等大家撤完後，也拋了二十個銀餅，頓時那苗女跳下繩來，嫋嫋婷婷，走到撫台和雲青面前，道了一聲謝。雲青問她道：「你這曲子真唱得好，誰教你的？」苗女道：「這是一支在我們那邊最通行的新曲，差不多人人會唱，況且曲裏唱的就是我們做的事，那更容易會了。」
撫台道：「你們真在黑旗兵裏當過女兵嗎？」苗女點了點頭，雲青道：「那麼你們在花哥手下了？你們幾時散出來的呢？」苗女道：「就在山西打败了仗後，飛雲隊就潰散了。」
達撫台道：「現在花哥在那裏呢？」苗女道：「聽說劉將軍把她接回家去了。」
雲青道：「花哥的本事，比你強嗎？」苗女笑道：「大人們說笑話了！我們都是他教練出來的，如何能比黑旗兵的厲害，全靠盾牌隊，盾牌隊的精華，又全在飛雲隊。花哥又是飛雲隊的頭腦，不但我們比不上，祇怕是世上無雙，所以劉將軍離不了她了。」
正問答

間，應上筵席恰已擺好：中間一席，上首兩席，下首是女眷們，也是兩席。達撫台就請雯青坐了中間一席的首坐，藩臬道府作陪。上首兩席的首位，却是本地的巨紳。一時觥籌交錯，諧笑自如，請君且食蛤蜊，今夕祇談風月。迨至酒半，繩戲又開，這回却與上次不同，又換了一個苗女上場，裝扮得全身似紅孩兒一般。在兩條繩上，串出種種把戲，有時疾走，有時緩行，有時似穿花蝴蝶，有時似倒掛鸚哥，一會豎蜻蜓，一會翻筋斗，雖然神出鬼沒的搬演，把個達小姐看得忍俊不禁，竟濃裝豔服的現了莊嚴寶相。在雯青看來，覺得沒甚意味，倒把繩上的眼，不自覺的移到簾上去了。須臾席散，賓主盡歡。雯青告辭回衙，已在黃昏時候。歇了幾日，雯青便又出棚，去辦九江府的考事，幾乎鬧了一個多月。等到考事完竣，恰到了新秋天氣，忽然想着楓葉荻花，薄江秋色，不可不去游玩一番，就約着幾個幕友，買舟江上，去訪白太傅琵琶亭故址。明月初上，叩舷中流，雯青正與幾個幕友飛觥把盞，論古談今，甚是高興。忽聽一陣悠悠揚揚的笛聲，從風中吹過來。雯青道：「奇了，深夜空江，何人有此雅興？」就立起身，把船窗推開，只見白茫茫一片水光，盪着香爐峯影，好像要破碎的一般。幕友們道：「甚地沒風有浪？」雯青道：「水深浪大，這是自然之理。」停一回，雯青忽指着江面道：「哪，哪，那裏不是一只小船，呶呶啞啞的搖過來嗎？笛聲就在這船上哩！」又側着耳聽了一回道：「還唱哩。」說着話，那船愈靠近來，就離這船不過一箭路了。却聽一人唱道：

莽乾坤，風雲路遙；好江山，月明誰照？天涯攜着個玉人嬌小，暢好是鏡波平，玉繩低，金風細，扁舟何處了？

雯青道：「好曲兒，是新譜的。你們再聽！」那人又唱道：

癡頑自憐，無分着宮袍；瓊樓玉宇，一半雨瀟瀟！落拓江湖，着個青衫小；燈殘酒醒，只有你儂相靠，博得個白髮紅顏，一曲琵琶淚萬條！

雯青道：「聽這曲兒，倒是個憤世憂時的謫宦。是誰呢？」說着那船却慢慢地並上來，雯青看那船上，黑洞洞沒有點燈，月光裏看去，彷彿是兩個人，一男一女。雯青想聽他們再唱什麼，忽聽那個男的道：「別唱了，怪膩煩的，你給我斟上酒罷！」雯青聽這說話的是北京人，心裏大疑，正委決不下，那人高吟道：

宗室八旗名士草，

江山九姓美人麻。

只聽那女的道：「什麼麻不麻？你要作死哩！」那人哈哈笑道，不借重尊容，那得這付絕對呢？」雯青聽到這裏，就探頭出去細望。那人也推窗出來，不覺正碰個着，就高聲喊道：「那邊船上是雯青兄嗎？」雯青道：「噢，奇遇！奇遇！你怎麼會跑到這裏來呢？」那人道：「一言難盡，我們過船細談。」說罷，雯

青就教停船，那人一脚就跳了過來。這一來，有分交一朝解纜，心迷南國之花；千里歸裝，淚灑北堂之草。不知來者果係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卷

第七回

寶玉明珠，彈章成豔史；

紅牙檀板，畫舫識花魁。

却說雲青正在潯陽江上，訪白傅琵琶亭故址，忽然遇着一人，跳過船來，這人是誰呢？仔細一認，却是現任浙江學臺宗室祝寶廷。寶廷好端端的做他浙江學臺，爲何無緣無故，跑到江西九江來？不是說夢話麼！列位且休性急，聽我慢慢說與你們聽：原來寶廷的爲人，是八面玲瓏，却十分落拓，讀了幾句線裝書，自道滿洲名士，不肯人云亦云，在京裏跟着莊崙樵一班人，高譚氣節，煞有鋒芒，終究旗人本性是乖巧不過，他一眼看破莊崙樵風頭不妙，冰山將傾，就怕自己葬在裏頭。不想那日忽得浙江學政之命，喜出望外，一來脫了清流黨的羈絆，二來南國風花，西湖山水，是素來羨慕的。忙着出京，一到南邊，果然山明川麗，如登福地洞天；你想他本是酪漿氈帳的遺傳，怎禁得蕪肥鱸香的供養！早則是眼也花了，心也迷了；可惜手持玉尺，身受文衡，不能尋蘇小之香痕，踏青孃之豔迹罷了。如今且說浙江杭州城，

有個錢塘門，門外有個江，就叫做錢塘江。江裏有一種船，叫做江山船，只在江內來往，從不到別處。如要渡江往江西，或到浙江一路，總要坐這種船。這船上都有船娘，都是十七八歲的妖嬈女子，名爲船戶的眷屬，實是客商的鈎餌。老走道兒知道規矩的，高興起來，也同蘇州無錫的花船一樣，擺酒叫局，消遣客途寂寞，化下些纏頭錢就完了。若碰着公子哥兒，朦朧懂貨，那就整千整百的敲竹槓了。做這項生意的，都是江邊人，只有九個姓，他姓不能去搶的，所以又叫「江山九姓船」。閒話休提，話說寶廷這日正要到嚴州一路去開考，就叫了幾只江山船，自己坐了一只最體面的頭號大船，寶廷也不曉得這船上的故事，坐船的規例，糊糊塗塗上了船，看着那船很寬敞，一個中艙，方方一丈來大，兩面短欄，一排六扇玻璃蕉葉窗，炕床桌椅，鋪設得很爲整齊潔淨，裏面三個房艙。寶廷的臥房，却做在中間一個艙，外面一個艙空着，裏面一個艙，是船戶的家眷住的。房艙兩面，都有小門，門外是兩條廊，通着後艙。上首門都關着，只牘下首出入。寶廷周圍看了一遍，心中很爲適意，暗忖：怪道人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一只船也與北邊不同，所以天隨子肯浮家泛宅。原來怎地快活！那船戶載着個學臺大人，自然格外巴結，一回茶，一回點心，川流不斷。一把一把香噴噴熱手巾，接着遞來，寶廷已是心滿意足的了。開了船，走不上幾十里，寶廷在臥房走出來，在下首圍廊裏，叫管家吊起蕉葉窗，端張椅子，靠在短欄上，看江中的野景。正在心曠神怡之際，忽地裏撲的一聲，有一樣東西，端端正正打上臉來，回頭一看，恰正掉下一塊橘子皮在地上。正

待發作，忽見那艙房門口，坐着個十七八歲很妖嬈的女子，低着頭，在那裏剝橘子吃哩，好像不知道打了人，只顧一塊塊的剝，也不抬頭兒。那時天色已暮，一片落日的光彩，正映照到那女子臉上。寶廷遠遠望着，越顯得嬌滴滴，光艷艷，耀花人眼睛。也是五百年風流冤業，把那一臉天加的精緻密圈兒，遮蓋過了，只是越看越出神，只恨她怎不回過臉兒來。忽然心生一計，拾起那塊橘皮，照着她身上打去。正打着。寶廷想看她怎樣。忽後梢有個老婆子，一疊連聲叫珠兒，那女子答應着，站起身來，拍着身上，臨走却回過頭來，向寶廷嫣然的笑了一笑，飛也似的往後梢去了。寶廷從來眼界窄，沒見過南朝佳麗，怎禁得這般挑逗，早已三魂去了兩魂，只恨那婆子不得人心，劈手奪了他寶貝去。心不死，還是呆呆等着。那時正是初春時節，容易天黑，不一會，點上燈來，家人來請吃晚膳，方回中艙來，胡亂吃了些，就窺到臥房來，偷聽間壁消息，却黑洞洞沒有火光，也沒些聲兒，倒聽得後梢男女笑語聲，小孩啼哭聲，抹骨牌聲，夾着外面風聲，水聲，嘈嘈雜雜，鬧得心煩意亂，不知怎樣纔好。在牀上反覆了一個更次，忽眼前一亮，見一道燈光，從間壁板縫裏直射過來。寶廷心裏一喜，直坐起來。忽聽那婆子低低道：「那邊學臺大人安睡了！」那女子答道：「早睡着哩，你看燈也滅了。」婆子道：「那大人好相貌，粉白臉兒，烏黑鬚兒，聽說他還是當今皇帝的本家，真正的龍種哩！」那女子道：「媽呀，你不知那大人的脾氣兒倒好，一點不拿皇帝勢嚇人。」婆子道：「怎麼你連大人的脾氣都知道了？」那女子笑道：「剛纔我剝橘皮，不知怎的，丟在

大人臉上，他不动氣，倒笑了。」婆子道：「不好哩，大人看上了你了！」那女子不言語了，就聽見兩人屑屑索索，脫衣上牀，那女子睡處，正靠着這一邊，寶廷聽得準了，暗忖：「可惜隔層板，不然就算同牀共枕，心裏胡思亂想，聽那女子也歎一回氣，咳一回嗽，直鬧個整夜，好容易巴到天亮，寶廷一人悄悄地起來，滿船人都睡得寂靜，只有兩個水手，呀啞呀啞的在那裏搖櫓。寶廷借着要臉水，手裏拿個臉盆，推門出來，走過那房艙門口，那小門也就輕輕開了，珠兒身穿一件緊身紅棉襖，笑嘻嘻的立在門檻上。寶廷沒防她出來，倒沒了主意，待走不走。那珠兒笑道：「天好冷呀，大人怎不多睡一會兒？」寶廷笑道：「不知怎地，你們船上睡不穩。」說着，就走近女子身邊，在他肩上捏一把道：「穿的好單薄，你怎禁得這般冷？我知道你也是一夜沒睡。」珠兒臉一紅，推開寶廷的手，低聲道：「大人放尊重些。」就挪嘴兒望着艙裏道：「別給媽見了。」寶廷道：「你給我打盆臉水來。」珠兒道：「放着多少家人，倒使喚我。」寶廷涎着臉道：「我只愛你的水。」珠兒道：「纏死人的冤家，我賞你這一遭兒。」嗤的一笑，搶着臉盆去了。寶廷回房不一會，珠兒捧着盆臉水，冉冉的進房來。寶廷見她進來，趁她一個不防，搶上幾步，把小門順手關上。這門一關，那情形可想而知。列位，在下也不必細表。却不道正當兩人難解難分之際，忽聽有人喊道：「做得好事！」寶廷回過頭，見那老婆子圓睜着眼，把帳子揭起，寶廷吃一嚇，趕着爬起來，却被婆子兩手按住道：「且慢，看着你豬兒生象，烏鴉出鳳凰，面兒光光嘴兒亮，像個人樣兒，到底是包草兒的野胚，不識

羞，倒要爬在上面，欺負你老娘的血肉來！老娘不怕你是皇帝本家，學臺大人，只問你做官人強姦民女，該當何罪？拚着出乖露醜，細着你們到官裏去評個理！」寶廷見不是路，只得哀求釋放道：「願聽媽媽處罰，只求留個體面。」珠兒也笑着，向他媽千求萬求，那婆子頓了一回道：「我答應了，你爹爹也不饒你們。」珠兒道：「爹睡哩，只求媽遮蓋則個。」婆子冷笑道：「好風涼話！怎麼容易嗎？」寶廷道：「任憑老媽媽分付，要怎麼便怎麼。」那婆子想一，道：「也罷，要我不聲張，除非依我三件事。」寶廷連忙應道：「莫說三件，三百件都依。」老婆子道：「第一件，我女兒既被你污了，不管你有太太沒太太，娶我女兒要算正室。」寶廷道：「依得，我們太太剛死了。」婆子又道：「第二件要你拿出四千銀子做遮羞錢，第三件養我老夫妻一世衣食。三件依了，我放你起來，老頭兒那裏，我去擔當。」寶廷道：「一件件都依，你快放手罷。」婆子道：「空口白話，你們做官人，翻臉不識人，我可不上當，你須寫上憑據來！」寶廷道：「你放我起來纔好寫！」真的那婆子把手一推，寶廷幾乎跌下地來，珠兒趁空，又着褲，一溜煙跑回房去了。寶廷慢慢穿衣起來，被婆子逼着，一件件的寫了一張永遠存照的婚據。婆子拿着，揚揚得意而去。這事當時雖不十分丟臉，他們在房艙鬧的時候，那些水手家人，那個不聽見！寶廷雖再三叮囑，那裏封得住人家的嘴，早已傳到師爺朋友們耳中。後來考完，回到杭州，寶廷又把珠兒接到衙門裏住了，風聲愈大，誰不曉得這個祝大人討個江山船上人做老婆！有些好事的做竹枝詞，貼黃鶯語，紛紛不一。

寶廷只做沒聽見。珠兒本是風月班頭，吹彈歌唱，色色精工。寶廷着實的享些豔福，倒也樂而忘返了。一日忽聽得莊備樵兵敗充發的消息，想着自己從前也很得罪人，如今話柄落在人手，人家豈肯放鬆！其被人出手，見快仇家，何如老老實實，自行檢舉，倒還落個玩世不恭，不失名士的體統。打定主意，就把自己狎妓曠職的緣由，詳細敘述，參了一本。果然，奉旨革職。寶廷倒也落得遙道自在。等新任一到，就帶了珠兒，游了六橋三竺，逛了雁宕天台，再渡錢塘江到南昌，游了滕王閣，正折到九江，想看了匡廬山色，便乘輪到滬，由滬回京。不想這日攜了珠兒，在潯陽江上，正「小紅低唱我吹簫」的時候，忽見了雲青也。在這裏，寶廷喜出望外，即跳了過來。原來寶廷的事，雲青本也知些影響，如今更詳細問他，寶廷從頭至尾，述了一遍。雲青聽了，嘆息不置，說道：「英雄無奈是多情，吾輩一生，總跳不出情關情海，真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功名富貴，直駕狗耳！我當爲寶翁浮一大白！」寶廷也高興起來，就與幕友輩猜拳行令，直鬧到月落參橫，方始回船傍岸。到得岸邊，忽見一家人手持電報一封，連忙走上船來。雲青忙問是那裏的家人道：「是南昌打來的。」雲青拆看，見上面寫着「九江府轉學憲金大人鑒：奉蘇電，趙太夫人八月十三日辰時疾終，速回署料理。」雲青看完，彷彿打個焦雷，當着衆人，不免就號啕大哭起來。寶廷同衆幕友，大家勸慰，無非是「爲國自重」這些套話。雲青要連夜趕回南昌，大家拗不過，祇好依從。寶廷自與雲青作別過船，淹連了數日，與珠兒趁輪到滬。在滬上領略些洋場風景，就回北京做他的滿州名

士去了。話分兩頭，却說雯青當日趕回南昌，報了丁憂，朝廷自然另行派人接替。雯青把例行公事料理清楚，帶了家眷，星夜奔喪。回到了蘇州，開喪出殯，整整鬧了兩個月，盡哀盡禮，自不必說。過了百日，出門謝客，還要存問故舊，拜訪姻鄰。富貴還鄉，格外要敬恭桑梓，也是雯青一點厚道。只是從那年請假省親以來，已經有十多年不踏故鄉地了。山邱依然，老成凋謝，想着從前鄉先輩馮景亭先生見面時，勉勵的幾句好言語，言猶在耳，而墓木已拱，自己雖因此曉得了些世界大勢，交涉情形，却尚不能發抒所學，報稱國家，一慰知己於地下，不覺感喟了一回。自古道：「歡娛嫌夜短，寂寞恨更長。」你想雯青是熱鬧場中混慣的人，頂冠束帶。是他陶情的器具，拜謁讌會，是他消閒的經綸，那裏耐得這寂寞來！如今守制在家，官場又不便來往，只有個老鄉紳潘勝芝，寓公貝效亭，還有個大善士謝山芝，偶然來伴件熱鬧，你想他苦不苦呢？正是靜極思動，陰盡生陽，就只這一念無聊，勾起了三生宿業，恰好「素幔張時風絮起，紅絲牽動彩雲飛。」話休煩絮，却說雯青在家，好容易捱過了一年，這日正是清明佳節，日麗風和，姑蘇城外，年年例有三節勝會，傾城士女，如癡如狂，一條十里山塘，停滿了畫船歌舫，真個靚妝藻野，炫服縵川，好不熱鬧！雯青那日獨自在書房裏，悶悶不樂，却來了謝山芝。雯青連忙接入，正談間，效亭勝芝陸續都來了。效亭道：「今天闔門外好熱鬧呀，雯青兄怎樣不想去看看，消遣些兒？」雯青道：「從小玩慣了，如今想來，也乏味得很。」勝芝道：「雯青，你十多年沒有鬧這個頑意兒了，如今莫說別的，就是上下塘

的風景，也越發繁華，人也出色，幾家有燈船的，妝飾得格外新奇，烹炮亦好。」山芝不待說完，就接口道：「今日兄弟叫了大陳家的船，要想請雯兄同諸位去熱鬧一天，不知肯賞光嗎？」雯青道：「不過兄弟尙在服中，好像不便。」效亭向山芝作個眼色。山芝道：「我們並不叫局，不過借他船坐坐舒服些，用他菜吃吃適口些，逢場作戲，這有何妨！」勝芝效亭都攏掇着，雯青想是清局，也無礙大禮，就答應了。一同下船，見船上繫着無數五色的彩球，夾着各色的鮮花，陸離光怪，紙醉金迷，艙裏却坐着個鼻鼻婷婷花一樣的人兒，抱着琵琶彈哩。效亭走下船來，就哈哈大笑道：「雯兄可給我們拖下水了。」雯青正待說話，山芝忙道：別聽效亭胡說！這是船主人，我們不能香火趕出和尙，不叫別個局，還是清局一樣。」勝芝道：「不叫局也太殺風景。」雯青自己不叫，就是完名全節了，管甚別人。」雯青難却衆意，想自己又不是真道學，不過爲着官體，何苦弄得大家沒趣，也就不言語了。於是大家高興起來，各人都叫了一個局。等局齊，就要開船，那當兒裏，忽然又來了一個客。走進艙來，就招呼雯青。雯青一看，却是認得的，姓匡號次芳，名朝鳳，是雯青同衙門的後輩，新近告假回籍的，今日也是山芝約來。過時見名花滿坐，翠繞珠圍，次芳就向衆人道：「大家都有相好，如何老前輩一人向隅！」大家尙未回言。次芳點點頭道：「噫，我曉得了，老前輩是金殿大魁，必須個蕊宮榜首，方配得上。待我想一想。」說着，仰仰頭，合合眼，忽拍手道：「有了，有了。」衆人問「是誰？」次芳道：「噫，怎麼這個天造地設，門當戶對的女貌郎才，你們倒想不到！」

衆人被牠鬧糊塗了，雯青到也聽得呆了，在坐的妓女，也不知道他胡盧裏買的甚藥，正要聽他下文，次芳忽望着窗外，手指着道：「哪，哪，那岸上轎子裏，不是坐着個新科花榜狀元大郎橋巷的傅彩雲走過嗎？」雯青不知怎的聽了「狀元」二字，那頭慢慢回了過去。誰知這頭不回，萬事全休，一回頭時，却見那轎子裏正坐着個十四五歲的，不長不短，不肥不瘦的女郎：面如瓜子，臉若桃花，兩條欲蹙不蹙的蛾眉，一雙似開非開的鳳眼，似曾相識，莫道無情，正是說不盡的體態風流，丰姿綽約。雯青一雙眼睛，好像被那頂轎子抓住了，再也拉不回來，心頭不覺小鹿兒撞。說也奇怪，那女郎一見雯青，半面靠着玻璃窗，目不轉睛的釘在雯青身上。直至轎子走遠看不見，方各罷休。大家看出雯青神往的情形，都暗暗好笑。次芳乘他不防，拍着他肩道：「這本卷子好嗎？」雯青倒唬一跳。山芝道：「遠觀不如近睹。」就拿一張薛濤箋，寫起局票來，分付船等一等開。立刻去叫彩雲。雯青此時也沒了主意，由他們鬧，一言不發了。等了好一回，次芳就跳了出來道：「你們快來看狀元夫人呀！」雯青抬頭一望，只見顛巍巍，裊裊婷婷的那人兒，已經下了轎，兩手扶在一個美麗大姐肩上，慢慢的上船來了。這一來，有分教：五洲特節，天家傾繡虎之才；八月乘槎，海上照鶯鴻之采。不知來者是否彩雲，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避物議，男狀元偷娶女狀元；

借諧封，小老母權充大老母。

話說彩雲扶着個大姐走上船來，次芳暗叫大家不許開口，看她走到誰邊？彩雲的大姐，正要問那位叫的，只說得半句，被彩雲啐了一口道：「蠢貨，誰要你搜根問底！」說着，就撇了大姐，含笑的推到斐青身邊，一張美人椅上並肩坐下。大家譁然大笑起來。山芝道：「奇了，好像是預先約定似的！」勝芝笑道：「不差，多管是前生的舊約。」次芳就笑着朗吟道：「身無彩鳳雙長翼，心有靈犀一點通。」斐青本是花月總持，風流教主，風言俏語，從不讓人，不道這回見了彩雲，却心上萬馬千猿，又驚又喜，聽了勝芝說是前生的舊約，這句話更觸着心事，任人嘲笑，只是一句話掙不出，就是彩雲自己，也不解何故，踏上船來，不問情由，就一直往斐青身邊，如今被人說破，倒不好意思起來，只顧低着頭，弄手帕兒。斐青無精打采的搭趣着，向山芝道：「我們好開船了！」山芝就吩咐一面開船，一面在中艙擺起酒席來。衆人見中艙忙着調排桌椅，就一擁都到頭艙去了，有爬着欄干上，看往來船隻的，有咬着耳朵說私語的，斐青也想立起來走出去，却被彩雲輕輕的一拉，一扭身就往房艙裏牀沿上坐着。斐青不知不覺，也跟了進去。兩人並坐在牀沿上，相偎相倚，好像有無數體已話要說。只是我對着你，你對着我的癡笑。歇了半天，斐青就兜頭問一句道：「你知道我是誰麼？」彩雲怔了一怔道：「我很認得你，只是想不起你姓名來。」

雲青就細細告訴了他一遍。彩雲想一想，說：「我媽認得金大人。」雲青道：「你今年多少年紀了？」彩雲道：「我今年十五歲。」雲青臉上呆了半晌，却順手拉了彩雲的手，耳鬢廝磨的端相的不了，不知不覺兩股熱淚，從眼眶中直滾下來。口裏念道：「當時只道渾閒事，過後思量總可憐。」彩雲看着，暗暗吃驚，止不住就拿着帕子替他拭着淚，說道：「你怎的沒來由哭起來？」口雖如此說，却自己也是一陣透骨心酸，幾乎哭也出來。雲青對着彩雲，只是上下打量，低低念道：「愁到天地翻，相看不相識。」一面道：「彩雲，我心裏只是可憐你，你知道麼？」彩雲摸着頭腦，却趁勢就靠在雲青身上道：「你只管傷心做什麼？回來等客散了，肯到我那裏去坐坐麼？我還有許多話要問你呢！」雲青點頭。只聽外面次芳喊道：「請坐罷，講話的日子多着哩！」雲青彩雲只好走出來，見席已擺好，山芝正拿着酒壺斟酒，讓效亭坐首座。效亭不肯，正與勝芝推讓。後來大家公論，效亭是寓公，仍讓他坐了，勝芝坐二座，雲青坐三座，次芳挨雲青坐下，山芝坐了主席。大家叫的局，也各歸各座。彩雲自然在雲青背後坐了。正是劍動斂飛，花香鳥語，曲翻白紵，酒捲回流。其時船已搖到了白公堤下，真娘墓前，一帶柳陰下泊着。一輪胭脂般的落日，已慢慢地沉下虎邱山下去了。船上五彩絹燈，一齊點起，照得滿船如不夜城一般。大家捧拳猜謎，正鬧得高興。次芳道：「今日這會，專爲男女兩狀元作合，我倒想個新鮮酒令，好多吃兩杯喜酒。」大家問是何令？次芳指着彩雲道：「就借着女狀元的芳名，叫做彩雲令。用還魂記曲文起句，第二句，用曲牌名，第

三句，用詩經，依首句押韻。韻不合者罰三杯。佳妙者各賀一杯。再用唐詩一句，有「彩雲兩字相連的飛觴，照座順數，到「彩雲」二字，各飲一杯，雲字接令。」大家聽畢道：「好新鮮雅致的令兒！只是煩難些。」彩雲道：「誰要你們稱名道姓的作弄人？」次芳道：「你別管，酒令如軍令，違者先罰！」彩雲笑了笑，就低頭不語了。次芳道：「我先說一個罷！」念道：

甚蟾宮貴客，傍雲霄，集賢賓，河上乎逍遙。

大家都譁然道好。效亭道：「應時對景，我們各賀一杯，你再說飛觴罷！」次芳道：「彩雲簫史駐。」順着數去。恰是雲青效亭各一杯。次芳先斟雲青一杯道：「請簫史飲個成雙杯兒，添些氣力，省得騎着龍背，跌下半天來。」雲青正要舉杯，却被彩雲劈手奪去道：「你倒高興喝，我偏不許你喝！」次芳笑道：「噯，一會兒，就怎地肉麻。」效亭道：「別鬧，人家要接令哩！」一面就念道：

迤逗的彩雲偏，相見歡，君子萬年。

大家道：「吉祥豔麗，預卜狀元郎夫榮妻貴，該賀該賀！」效亭道：「快喝賀酒，我要飛觴哩！」接着就念句「學吹鳳簫乘彩雲。」「彩」字數到雲青，「雲」字次芳。次芳道：「賀酒還沒全喝，倒要喝令酒了。」大家照喝了。次芳道：「作法自弊，這回可江郎才盡了！」彩雲道：「做不出，快罰酒！」次芳聳着肩道：「好了，有了，你們聽聽，稍頓一頓，人家就要罰酒，檢呀！」雲青笑道：「你說呢？」次芳念道：

昨夜天香雲外，調金門鸞聲噦噦。

鸞觴是「斷續彩雲生」效亭一杯，雯青一杯，接令山芝道：「次考這幾句話，是明明祝頌雯翁起服進京升官的預兆，快再飲賀酒一杯！」雯青道：「回回硬派我喝酒，這不是作弄人嗎？」彩雲低聲道：「我替你喝了罷！」說着，舉杯一飲而盡，大家拍掌叫好。雯青道：「你們是頑呢，還是行令？」就念道：

又怕爲雨爲雲飛去了，念奴嬌與子惜老。

大家道：「白頭偕老，金大人已經面許了，彩雲你須記着！」彩雲背着臉，不理他們。雯青笑念道：「化作彩雲飛。」次芳笑道：「老前輩不放心，只要把一條軟藤繩，牢牢結住裙帶兒，怕她飛到那兒去！」彩雲瞅了一眼。雯青道：「該山芝效亭各飲一杯。」效亭道：「又捱到我接令。我說的是：

他海天秋月雲端掛，歸國遙日月其邁。

勝芝道：「你怎麼說到海外去了？不怕海風吹壞了人，金大人要心痛的呢！」山芝道：「勝翁你不知道彩翁通達洋務，安知將來不奉使出洋呢？這正是佳識！」大家催着效亭飛觴。效亭道：「唐詩上「彩雲」兩字連的，真說完了！」低頭想了半天，忽然道：「有了，碧簫曲盡彩雲動。」雯青暗數，知道又臨到自己了，便不等效亭說完，就執杯在手道：「我念一句收令罷！」就一面喝酒，一面念道：

美夫妻圖畫在碧雲高，最高樓，風雨瀟瀟。

就念飛觴道：「彩雲易散玻璃薄。」應當次芳勝芝各一杯。次芳道：「雯兄，這句氣象蕭颯，做收令不好，況且勝翁也沒說過，請勝翁收令罷。」勝芝道：「我荒疎久了，饒恕了罷！」山芝道：「快別客氣，說了好收令。」勝芝不得已，想一想念道：

雨跡雲蹤纔一轉，玉堂春，言笑晏晏。

又說飛觴，「橋上衣多抱彩雲。」於是合席公飲了一杯。雯青道：「我們酒也殺了，山翁賞飯罷！」次芳在身上摸出一隻十二成金的打簧表，按了一按，却瑤瑤的敲了十下道：「可不是，該送狀元歸第了，快叫開船回去，耽誤了吉日良時，不是要處。」彩雲帶噴帶笑的指着次芳道：「我看匡老，只有你一張嘴，能說會道，我就包在你身上，叫金大人今晚到我家裏來，不來時便問你！」次芳道：「這個我敢包，不但包他來，還要包你去。」彩雲道：「包我到那裏去？」次芳道：「包你到圓嶠巷金府上去，你放心總不會包你到西洋外國去，吃外國火腿的。」彩雲啐了一口，大家說說笑笑，飯也吃完，船也到了閩門太子碼頭了，各妓就紛紛散去，效亭勝芝先上岸回家去了，彩雲轎子也來，那大姐就扶着彩雲，走上船頭。彩雲忽回頭叫聲：「金大人，你來，我有話給你說。」雯青走出來道：「什麼話？」彩雲望着雯青，頓了一頓，笑道：「不要說了，到家裏去告訴你罷！」說着，就上轎走了。次芳道：「這小妮子聲價自高，今日見了老前輩，你看他一種癡情，十分流露，倒不要孤負了她。」雯青微笑，就謝了山芝，也自上岸。你想：雯青彩

雲，今日相遇的情形，這晚那有不去相訪的理呢！既去訪了，彩雲那有不留宿的理呢！紅珠帳底，絮語三生；水玉簾前，相逢一笑。章郎未老，淒迷玉簫之聲；杜牧重來，綢繆紫雲之夢。雙心一機，盒誓釵盟，不消細表。却說匡次芳當日薦了彩雲，見雯青十分留戀，料定當晚雯青決不能放過的。到了次日清早，一人趕到大郎橋巷，進後門來。相幫要賊客來，次芳連連搖手，自己放輕脚步，走上扶梯，推門進去，却見中間大炕床上，躺着個大姐，正在披衣坐起，看見次芳，就低聲叫「匡老爺，來得怎早！」次芳連忙道：「你休要聲張，我問你句話，金大人在這裏不在？」那大姐就挪嘴兒，對着裏間笑道：「正做好夢哩！」次芳就在靠窗一張書桌邊坐下。那大姐起來，替次芳去倒茶，次芳瞥眼看見桌上一張桃花色詩箋，恭恭楷楷，寫着四首七律詩道：

山色花光映畫船，白公隄下草芊芊；萬家燈火吹簫路，五夜星辰賭酒天；鳳脰燒殘春似夢，駝
鈎高捲月無烟；微波渺渺塵生鬢，四百橋邊採石蓮。

吳孃似水豔無曹，貌比紅兒藝薛濤；燒燭夜攤金葉格，定場春擁紫檀槽；蠅頭試筆盤箋膩，鹿
爪拈花羯鼓高；忽憶燈前十年事，烟臺夢影浪痕洶。

胡麻手種葛鵲兒，紅豆重生認故枝；四月橫塘聞杜宇，五湖曉網薦西施；靈簫孤負前生約，紫
玉依稀入夢時；只有傷心說不得，憑闌吹斷碧參差。

龍頭劈浪鳳簫哀，展盡芙蓉向月開；
細雨銀荷中婦鏡，東風銅雀小喬臺；
青衫痕漬隔年淚，綠蠟心留未死灰；
腸斷江南歌子夜，白鳥飛去又飛回。

次芳看着這幾首詩，頹豔絕倫，覺得雯青尋常，沒有這付筆墨。正在詫異，忽見詩尾題着「識情生寫詩彩雲舊侶慧鑒」一行小字，暗忖雯青與彩雲，尙是初面，如何說是舊侶呢？難道這詩不是雯青手筆麼？心裏惑惑突突的摸擬，恰值那大姐端茶上來，次芳就微笑的問道：「昨夜金大人是幾時來的。」那大姐道：「我們先生前脚到家，金大人後脚就跟了來。吃了半夜的酒，講了一夜的話。」次芳道：「你聽見講些什麼呢？」大姐道：「他們講的話，我也不大懂。只聽金大人說，我們先生的面貌，活脫像金大人的舊相好，又說那舊相好，爲金大人死了。死的那一年，正是我們先生養的那一年。」那大姐正一五一十的說，就聽裏間彩雲的口聲喊道：「阿巧，你咕喇咕囉同誰說話嘍？」阿巧向次芳伸伸舌頭答道：「匡老在這裏尋金大人哩！」只聽裏面，好像兩人低低私語了幾句，又屑屑索索一回，彩雲就雲鬢蓬鬆，開門出來，見了次芳，就笑道：「請匡老裏面坐，金大人昨夜被你們灌醉了，今日正害着酒病哩。」說着，就往後間梳洗去了。次芳一面笑，一面就走進來，看見雯青，却橫躺在一張烟榻上，旁邊還堆着一條錦被，見次芳來，就坐起來招呼。次芳走上去道：「恭喜！恭喜！」雯青笑道：「別取笑人，次兄請坐着，我想託你辦一件事，不曉得你肯不肯？」次芳道：「老前輩不用說了，是不是那紅兒辭激的事嗎？」雯青

愕然道：「怎麼這幾首歪詩，又被你看見了？我的心事，也不能瞞你了。」次芳道：「這種事，門子裏都有一定規矩的，須得個行家去講，纔不致吃龜搗的虧。我有個熟人叫戴伯孝，極能幹的，讓我去轉託他辦便了。」雲青道：「只是現在熱孝在身，做這件事，好像於心不安，外面議論，又可怕得很！」次芳道：「那個容易，祇要現在先講妥了，做個外室，瞞着尊嫂，到服滿進京，再行接回，便兩全其美了。」雲青點頭說：「既然如此，這事祇有請次兄替我代託戴先生罷！兄弟昨夜未歸，今日必須早些回去，安排妥密，免得人家疑心。」說着就穿衣，別了次芳，又低低託咐了幾句，一逕下樓走了。次芳祇好去找了戴伯孝，託他去向老鴇交涉；老鴇自然有許多做作，好說歹說，纔講明了身價一千元，又叫了彩雲的生身父來。原來彩雲本是安徽人，乃父是在蘇州做轎班的，恐怕將來有枝節，爽性另給了那轎班二百塊錢，叫他寫了一張文契。費了兩日工夫，纔把諸事辦妥，就由戴伯孝親來雲青處告訴明白。雲青歡喜，自不必說，從此大郎橋巷，就做了雲青的外宅，無日不來，兩人打得如火的一般熱。光陰似箭，轉瞬之間，雲青也滿了服幾回，要將此告訴張夫人，只是自己理短，總說不出口。心想不如一人先行到京，再看機會罷，就將這個辦法，與彩雲商量。彩雲也沒別話，就定見了自己一人到京，起服銷假。這日宮門召見下來，就補授了內閣學士。雲青自出差到今，已離京五六年了，時局變更，滄桑屢改，朝中歌舞昇平，而海外失地失藩，頻年相屬，日本滅琉球，法國取了安南，英國收了緬甸，中國一切不問，還要鋪張揚厲，擺出天朝空架子。記得

光緒十三年，翰林院裏有人獻了一篇平法頌，文章辭藻，比着康熙年代的平演頌，乾隆年代的平定金川頌，還要富麗哩。話雖如此，到底交涉了幾年，這外交的事情，倒也不敢十分怠慢，那些通達洋務的人員，上頭不免看重起來。恰好這年出使英俄大臣呂萃芳，要改充英法義比四國大臣；出使德國荷奧比五國大臣許鏡激，三年任滿，要人接替，而斯時一班有名的外交好手，如上海回雲青在上海認得的雲仁甫，已派過了美日祕副使；李台霞已派署過德國正使，現在又有別事派出；徐忠華派充參贊；馬美哉也出洋游歷，呂順齋派充日本參贊；朝廷正恐沒人應選，也是雲青時來運來，又有潘八瀛龔和甫這班大帽子，替他揄揚幫襯，聲譽日高一日，廷旨就派金洵出使俄羅斯德意志荷蘭奧大利亞四國。旨意下來，好不榮耀！雲青趕忙修摺謝恩，引見請訓，拜會各國公使，一面奏調參贊隨員繙譯，就把次芳奏保了參贊，做個心腹。又想着戴伯孝湊合彩雲的功勞，也保了隨員，派他做了會計，且請假兩月，還蘇修墓，奉旨俞允。那時同鄉京官萃如也開了坊了，唐卿却從陝甘回來了。珏齋也因公在京，只有肇廷改了外官，不在那裏。這班人合着輪流替雲青餞賀，這日席間，大家談起交涉的方略，雲青發議道：「兄弟不才，謬膺使節，此去方略，還要諸君臨別贈言，依兄弟愚見，第一是聯絡邦交，第二是調查國勢。語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我國交涉吃虧，正是不知彼耳！不知國情，固是大害；不知地理，爲害尤烈！遠事不必說，就是伊犁一案，彼趁着白彥虎造反，就輕輕佔據了，要不是會繼湛力爭，這塊地面，就不知不覺的送掉了！」

兄弟向來留心西北地理，見那些交界地方，我們中國紀載，都模糊影響得很，俄國素懷蠶食之心，不知暗中被佔了多少去了！只苦我國不知地理，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兄弟這回出去，也不敢自誇替國家爭回什麼權利，不過這地理上頭，兄弟數十年苦功，總可考究一番，叫他疆界井然，不能再施鬼蜮手段罷了！」秦如等聽了，自然十分佩服。珏齋道：「可不是麼？所以兄弟前回到吉林，實在沒法，只好仿着馬伏波的故事，立了一個三丈來高的銅柱，刻了幾句銘詞，老遠望着，就見巍巍雲表，那銅柱拓本，看着倒很古雅，明日兄弟送一分去。雯兄留着，倒可參考參考。」雯道：「珏齋兄的銅柱銘，將來定可與『關特勤碑』、『好太王碑』並傳千古了！」當日歡飲一天，雯青心裏只記掛着彩雲，忽忽已一年多不見了，忙着出京。那時上海縣先期得信，趕緊打掃天后宮行轅，以備使節小駐。這日船抵金利源碼頭，不免有文武官員，普見許多儀節，自己復要拜會各國領事，入城答拜道縣回來，恰值次芳帶着戴伯孝來見，當面謝了保舉。雯青把行轅一切公事，全行託付了次芳，把定出洋的公司船以及部署行李等項事，都交給戴會計。諸事安排妥了，歸心如箭，就叫心腹俊童阿福，向上海道借了一隻小輪船，連夜回蘇。到得家中，夫妻相見，自有一番歡慶，不消說得。坐定，說着出洋的事來。雯青笑說：「這回倒要夫人辛苦一趟了！但是夫人身弱，不知禁得起波濤跋涉否？」夫人笑道：「這個不消老爺耽心，辛辛苦苦，倒在其次。聞得外國風俗，公使夫人，一樣要見客赴會，握手接吻，妾身系出名門，萬萬弄不慣這種腔調，本來要

替老爺弄個貼身伏侍的人。」說到這裏，却笑了一笑。雲青心裏一跳，知道不妙。只聽夫人接道：「好在老爺早已討在外頭，倒也省了我許多周折；我昨日已吩咐過家人們，收拾一間新房，只等老爺回來，擇吉接回。稍停兩日，就叫她跟隨出洋，妾身落得在家過清閒日子哩！」雲青忸怩了半天道：「這事原是下官一時糊塗……」下句還未說出。夫人正色道：「你別假惺惺，現在倒是擇日進門是正經，你是王命在身的人，那裏能儘着耽擱！」雲青得了夫人的命，就放胆，看了明日是黃道吉日，隔夜就預備了酒席，邀請親友，來看新人。到了這日，夫人就命安排一頂綵轎，四名鼓樂手，去大郎橋巷迎接傅彩雲。不一時，門前簫鼓聲喧，接連鞭炮之聲，人聲，腳步聲，但見四名轎班，披着紅，簇擁一肩綠呢挖雲四垂流蘇的官轎，直進中堂停下。夫人早已預備兩名垂髮美婢，各執大紅紗燈，將新人從綵轎中緩緩扶出，却見顛巍巍的鳳冠，光耀耀的霞帔，襯着杏臉桃腮，黛眉櫻口，越顯得光彩射目，芬芳撲人，真不啻嫦娥離月殿，妃子降雲霄矣。那時滿堂親友，雜沓爭先，喝采聲，詔異聲，交頭接耳，正議論這個妝飾越禮。忽人叢中夫人盛服走出，大家倒吃一驚。正是：名花入手消魂極，豔福如君幾世修。不知夫人走出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卷

第九回

遣長途，醫生試電術；

憐香伴，愛妾學洋文。

却說諸親友正交頭接耳，議論彩雲妝飾越禮，忽人叢中夫人盛服走出，却聽她說道：「諸位親長，今日見此舉動，看此妝飾，必然詫異，然願聽妾一言！此次雯青出洋，妾本該隨侍同去，無奈妾身體在弱，不能前往，今日所娶的新人，就是代妾的職分，而且公使夫人，是一國觀瞻所繫，草率不得，所以妾情願從權，把話命補服，暫時借她，將來等到覆命還朝時，少不得要一概還妾的。諸尊長以爲如何？」言次，聲音朗朗，大家都同聲稱贊。於是傳齊吹手，預備祭祖。雯青與夫人在前，傅彩雲在後。行禮畢，彩雲叩見雯青夫婦，大家送入洞房。雯青這一喜，直喜得心花怒放，意蕊橫飛，感激夫人到十二分，自己就從新房出來，應酬外客。那潘勝芝、貝效亭、謝山芝一班熟人，擺雷抬，尋唐僧，翻天覆地的鬧起酒來，想要叫局，只礙着雯青如今口銜天語，身膺使旄，只好罷休。雯青陪着暢飲，到漏靜更深，方始散去。雯青進來，自然假意

至夫人房中，夫人却早關了門。雲青只得自回新房，與彩雲敘舊。久別重逢，綢繆備至，自不消說。正是芳時易過，條滿假期，便別了夫人，帶了彩雲，出了蘇州城，一逕到上海。其時蘇滬航路，還沒有通，不像現在有大東戴生昌許多公司船，朝來暮往的便捷。雲青因是欽差大臣，上海道特地派了一隻官輪來接，走了一夜，次早就抵埠頭。雲青先把家眷安排上岸，自己却與一班接差的道縣，酬應一番，行轅中又送來幾封京裏書札。雲青一一檢視，也有親友尋常通賀的，也有大人先生爲人說項的，還有一班名士黎石農李純客袁尙秋諸人寄來的送行詩詞，清詞麗句，覺得美不勝收。繙到了末一封，却是莊小燕的。雲青連忙拆開，暗想此人的手筆，倒要請教。——你道雲青爲何見了莊小燕姓名，就如此鄭重呢？這莊小燕書中尙未出現過，不得不細表一番：原來小燕是個廣東人，佐雜出身，却學富五車，文倒三峽，而且深通西學，屢次出洋，現在因交涉上的勞績，保舉到了侍郎，聲名赫赫，不日又要出使美日比哩。雲青當時拆開一看，却是四首七律道：

詔持龍節度西溟，又捧天書問北庭；神禹久思窮亥步，孔蝕眞遺案丁零；遙知汜極雙旌駐，應見神州一髮青；直待車書通絕徼，歸來扈蹕禪云亭。

聲華藉藉侍中居，清切承明出入廬；早擅多聞箋豹尾，親圖異物到瓊虛；工名幾勒黃龍艦，國法新銜赤雀書；爭識威儀迎漢使，吹螺代鼓出穹閭。

竹枝異域詞重譜，敕勒風吹草又低，候館花開赤瓔珞，周盧瓦覆碧琉璃，異魚飛出天池北，神馬徠從雪嶺西，寫入夷堅支乙志，殺青他日試標題。

不嫌奪我鳳池頭，譚思珠玲佐廟謀，敕賜重臣雙白璧，圖開生絹九瀛洲，茯苓賦有林牙誦，萱藉花隨驛使稠，接伴中朝人第一，君家景伯舊風流。

雯青看罷，拍案叫絕道：「真不愧白衣名士，我輩愧死了！」遂即收好，交與管家，一面喊伺候上岸。坐着雙套馬車，沿途還拜各官，並德俄諸領事，直到回天后宮行轅，已在午牌時候，早有自己的參贊繙譯隨員等等這一班人齊集着，都要謁見。手本進去，不一時，就見管家出來傳話：「單請匡朝鳳匡大人戴伯孝戴老爺進去，有公事面談，其餘老爺們，一概明日再見罷。」大家聽見這話，就紛紛散了，只臚匡次芳戴伯孝二人，低着頭，跟那管家往裏邊去，到了客廳，雯青早在等着，見他們進來，連忙招呼道：「次兄，伯兄，這幾日辛苦了！快換了便服，我們好長談。」次芳等上前見了，早有阿福等幾個俊童，上去替他們換衣服。次芳一面換，一面說道：「這是分內的事，算什麼辛苦。」說着主賓坐了。雯青問起乘坐公司船。次芳道：「正要告訴老前輩，此次出洋，既先到德國，再到俄奧諸國，自然坐德公司的船爲便。前十數日德領事來招呼，本月廿二日，德公司有船名薩克森的出口，這船極大，船主名質克，晚生都已接頭過了。」伯孝道：「卑職和匡參贊商量，替大人定的是頭等艙，匡參贊及黃繙譯塔繙譯等坐二等，其餘隨

員學生都是三等。」雯青道：「我聽說外國公司船，十分寬敞，就是二等艙，也比我們招商局船的大餐間大得多哩。其實就是我也何必一定要坐頭等呢！」次芳道：「使臣爲一國代表，舉動攸關國體，從前使德的劉湯洪李豐寶，使俄的嵩厚曾繼湛，使德義荷奧的許鏡澄，我們的前任呂萃芳，晚生查看過舊案，都是坐頭等艙，不可惜小費而傷大體。」次芳說時，戴會計湊近了雯青耳旁，低聲道：「好在隨員等坐的是三等，都開報了二等，這裏頭核算過來差不多。大人樂得舒服體面。」雯青點點頭，次芳順手在靴統裏，拔出一個摺子，遞到雯青手裏道：「這是開報啓程日期的摺子，膽寫已好，請老前輩過目後，填上日子，便可拜發了。」雯青看着，忽然面上躊躇了半晌道：「公司船出口是廿二，這天的日子……」這句話還沒有說出，戴伯孝接口道：「這不用大人費心，卑職出門就是一二百里，也要檢一個黃道吉日，況大人銜命萬里，關着國家的禍福，那有輕率的道理！這日子是大人的同衙門最精河圖學的余笏南檢定的，恰好這日有此船出口，也是大人的洪福照臨。」雯青道：「原來笏南在這裏，他檢的日子，是一定好的，不用說了。」看看天色將晚，次芳等就退了出來，當日無話。次日雯青不免有宴會拜客等事，又忙了數日，直到廿二日上午，方把諸事打掃完結。午後大家上了薩克森公司船，慢慢的出了吳淞口，邊俄德各國兵輪，自然要升旗放砲的致敬。出口後，一路風平浪靜，依着歐亞航路進行。彩雲還是初次乘坐船，雖不顛播，終覺頭眩眼花，終日的困臥。雯青沒事，便請次芳來談談閒天，有時自己去找他們。

經過鬧熱的香港新加坡錫蘭諸埠頭，雯青自要與耀埠的領事紳商交接，彩雲也常常上去游玩，不知看見多少新奇的事物，聽見了多少怪異的說話，倒也不覺寂寞，不知不覺，已過了亞丁，入了紅海，將近蘇彝士河地方。這日，雯青剛與彩雲吃過中飯，彩雲要去舢舨着，勸雯青去尋次芳談天。彩雲喊阿福，好好候着，恰好阿福不在那裏，雯青道：「不用叫阿福。」就叫三個小童跟着，到二等艙來，聽見裏面人聲鼎沸，不知何事。雯青叫一個小童，先上前去探看，只聽裏面阿福的口聲，叫着這小童道：「你們快來看外國人變戲法！」正喊着，雯青已到門口，向裏一望，祇見中間一排坐着三個中國人，都垂着頭，閉着眼，似乎打盹的樣子，一個中年有鬚的外國人，立在三人前頭，矜心作意的凝神注視着，四面圍着許多中西男女，仰着頭望，個個面上有驚異之色。次芳及黃塔兩繙譯，也在人叢裏，看見雯青進來，齊來招呼。次芳道：「老前輩來得正巧，快請看畢葉先生的神術！」雯青茫然不解，那個外國人早已搶上幾步來，與雯青握着手，回顧次芳及兩繙譯道：「這便是出使敵國的金大人麼？」雯青聽這外國人會說中國話，便回道：「不敢，在下便是金某，沒有請教貴姓大名。」黃繙譯道：「這位先生叫畢葉士克，是俄國有名的大博士，油畫名家，精通醫術，還有一樣奇怪的法術，能拘攝魂魄。一經先生施術之後，這人不知不覺，一舉一動，都聽先生的號令，直到醒來，自己一點也不知道。昨日先生與我們談起，現在正在這裏試驗哩。」一面說，一面就指着那坐的三個人道：「大人，看這三個中國工人，不是同睡去的一樣嗎？」雯青

聽了着實稱異。畢葉笑道：「這不是法術，我們西國叫做 Hypnotisme，是意大利人所發明的，仍是電學及心理學裏推演出來的，沒有什麼稀奇。大人，你看他三人齊舉左手來。說完，又把眼光注射三人，那神情，好像法師畫符唸咒似的，喝一聲舉左手，只見那三人的左手，如同有線牽的一般，一齊高高豎起。又道：「我叫他右手也舉起！」照前一喝，果然三人的右手，也都跟着他雙雙並舉了。於是滿船喝采拍掌之聲，如雷而起。雯青、次芳及繙譯隨員等，個個伸着舌頭，縮不進去。畢葉連忙向衆人搖手叫不許喧鬧。又喊道：「諸君看，彼三人都要仰着頭張着嘴伸着舌頭拍着手贊歎我的神技了！」他一般的發了口令，不一時果然三人一齊拍起手來，那神氣一如畢葉所說的，引得大家都大笑起來。次芳道：「昨日先生說：『能叫本人把自己隱事，自己招供，這個可以試驗麼？』畢葉道：『這個試驗是極易的，不過未免有傷忠厚，還是不試的好。』大家都要再試。雯青就向畢葉道：『先生何妨挑一個人試試。』畢葉道：『既金公使要試，我就把這個年老的試一試。』說着就拉出三人中一個四五十歲的老者，單另坐開，畢葉施術畢，喝着叫他說，稍停一回，這老者忽然垂下頭去，嘴裏咕嚕咕嚕的說起來，起先不大清楚，忽聽他道：「這個欽差大人的二夫人，我看見了好不傷心呀！他們都道欽差的二夫人標緻，我想我從前那個雪姑娘，何嘗不標緻呢！我記得因為自己是底下人，不敢做那些。雪姑娘對我說：『如今就是武則天姑娘，也要相與兩個太監，不會聽見太監爲着自己是下人推脫的。聽說還有拚着腦袋給朝裏的老

大們砍掉，討着姑娘的快活哩。你這沒用的東西，這一點兒就怕麼？」我因此就依了。如今想來，這種好日子，是沒有的了。」大家聽着，這老者的話，愈說愈不像了，恐怕雯青多心，畢葉連忙去收了術。雯青倒毫不在意，笑着對次芳道：「看不出這老頭兒，倒是風流浪子。」真所謂英道風情老無分，桃花偏照夕陽紅了。」大家和着笑了。雯青便叫阿福來裝旱烟。一個小童回道：「剛纔那老者說夢話的當兒，他就走了。」雯青聽了無話。正看畢葉在那裏古倒那三個人，一會兒，都揩揩眼睛，如夢初覺，大家問他們剛纔的事，一點也不知道。畢葉對雯青及衆人道：「這術還可以把各人的靈魂，彼此互換，現在這幾人已乏了，改日再試罷。」雯青正聽着，忽覺眼前一道奇麗的光彩，從艙西犄角裏一個房門旁邊直射出來，定睛一看，却是一個二十來歲非常標緻的女洋人，身上穿着純黑色的衣裙，頭戴織草帽，鼻架青色玻璃眼鏡，雖妝飾朴素的很，而粉白的臉，金黃的髮，長長的眉兒，細細的腰兒，藍的眼，紅的唇，真是說不出的，一幅絕妙仕女圖。半身斜倚着門，險些鉤去了這金大人的魂靈。雯青不知不覺的看呆了。心想何不請畢先生，把這人試一試，倒有趣。只不好開口。想了半天，忽然心生一計，就對畢葉道：「先生神術，固然奇妙極了，但兄弟尚不能無疑。這三個中國人，安見不是先生買通的呢？」畢葉聽罷，面上大有怫然之色。雯青接着道：「並非我不信先生，我想請先生再演一遍。」說着，便指着女洋人低聲道：「倘先生能借這個女洋人，一試妙技，那時兄弟真死心蹋地的佩服了。」次芳及兩個繙譯也附和着雯青。畢葉怫

然道：「這有何難！我立刻請這位姑娘，把那東邊桌子上的一盆水果搬來，放在公使面前好麼？」這句話原被雲青那一句激出來的。大凡歐洲人性情是直爽不過，又多好勝，最恨人家疑心他作僞，總要明白了方肯歇手，別的都顧不得了。畢葉被雲青這一激，也不問那位姑娘是誰，就冒冒失失的就施起他的法術來。他的法術，又是百發百中，頓時見那姑娘臉上呆一呆，就嫋嫋婷婷的走到東邊桌子上，伸出纖纖玉手，端着那盆冰梨雪藕，款步而來，端端正正的放在雲青坐的那張桌上，含笑斜睨，嫣然傾城。雲青這一樂，非同小可，比着那金殿傳臚，高唱誰某的時候，還加十倍！那裏知道這邊施術的畢葉，這一驚，也不尋常，却比那死刑宣告牽上刑臺的當兒彷彿一般，連忙摘了帽子，向滿船的人致敬，先說西話，又說中國話，叮囑大家等姑娘醒來，切不可告訴此事。大家答應了。那時船主質克，因聽見喧鬧的聲音，也來艙查看，畢葉也給他說了。質克微笑應諾。畢葉方放了心。慢慢請那位姑娘自回房中去，把法術解了。雲青諸人看見畢葉慌張情形，倒弄得莫名其妙，問他何故。畢葉吞吞吐吐道：「這位姑娘，是敵國有名的人物，學問極好，通十幾國的語言學，不敢瀆犯的意思。」次芳道：「畢葉先生知道他的名姓嗎？」畢葉道：「記得叫夏雅麗。」雲青道：「他能說中國話麼？」畢葉道：「聽說能作中國詩文，不但說話哩。」雲青聽了，不覺大喜。原來雲青自見了這姑娘的風度，實在羨慕，不過沒法親近。今聽見會說中國話，這是絕好的引線了，當時就對畢葉道：「兄弟有句不知進退的話，只是不敢冒昧。」畢葉道：「金大人不

用客氣，有話請講。」雯青道：「就是敝眷，向來願學西文，只是沒有女師傅，總覺不便。現據先生說，那貴國夏姑娘，精通語言學，還會中文，沒有再巧的好機會了。現在舟中沒事，正好請教。先生既然跟夏姑娘同國，不曉得肯替兄弟介紹介紹麼？」畢葉想一想要道：「這事既蒙委託，那有不盡力的道理。不過這姑娘的脾氣古怪，只好待小可探探口氣，明日再行奉覆罷。」當時次芳及黃塔兩繙譯，又替雯青幫腔了幾句，畢葉方肯着實答應，於是大家都散歸。雯青回房，就把畢葉奇術，告訴彩雲。彩雲道：「這沒什麼奇，那些中國人，一定是他的同黨，跟我們蘇州的變戲法一樣騙人。」雯青又把個女洋人的事情告訴她，說：「這女洋人是我叫他試的，難道也是通同的麼？」彩雲於是也稀奇起來。雯青又把學洋文的話，從頭述了一遍，彩雲歡喜的了不得。原來彩雲早有此意，與雯青說過幾次。當晚無話。次芳，雯青剛剛起來，次芳已經候在大餐間。雯青見面，就問：「昨天的事怎麼了？」次芳道：「成了，昨日老前輩去後，他就去跟這位姑娘攀談，灌了多少米湯，後來慢慢說到正文。姑娘先不肯，畢先生再四說合，方纔允了，好在這姑娘也往德國，說在德國，或許有一兩個月耽擱，隨後至俄，與我們的路途，到是相仿的，可以常教。不過要如夫人去就他的，每月薪水要八十馬克。」雯青說：「八十馬克，不貴不貴，今天就去開學麼？」次芳道：「可以，他已等候多時了。」雯青道：「等小妾梳洗了，就來，你去招呼一聲。」次芳答應着去了。雯青進來，次芳的話，彩雲早已聽得明白，趕着梳好頭，雯青就派阿福伺候過去，自己也來二等艙，與次芳等閒

談，正對着夏雅麗的房間。說話之間，時時偷看那邊。彩雲見了那位姑娘，倒甚投契。夏雅麗叫他先學德文，因德文能通行俄德諸國緣故。從此之後，每日早來暮歸。彩雲資性聰明，不到十日，語言已略能通曉。夏雅麗也甚歡喜。一日薩克森船正過地中海，將近意大利的火山，時正清早，曉色蒼然，雲青與彩雲剛從牀上跨下，共倚船窗，隱約西南一角，雲氣鬱葱，島嶼環青，殿閣擁翠，奇景壯觀，怡魂養性，正在流連賞玩，忽見一人推門直入，左手攬雲青之袖，右手執彩雲之臂，發出一種清冽之音，說道：「我要問你們倆說話哩！如不直說，我眼睛雖認得你們，我的彈子，可不認得你們！」雲青同彩雲兩人抬頭一看，嚇得目瞪口呆，不知何意。正是一朝魂蘆幻人手，百丈濤翻少女風。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險語驚人，新欽差胆破虛無黨；
清茶話舊，侯夫人名噪賽工場。

却說雲青正與彩雲雙雙的靠在船窗，賞玩那意大利火山的景緻，忽有人推門進來，把他們倆拉着問話，兩人抬頭一看，却就是那非常標緻的女洋人夏雅麗姑娘，柳眉倒豎，鳳眼圓睜。兩人這一驚，非同小可，知道前數日畢葉演技的事，露了風了，只聽那姑娘學着很響亮的京腔道：「我要問你。我跟你

們往日無仇，今日無故，趕嗎你叫人戲弄我姑娘？你可打聽打聽看，你姑娘是大俄國轟轟烈烈的奇女子，可不比你們中國那些窩囊婦道們，憑人家糊弄着不害臊，我爲的是看重你是一個公使大臣，我好意教你那女人念書，誰知道你們中國的官員，越大越不像人，簡捷兒都是糊塗的蠢蟲！我姑娘也不犯合你們講什麼理，今兒個就叫你知道知道姑娘的利害！」說着，伸手在袖中，取出一支雪亮的小手鎗。雯青被那一道的寒光一逼，倒退幾步，一句話也說不出，還是彩雲老當，見風頭不妙，連忙上前拉住夏雅麗的臂膀道：「密斯請息怒，這事不關我們老爺的事，都是貴國畢先生要顯他的神通，我們老爺是看客。」雯青聽了方抖聲接說道：「我不過多了一句嘴，請他再演，並沒有指定着姑娘。」夏雅麗鼻子裏哼了一聲。彩雲又搶說道：「况老爺並不知道姑娘是誰，不比畢先生跟姑娘同國，曉得姑娘的底裏，就應該慎重些。倘或畢先生不肯演，難道我們老爺好相強嗎？所以這事還是畢先生的不是多哩，望密斯三思！」夏雅麗正欲開口，忽房門呀啞一響，一個短小精悍的外國人，捱身進來。雯青又噢一嚇，暗忖道：完了，一個人還打發不了，又添一個出來！彩雲眼快，早認得是船主質克，連忙喊道：「密斯脫質克，快來解勸解勸！」夏雅麗也立起道：「密斯脫質克，你來趕麼？」質克笑道：「我正要請問密斯到此何幹？密斯倒問起我來！密斯你爲何如此執性？我昨夜如何勸你，你總是不聽，鬧出事來，倒都是我的不是了！我從昨夜與密斯談天之後，一直防着你，剛剛走到你那邊，見你不在，我就猜着到這裏來了，所以一直

趕來，果然不出所料，夏雅麗怒顏道：「難道我不該來問他麼？」質克道：「不怎麼說，這事金大人固不是，畢先生更屬不該，但畢葉在演術的時候，也沒有留意姑娘是何等人物，直到姑娘走近，看見了貴會的徽章，方始知道，已是後悔不及。至於金大人，是更加茫然了。據我的意思，現在金大人是我們兩國的公使，倘逞着姑娘的意，弄出事來，爲這一點小事，鬧出國際問題，已屬不犯着，而戕害公使，爲文明公律所不許，於貴國聲譽有礙，尤其不可。況現在公使在我的船上，都是我的責任，我決不容姑娘爲此強硬手段。」夏雅麗道：「照你說來，難道就罷了不成？」質克道：「我的愚見，金公使瀆犯了姑娘，自然不能太便宜他。我看現在貴黨經濟，十分困難，叫金公使出一宗巨款，捐入貴黨，聊以示罰；在姑娘雖受些小辱，而爲公家爭得大利，姑娘聲譽，必然大起，大家亦得安然無事，豈不兩全！至畢先生是姑娘的同胞，他得罪姑娘，心本不安，叫他在貴黨盡些力，必然樂從的。」這番說話，質克都是操着德話，雲青是一句不懂，彩雲聽得明白，連忙道：「質克先生的話，我們老爺一定遵依的，只求密斯應允。」其時夏雅麗面色已和善了好些，手鎗已放在旁邊小几上，開口道：「既然質克先生這麼說，我就看着國際的名譽上，船主的權限上，便宜了他。但須告訴他，不比中國那些見錢眼開的主兒，什麼大事，有了孔方，都一天雲霧散了。再問他到底能捐多少呢？」質克看着雲彩，彩雲道：「這個一聽姑娘主張。」夏雅麗拿着手槍一頭往外走，一頭說道：「本會新近運動一事，要用一萬馬克，叫他擔任了就是了！」又回顧彩雲道：

「這事與你無干，剛纔恕我冒犯，回來仍到我那裏，今天要上文法了！」說着揚長而去。彩雲諾諾答應。質克向着彩雲道：「今天險極了！虧得時候尙早，都沒有曉得，暗地了結，還算便宜。」說完自回艙面辦事。這裏雲青本來嚇倒在一張榻上發抖，又不解德語，見他們忽然都散了，心中又怕又疑。驚魂略定，彩雲方把方纔的話，從頭告訴一遍，一萬馬克，彩雲却說了一萬五千。雲青方略放心。聽見要拿出一萬五千馬克，不免又懊惱起來，與彩雲商量能否請質克去說說，減少些。彩雲撇着嘴道：「剛纔要不是我，老爺性命都沒了，這時得了命，又捨不得錢了！我勸老爺省了些精神罷！人家做一任欽差，那個不發十萬八萬的財，何在乎這一點兒買命錢，倒肉痛起來？」雲青無語。不一會，男女僕人都起來伺候，雲青照常梳洗完畢，雲青自有次芳及隨員等相陪閒話，彩雲也仍過去學洋文，早上的事，除船主及同病相憐的畢先生，同時也受了一番驚恐，其餘真沒一人知道。到傍晚時候，畢葉也來雲青處，其時次芳等已經散了。畢葉就說起早上的事道：「船主質克另要謝儀，罰款則俟到德京由彩雲直接交付，均已面議妥協，叫彼先來告訴雲青一聲。雲青只好一一如命。彼此又說了些後悔的話。雲青又問起：「這姑娘倒底在什麼會？」畢葉道：「講起這會，話長哩，這會發源於法蘭西人聖西門，乃是平等主義的極端，他的宗旨，說世人侈言平等，終是表面的話，若說內情，世界的真權利，總歸富貴人得的多，貧賤人得的少，資本家佔的大，勞働的人佔的小，那裏算得真平等！他立這會的宗旨，就要把假平等弄成一個真平等；無

國家思想，無人種思想，無家族思想，無宗教思想，廢幣制，禁遺產，衝決種種網羅，打破種種桎梏；皇帝是仇敵，政府是盜賊，國裏有事，全國人公議公辦；國土是個大公園，貨物是個大公司；國裏的利，全國人共享共用；一萬個人，合成一個靈魂，一萬個靈魂，共抱一個目的，現在的政府，他一概要推翻，現在的法律，他一概要破壞，擲可驚可怖之代價，要購一完全平等的新世界。他的會派，也分着許多，最激烈的叫做「虛無黨」。又叫做「無政府黨」。這會起源於英法，現在却盛行到敵國了。也因敵國的政治，實在專制，又兼我國有一班大文家，叫做赫辰及屠爾克涅夫、托爾斯泰，以冰雪聰明的文章，寫雷霆精銳的思想，這種議論，就容易動人聽聞了，就是王公大人，也有入會的。這會的勢力，自然越發張大了。」豐青聽了大驚失色道：「照先生說來，簡直是大逆不道，謀爲不軌的叛黨了！這種人要在敵國，是早已明正典刑，那裏容他們如此胆大妄爲呢！」畢葉笑道：「這裏頭有個道理，不是我糟蹋貴國，實在貴國的百姓彷彿比個人，年紀還幼小，不大懂得世事，正是扶牆摸壁的時候，他只知道自已該給皇帝管的，那裏曉得天賦人權，萬物平等的公理呢！所以容易拿強力去逼壓。若說敵國，雖說政體與貴國相仿，百姓却已開通，不甘受騙，就是剛纔大人說的「大逆不道，謀爲不軌」八個字，他們說起來，皇帝有「大逆不道」的罪，百姓沒有的；皇帝可以「謀爲不軌」，百姓不能的；爲什麼呢？土地是百姓的土地，政治是百姓的政治，百姓是主人翁，皇帝政府，不過是公僱的管帳夥計罷了！這種說話，在敵國皇帝聽了，也同大人一

樣的大怒，何嘗不想殺盡拿盡，只是殺心一起，血花肉雨，此餉彼酬，赫赫有聲的世界大都會聖彼德堡，方方百里地，變成皇帝百姓相殺的大戰場了！雯青越聽越不懂，究竟畢葉是外國人，不敢十分批駁，不過自己咕嚕道：「男的還罷了，怎麼女人家不謹守閨門也出來胡鬧？」畢葉連忙搖手道：「大人別再惹禍了！」雯青只好閉口不語，彼此沒趣散了。斯時薩克森船尚在地中海，這日忽起了風浪，震盪得實在利害，大家困臥了數日，無事可說。直到七月十三日，船到熱瓦，雯青謝了船主，換了火車，走了五日，始抵德國柏林都城。在德國自有一番迎接新使的禮節，不必細述。前任公使呂萃芳交了篆務，然後雯青率同參贊隨員等一同進署。連日往謁德國大宰相俾思麥克，適遇俾公事忙，五次方得見着，隨後又拜會了各部大臣，及各國公使。又過了幾月，那時恰好西歷一千八百八十八年正月裏，德皇威廉第一去世，太子飛蝶麗新卽了日耳曼帝位，於是雯青就趁着這個當兒，覲見了德皇及皇后維多利亞第二，呈遞國書，回來與彩雲講起覲見許多儀節。彩雲恃着自己在夏雅麗處學得幾句德語，便撒嬌撒癡要去覲見。雯青道：「這是容易，公使夫人，本來該應覲見的。不過我中國婦女素來守禮，不願跟他們學。前幾年只有個曾小侯夫人，他却個儻得很，一到西國，居然與西人弄得來，往來聯絡得很熱鬧。他就跟着小侯，一樣覲見各國皇帝。我們中國人聽見了，自然要議論他，外國人却很佩服的。你要學她，不曉得你有她的本事沒有？」彩雲道：「老爺你別瞧不起人，曾侯夫人也是個人，難道他有三頭六臂麼？」雯青

道：「你倒別說大話，有件事，現在洋人說起，還讚他聰明，只怕你就幹不了！」彩雲道：「什麼事呢？」雯青笑着說道：「你不忙，你裝袋旱烟我吃，讓我慢慢的講給你聽。」彩雲抿着嘴道：「什麼稀罕事兒！直得這麼拿腔！」說着便拿一根湘妃竹牙嘴三尺來長的旱烟筒，滿滿的裝上一袋蟠桃香烟，遞給雯青。一面又回頭叫小丫頭道：「替老爺快倒一杯醞釀兒的清茶來！」笑咪咪的向着雯青道：「這可沒得說了，快給我講罷！」雯青道：「你提起茶，我講的便是一段茶的故事。當日曾侯夫人，出使英國，那時英國，剛剛起了個什麼叫做「手工賽會」，這會原是英國上流婦女集合的，凡有婦女親手製造的物件，蒼萃在一處，叫人批評比賽，好的就把金錢投下，算個賞彩。到散會時，把投的金錢，大家比較，誰的金錢多，係誰是第一。却說這個侯夫人，當時結交很廣，這會開的時候，英國外部，送來一角公函，請夫人赴會。曾侯便問夫人：「赴會不赴會？」夫人道：「爲什麼不赴？你覆函答應便了！」曾侯道：「這不可胡鬧，我們沒有東西可賽，不要事到臨頭，拿不出手，被人恥笑，反傷國體！」夫人笑道：「你別管，我自有道理！」曾侯拗不過，只好回書答應。」彩雲道：「這該答應，叫我做侯夫人，也不肯不掙這口氣。」說着，恰好丫鬢拿上一杯茶來。雯青接着，一口一口的慢慢喝着，說道：「你曉得她應允了，怎麼樣呢？却毫不在意，沒一點兒準備，看看會期已到，你想曾侯心中乾急不乾急呢？那曉得夫人越做得沒事人兒一樣。這日正是開會的第一日，曾侯清早起來，却不見了夫人，知道已經赴會去了。連忙坐了馬車，趕到會場，只見

會場中人山人海，異常熱鬧。場上陳列着有錦繡的，有金銀的，五光十色，目眩神迷，頓時嚇得出神。四處找他夫人，一時慌了，竟找不着。只聽得一片喝采聲，拍掌聲，從會場門首第一個桌子邊發出，回頭一看，却正是他夫人坐在那桌子旁邊一把矮椅上，桌上却擺着十幾個康熙五采的雞缸杯，幾把紫砂的龔春名壺，壺中滿貯着無錫惠山的第一名泉，泉中沉着幾撮武彝山的香茗，一種幽雅的古色，映着陸離的異彩，直射眼簾；一股清俊的香味，趁着氤氳的和風，直透鼻罐，許多碧眼紫髯的偉男，鬚髮蜂腰的仕女，正是摩肩如雲，揮汗成雨的時候，煩渴的了不得，忽然一滴楊枝水，劈頭洒將來，正如仙露明珠，瓊漿玉液，那一個不歡喜讚歎！頓時拋擲金錢，如雨點一般。直到會散，把金錢彙算起來，侯夫人竟占了次多數。會侯那時的得意，可想而知！覺臉上添了無數的光彩。你想侯夫人這事辦得聰明不聰明？寫意不寫意？無怪外國人要佩服她！你要有這樣本事，便不枉我帶你出來走一趟了！

彩雲聽着，心中暗忖，老爺這明明估量我是個小家女子，不能替他爭面子，怕我鬧笑話，我倒偏要顯個手段，勝過侯夫人，也叫她不敢小覷。想着，扭着頭說道：「本來我不配比侯夫人，他是金一般玉一般的尊貴，我是腳底下的泥，路旁的草也不如，那裏配有她的本事，出去替老爺拚了臺，倒叫老爺不放心，不如死守着這螺殼公使館，永不出頭，要不然，送了我回去，要出醜也出醜到家裏去，不關老爺的體面。」

雙青連忙立起來，走到彩雲身旁，拍着她肩笑道：「你不要多心，我何嘗不許你出去呢！你要覷見，只消叫文案上備一角文書，

知照外部大臣，等他擇期覲見便了。」彩雲見雯青答應了，方始轉怒爲喜，催着雯青出去辦文。雯青微笑的慢慢踱出去了。正是初送隱娘金盒去，却看馮嬪錦車來。欲知後事，且聽下回細說。

第六卷

第十一回

潘尙書提倡公羊學，

黎學士狂臚老韃文。

上回正說彩雲要覲見德皇，催着雯青去辦文，知照外部。雯青自然出來與次芳商量。次芳也不便反對，就交黃繙譯辦了一角請覲的照例公文。誰知行文過去，恰因飛蝶麗政躬不適，一直未得回文，連雯青赴俄國的日期，都耽擱了。趁雯青在德國守候沒事的時候，做書的倒抽出這點空兒，要暫時把他們攔一攔，敘敘京裏一班王公大人，提倡學界的歷史了。——原來奉如、唐卿、珪齋這般同鄉官，自從那日餞送雯青出洋之後，不上一年，唐卿就放了湖北學政，珪齋放了河道總督，莊壽香也從山西調升湖廣總督，蘇州有名的幾個京官也都風流雲散，就是一個潘探花、八瀛先生，已升授了禮部尙書，位高德邵，與常州 龔狀元平，現做吏部尙書的和甫先生，總算南朝兩老。這位潘尙書學問淵博，性情古怪，專門提倡古學，不但喜歡討論金石，尤喜講公羊春秋的絕學，那班殿卷試帖的太史公，那裏在他眼裏，

所以奉如雖然傳了鼎甲的衣鉢沾些同鄉的親誼，又當着鄉人冷落的當兒，却祇照例請謁，不敢十分親近。因此奉如那時在京，很覺清靜。那一年正是光緒十四年，太后下了懿旨，宣布了皇帝大婚後親政的禡期，把清漪園改建了頤和園，表示倦勤頤養，不再干政的盛意，四海臣民，同聲歡慶，國家政治，既有刷新的希望，朝野思想，漸生除舊的動機。恰又遇着戊子鄉試的年成，江南大主考，放了一位廣東南海縣的大名士，姓黎，號石農，名殿文，詞章考據，色色精通，寫得一手好北魏碑版的字體，尤精熟遼金元史的地理，把幾部什麼元祕史，長春真人西游記，雙溪醉隱集，都注徧了，要算何願船張舟齋後，獨步的人物了。當日雲青在京的時候，也常常跟他在一處，講究西北地理的學問，江南放了這個人做主考，自然把沿着揚子江如鮑的名士，一網都打盡了。蘇州却也收着兩個。你道是誰？一個姓米，名繼，會號筱亭，一個却姓姜，名表號劍雲，都列在魁卷中。當時這部闈墨出來，大家就議論紛紛，說好的道：「沉博絕麗」說壞的道：「牛鬼蛇神」。奉如在寓無事，也去買一部來看看，却留心看那同鄉姜劍雲的，見上頭有什麼黜「周王魯」呢，「張三世」呢。「正三統」呢，看了半天，一句也不懂。後頭一道策文，又都是些阿薩克，關特勤，阿模呀，幹難呀，好像金剛經上的咒語一般，更不消說似無目視了，便捲卷歎了一口氣道：「如今這種文章，倒底算個什麼東西？都被我們這位潘老頭兄，鬧那麼「公羊母羊」引出來的！文體不正，心術就要跟着壞了！」正獨自咕噥着，一個管家跑進回道：「老爺派了磨勘官了，請立刻就去！」

羣如便叫套車。上車一直跑到磨勘處，與認得的同官招呼過了，便坐下讀卷。忽聽背後有一人說道：「這回磨勘倒要留點神，別胡粘簽子，回來粘差了，叫人笑話！」羣如聽着那口音很熟，回頭看時，却是袁尙秋，斜着眼，蹺着腿，嘴裏啣着京潮煙袋，與鄰座一個不大熟識的，彷彿是個旅人，名叫連沅號荇仙的，在那裏議論。羣如本來認得尙秋，便拱手招呼。尙秋却待理不理的，點了一點頭。羣如心裏很不舒服，沒奈何，只好攤出卷子來，一本一本的看。心裏總想吹毛求疵，見得自己的細心，且要壓倒尙秋方纔那句話。忽然看到一本，面上現出喜色，便停了看，手裏拿着簽子要粘，嘴裏不覺自言自語道：「每回我粘的簽子，人家總派我冤屈人，這個可給我粘着了，再不能說我粘錯的了！」羣如一人唧噥着，不想被尙秋聽見了，便立起伸過頭來，湊着卷子道：「羣如你簽着什麼字？」羣如就拿這本卷子挪過桌子，指給尙秋看道：「你看這個荒唐不荒唐？感慨的『慨』字，會寫成木字的『概』字，這篇文章，一定是槍替來的，否則謬不至此！」尙秋看了不語，却對那個鄰座笑了一笑，附耳低說了兩句話，依然坐下。羣如看見如此神情，明明是笑他，自己不信，難道這個還是我錯，他不錯嗎？心裏倒疑惑起來。停一會，尙秋忽叫着那個人道：「荇仙兄，上回考差時候，有個笑話兒，你知道嗎？」指着羣如道：「也就是這位羣兄的貴同鄉。那日題目，是出的說文解字，他不曉得，聽人說是說文，他便找我問道：『這題目倒底出在許說文上的呢，還是段說文呢？』我那時倒沒話回他，便道：『老兄且不要問，回去弄明白了說文是誰著的，再

問罷。」那鄰座的旅人笑道：「這人你不要笑他，他倒底還曉得說文，總算認得兩個大字，比那一字不識，漢書都沒有看過，倒要派人寫別字的強多着呢！」奉如一聽此話，不禁臉上飛紅，強着冷笑道：「你們別指東說西的挖苦人，你們既講究說文，這部書我也曾看過，裏頭最要緊，總不外聲音意思兩樣，現在這個『慨』字，意思不是歎氣嗎？歎氣從心裏發出，自然從心旁，難道木頭人會歎氣的嗎？這就不通極了！你們說我沒有讀漢書，我看你們看的漢書，決然不是原版初印，上了當了！」尙秋見奉如動了氣，就不敢言語了。奉如接着道：「況且我們做翰林的本分，該依着字學舉隅寫，纔是遵王的道理，偏要尋這種僻字嚇人，不但心術壞了，而且故違公令，不成了悖逆嗎？」當時尙秋與那個旅人，都低着头看卷子，由他一人發話。不一時，卷子看完，大家都出來了。尙秋因剛纔的話，怕奉如芥蒂，特地走過來招呼道：「奉如兄，八瀛尙書那裏，你今天去嗎？」奉如正收拾筆硯，聽了摸不着頭腦，忙應道：「去做什麼？」尙秋道：「八瀛尙書沒有招你嗎？今天是大公公祭，何邵公嘯？」奉如愕然道：「何邵公是誰呀？」八瀛從沒提這人，喔，我曉得了，大家知道我跟他沒有交情，所以公公祭沒有我的分兒！」尙秋忍不住笑道：「何邵公不是今人，就是注公羊春秋的漢何休呀！」八瀛先生因於前幾天錢唐卿在湖北上了一個封事，請許叔重從祀聖廟，已經部議准了，八瀛先生就想着何邵公，也是一個漢朝大儒，邀着幾個同志，議論此事，順便就在拱宸堂公祭一番，略伸敬仰的意思。奉如兄你高興同去觀禮嗎？」奉如向來對於這種事，不

願與聞，想回絕尙秋。轉念一想，尙書處多日未去，好像過於冷落，看看時候還早，回去沒事，落得借此通通殷勤，就答應了尙秋，一同出來，上車向着南城米市胡同而來。到得潘府門前，見已有好幾輛大鞍車停着，門前幾顆大樹上，繫着十來匹紅纓踢胸的高頭大馬，知有貴客到了。當時門上接了帖子，尙秋在前，琴如在後，一同進去，領到一間很幽雅的書室，滿架圖書，却堆得七橫八豎，桌上列着無數的商彝周鼎，古色斑斕，兩面牆上掛着幾幅橫披，題目寫着消夏六詠，都是當時名人和八瀛尙書詠着六事的七古詩：一拓銘，二讀碑，三打磚，四數錢，五洗硯，六攷印，都是拿考據家的筆墨，來做的古今體詩，也是一時創格。內中李純客葉緣常的，最爲詳博，正中懸個橫匾，寫着很大的「龜巢」兩個字，下邊署款却是「成煜書」。知道是滿洲名士國子監祭酒成伯怡寫的了。琴如看着，却不解這兩字什麼命意。尙秋是知道潘公好奇的性情，常時通候的書箋，還往往署着「龜白」兩字，當做自己的別號哩，所以倒毫不爲奇。當時尙秋琴如走進書房，見正中炕上左邊，坐着個方面大耳的長鬚老者，一手托着本錦面古書，低着頭在那裏賞鑑，遠遠望去，就有一種太平宰相的氣概，不問而知爲龔和甫尙書；右邊一個肥胖兒面上，兩縉短黑鬚子，八字分開，屈着腰，湊近龔尙書，同看那書，那人就是寫匾的怡伯先生。下面兩排椅子上，坐着兩個年紀稍輕的，右面一個蒼黑臉的，滿面酒肉氣，神情活像山西票號裏的掌櫃；左邊個却是短短身裁，鵝蛋臉兒，唇紅齒白的美少年，這兩個人，尙秋却不大認識，八瀛尙書，正坐在主位上，手裏拿

着根長旱煙袋，一面吃煙，一面同那少年說話。看見尙秋，就把煙袋往後一丟，立了起來，後面管家沒有防備，接個不牢，「拍拉」一響，倒在地。上。尙書也不管，迎着尙秋道：「怎麼你和琴如一塊兒來了？」尙秋不及回言，與琴如上去見了龔成雨老，又見了下面兩位。尙秋正要問姓名，琴如招呼，指着那蒼黑臉的道：「這便是米筱亭兄，又指那少年道：這是姜劍雲，都是今科的新貴。」潘尙書接口道：「兩位都是石農的得意門生。」上面龔尙書也放了那本書道：「現在尙秋已到，只等石農跟純客兩個，一到就可行禮了。」伯怡道：「我聽說還有莊小燕段扈橋哩。」八瀛道：「小燕今日會晤一個外國人，說不能來了。扈橋今日在衙門裏見着，沒有說定來，聽說他又買着一塊張黑女的碑石，整日在那裏摩挲哩，只好不等他能！」於是大家說着，各自坐定。尙秋正要與姜米兩人搭話，忽見院子裏踱進兩人，一個是衣服破爛，滿面污垢，頭上一只帽子，亮晶晶的都是烏油光，却又歪戴着一個却衣飾鮮明，神情軒朗。走近一看，却認得前頭是荀子珮，名春植；後頭個是黃叔蘭的兒子，名朝杞號仲濤。那時子珮看見尙秋開口道：「你來得好晚，公祭的儀式，我們都預備好了。」尙秋聽了，方曉得他們在對面拱宸堂裏鋪排祭壇祭品，就答道：「有勞兩位了。」龔尙書手拿着一本書道：「剛纔伯怡議這部北宋公羊春秋何氏注，也可以陳列祭壇，你們拿去罷！」子珮接着翻閱，尙秋琴如也湊上看著，只見那書裝潢華美，澄心堂粉畫冷金箋的封面，舊宣州玉版的襯紙，上有宋五彩蜀錦的題簽，寫着「百宋一廬所藏，北宋小字本」。

公羊春秋何氏注」一行，下注「千里題」三字。尙秋道：「這是誰的藏本？」潘尙書道：「是我新近從琉璃廠翰文齋一個老書估叫老安的手裏買的。」子珮道：「老安的東西嗎？那價錢必然可觀了！」龔尙書道：「也不過三百金罷了。」別人聽了，也還沒什麼奇，奉如不覺暗暗吐舌，想這麼一本破書，肯出如此鉅價，真是書馱子了！尙秋又將那書看了幾遍，裏頭有兩個圖章：一個是「堯圃過眼」，還有一個「曾藏汪閩源家」六字。尙秋道：「既然堯翁的藏本，怎麼又有汪氏圖印呢？」那蒼黑臉的米筱亭忙接口道：「本來堯翁的遺書，後來都歸汪氏的，汪氏中落，又流落出來，於是經史都歸了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子集都歸了聊城楊氏，海源閣。這書或者常熟瞿氏遺失的，也未可知。我曾經在瞿氏校過書，聽瞿氏子孫說，長髮亂時，曾失去舊書兩廚哩。」劍雲道：「筱亭這話不差，就是百宋廬最有名的孤本寶氏，聯珠集，也從瞿氏流落出來，現在常熟趙氏了。」尙秋道：「兩位的學問，真了不得！弟前日從關墨中拜讀了大著劍雲兄於公羊學，更爲精邃，可否叨教叨教？」劍雲道：「那裏敢說精邃，不過兄弟常有個僻見，看着這部春秋，是我夫子一生經濟學問的大結果，起先夫子的學問，本來是從周的主義，所以說「郁郁乎文哉，我從周。」直到自衛反魯，他的學問却大變了，他曉得周朝的制度，都是一班天子諸侯大夫定的，回護着自己，欺壓平民，於是一變而爲民爲貴的主義，要自己制禮作樂起來，所以又說「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改制變法，顯然可見。又着了這部春秋，言外見得凡做了一個人，都有于

涉國家政事的權柄，不能逞着一班貴族，任意胡爲的，自己先做個榜樣，褒的褒，貶的貶，儼然天子刑賞的分兒，其實這刑賞的職分，原是百姓的，從來倒置慣了。夫子就拿這部春秋去翻了過來罷了。孟子夫子說個「春秋，天子之事也」，這句還是依着俗見說的，要照愚見說，簡直道：「春秋，凡民之天職也。」這纔是夫子做春秋的眞命脈哩！當時做了這書，就傳給了小弟子公羊高，學說一布，那些天子諸侯的威權，頓時滅了好些，小民之勢力，忽然增高了，天子諸侯那裏甘心，就紛紛議論起來，所以孟子又有「知我罪我」的話。不過夫子雖有了這個學說，却是紙上空談，不能實行，倒是現在歐洲各國，民權大張，國勢蒸蒸日上，可見夫子春秋的宗旨，是不差的了。可惜我們中國，沒有人把我夫子的公羊學說，實行出來。尙秋聽罷咋舌道：「真是石破天驚的怪論！」筱亭笑着道：「尙秋兄，別聽他這種胡說，我看他弄了好幾年公羊學，行什麼大事業出來？也不過騙個舉人，與兄弟一樣。什麼「公羊私羊」跟從前弄成同墨卷的，有何兩樣心腸。就是大公羊家漢朝董仲舒，目不窺園，做什麼呢？也不過爲着天人三策，要博取一個廷對第一罷了。」琴如聽了劍雲的話，正不舒服，忽聽小亭這論，大中下懷道：「筱亭兄的話，倒是近情着理，我看今日的典禮，只有姜米兩公，是應該祭的，眞所謂知恩不忘本了。」龔和甫聽了，繃着眉不語，八瀛衝口說道：「琴如你不懂這些，你別開口罷！」回頭就向尙秋筱亭道：「劍雲這段議論，也不是他一個人的私見，上回有一個四川名士，姓繆號寄坪的來見，他也有這說。他說：『孔子反魯以前，是

周禮的學問，叫做古學；反魯以後，是王制的學問，是今學，弟子中在前傳授的，變了古學一派；晚年傳授的，變了今學一派；六經裏頭，所以制度禮樂，有互相違背，絕然不同處。後儒牽強附會，費盡心思，不知都是古今學不分明的緣故。你想古學是純乎遵王主義，今學是全乎改制變法主義，東西背馳，那裏合得攏來呢！你們聽這番議論，不是與劍雲的議論，倒不謀而合的。英雄所見略同，只見這裏頭是有這麼一個道理，不盡荒唐的！」龔尙書道：「繆寄坪的著作，聽見已刻了出來，我還聽說現在廣東南海縣，有一個姓唐的名猶輝，號叫做什麼常肅，就竊取了寄坪的緒論，變本加厲，說六經全是劉歆的偽書哩！這種議論，纔算奇闢。劍雲的論公羊，正當的很，也要聞而却走，真是少見多怪了！」羣如聽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暗暗挖苦他，倒弄得大大沒趣。忽聽一陣脚步声聲，幾個管家說道：「黎大人到。」就見黎公穿着半新不舊的袍褂，手掙着短鬚，搖搖擺擺進來，嚷道：「來遲了，你們別見怪呀！」看見姜米兩人，就笑道：「你們也在這裏，我來的很巧了。」潘尙書笑道：「怎樣着，貴門生不在這裏，你就來得不巧了？」石農道：「再別提門生了，如今門生收不得了，門生愈好，老師愈沒有日子過了。」龔潘兩尙書都一怔道：「這話怎麼講？」石農道：「我們坐了再說。」於是大家坐定。石農道：「我告訴你們，昨兒個，我因注釋元祕史，要查一查徐星伯的西域傳注，家裏沒有這書，就跑到李純客那裏去借。」成伯怡道：「純客不是你的老門生嗎？」石農道：「論學問，我原不敢當老師，只是承他情，見面總叫一聲。昨天見面，也照例叫了。你

道他叫了之後，接上句什麼話？」龔尙書道：「什麼話呢？」他道：「老師近來跟師母敦倫的興致好不好？我當時給他蒙住了，臉上拉不下來，又不好發作，索性給他暢論一回容成之術，素女方呀，醫心方呀，胡縐了一大篇。今天有個朋友告訴我，昨天人家問他，爲什麼忽然說起「敦倫」？他道：「石農一生學問，這「敦倫」一道，還算是他的專門，不給他講「敦倫」，講什麼呢？」你們想這是什麼話？不活氣死了！你們說這種門生還收得嗎？」說罷，就看着姜米二人微笑。大家聽着，都大笑起來。潘尙書忽然跳起來道：「不好了，了不得了！」就連聽叫：「來，來，」大家倒怔着，不知何事。一會兒，一個管家走到潘尙書跟前，尙書正色問那管家道：「這月裏李治民李老爺的喂養費，發了沒有？」那管家笑着說：「不是李老爺的月敬嗎？前天打發人送過去了。」潘尙書道：「發了就得，」就回過頭來，向着衆人笑道：「要遲發一步，也要來問老夫「敦倫」了，老夫更比不得石翁年少，這個「倫」却「敦」不起了！衆人問什麼叫喂養費？龔尙書笑道：「你們怎糊塗起來，他挖苦純客是騾子罷了！」於是衆人回味，又大笑一回。正笑着，見一個管家送進一封信來。潘尙書接着一看，正是純客手札，大家都聚頭來看着。奉如今日來得本來勉強，又聽他們議論，一半不明白，一半不以爲然，坐着好沒趣，知道人已到齊，快要到什麼何邵公那裏去行禮了，看見此時，大家都擁着看李純客的信，不留神他，就暗暗溜出。管家們問起，他對他們搖手，說去了就來，一直到門外上車回家。到了家中，他的夫人告訴他道：「你出門後，信局送來上海文

報處一信，還有一個紙包，說是俄國來的東西，不知是誰的。一說罷，就把信並那包，一同送上去。奉如拆開看了，又拆了那紙包，却密密層層的包着，直到未層，方露出一張一尺大的西法攝影。上頭却是兩個美麗的西法婦人。奉如夫人看了不懂，心中不免疑惑，正要問明，忽聽奉如道：「倒是一件奇聞。」正是：方看日邊德星聚，忽傳海外雁書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影並帝天，初登布士殿；

學通中外，重繙交界圖。

却說奉如當日正接了一封俄國郵來的信件，還沒拆開，先見兩個西裝婦女來攝影，不解緣故。他夫人倒大動疑心起來。奉如連忙把信拆開，原來這封信，還是去年臘月裏，雲青初到聖彼得堡京城時所寄的。信中並無別話，就告訴奉如幾時由德動身，幾時到俄。又說在德京，用重價購得一幅極秘密詳細的中俄交界地圖，自己又重加校勘，即日付印，印好後就要打發委員齎送來京，呈送總理衙門存檔。先託奉如妥為招呼等語。辭氣非常得意。直到信末，另附一紙，說明這張攝影的來由，又是件曠世希逢的佳話。你道這攝影是誰呢？列位且休性急，讓俺慢慢說來。話說雲青駐節柏林，只等彩雲覲見

後，就要赴俄，已經耽擱了一個多月，恰值德皇政體違和，外部總沒回文，雯青心中很是焦悶。倒是彩雲興高彩烈，到處應酬，今日某公爵夫人的跳舞，明日某大臣姑娘的茶會，朝遊締爾園，夜登蘭奴館，東來西往，煞是風光。彩雲容貌本好，又喜修飾，生性聰明，巧得人意，倒弄得豔名大噪起來。偌大一個柏林城，幾乎沒個不知道傳彩雲是中國第一個美人，都要見識見識，連鐵血宰相的郁亨夫人，也來往過好幾次。那郁亨夫人，替彩雲又介紹認得一位貴夫人，自稱維亞太太，說是德國的世爵夫人，年紀不到五十許，體態雖十分端麗，神情却八面威風。那日一見彩雲，就非常投契，從此也常常約會，不過約會的地方，不在花園，即在戲館，從不叫登這夫人的邸第，夫人也沒有來過。彩雲有時提起登門造訪的話，那太太總把別話支吾。彩雲只得罷了。話且不表。却說有一晚，彩雲剛與這位太太在維良園看完了戲，獨自回來，已在定更時候，坐着一輛華麗的轎式雙馬車，車上連一個囊僕都不帶，如飛的到了使館門口，停住。車夫拉開車門，彩雲正要跨下，却見馬路上有一個十七八歲的美童，飛奔的跑到車前，把肩膀湊近車門口裏，還吁吁發喘。彩雲就一手搭在他肩上，輕輕的跳了下來，進了館門，就有一班管家們，都站了起來。喊道：「太太回來了，快掌燈伺候！」便有兩個小童，各執一盞明角燈兒，在前引導。這當兒，那些丫鬟僕婦，也都知道了，在樓上七跌八撞的跑了下來。那時彩雲已到了升高機器小屋裏，那些丫鬟僕婦，都要上前攙扶，都道：「阿福哥，勞你駕了！讓我們來攙着罷！」彩雲冷笑了一聲，自顧自仍扶着阿福。那機

器就如飛的上升了。到了樓上，彩雲有氣沒力的，全身都靠在阿福的身上，連喘帶笑的，邁到了自己臥房，一張五彩洋錦的軟榻上就倒下了，兩頰緋暈，雙眼粘餒，好像楊妃醉酒一般，歪着身，斜着眼，似笑不笑的望着阿福。阿福也笑眯眯的低着頭，立在榻旁。彩雲忽然把一個玉葱，咬着銀牙，狠狠的直指到阿福額上，顫聲道：「你這壞透頂的小子，我不想今兒個……」剛說到這裏，那些丫鬟僕婦，都從扶梯上走了進來，彩雲就縮住了口，馬上翻過臉來道：「你們這班使壞心的娼婦，都曉得這會兒我快回來了，倒一個個躲起來，幸虧阿福是個小子，不要緊，要是大漢子，臭男人，也叫我扶着走嗎？」彩雲說罷，那些丫鬟僕婦，都面面相覷，不敢則聲。阿福就趁勢回道：「那輛車，明天還叫他來伺候嗎？」彩雲道：「明天有什麼事？」阿福道：「怎麼太太會忘了，剛纔在路上，你不是告訴我，明兒個維亞太太約遊縮爾園嗎？」彩雲想一想要道：「不差，看戲的時候，他當面約定的。說着把眼瞪着阿福道：「可是我再不要坐轎式車了，明天早上，叫他來一輛亨斯美罷。」阿福笑道：「你自各兒拉轎嗎？」彩雲道：「誰耐煩自各兒拉，你難道折了手嗎？」阿福笑了一笑，再要說話，聽見門外靴聲囊囊，僕婦們忙喊道：「老爺進來了。」阿福頓時失色，慌慌張張想溜，彩雲故意正色高聲的喊道：「阿福，你別忙走呀！我還有話吩咐呢！」阿福會意，就垂着手，答應一聲「着！」「你告訴他，明兒早上八下鐘來，別誤了！」這當兒，雯青一頓掀着門帘，一頭嘴裏咕嚕說：「阿福，老是這樣冒冒失失得風使筵的。」說着，已經踱了進來，衝着彩雲道：「胡

天你又要上那兒去了？」其時阿福得空，就捱身出房。彩雲撮着嘴道：「到締爾園去，會一個外國女朋
友，你問她什麼？難道你嫌我多出門嗎？什麼又不又的！」說着，賭氣就一溜風走到床後去更衣洗面了。
雯青討了沒趣，低低說道：「彩雲，你近來真變了相了，我一句話沒有說了，你就生氣了！我原是好意，你
可知道今天外部已有回文，叫你後天就去覲見，在沙老頓布士宮 Carlotenburg，離着柏林有二三十
十里地呢？我怕你連日累着，想要你歇息歇息呀！」彩雲聽了雯青這番軟話，心裏想想，到底有點過意
不去，又曉得覲見在即，倒又歡喜起來，就笑嘻嘻走到床面前來道：「誰生氣來！不過老爺也太顧憐我
了！既然後天要覲見，明天早點回來，省得老爺不放心，好嗎？」雯青道：「這也由你罷！」說罷，彼此一笑，
同入羅幃。一宵無話。次日清早，雯青尚在香夢迷離之際，彩雲偷偷的抽身錦被，心裏盤算出去的裝束，
要格外新豔。忽然想起新購的一身華麗歐裝，就叫小丫頭取了出來，慢慢的走到梳妝檯，對鏡梳洗，調
指抹粉，不用細說。不一會，就搽上一束蟠雲曼陀髻，繫上一條踈地綵縵裙，頸圍天鵝絨的領巾，肩披紫
貂猊的外套，頭上戴了堆花雪羽帽，脚下踏着雕漆烏皮靴，頸巍巍胸際花毬，光灑灑指頭鑽石，果然是
薔薇娘肖像，茶花女化身了。打扮剛完，自己把鏡子照了又照，很覺得意。忽見鏡子裏面阿福笑嘻嘻的
站在背後，低低道：「車來了。」彩雲嗤的一笑道：「促狹鬼，倒嚇人一跳！」隨就把嘴兒指着床上，又附
着阿福耳邊，密密切切，不知吩咐了些什麼話。阿福笑着點頭答應，就躡手躡腳的下樓去了。這裏彩雲

收拾完備，輕輕走到床邊，揭起帳子，張了一張，就回聲叫小丫頭攙了一徑下樓，到門口上車，打發小丫頭們進去，又叫馬夫坐在車後，自己就跳上亨斯美，輕提玉臂，緊勒絲韁，那匹馬就使得的向前去了。走了一條街，却見那邊候着個西裝少年，遠遠招手兒。彩雲笑一笑，把車放慢了，那少年就飛身上車，與彩雲並肩坐下，把絲韁接了過來。一揚鞭，一搖鈴，風馳電捲，向馬龍車中間滾滾而去，兩人左顧右盼，儼然自命一對畫中人了！不多一會，到了締爾園 Tiergarten 門前。——原來這座花園，古呢，菩提坊要算柏林市中第一個名勝之區，周圍三四里，門前有一個新立的石柱，高三丈，周十圍，頂立飛仙，金身金翅，是法與丹，三國戰爭時獲得大砲鑄成，號爲「得勝銘」。園中馬路，四通八達。雕樓傑閣，曲廊洞房，錦簇花團，雲譎波詭，琪花瑤艸，四時常開，珈館酒樓，到處可坐，每日裏鈿車如水，裙屐如雲，熱鬧異常。園中有座三層樓，畫棟飛雲，雕盤承露，尤爲全園之中心點。其最上一層，有精舍四五，無不金釘銜壁，明月綵帷，楊護繡襦，地鋪錦罽，爲貴紳仕女登眺之所。尋常人不能攀躋。彩雲每次到園，與諸貴女聚會，總在此間憩息。這日馬車進了園門，就一逕到這樓下下車，阿福扶着，迤邐登樓。剛走到常坐的那一間門口，彩雲一隻纖趾，正要跨進，忽聽咳嗽一聲，抬頭一看，却見屋裏一個雄糾糾的日耳曼少年，金髮頰顏，風采奕然，一身陸軍裝束，很是華麗，見了彩雲，一雙美而且秀的眼光，彷彿雲際閃電，把彩雲周身上下，打了一個圈兒。彩雲猛吃一驚，連忙縮腳退出。阿福指着道：「閒壁有空房，我們到那裏坐罷。」說罷，就掖了彩雲。

逕進那緊鄰的一間精室。彩雲坐下，就吩咐阿福道：「你到外邊去候着，等維亞太太一到，就先來招呼。」阿福答應如飛而去。彩雲獨自在房，心裏暗忖，那個少年，不知是誰，倒想不到外國人有如此美貌的！我們中國的潘安宋玉，想當時就算有這樣的風神，斷沒有這般的英武。看他神情，見了我也非常留意，可見好色之心，中外是一樣的了。彩雲胡思亂想了一回，覺得心神恍惚，四肢軟哈哈提不起來，就和身倒在一張紅絨如意榻上，星眼惺忪，似睡不睡的，正有點朦朧。忽聽耳旁有許多脚步聲，連忙張開眼來，却見阿福領了一個中年婦人上來。彩雲忙問阿福道：「這是誰？」阿福道：「這位就是維亞太太打發來的。」那婦人就接嘴道：「我們主人說，今天不來這裏了，要請密細斯到我們家裏去，主人特地叫我們來接的，馬車已在外面等着，請密細斯上車罷！」彩雲聽了，想了一想道：「太太府上，我早該去請安，就爲太太的住處，不肯告訴我，就因循下來了。現在既然太太見招，我就坐我自己的車前去便了！」說着，回頭叫阿福去套車。那婦人道：「我們主人吩咐，請密細斯就坐我們來車，因爲我們主人的住處，不肯輕易叫人知道的。」彩雲道：「這是什麼道理？」那婦人笑道：「主人如此吩咐，其中緣故，奴輩那裏敢問呢？」彩雲沒法，只好叫阿福到身邊，附耳說了兩句話，阿福先去了，自己就立起身來道：「我們走罷。」那婦人在前，彩雲在後，走下樓來。剛到門口，彩雲還沒看清那車子的大小方圓，却被那婦人猛然一推，彩雲身不由主被她推進車來，車門已關的關上了，弄得彩雲迷迷糊糊，又驚又嚇，只見那車裏四

面糊着金絨，當前一懸明鏡，兩旁却放着綠色的布簾，遮着玻璃，一些望不見外面，對面却笑微微坐着那婦人，開口道：「密細斯休怪粗莽，這是主人怕你知道了路程，所以如此的。」彩雲聽了這話，更加狐疑，要問那婦人，又知道她不肯說實話的，心理不免突突跳個不住。正冥想間，那車忽然停了，車門款款開了，那中年婦人先下車，就來攙彩雲。剛跨下地，忽覺眼前一片光明，耀耀燦燦，眼睛也睜不開，好容易定睛一認，原來一輛朱輪繡幃的百寶宮車，端端正正的，停在一座十色五光的玻璃宮台階之下。那宮却是輪奐崑峨，矗雲干漢，宮外浩蕩蕩，一片香泥細草的廣場，徧圍着鬱鬱蒼蒼的樹木，點綴着幾處名家雕石象，放射出萬條異彩的噴水池。彩雲不及細看，却被那婦人不由分說就扶上台階，曲曲折折，走到一面大鏡子面前，那婦人把鏡子一推，却呀的一聲開了。原來是個門兒。向裏一望，只見是個窈窕洞房，滿室奇光異彩，也不辨是金是玉，是花是繡，但覺眼光繚亂而已。就有幾個華裝女子，聽見門響，向外一望，問道：「來了嗎？」那婦人答道：「來了。」忽聽嚶然一聲，恍如鳳鳴鶴唳，清越可聽道：「快請進來。」那當兒，彩雲已揭起了繡幃，踏上了錦毯，迎面嫵嫵婷婷的，來了個細腰長裙錦裝玉裹的中年貴婦，不用說就是維亞太太了。見了彩雲，就搶上一步，緊握住彩雲的雙手，回頭向那些女子說道：「這就是中國第一美女，金公使的夫人傅彩雲呀，你們瞧着，我常說她是亞洲的姑婁巴，支那的馬克尼，今兒個你們可開開眼兒了！」說完，就把彩雲拉到了一張花磁面的圓桌上首坐下，自己朝南陪着。彩雲此

時，迷迷糊糊，如在五里霧中，弄得不知所措，只是婉婉的說道：「賤妾蒲柳之姿，幸蒙太太見愛，今日得登寶地，真是三生有幸了！只是太太的住處，爲何如此祕密？還請明示，以啓妾疑！」維亞太太笑道：「不瞞密細斯說，我平生有個癖見，以爲天地間，最可寶貴的是兩種人物，都是有龍跳虎踞的精神，顛乾倒坤的手段，你道是什麼呢？就是權詐的英雄，與放誕的美人。英雄而不權詐，便是死英雄；美人而不放誕，就是泥美人。如今密細斯，又美麗，又風流，真當得起『放誕美人』四字。我正要你的風情韻致，瀉露在我的眼前，裝滿在我的心裏，我就怕你一曉了我的身分地位，就把你的真趣豔情拘束住了，這就大非我要見你的本心了。」彩雲不聽這太太的話，心裏倒還有點捉摸，如今聽了這番議論，更糊塗了。又問道：「倒底太太的身分地位，能賜教嗎？」那太太笑道：「你不用細問，到明日就會知道的。」說話間，有幾個華裝女子，來請早餐，維亞太太就邀彩雲入餐室。原來餐室就在這室間壁，高華典貴，自不必說。坐定後，山珍海味，珍果醇醪，繹絡不絕的上來。維亞太太殷勤勸進，彩雲也只得極力周旋。酒至數巡，維亞太太立起身來，走到沿窗一座極大的風琴前，手撫玉徽，回顧彩雲道：「密細斯精於音律嗎？」彩雲連說不懂。那太太就引弦揚吭的唱起來。歌曰：

美人來兮亞之南，風爲御兮雲爲驂，微波渺渺不可接，但聞空際瓊瑤音，吁嗟乎彩雲！
美人來兮歐之西，驚鴻照海天龍迷，瑤台綽約下仙子，握手一笑心爲低，吁嗟乎彩雲！

山川渺渺月浩浩，五雲殿閣琉璃曉，報道青鸞海上來，汝來慰我憂心擣。吁嗟乎彩雲！

勸君酒，聽我歌，我歌歡樂何其多！聽我歌，勸君酒，雨覆雲翻在君手，願君留影隨我肩，人間天上仙乎仙！吁時乎彩雲！

歌畢，就向彩雲道：「下里之音，不足動聽，只是末章所請願的，不知密細斯肯俯允嗎？」彩雲原不懂文墨，幸而這回歌辭，全用德語，所以彩雲倒略解一二。就答道：「太太如此見愛，妾非木石，那有不感激的理，祇是同太太並肩拍照，兼葭倚玉，恐折薄福，意欲告辭，改日再遵命罷！」那太太道：「請密細斯放心，拍了照，我就遣車送你回去，現在寫真鏡已預備在草地上，我們走罷！」就親親熱熱攜了彩雲的手，一隊高鬢窄袖的女侍，前後呵護，慢慢走出房來，就走到剛纔進來看見的那片草地上，早見有一羣人，簇擁着一具寫真鏡的匣子，離匣子三四丈地，建立一個銅盤，上面矗起一個噴水的機器，下面圍着白石砌成的小池，那水線自上垂下，在旭日光中，如萬顆明珠，隨風咳吐，煞是好看。那太太就攜了彩雲，立在這石池旁邊，只見那寫真師，正在那裏對鏡配光。彩雲瞥眼去看，那寫真師好像就是在薩克森船上見的那畢葉先生，心裏不免動疑。想要動問，恰好那鏡子已開，自己被鏡光一閃，覺得眼花繚亂了好一回。等到捉定了神，那鏡匣已收起，那一羣人也不知去向了，却見一輛馬車停在面前。維亞太太就執了彩雲的手道：「今天倒叫密細斯受驚了，車子已備好，就此請登車，我們改日再敘罷！」彩雲一聽

送他回去，很歡喜的，也道了謝，就跨進車來。車門隨手就關上了，却見車簾仍舊放着，烏洞洞悶死人。那車一路走着，彩雲一路猜想，這太太的行徑實在奇怪，倒底是何等樣人？爲什麼不叫我知道她的底裏呢？那畢葉先生，怎麼也認得她，替她拍照呢？想來想去，再想不出些道理來。還在呆呆的揣摩，只見門豁然開朗，原來已到了使館門口。彩雲就自己下了車，剛要發放車夫，誰知那車夫飛身跳上高座，加緊一鞭，逃也似的直奔前路，眨眼就不見了。彩雲倒吃了一驚，立在門口呆呆的望着，直到館中看門的看見，方驚動了裏邊的丫鬟們，出來扶了進去，阿福也上前來探問。彩雲含糊應了。後來見了雙青，也不敢把這事提及。雙青告訴她今天外部又來招呼，說明日七點鐘在沙老頓布士宮覲見，他們打發宮車來接。當晚彩雲絕早就睡，只是心裏有事，終夜不會安眠。剛要睡着，却被雙青喚醒，說宮車已到，催着彩雲洗梳打扮，按品大裝，六點鐘動身，七點鐘就到了那宮前。那宮却在一座森林裏面，清幽靜肅，壯麗森嚴，警兵羅列，官員絡繹，彩雲一到，迎面就見一座六角的文石台，台上立着個騎馬英雄的大石像，中央一條很長的甬道，兩面石欄，欄外植着整整齊齊高的塔形低的鐘形的常綠樹，從那甬道一層高似一層，一直到大殿，殿前一排十二座穹形窗，中間是凸出的圓形屋。彩雲走近圓屋，早有接引大臣，把彩雲引上殿來，却見德皇蛾冠華服，南面坐着，兩旁擁護劍珮趨蹌的勳戚大臣，氣象很是堂皇。彩雲隨着接引官，走上前去，恭恭敬敬行了鞠躬大禮，照着向來覲見的儀節，都按次行了。那德皇忽含笑的向着彩雲道：

「貴夫人昨朝辛苦了！」說着，手中擎着個錦匣，說道：「這是皇后賜給貴夫人的，今天皇后有事，不能再與貴夫人把晤，留着這個算紀念罷！」一面說着，一面就遞了下來。彩雲茫然不解，又不好動問，祇得糊裏糊塗的接了。這當兒，就有大臣啓奏別事。彩雲只得慢慢退了下來。到得車中，輪蹄轉動，更緊把那錦匣打開一看，不覺大大吃驚——原來這匣內，並非珠寶，也非財帛，倒是一張活靈活現的小影，兩個羽帽迎風長裙窄地的婦人，一個是袅袅亭亭的女郎，一個是莊嚴璀璨的貴婦；那女郎不用說是自己的西裝小像。這個貴婦，就是昨天並肩拍照的維亞太太。心中恍然大悟道：「原來維亞太太就是聯邦帝國大皇帝飛蝶麗皇后，世界雄主英女皇維多利亞的長女，維多利亞第二！嗚怪不得她說，她的身分地位，能拘束我了。虧我相處了半月有零，到今朝纔明白，真有眼不識泰山！心中就一驚一喜，七上八落起來。那車子却已回到了自己門口，却又看見門口停着一距轎車。彩雲這兩天，遇着多少奇怪事情，心裏真弄得恍恍惚惚，提心吊胆的，見了此車，心裏又疑心道：「這車不知又是誰的了！」此時丫鬟僕婦都已。在門口，都來攙扶，阿福也來車前站着。彩雲就問道：「老爺那裏有什麼客？」阿福道：「就是畢葉先生。」彩雲聽了，心裏觸動昨天拍照的事情，就大喜道：「原來就是他？我正要見他哩！你們攙我到客廳上去！」說着，就曲折行來。剛走到廳門口，彩雲望裏一張，只見滿桌子擺着一方一方的畫圖，變青正灣着腰在那裏細細賞玩，畢葉却站在桌旁。彩雲就叫且不要聲張，讓我聽聽那東西和老爺說

什麼。只聽雲青道：「這圖上紅色的界綫，就是國界嗎？」畢葉道：「是的。」雲青道：「這界綫准不准呢？」畢葉道：「這地圖的可貴，就在這上頭。畫這圖的人，是個地學名家，又是奉着政府的命令畫的，那有不准之理！」雲青道：「既是政府的東西，他怎麼能賣掉呢？」畢葉道：「這是當時的稿本，清本已被政府收藏國庫，祕密萬分，却不曉留着這稿子在外。這人如今窮了，流落在這裏，所以肯賣。」雲青道：「但是要一千金磅，未免太貴了！」畢葉道：「他說，他賣掉這個，對着本國政府，擔了洩漏祕密的罪，一千磅價值還是不得已呢！我看大人得了此圖，大可重新把他好好的翻印，送呈貴國政府，這整理疆界的功勞，是不小哩，何在這黠兒小費呢！」彩雲聽到這裏，心想道：「好呀，這東西倒瞞着我，又來弄老爺的錢了！我可不放他！想着把簾子一掀，就飄然的走了進去。正是：羨煞紫雲傍霄漢，全憑紅綫界華戎。不知彩雲見了畢葉，問他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卷

第十三回

誤下第，遷怒座中賓；

考中書，互淨門下士。

話說雯青正與畢葉在客廳上講論中俄交界圖的價值，彩雲就掀簾進來，身上還穿着一身親見的盛服。雯青就吃了一驚，正要開口，畢葉早搶上前來，與彩雲相見，恭恭敬敬的道：「密細斯覲見回來了，今天見着皇后陛下，自然益發要好了，賞賜了什麼東西，可以叫我們廣廣眼界嗎？」彩雲略彎了彎腰，招呼畢葉坐下，自己也坐在桌旁道：「妾正要請教先生一件事，哪！昨天妾在維亞太太家裏，拍照的時候，彷彿看見那寫真師的面貌，和先生一樣，忽忽忙忙，不敢認真，到底是先生不是？」畢葉怔怔道：「什麼維亞太太？小可却不認得，小可一到這裏，就蒙維多利亞皇后賞識了，小可的油畫，昨天了誠宣召進宮，就爲替密細斯拍照，皇后命小遠，把昨天的照片放大，照樣油畫。聽宮人們說，皇后和密細斯非常的親密，所以要常留這個小影在日耳曼帝國哩，怎麼密細斯倒說在維亞太太家碰見小可呢？」彩

雲笑道：「原來先生也不知底細，妾與維多利亞皇后，雖然交好了一個多月，一向只知道她叫維亞太太，是個爵夫人罷咧，直到今天覲見了，纔知道她就是皇后陛下哩！真算一樁奇聞！」且說雯青見彩雲突然進來，心中已是詫異，如今聽兩人你言我語，一句也不懂，就忍不住問彩雲：「怎麼你會認識這裏的皇后呢？」彩雲就把如何在郁草夫人家，認得維亞太太，如何常常往來，如何昨天約去游園，如何拍照，直到現在覲見德皇，賜了錦匣，自己到車子裏開看，方知維亞就是維多利亞皇后的託名，前前後後得意揚揚的細述了一遍，就把那照片遞給雯青看了，自然歡喜，就向着畢葉道：「別儘講這個了！畢葉先生，我們講正事罷，那圖價到底還請減些！」畢葉還未回答，彩雲就搶說道：「不差，我正要問老爺，這幾張破爛紙，畫得糊糊塗塗的，有什麼好看，值得化多少金子去買他！老爺你別上了當！」雯青笑道：「彩雲，你儘管聰明，這事你可不懂了！我好不容易託了這位先生，弄到了這幅中俄地圖，我得了這圖，一來可以整理整理國界，叫外人不能佔踞我國的寸土尺地，也不枉皇上差我出洋一番；二來我數十年心血做成的一部元史補證，從此都有了確實證據，成了千秋不刊之業，就是回京見了中國著名的西北地理學家黎石農，他必然也要佩服我了！這圖的好處，正多着哩，不過這先生定要一千磅，那不免太貴了！」彩雲道：「老爺別吹滂，你一天到晚，抱了幾本破書，嘴裏咕咕啞啞，說些不中不外的不知什麼話，又是對音理，三合音理，四合音理，鬧得烟霧騰騰，叫人頭疼，倒把正經公事攔着，三天不管，四天不

理，不要說國裏的寸土尺地，我看人家把你身體抬了去，你還摸不着頭腦哩！我不懂，你就算弄明白了元朝的地名，難道算替清朝開了疆拓了地嗎？依我說，還是省幾個錢，落得自己享用，這些不值一錢的破爛紙，惹我性起，一撕兩半，什麼一千磅二千磅呀！」雯青聽了彩雲的話，倒着急起來，怕她真做出來，連忙攔道：「你休要胡鬧，你快進去換衣服罷！」彩雲見雯青執意要買那地圖，倒趕她動身，就骨都着嘴，賭氣扶着了鬢走了。這裏畢葉笑道：大人這一來不情極了！你們中國人常說千金買笑，大人何妨千磅買笑呢！」雯青笑了一笑。畢葉又接說道：「既這麼着，看大人分上，在下替敵友減了二百磅，就是八百磅罷！」雯青道：「現在這裏諸事已畢，明後天我們就要動身赴貴國了，這價銀，你今天就領了去，省得周折，不過要煩你到戴隨員那裏走一遭。」說着，就到書桌上寫了一紙取銀憑證，交給畢葉。畢葉就別了雯青，來找戴隨員把憑證交了，戴隨員自然按數照付。正要付給時候，忽見阿福急急忙忙從樓上走來，見了戴隨員，低低的附耳說了幾句，戴隨員點頭，隨即拉畢葉到沒人處，也附耳說了幾句。畢葉笑道：「貴國採辦委員，這九五扣的規矩，是逃不了的，何況……」說到這裏，頓住了。又道：「小可早已預備，請照扣便了。」當時戴隨員就照付了一張銀行支票，畢葉收着，就與戴隨員作別，出使館而去。這裏雯青、彩雲，就忙忙碌碌，料理動身的事。這日正是十一月初五日。雯青就帶了彩雲及參贊繙譯等，登火車赴俄。其時天氣寒冽，風雪載途，在德界內，尙常見崇樓傑閣，沃野森林，可以賞眺賞眺。到次日，一入

俄界，則徧地沙漠，雪厚尺餘，如在冰天雪窖中矣。走了三日夜，始到俄都聖彼得堡，宏敞雄壯，比德京又有一番氣象。聖青到後，就到普而格斯街中國使館三層洋樓裏，安頓眷屬，於是拜會了首相吉爾斯及諸大臣。接着覲見俄帝，足足亂了半個月。諸事稍有頭緒，那日無事，就寫了一封信，把自己購圖及彩雲拍照的兩件得意事，詳詳細細，告訴了奉如。又把那新購的地圖，就託次芳去找印書局，用五彩印刷。因為地圖自己還要校勘校勘，連印刷，至快要兩三個月，就先把信發了。這信就是那日奉如在藩府回來時候接着的。當時，奉如把信看完，連說奇聞！他夫人問他，奉如照信演了一遍。正說得高興，只見奉如一個着身管家，上來回道：「明天是朝廷放會試總裁房官的日子，老爺派誰去聽宣？」奉如想一想道：「就派你去罷，比他們總要緊些！」那管家諾諾退出，當日無話。次日天還沒亮，那管家就回來了。奉如急忙起來，管家老遠就喊道：「米市衙衙潘大人放了。」奉如接過單子，見正總裁是大學士高揚藻，副理惺，副總裁就是潘尚書和工部右侍郎繆仲恩，號綬山的，也是江蘇人，還有個旂人。奉如不甚在意。其餘房官，袁尚秋，黃仲濤，荀子珮，那班名士，都在裏頭。同鄉熟人，却有個姓尹，名宗湯，號震生，也派在內。只有奉如向隅。不免沒精打采的，丟下單子，仍自回房高臥去了。按下不表。且說潘尚書本是名流宗匠，文學斗山，這日得了總裁之命，夾袋中許多人物，可以脫穎而出，歡喜自不待言。尚書暗忖這回夥伴中，餘人都不怕他們，就是高中堂和平謹慎，遇主故常，不能容奇偉之士，總要用心對付他，叫他為我使不為我

敵纔好。當下匆忙料理，不到未刻，直徑進閣，三位大總裁都已到齊，大家在聚奎堂挨次坐下，潘尙書先開口道：「這回應舉的，很多知名之士，大家閱卷，倒要格外用心點兒，一來不負朝廷委託，二來休讓石農獨霸，誇張他的江南名榜。」高中堂道：「老夫荒疏已久，老眼昏花，恐屈真才，全仗諸位相助，但依愚見看來，暗中摸索，只能憑文去取，那裏管得他名士不名士呢！況且名士虛聲，有名無實的多哩！」繆侍郎道：「現在文章巨眼，天下都推龔潘，然兄弟常見和甫先生，每閱一文，反來覆去，至少看十來遍，還要請人覆看，瀾翁却只要隨手亂繙，從沒有首尾看完過，怎麼就知好歹呢？」潘尙書笑道：「文章望氣而知，何必尋行數墨呢！」大家議論一會，各自散歸房內。過了數日，頭場已過，硃卷快要進來，各房官正在預備閱卷，忽然潘尙書來請袁尙秋，大家不知何事。尙秋進去，一句鐘工夫，方始出來，大家都問什麼事。尙秋就在袖中取出一本小冊子，遞給子珮，仲濤震生都湊來看。子珮打開第一頁，只見上面寫道：

章騫號直蜚，南通州；

聞鼎儒號韻高，江西；

姜表號劍雲，江蘇；

米繼曾號後亭，江蘇；

蘇胥號鄭龕，福建；

呂成澤號沐庵，江，西；

楊遂號淑齋，四，川；

易鞠號緣常，江，蘇；

莊可權號立人，直，隸；

繆平號奇坪，四，川。

子珮看完這一頁，就把冊子合上，笑道：「原來是花名冊。八瀛先生怎麼吩咐的呢？」尙秋道：「這冊子上攏共六十二人，都是當世名人，要請各位接着省分去搜羅的。章聞兩位，尤須留心。」子珮道：「那位直隸先生，但聞其名，却不大認得。韻高原是熟人，真算得奇材異能了。兄弟告訴你們一件事，還是在他未中以前，有一會在國子監錄科，我們有個同鄉，給他聯號，也不知道他是誰，只見他進來手裏就拿著三四本卷子，已經覺得詫異。一坐下來，提起筆如飛的只是寫，好像抄舊作似的，那同鄉只完得一篇四書文，他拿來的一疊卷子都寫好了。忽然停筆，想了想道：『啊呀，三代叫什麼名字呢？』我們那同鄉，本是講程朱學的，就勃然起來，高聲道：『先生既是名教中人，怎麼連三代都忘了？』他笑着低聲道：『這原是替朋友做的。』那同鄉見他如此敏捷，忍不住要請教他的大了。拜讀一遍，真大大吃驚，原來四篇很發皇的時文，四道極翔實的策問，於是就拍案叫絕起來。誰知韻高却從從容容笑道：『先生

謬讚不敢當，那裏及先生的大著樸實說理呢！」那同鄉道：「先生並未見過拙作，怎麼知道好呢？這纔是謬讚哩！」他道：「先生大著，早已熟讀，如不信，請念給先生聽，看差不差！」說罷，就把那同鄉的一篇考作，從頭至尾，滔滔滾滾念了一遍，不少一字。你們想這種記性，就是張松復生，也不過如此罷！」震生道：「你們說的不是聞韻高嗎？我倒還曉得他一件故事哩！他有個閨中談禪的密友，却是個劓頸至交的嬌妻。那位至交，也是當今赫赫有名的直臣，就爲妄劾大臣，丟了官兒，自己一氣，削髮爲僧，浪迹四海，把夫人託給韻高照管。不料一年之後，那夫人倒寫了一封六朝文體的絕交書，寄與所天。也遞迹空門去了。這可見韻高的辯才無礙，說得頑石點頭了。」大家聽了這話，都面面相覷。尙秋道：「這是傳聞的話，恐未必確罷！」仲濤道：「那章直蜚是在高麗辦事大臣吳長卿那裏當幕友的，後來長卿死了，不但身後蕭條，還有一筆大虧空，這報銷就是直蜚替他辦的。還有人議論辦這報銷，直蜚很對不起長卿呢。」震生道：「我聽說直蜚還坐過監呢！這坐監的原因，就爲直蜚進學時，冒了如皋籍，認了一個如皋人同姓的做父親，屢次向直蜚敲竹槓，直蜚不理會。誰知他竟硬認做真子，勾通知縣辦了忤逆，革去秀才，關在監裏。幸虧通州孫知州訪明實情，那時令尊叔蘭先生督學江蘇，纔替他昭雪開復的哩。仲濤回去一問令尊，就知道了。」原來尹震生是江蘇常州府人，現官翰林院編修，記名御史，爲人蕙直敢任事，最恨名士，且喜修儀容，車馬服御，華貴整肅，遠遠望去，儼然是個旗下貴族。當下說了這套話，就暗想道，

這班有文無行的名士，要到我手中，休想輕輕放過。大家正談得沒有收場，恰好內監試送進硃卷來，於是各官分頭閱卷去了。不在話下。且說有一天，子佩忽然看着一本卷子，是江蘇籍貫的，三篇制義，高華典實，饒有國初劉熊風味；經義亦原原本本，家法井然；策問十事對九，詳博異常。就大喜道：「這本卷子，一定是章直輩的了。」連忙邀了尙秋仲濤來看。大家都道無疑的，快些加上極華的薦批，送到潘尙書那裏，大有奪元之望。子佩自然歡喜，就親自袖了卷子，來到潘尙書處。剛走到尙書臥室廊下，管家進去通報，子佩在簾縫裏一張，不覺吃了一驚。只見靠窗朝南一張方桌上，點着一對斤通的大紅蠟，火光照得滿室通明，當中一個香爐，尙書衣冠肅肅，兩手捧着一炷清香，對着桌上一大堆的卷子，嘴裏嚶嚶不知禱告些什麼。禱告完了，好像眼睛邊有些淚痕，把手揩了一揩，却志志誠誠的磕了三個大頭，然後起來。那管家方敢上前通報。尙書連忙叫請子佩進去。尙書就道：「這會你們把好卷子都送到我這裏來，實在擁擠得了不得了，不知道屈了多少好手！老夫弄得沒有法兒，只好陪着一付老淚，磕着幾個響頭，就算盡了一點愛士心了。」說罷，指着桌上的卷子笑道：「這一堆都是可憐蟲！」子佩道：「章直輩的卷子，門生今天倒找着了。」尙書很驚喜道：「在那兒呢？」子佩連忙在袖中取出。尙書一手搶去，大略翻了一翻，拍手道：「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可惜會元已經被高中堂定去，只索給他爭一爭了。」說畢，就叫管家伺候，帶了卷子，去見高中堂，叫子佩就在這裏等等兒。去了沒多大的工夫，尙

書手舞足蹈的回來道：「好了，定了。」子佩道：「怎麼定的？」尙書道：「高中堂先不肯換，結我說急了，他倒發怒，竟把先定元的那一本撤了，說讓他下科再中元罷。這人真晦氣，我也管不得了！」子佩就很歡喜的出來，告訴大家，都給他道賀。只有震生暗笑他們獸氣，自己想江西聞韻高的卷子，光罷給我打掉了。光陰容易，轉瞬就是填榜的日子，各位總裁房考，衣冠齊楚，會集至公堂，一面拆封唱名，一面填榜，從第六名起，直填到榜尾。其中知名之士，如姜表、米繼、曾呂、成澤、易鞠、楊遂諸人，到也中了不少。只有章直、輩聞、貴兩人，毫無影蹤。潘尙書心裏還不十分着急，認定會元定是直、輩、韻、高，或也在魁卷中。直到上燈時候，至公堂上，點了萬支紅蠟，千盞紗燈，火光燭天，明如白晝，大家高高興興，鬧起五魁來，潘尙書拉長耳朵，只等第一名唱出來，必定是江蘇、章、鶯。誰知那唱名的偏偏不得人心，朗朗的喊了姓劉名毅起來。尙書氣得鬚都豎了。子佩却去揀了那本撤掉的元卷，拆開彌封一看，可不是呢！倒明明寫着章、鶯的大名。這一來真叫尙書公好似啞子吃黃連了。填完了榜，大家各散，尙書也垂頭喪氣的，自歸府第去了。接着朝考殿試之後，諸新貴都來謁見，幾乎把潘府的門限都踏破了。尙書禮賢下士，個個接見，只有會元公來了十多次，總以閉門羹相待。會元公益發疑懼，倒來得更勤了。此時已在六月初旬天氣，這日尙書南齋入值回來，門上稟報：「錢端敏大人從湖北任滿回京，在外求見。」尙書聽了大喜，連聲叫「請！」門上又回道：「還有新科會元、劉。」尙書就瞪着眼道：「什麼留不留？我偏不留他，該怎麼樣呢！」那門上

不敢再說，就退下去了。原來唐卿督學湖北，三年任滿，告假回籍，在蘇州耽擱了數月，新近到京。潘公原是師門，所以先來謁見。當時和會元公劉毅同在客廳等候。劉公把尚書不見的話，告訴唐卿，請其緩頰。唐卿點頭。恰好門上來請，唐卿就跟了進來，一進書室，就向尚書行禮，尚書連忙扶住，笑道：「賢弟三載賢勞，尊容真清減了好些了！」漢上友人都道，賢弟提倡古學，掃除積弊，今之紀阮也！」唐卿道：「門生不過遵守師訓，不敢隕越耳！然所收的都是小草細材，不足稱道，那裏及老師這回東南竹箭，西北瓊瑤。一網打盡呢！」尚書搖首道：「賢弟別挖苦了！」這回章直蜚聞韻高都沒有中，驪珠已失，所得都是鱗爪罷了！」最可恨的，老夫衡文十多次，不想倒上了毗陵兇夫的當。」唐卿道：「老師倒別這麼說，門生從南邊來，聽說這位劉君，也很有文名的，況且這回元作，外間人人說好，只怕直蜚倒做不出哩！門生想朝廷快要考中書了，章二公，既有異才，終究是老師藥籠中物，何必介介呢，倒是這位會元公，屢次登門，老師總要見他纔好。」尚書笑道：「賢弟原來替會元做說客的，看你分上，我到客廳上去見一見就是了，你可別走。」說罷，揚長而去。且說那會元公正在老等，忽見潘公出來，面容很是嚴厲，只得戰戰兢兢鋪上紅氈，着實實磕了三個頭起來，尚書略招一招手，那會元公斜簽着身體，眼對鼻子，半屁股搭在炕上，尚書開口道：「你的文章，做得很好，是自己做的嗎？」會元公漲紅了臉，答應個「是」。」「尚書笑道：「好個揣摩家，我很佩服你！」說着，就端茶碗。那會元只得站起來，退縮着走。冷不防走到台級

兒上，一滑脚，恰好四脚朝天，做了個狀元及第。尙書看着，就哈哈笑了兩聲，酒着手，不管他，進去了。不說這裏會元公爬起，忽忽上車，再說唐卿在書室門口，張見這個情形，不免好笑，接着尙書進來，倒不便提及。尙書又問了些湖北情形，及莊壽香的政策，唐卿也談了些朝政，也就告辭出來。再到龔和甫及辜如等熟人那裏去了。話說辜如自從唐卿來京，添了熟人，夾着那班同鄉新貴姜劍雲、米筱亭、易緣常等，輪流讌會，忙忙碌碌，看看已到初秋，那一天，忽然來了一位姓黃的遠客，辜如請了進來，原來就是黃繙。因爲母病，從俄國回來的。嬰青託他把新印的中俄交界圖帶來，辜如當下打開一看，是十二幅五彩的地圖，當中一條界線，却是大紅色畫的，極爲清楚。辜如想現在總理衙門，自己却無熟人，常聽說莊小燕侍郎和唐卿極爲要好，此事不如託了唐卿罷，就寫了一封信，打發人送到內城去。不一會，那人回來說：「錢大人今天和余同余中堂龔平龔大人派了考中書的閱卷大臣，已經入闈去了。信却留在那裏。」辜如只得罷了。過了三四日，這一天，辜如正要出門，家人送上一封信。辜如見是唐卿的，拆開一看，只見寫道：

前日辱教，適有校文之役，闕然久不報，歉甚！頃小燕滬橋韻高諸君，在荒齋小酌，祈紆駕過我，且商界圖事也！

末寫「知名不具」四字。辜如閱畢，就叫套車，一徑進城，到錢府，而來到了錢府門公就領到花廳，

看見廳上早有三位貴客，一個虎額燕頰，粗腰長幹，氣概昂藏的是莊小燕；一個短胖身材，紫圓臉盤，舉動脫略的是段滬橋；都是奉如認得的。還有個胖白臉兒，魁梧奇偉的，奉如不識得，唐卿正在那裏給他說話。只聽唐卿道：「這麼說起來，余中堂在賢弟面前，倒很居功哩！」說到這裏，却見奉如走來，連忙起來招呼送茶，奉如也與大家相見了。正要請教那位姓名，唐卿就引見道：「這位就是這回考中書第一的聞韻高兄。奉如不免道了久仰，大家坐下，滬橋就向韻高道：「我倒要請教余中堂怎麼居功呢！」韻高道：「他說兄弟的卷子，龔老夫子和錢夫子，都很不願意，全是他力爭來的。」唐卿哈哈笑道：「賢弟的卷子，原在余中堂手裏，他因爲你頭篇裏，用了句史記殷本紀素王九主之事，他不懂，來問我，我纔得見這本卷子。我一見就決定是賢弟的手筆，就去告訴龔老夫子，於是約着他那裏去公保，要取作壓卷。誰知他嫌你文體不正，不肯答應。龔老夫子給他力爭，幾乎吵翻了，還是我再四勸和，又偷偷兒告訴他，決定是賢弟的。自己門生，何苦一定給他辭掉這個第一呢！」他纔活動了。直到拆出彌封，見了名字，倒又歡喜起來，連忙駕起老花眼鏡，仔細看了又看，迷花着眼道：「果然是聞鼎儒！果然是聞鼎儒！」這回兒倒要居功，你說好笑不好笑呢？」小燕道：「你們別笑他，近來余中堂很肯拉攏名士哩！前日山東大名士汪蓮孫，上了個請重修四庫全書的摺子，他也答應代遞了，不是奇事嗎？」大家正說得熱鬧，忽然外邊如飛的走進個美少年來，嘴裏嚷道：「晦氣，晦氣！」唐卿倒吃了一驚，大家連忙立起來。正是：相公

爭欲探驪頰，名士居然占鳳頭。不知來者何人？嚷的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兩首新詩，是謫官月老；

一聲小調，顯命婦風儀。

話說外邊忽然走進個少年，嘴裏嚷道：「晦氣，大家站起來一看，原來是姜劍雲。看他餘怒未息，驚心不定，嘴裏却說不出話來。看官，你道爲何？說來很覺可笑。原來劍雲和米筱亭，鄉會兩次同年，又在長元，吳會館同住了好幾個月，交情自然很好。朝殿等第，又都很高標，都用了庶常，不用說都要接眷來京，另覓寓宅。兩個人的際遇，好像一樣；兩個人的處境，却大大不同。劍雲是寒士生涯，租定了西斜街一所小小四合房子，夫妻團聚，却儼然鴻案鹿車；筱亭是豪華公子，雖在蘇州，衙衛覺得很寬綽的宅門子，倒似藍鸞，簪鳳。你道爲何？如今且說筱亭的夫人，是揚州傅容傅狀元的女兒，容貌雖說不得美麗，却氣概豐富，個儻不羣，有巾幗鬚眉之號。但是性情傲不過，眼孔大不過，差不多的男子，不值他眼角一瞟；又是得了狀元的遺傳性，科名的迷信，非常濃厚。她這腦質，若經生理學家解剖出來，必然和車渠一樣的顏色。自從嫁了筱亭，常常不稱心，一則嫌筱亭相貌不俊雅，再則筱亭不會入學中舉，不管你學富五車，文

倒三峽，總逃不了臭監生的徽號，因此就有輕視丈夫之意，起先不過口角嘲笑，後來慢慢的竟要扑作教刑起來。筱亭礙着丈人面皮，凡事總讓她幾分，誰知習慣成自然，脊肩諂笑，竟好像變了男子對婦人的天職了。筱亭屢困場屋，曾想改捐外官，被夫人得知，大哭大鬧道：「傅氏門中，那裏有監生姑爺，面皮都給你削完了！告訴你，不中還我一個狀元，仔細你的臭皮！」弄得筱亭沒路可投，只得專心黃榜。如今果然鄉會聯捷，列職清班，旁人都替他歡喜，這回必邀玉皇上賞了，誰知筱亭自從曉得家眷將要到京，倒似起了心事一般，知道這回沒有占得鰲頭，終難免夫鴨矢。這日正在預備的夫人房戶內，親手拿了鷄毛帚，細細拂拭灰塵，忽然聽見院子裏夫人陪嫁喬媽的聲音，就走進房，給老爺請安道喜道：「太太帶着兩位少爺兩位小姐都到了，現在傅宅。」筱亭不知不覺，手裏鷄毛帚，就掉在地上道：「我去，我就去。」喬媽道：「太太吩咐，請老爺別出門，太太就回來。」筱亭道：「我就不出門，我在家等。」不一會，外邊家人起來道：「太太到了。」筱亭跟着喬媽，三脚兩步的出來，只聽得院子外很高的聲音道：「你們這班沒規沒矩的奴才，誰家太太們下了車，腳襪兒也不知道預備！我不比老爺好伺候，你們若有三條腿兒，儘懶！」說着，一班丫鬢僕婦，簇擁着，太太朝珠補褂，一手搭着喬媽，一手攙着小女兒鳳兒，跨上垂花門的台階兒來。劈面撞着筱亭道：「你大喜呀，你這回兒，不比從前了，也做了綠豆官兒了，怎樣還不擺出駝兒主子架子，倒弄得屋無主，掃帚顛倒豎呀！」筱亭道：「原是只等太太整頓。」大家一窩風進

上了上房。原來那上房，是五開間兩廂房抄手回廊很寬大的，左邊兩間，筱亭自己住着，右邊就是替太太預備的，外間做坐起。裏間做臥室，鋪陳得很是齊整。當下就在右邊的外間坐了。太太一頭寬衣服，一頭說道：「你們小孩兒們，怎麼不去見爹爹呀？也道個喜！」於是長長短短四個小孩，都給筱亭請安。筱亭撫弄了小孩一會，看太太還歡喜，心裏倒放點兒心，少頃，開上中飯，夫妻對坐吃飯，太太很讚廚子的手段好。筱亭道：「這是曉得太太喜歡吃揚州菜，專誠到揚州去弄來的。」太太忽然道：「呀，我忘問了。那廚子有鬍子沒有？」筱亭倒怔住，不敢開口。喬媽插嘴道：「剛纔到廚房裏，看見彷彿有幾根兒。」太太立刻把嘴裏含的一口湯包吐了出來道：「我最恨廚子有鬍子，十個廚子燒菜，九個要先嘗嘗味兒，給有鬍子的嘗過了，那簡直兒是清燉鬍子湯了，不嘔死，也要疑心死！」說罷，又乾嘔了一回，把筷子一推不吃了。筱亭道：「這個容易，回來開晚飯，叫廚子剃鬍子伺候。」太太聽了，不發一語。筱亭怕太太不高興，有搭沒搭的說道：「剛纔太太在那邊，岳父說起我的考事沒有？」太太冷冷的道：「誰提你來！」筱亭笑道：「太太常常望我中狀元，不想倒真中了半天的狀元。」筱亭說這句話，原想太太要問，誰知太太却不問，臉色慢慢變了，筱亭只管續說道：「向例閱卷王大臣，定了名次，把前十名，進呈御覽，叫做十本頭，這回十本頭進去的時候，明明我的卷子第一，不知怎的發出換了第十，別的名次都沒動，就掉轉了我一本。有人說是上頭看時疊錯的，那些閱卷的，只好將錯就錯。太太，你想，晦氣不晦氣呢？」太太聽完這

話臉上更不自然了，道：「哼，你倒好挖苦了我還不算，又要冤着我，當我三歲孩子都不如！」說罷，忽然嗚嗚咽咽的哭起來，連哭帶說道：「你說得我要沒鬚子的廚子伺候？這是話還是屁？我是紅頂子堆裏養出來的，仙鶴錦鷄懷裏抱大的，這會兒背上給你駝上一隻短尾巴的小鳥兒，看了就觸眼睛！算我晦氣，嫁了個不濟的關葺貨，堂堂二品大員的女兒，連審姐兒傅彩雲都巴結不上，可氣不可氣！你不來安慰，我就穀了，倒還花言巧語，在我手裏弄乖巧兒！我只曉得三年的狀元，那兒有半天的狀元！這明明看我婦道家好欺負，你這會兒不過剛得一點甜頭兒，就不放在眼裏了！以後的日子，我還能過麼？不如今兒個兩命一拚，都死了，倒乾淨。」說罷，自己把頭髮一拉，蓬着頭，就撞到筱亭懷裏。一路直頂到牆腳邊。筱亭只說道：「太太息怒，下官該死！」喬媽看鬧得不成樣兒，死命來拉開。筱亭趁勢要跪下，不提防被太太一個巴掌，倒退了好幾步。喬媽道：「怎麼老爺連老規矩都忘了！」筱亭道：「只求太太留個體面，讓下官跪在後院裏罷！」太太只坐着哭，不理他。筱亭一步捱一步，走向房後小天井的台階上，朝裏跪着，太太方住了哭，自己和衣睡在床上去了。筱亭不得太太的吩咐，那裏敢自己起來，外面僕人僕婦，又鬧着搬運行李，收拾房間，竟把老爺的去向忘了，可憐筱亭整整露宿了一夜。好不容易到天明，心想今日是岳丈的生日，不去拜壽。他還能體諒我的，倒是錢唐卿老師請我吃早飯，我豈可不理他呢！正在着急，却見女兒鳳兒走來，筱亭就把好話哄騙她，叫她到對過房裏去拿筆墨信箋來，又叮囑她別

給媽見了。那鳳兒年紀不過十二歲，倒生得千伶百俐，果然不一會，人不知鬼不覺的都拿了來。筱亭非
常快活，就靠着窗檻，當書桌兒，寫了一封求救的信，給丈人傅容，叫他來勸勸女兒。就叫鳳兒偷偷送出
去了。却說太太鬧了一天，夜間也沒睡好，一閃醒來，連忙起來梳妝洗臉，已是日高三丈。吩咐套車，要到
娘家去拜壽。忽見鳳兒在院子外跑進來，喊道：「媽，看外公的信喇！」太太道：「拿來，就在鳳兒手裏劈
手搶下，看了兩行，忽回顧喬媽道：「這會兒老爺在那裏呢？」鳳兒搶說道：「爹還好兒的跪在後院
裏呢！」喬媽道：「太太，恕他這一遭罷！」太太哈哈笑道：「咦，奇了！誰叫他真跪來！都是你們搗鬼！」鳳
兒，你還不快去請爺出來，告訴他外公生日，光罷又忘了！」鳳兒得命，如飛而去。不一會，筱亭扶着鳳兒
一搭一蹺走出來。太太見了道：「老爺，你腿怎麼樣了？」筱亭笑道：「不知怎的扭了筋。太太，今兒岳父
的大慶，虧你提我，不然，又要失禮了！」太太笑着，那當兒，一個家人進來，回有客。筱亭巴不得這一聲，就
叫「快請！」自己拔腳就跑，一逕走到客廳去了。太太一看，這行徑不對，家人不說客人的姓名，主人又
如此慌張，料道有些蹊蹺，就對鳳兒道：「你跟爹出去，看給誰說話，來告訴我！」鳳兒歡歡喜喜而去，去
了半刻工夫，鳳兒又是笑，又是跳，進來說道：「媽，外頭有個齊整客人，倒好像上海看見的小旦似的。」
太太想道，不好，怪不得他這等失魂落魄，不覺怒從心起，惡向胆生，顧不得什麼，一口氣趕到客廳，在門
口一張，果然是個唇紅齒白面嬌目秀的少年，正在那裏給筱亭低低說話。太太看得準了，順手拉根門

門簾子一掀，喊道：「好好，相公都跑到我家裏來了！就是一門門，望着兩人打去。那少年連忙把頭一低，肩一閃，居然避過，筱亭肩上却早打着。喊道：「嘎，太太別胡鬧！這是我，這是我……」太太高聲道：「是你的兔兒，我還不知道嗎！」不由分說，揪住筱亭辮子，拖羊拉豬似的，出廳門去了。這裏那個少年不防備，吃了這一大嚇，還呆呆的站在壁角裏，有兩個管家，連忙招呼道：「姜大人，還不趁空兒走，等什麼呢？」原來那少年正是姜劍雲，正來約筱亭一同赴唐卿的席的，不想遭此橫禍。當下劍雲被管家提醒了，就一溜烟逕赴唐卿那裏來，心裏說不出的懊惱，不覺說了「晦氣」兩字來。大家問得急了，劍雲自悔失言，反漲紅了臉。滬橋笑道：「好兄弟，誰委屈了你？告訴哥哥，給你報仇雪恨！」小燕正色道：「別鬧！」唐卿催促道：「且說！」韻高道：「你不是去約筱亭嗎？」劍雲道：「可不是！誰知筱亭夫人，竟是個雌虎！」因把在筱亭客廳上的事情，說了一遍。大家鬨堂大笑。小燕道：「你們別笑，筱亭當今懼內，就是鬨相赫赫中與名臣威毅伯，就是懼內的領袖哩！」萃如也插嘴道：「不差，不多幾日，我還聽人說威毅伯爲了招莊崑樵做女婿，老夫妻很鬧口舌哩！」滬橋道：「鬧口舌是好看話，還怕要給筱亭一樣捱打哩！」韻高道：「諸位別說閒話，快請燕公講威毅伯的新聞！」小燕道：「自從莊崑樵馬江敗了，革職充發到黑龍江，算來已經七八年了，只爲威毅伯倒常常念道，說他是個奇才。今年恰遇着皇上大婚的慶典，威毅伯就替他繳了臺費，贖了回來。崑樵就住在威毅伯幕中，掌管緊要文件，威毅伯十分信用。」萃如道：

「崑樵從前不是參過威毅伯驕奢罔上的嗎？怎麼這會兒倒肯提拔他呢？」劍雲道：「重公義，輕私怨，原是大臣的本分。」唐卿笑道：「非也，這便是英雄籠絡人心的作用，別給威毅伯瞞了！」說着，招呼衆人道：「筱亭既然不能來，我們坐了再談罷！」於是唐卿就領着衆人到對面花廳上來。家人遞上酒杯，唐卿依次送酒，自然小燕坐了首席，滬橋韻高琴如劍雲各各就坐。大家追問小燕道：「崑樵留在幕中，怎麼樣呢？」小燕道：「你們知道威毅伯有個小姑娘嗎？年紀不過二十歲，却是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賢如鮑孟，巧奪靈芸，威毅伯愛之如明珠，左右不離。崑樵常聽人傳說，却從沒見過，心裏總想瞻仰瞻仰。」琴如道：「崑樵起此不良之心，不該！不該！」小燕道：「有一天，威毅伯有點感冒，忽然要請崑樵進去，商量一件公事。崑樵見召，就一逕到上房而來，剛一脚跨進房門，忽覺眼前一亮，心頭一跳，却見威毅伯床前，立着個不長不短不肥不瘦的小姑娘，眉長而略彎，目秀而不媚，鼻懸玉準，齒列貝編，崑樵來不及縮脚，早被威毅伯望見，喊道：『賢弟進來，不妨事，這是小女呀！——你來見見莊世兄！』那小姑娘紅了臉，含羞答答的向崑樵福了福，就轉身如飛的逃進裏間去了。崑樵還禮不迭。威毅伯笑道：『這癡妮子，被老夫慣壞了，真纏磨死人！』崑樵就坐在床邊，一面和威毅伯談公事，瞥目見桌子上的一本錦面的書，上寫着『綠窗繡草』，下面題着『祖玄女史弄筆』，崑樵趁威毅伯一個眼不見，輕輕拖了過來，翻了幾張。見字迹絹秀，詩意清新，知道是小姑娘的手筆，心裏羨慕不已，忽忽見二首七律，題是『基隆』，

你想崑樵此時，豈有不觸目驚心的呢！唐卿道：「這兩首詩，倒不好措詞，多半要罵崑樵了。」小燕道：倒不然，他詩開頭道：

基隆南望淚潛潛，聞道元戎匹馬還！

溫橋拍掌笑道：「一起便得勢，憂國之心，盎然言表。」小燕續念道：

一戰豈容輕大計，四邊從此失天關！

劍雲道：「責備嚴禁，的是史筆。」小燕又念道：

焚車我自寬房琯，乘障誰教使狄山，宵旰甘泉猶望捷，羣公何以慰龍顏。

大家齊聲叫好。小燕道：「第二首還要出色哩。」

痛哭陳詞動聖明，長孺長揖傲公卿，論材宰相籠中物，殺賊書生紙上兵。

宣室不妨留賈席，越臺何事請終纓，豸冠寂寞犀渠盡，功罪千秋付史評。

韻高道：「聽這兩首詩意，情詞悽惻，議論和平，這小姑娘倒是崑樵的知己。」小燕道：「可不是嗎？當下崑樵看完了，不覺兩股熱淚，骨碌碌的落了下來。威毅伯在床上看見了，就笑道：「這是小女塗鴉之作，賢弟休要見笑。」崑樵直立起來正色道：「女公子天授奇才，鬚眉愧色，金樓夫人，采薇女史，不足道也。」威毅伯笑道：「只是小兒女有點子小聰明，就要高着眼孔，這結親一事，老夫倒着實爲難，託賢

弟替老夫留意留意！」崙樵道：「相女配夫，真是天下第一件難事，何況女公子這樣才貌呢！門生倒要請教老師，要如何格式，纔肯給呢？」威毅伯哈哈大笑道：「只要和賢弟一樣，老夫就心滿意足了。」崙樵怔了一怔道：「適纔拜讀女公子題爲基隆的兩首七律，實是門生知己，選婿一事，分該盡力，祇可怕難乎其！」威毅伯點了一點頭，忽然很注意的看了他幾眼。崙樵知道威毅伯有些意思，恐怕久了要變一出來，馬上託人去求婚。威毅伯竟一口應承了。」韻高道：「從來文字姻緣，感召最深，磁電相交，雖死不悔。流俗人那裏知道！」唐卿道：「我倒可惜崙樵的官，從此永遠不能開復了！」大家愕然。唐卿說：「現在敢替崙樵說話，就是威毅伯，如今變了翁婿，不能不避這點嫌疑，你們想誰敢給他出力呢！」說罷，就向小燕道：「你再講呢！」小燕道：「那日崙樵說定了婚姻，自然歡喜，誰知這個消息，傳到裏面，伯夫人戟手指着威毅伯罵道：『你這老糊塗蟲，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兒，高不成，低不就，千揀萬揀，這會兒倒要給一個四十來歲的囚犯，你糊塗，我可明白。休想！』威毅伯陪笑道：『太太，你別看崙樵，他的才幹，要勝我十倍！我這位子，將來就是他的。我女兒不也是個伯夫人嗎？』伯夫人道：『呸！我沒見過囚犯，你要當真，我給你拚老命！』說罷哭起來。威毅伯弄得沒法，這位小姑娘聽兩老爲她嘔氣，鬧得大了，就忍不住來勸伯夫人道：『媽別要氣苦，爹爹已經把女兒許給了姓莊的，那兒能再改悔呢！就是女兒也不肯改悔！況且爹爹眼力，必然不差的。』嫁雞隨雞，嫁狗逐狗。』決不怨爹爹的。』伯夫人見女兒肯了，也只得

罷了。如今聽說結了親，詩酒唱隨，百般恩愛，菴樵倒着實在那裏享豔福哩！你們想，要不是這位小姑娘明達，威毅伯光罷要大受房中的壓制哩！唐卿道：「人事變遷，真不可測！當日菴樵和祝寶廷上摺的當兒，何等氣焰，如今雖說安神閨房，陶情詩酒，也是英雄末路了！」滬橋道：「菴樵還算有後福哩！可憐祝寶翁自從那年回京之後，珠兒水土不服，一病就死了。寶翁更覺牢騷不平，佯狂玩世，常常獨自逛逛琉璃廠，游游陶然亭。吃醉酒，就在街上睡一夜。幾月前，不知那一家門口，早晨開門來，見階上躺着一人，仔細一認，却是祝大人，連忙扶起，送他回去，就此受了風寒，得病嗚呼了。可歎不可歎呢！」於是大家又感慨了一回。看看席已將終，都向唐卿請飯。飯畢，家人獻上清茗，唐卿趁這當兒，就把奉如託的交界圖遞給小燕，又把髮青託在總理衙門存擋的話，說了一遍。小燕滿口應承。於是大家作謝散歸。奉如歸家，自然寫封詳信，去回覆髮青，不在話下。且說髮青自從打發黃繙譯齋圖回京之後，幸值國家閒暇，交涉無多，雖然遠涉虜庭，却似幽棲綠野，倒落得逍遙快活。沒事時，便領着次芳等，游游蠟人館，逛逛萬生院，坐瓦泥江冰床，賞阿爾亞園之亭榭，入巴立帥場觀劇，看葡萄塔跳舞，略識兵操，偶來機廠，足備日記材料罷了。髮青還珍惜光陰，自己倒定了功課。每日溫習元史，考究地理，就是讌會間，遇着了俄廷諸大臣，有講究歷史地理學的，常常虛心博訪。大家也都知道這位使臣是歡喜講究蒙古朝政的故事。有一日，首相吉爾斯忽然遣人送來古書一巨冊，信一函。髮青叫塔繙譯將信譯出，原來吉爾斯曉得髮青愛

讀蒙古史，特爲將其家傳鈔本波斯人拉施故所著的蒙古全史，送給雲青。雲青忙叫作書道謝。後來看那書，裝潢得極爲盛麗，翻出來却一字不識。黃繙譯道：「這是阿刺伯文，使館譯員，沒人認得。」雲青只得罷了。過了數日，恰好畢業也從德國回來，來見雲青，偶然談到這書。畢業說：「這書有俄人貝勒津譯本，小可那裏倒有，還有多桑書，訥薩佈書，都記元朝遺事。小可回去，一同送給大人，倒可參考參考。」雲青大喜。等到畢業送來，就叫繙譯官譯了出來，雲青細細校閱，其中很足補正史傳，從此就杜門謝客，左輦右鉛，於俎豆折衝之中，成竹素馨香之業，在中國外交官內，眞要算獨一的人物了。只是雲青這裏，正膨脹好古的熱心，不道彩雲那邊，倒伸出外交的敏腕。却是爲何請先說彩雲的臥房。原來就在這三層樓中層的東首，一溜兒三大間，每間朝南，都是描金的玻璃門，開出門來，就是洋臺，洋臺正靠着普而格斯大街。這三間屋，中間是彩雲的臥房，裏面都敷設着紫檀花梨的傢具，蜀錦綉的帳褥；右首一間，是彩雲梳妝之所；左首一間，却是餐室。這兩間，全擺着西洋上等的木器，掛着歐洲名人的油畫，華麗富貴，雖比不得隋煬帝的迷樓，也可算武媚娘的鏡殿了！每日彩雲在梳妝室梳妝完畢，差不多總在午飯時候，就走到餐室，陪雲青吃了早飯，雲青自去下層書室裏，做他的元史補正，憑着彩雲在樓上翻江倒海，撥雲撥雨，都不見不開了。也是天緣湊巧，合當有事。這日彩雲送了雲青下樓之後，一個人沒事，叫小丫頭把一座小小風琴，抬到洋臺上，撫弄一回，靜悄悄的覺得沒趣，心想怎麼這時候阿福還不來呢，手

裏拿着根金水烟袋，只管一筒一筒的抽。櫻桃口裏噴出很濃郁的青煙，一雙如水的目光，只對着馬路上東張西望，忽見東面遠遠來了個年輕貌美的外國人，心裏當是阿福改裝，躲脚道：「這小猴子又鬧這個玩意兒了！」一語未了，只見那少年面上很驚喜的，慢慢走到使館門口立定了。抬起頭來，呆呆的望着彩雲。彩雲仔細一看，倒吃一驚，那個面貌好熟，那裏是阿福！只見他站了一會，好像覺得彩雲也在那裏看他，就走到人堆裏一混不見了。彩雲正疑疑惑惑的怔着，忽覺臉上冰冷一來，不知誰的手把自那兩眼蒙住了，背後吃吃的笑。彩雲順手致命的一撒道：「該死的，做什麼！」阿福笑道：「我在這裏看締邇園樓上的一隻呆鳥飛到俄國來了。」彩雲聽了，心裏一跳，方想起那日所見陸軍裝束的美少年就是他。就向阿福啐了一口道：「別胡說，這會兒悶得很，有什麼玩兒的？」阿福指着洋琴道：「太太唱小調兒，我來彈琴，好嗎？」彩雲笑道：「唱什麼調兒？」阿福道：「鮮花調。」彩雲道：「太老了。」阿福道：「四季想思罷！」彩雲道：「叫我想誰？」阿福道：「打茶會，倒有趣。」彩雲道：「呸，你發了昏！」阿福笑道：「還是十八摸，又新鮮，又活動。」說着，就把中國的工尺按上風琴彈起來，彩雲笑一笑，背着臉，曼聲細調的唱起來。頓時引得街上來往的人，擠滿使館的門口，都來聽中國公使夫人的雅調了。彩雲正唱得高興，忽然看見那個少年，又在人堆裏擠過來。彩雲一低頭，不提防頭上品亮的一件東西，骨碌碌直向街心落下，說聲不好，阿福就丟下洋琴，飛身下樓去了。正是：紫鳳放嬌遺楚珮，赤龍狂舞過蠻樓。不知

彩雲落下何物？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卷

第十五回

瓦德西將軍，私來大好日；

斯拉夫民族，死爭自由天。

話說彩雲只顧看人堆裏擠出那個少年，探頭出去，冷不防頭上插的一對白金底八兒寶攢珠鑽石蓮蓬簪，無心的滑脫出來，直向人堆裏落去。叫聲「啊呀，阿福你瞧，我頭上掉了什麼？」阿福丟了風琴，湊近彩雲椅背，端相道：「沒少什麼。嗟，新買的鑽石簪少了一支，快讓我下去找來！」說罷，一扭身往樓下跑。剛走到樓下夾街，不提防一個老人家，手裏托着個洋紙金邊封兒，正往辦事房而來，低着頭往前走，却被阿福撞個滿懷，一手拉住阿福，喝道：「慌慌張張幹什麼來？眼珠子都不生，撞你老子！」阿福抬頭見是髮青的老人家金升。就一撒手道：「快別拉我，太太叫我有事呢！」金升馬上瞪着眼道：「撞了人，還是你有理！小雜種，誰是太太有什麼說得響的事兒，你們打量我不知道嗎？一天到晚，黏股糖似的不分上下，攪在一塊兒，坐馬車，看夜戲，遊花園，頑兒也不揀個地方兒，也不論個時候兒，青天白日，仗着

老爺不管事，在樓上什麼花樣不幹出來！這會兒爽性唱起來了，引得閒人擠了滿街，中國人的臉，給你們丟完了！」嘴裏咕嚕個不了。阿福只裝個不聽見，箭也似的往外跑。跑到門口，只見街上看的人都散了，街心裏立個巡捕，臺級上三四個小兒，在那裏嬉着玩呢。看見阿福出來，一閃兒都上來。一個說：「阿福哥，你許我的表練兒，怎麼樣了？」一個說：「不差，我要的蜜蠟烟嘴兒，快拿來！」又有一個大一點兒的笑道：「別給他要，你們不想想，他敢賴我們東西嗎！」阿福把他們一推，幾步跨下臺級兒道：「誰賴你們！太太丟了根鑽石簪兒在這兒，快幫我來找，找着了，一并有賞。」幾個小兒聽了，忙着下來，說在那兒呢？阿福道：「總不離這塊地方。」於是分頭滿街的找，東擺擺，西摸摸，阿福也四下裏留心的看，那兒有簪的影兒！正在沒法時，街東頭兒，匡次芳和塔繙譯兩個人說着話，慢慢兒的走回來，問什麼事。阿福說明丟了簪兒。次芳笑了笑，道：「我們出去的時候，滿擠了一街的人，誰揀了去了？趕快去尋找！」塔繙譯道：「東西值錢不值錢呢？」阿福道：「新買的呢，一對兒要一千兩哩，怎麼不值錢！」次芳向塔繙譯伸伸五指頭，笑着道：「就是這話兒了！」塔繙譯也笑了道：「快報捕呀！」阿福道：「到那兒去報呢？」塔繙譯指着那巡捕道：「那不是嗎？」次芳笑道：「他不會外國話，你給他報一下罷！」於是塔繙譯就走過去，給那巡捕咕嚕咕嚕說了半天方回來，說巡捕答應給查了。可是要看樣兒呢。阿福道：「有，有，我去拿！」就飛身上樓了，這裏次芳和塔繙譯，就一逕進了使館門，過了夾街，東首第一個門進去，

就是辦事房。好幾個隨員，在那裏寫字，見兩人進來，就說大人有事，在書房等兩位去商量呢。兩人同路出了辦事房，望西面行來。過了客廳，裏間正是雲青常坐的書室。塔繙譯先掀簾進去，只見雲青靜悄悄，正在那裏把施特拉蒙古史、梭元史、太祖本紀哩。見兩人連忙站起道：「今兒俄禮部送來一角公文，不知是什麼事？」說着把那個金邊白封兒遞給塔繙譯。塔繙譯拆開看了一回，點頭道：「不差，今天是華曆二月初三，恰是俄曆二月初七，從初七起到十一，是耶穌遭難復生之期，俄國叫做大吉日，家家結綵懸旂，唱歌酣飲，俄皇借此佳節，擇俄曆初九日，在溫宮開大跳舞會，請各國公使夫婦同去赴會，這分就是禮部備的請帖，屆時禮部大臣，還要自己來請呢！」次芳道：「好了，我們又要開眼兒了！」雲青道：「剛纔倒嚇我一跳，當是什麼交涉的難題目來了！前天英國使臣告訴我，俄國鐵路已接至海參威，其意專在朝鮮及東三省，豫定將來進兵之路，勸我們設法抵抗。我想此時有什麼法子呢？只好由他罷了！」次芳道：「現在中俄邦交很好，且德相俾思麥，正欲挑俄與開豐，俄與齟齬，必無暇及我，英使怕俄人想他的印度，所以恐嚇我們，別上他當！」塔繙譯道：「次芳的話不差，昨日報上說，俄鐵路將渡暗木河，進窺印度，英人甚恐。就是這話了。」兩人又說了些外面熱鬧的話，却不敢提丟斂的事。見雲青無話，只得辭了出來。這裏雲青還是筆不停披的校他的元史，直到吃晚飯時，方上樓來，把俄皇請赴跳舞會的事告訴彩雲，原想叫她歡喜，那知彩雲正爲失了寶簪，心中不自在，推說這兩日身上不好，不高興去。雲

青只得罷了。不在話下。單說這日，到了俄曆二月初九日，正是華曆二月初五日，晴曦高湧，積雪乍消，淡雲融融，和風拂拂，彷彿天公解意，助人高興的樣子，真個九達無禁，錦綵交飛，萬戶初開，歌鐘互答，說不盡的男歡女悅，巷舞衢謠，各國使館，無不升旗懸綵，共賀嘉辰。那時候，吉爾斯街中國使館門口，左右掛着五爪金龍的紅色大旗，樓前橫插雙頭猛鷲的五綵繡旗，樓上樓下，掛滿了山水人物的細巧絹燈，花團錦簇，不及細表。街上却靜悄悄的人來人往，有兩個帶刀的馬上巡兵，街東走到街西，在那裏彈壓閒人，不許聲鬧。不一會，忽見街西面來了五對高帽烏衣的馬隊，如風的捲到使館門口，勒住馬韁，整整齊齊。分列兩旁，接着就是十名步行衛兵，一色金邊大紅長袍，金邊鮫形黑絨帽，威風凜凜，一步一步掌着軍樂而來，挨着馬隊站住了。隨後來了兩輛平頂箱式四輪四馬車，四馬車後隨着一輛朱輪華轂，四面玻璃，百道金總的彩車，駕着六匹阿刺伯大馬，身披繆絡，尾結花球。兩個御夫，戴着金帶烏絨帽，雄糾糾，氣昂昂，揚鞭直馳到使館門口停住了。只見館中出來兩個紅纓帽青色褂的家人，把車門開了，說聲請，車中走出身軀偉岸，鬚鬢蓬鬆的俄國禮部大臣來，身上穿着滿繡金花的青氍褂，胸前橫着獅頭嵌寶的寶星，光耀耀款步進去。約摸進去了一點鐘光景，忽聽大門開處，嘻嘻哈哈一陣人聲，禮部大臣掖着雲青朝衣朝帽，錦繡飛揚，次芳等也朝珠補褂，衣冠清楚，一陣風的閃出門來。雲青與禮部大臣，對坐了六馬宮車，車後帶了阿福等四個俊童，次芳塔繙譯等，各坐了四馬車，護衛的馬步各兵，吹起軍樂，按隊

前驅，輪蹄交錯，雲烟繚繞，緩緩的向中央大道馳去。此時使館中憤無人聲，只賸彩雲沒有同去，却穿着一身極燦爛的西裝，一人靠在洋臺上。眼看雲青等去遠了，心中悶悶不樂。原來彩雲今日不去赴會，一則爲了查考失簪，巡捕約着今日回音；二則趁館中人走空，好與阿福恣情取樂。這是他的一點私心。誰知不做美的雲青，偏生點名兒，派着阿福跟去。彩雲又不好怎樣，此時到落得孤另另看着人家風光熱鬧，又悔又恨，靠着欄上，看了一回來往的車馬，覺得沒意思，一會罵丫頭瞎眼，裝煙煙嘴兒碰了牙了，一會又罵老媽兒都死絕了，一個個趕騷去。有一個小丫頭，想討好兒，巴巴的倒碗茶來，彩雲就手啣一口，急了，燙着唇，伸手一巴掌道：「該死的，盪你娘！」那丫頭倒退了幾步，一滑手，那杯茶，全個兒淋漓瀉瀉，都潑在彩雲新衣上了。彩雲也不抖擻衣上的水，端坐着，笑嘻嘻的道：「你走近點兒，我不吃你的呀！」那丫頭剛走一步，彩雲下死勁一拉，順手頭上拔下一個金耳挖，照準她手背上亂戳，鮮血直冒。彩雲還不消氣，正要找尋東西再打，瞥見房門外一個人影一閃。彩雲忙喊道：「誰？鬼鬼祟祟的嚇人！」那人就走進來，手裏拿着一封書子道：「不知誰給誰一封外國信，巴巴兒打發人送來，說給你瞧，你自會知道。」彩雲抬頭，見是金升，就道：「你放下罷！」回頭對那小丫頭道：「你不去拿，難道還要下帖子請嗎？」那小丫頭哭着，一步一躑，拿過來遞給彩雲。金升也咕嚕着下樓去了。彩雲正摸不着頭腦，不敢就拆，等金升去遠了，連忙拆開一看，原來並不是正經信札，一張白紙歪歪斜斜寫着一行道：「俄羅斯大好日，

日耳曼拾簪人，將於午後一句鐘，持簪訪遺簪人於支那公使館，願遺簪人勿出，此約！」彩雲看完，又驚喜，喜的是寶簪有了着落，驚的是如此貴重東西，捨着了不藏起，或賣了，發一注財，倒肯送還，還要自己當面交還，不知安着什麼主意！又不知拾着的是何等人物？回來真來了，見他好，不見他好？正獨自盤算個不了，只聽餐室裏的大鐘，鏗鏘的敲起來，細數，恰是十二下，見一個老媽上來問道：「早飯還是開在大餐間嗎？」彩雲道：「這還用問嗎？」那老媽去了一回，又來請吃飯。彩雲把那信插入衣袋裏，嬉嬉婷婷，走進大餐間，就坐在常日坐的一張鏡面香楠洋式的小圓桌上，桌上鋪着白綿提花毯子，列着六樣精緻家常菜，都盛着金花雪地的小碗，兩邊老媽丫鬟，輪流伺候。不一會，彩雲吃完飯，左邊兩個老媽遞手巾，右邊兩個丫鬟送漱盂。漱盂已畢，又有丫鬟送上一杯咖啡茶，彩雲一手執着玻璃杯，就慢慢立起來，仍想走到洋臺上去。忽聽樓下街上一片叫嚷的聲音。彩雲三脚兩步，跨到闌干邊，朝下一望，不知爲什麼，街心裏圍着一大堆人。再看時，只見兩個巡捕，拉住一個體面少年，一個握了手，一個揪住衣服要搜。那少年只把手一揚，肩一掀，兩個巡捕，一個東，一個西，兩邊兒拋球似的直滾去，只見少年仰着臉，豎着眉，喝道：「好好，好，不生眼的東西，敢把我當賊拿？叫你認得德國人，不是好欺負的！來呀，走了不是人！」彩雲此時方看清那少年，就是在緬爾園遇見前天樓下聽唱那個俊人兒。不覺心頭突突地跳，想道：難道那簪兒，倒是他捨了？忽聽那跌倒的巡捕，氣吁吁的爬起起來，嘴裏喊道：「你還想賴嗎？幾天兒在

這裏穿梭似的來往，我就犯疑，這會兒，鬼使神差，活該敗露！爽性明公正氣的把簪兒拿出手來，還虧你一頭走一頭子細看呢！怕我看見了真贓！這會兒，給我捉住了！倒賴着打人，我偏要捉了你走！」說着，很命撲去，那少年不慌不忙，只用一隻手，趁你撲進，就在肩上一抓，好似老鷹抓小雞似的，提了起來，往人堆外一擲，早是一個朝天餛飩，手足亂划起來。看的人喝聲采。那一個巡捕見來勢利害，于于的吹起叫子來，四面巡捕聽見了，都攏上來，足有十來個人。彩雲看得呆了，忽想這麼些人，那少年如何吃得！怕他吃虧，須得我去排解纔好。不知不覺放下了玻璃杯，飛也似的跑下樓來，走到門口。衆家人小廝，見她慌慌張張的往外跑，不解緣故，又不敢問，都悄悄的在後跟着。彩雲回頭喝道：「你們別來，你們不會說外國話，不中用！」說着，就推門出去，只見十幾個巡捕，還是遠遠的打圈兒，圍着那少年，却不敢近。那少年立在中間，手裏舉着晶光奔奔的東西，喊道：「東西在這裏，可是不給你們，你們不怕死的就來！哼，也沒見不分青紅皂白，就把人當賊！」剛說這話，抬頭忽見彩雲，臉上倒一紅，就把簪兒指着彩雲道：「簪主來認了，你們問問，看我偷了沒有？」那被打的巡捕，原是常在使館門口承值的，認得公使夫人，就搶上來，指着少年，告訴彩雲。簪兒是他拾的。剛纔明明拿在手裏走，被我見了，他倒打起人來。彩雲就笑道：「這事都是我不好，怨不得各位鬧差了！」說着，笑指那少年道，那簪兒倒是我這位認得的朋友拾的，他早有信給我，我一時糊塗，忘了招呼你們。這會子，倒教各位辛苦了，又幾乎傷了和氣！」彩雲一頭

說，就手在口袋裏，掏出十來個盧布，遞給巡捕道：「這不算什麼，請各位喝一杯淡酒罷！」那些巡捕見失主不理論，又有了錢，就謝了各歸地去了，看的人也漸漸散了。原來那少年，一見彩雲出來，就喜出望外。此時見衆人散盡，就嘻嘻笑着，向彩雲走來，嘴裏咕嚕道：「好笑這班賤奴，得了錢，就沒了氣了，倒活像個支那人！不枉稱做鄰國！」話一脫口，忽想現對着支那人，如何就說他不好，真平常說慣了，倒不好意思起來。連忙向彩雲脫帽致禮，笑道：「今天要不是太太，可吃大虧了！真是小子的緣分不淺！」彩雲聽他道着中國不好，倒也有點生氣，低了頭，淡淡的答道：「說什麼話來！就怕我也脫不了支那氣味，倒污了先生清操！」那少年倒局促起來道：「小子該死！小子說的是下等支那人，太太別多心！」彩雲嫣然一笑道：「別胡扯，你說人家，于我什麼！請裏邊坐罷！這裏不是說話的地方。」說着，就讓少年進客廳。一路走來，彩雲覺得意亂心迷，不知所爲。要說什麼，又說不出什麼，只是怔看那少年，見少年穿着深灰色細氈大襖，水墨色大呢背褂，乳貂爪泥的衣領，金鵝絨頭的手套，金鈕璀璨，硬領雪清，越顯得氣雄而秀，神清而腴。一進門，兩手只向衣袋裏掏。彩雲當是要取出寶簪來還她，等到取出來一看，倒是張金邊白地的名刺，恭恭敬敬遞來道：「小子冒昧，敢給太太換個名刺。」彩雲聽了，由不得就接了，只見刺上寫着「德意志大帝國陸軍中尉瓦德西。」彩雲反覆看了幾遍，笑道：「原來是瓦德西將軍，倒失敬了！我們連今天，已經見了三次面了，從來不知道誰是誰？不想靠了一支寶簪，倒拜識了大名，這還不

是奇遇嗎？」瓦德西也笑道：「太太倒還記得敵國締爾園的事嗎？小可就從那一天見了太太的面兒，就曉得了太太的名兒，偏生緣淺，太太就離了敵國到俄國來了。好容易小可在敵國皇上那裏，討了個遊歷的差使，趕到這裏，又不敢冒昧來見。巧了這支簪兒，好像知道小可的心似的。那一天，正聽太太的妙音，他就不偏不倚，掉在小可手掌之中，今兒又眼見公使赴會去了，太太倒在家，所以小可就放胆來了。這不但是奇遇，真算奇緣了！」彩雲笑道：「我不管別的，我只問我的寶簪在那兒呢？這會兒也該見賜了！」瓦德西哈哈道：「好性急的太太！人家老遠的跑了來，一句話沒說，你倒忍心就說這話！」彩雲忍不住嗤的一笑道：「你不還寶簪，幹什麼來？」瓦德西忙道：「是，不差，來還寶簪。別忙，寶簪在這裏。」一頭說，一頭就在裏衣袋裏，掏出一隻陸離光采的小手箱來，放在桌上，就推到彩雲身邊道：「原物奉還，請收好罷！」彩雲吃一嚇。只見那手箱，雖不過一寸來高，七八分厚，赤金底兒，四面嵌滿的都是貓兒眼，祖母綠，七星線的寶石，蓋上雕刻着一個帶刀的將軍，騎着匹高頭大馬，雄武氣概，那相貌活脫一個瓦德西。彩雲一面賞玩，愛不忍釋，一面就道：「這是那裏說起倒費……」剛說到此，彩雲的手，忽然觸動匣上一個金星紐的活機，那匣蓋豁然自開了。彩雲只覺眼前一亮，那裏有什麼鑽石簪，倒是一對精光四射的鑽石戒指，那鑽石足有五六克勒，似天上曉星般大。彩雲看了，目不能視，口不能言，瓦德西却坐在彩雲對面，嬉着嘴，只是笑，也不開口。彩雲正不得主意，忽聽街上蹄聲得得，輪聲隆隆，好像有許

多車來，到門就不響了。接着就聽見門口叫嚷。彩雲這一驚不小，連忙奪了寶石箱，向懷裏藏道：「不好了，我們老爺回來了。」瓦德西倒淡然的道：「不妨，說我是拾簪的來還簪就完了。」彩雲終不放心，放輕脚步，掀幔出來一張，劈頭就見金升領了個外國人往裏跑。彩雲縮身不及，忽聽那外國人喊道：「太太，我來報一件奇聞，令業師夏雅麗姑娘，謀刺俄皇不成被捕了。」彩雲方抬頭，認得是畢葉，聽了不禁駭然道：「畢葉先生，你說什麼？」畢葉正欲回答，慢子裏瓦德西忽的也鑽出來道：「什麼夏雅麗被捕呀？畢葉先生快說！」彩雲不防瓦德西出來，十分吃嚇。只聽畢葉道：「咦，瓦德西先生怎麼也在這裏！」瓦德西忙道：「你別問這個，快告訴我夏姑娘的事要緊！」畢葉笑道：「我們到裏邊再說！」彩雲只得領了兩人進來，大家坐定。畢葉剛要開談，不料外邊又嚷起來。畢葉道：「大約金公使回來了。」彩雲側耳一聽，果然門外無數的靴聲橐橐，中有雲青的腳聲，不覺心裏七上八下，再捺不住，只望着瓦德西發怔。忽然得了一計，就拉着畢葉低聲道：「先生，我求你一件事，回來老爺進來問起瓦將軍，你只說是你的朋友。」畢葉笑了一笑。說時遲，那時快，只見雲青已領着參贊隨員繙譯等，翎頂輝煌的陸續進來。一見畢葉，就趕忙上來握手道：「想不到先生在這裏！」一回頭，見着瓦德西，呆了呆，問畢葉道：「這位是誰？」畢葉笑道：「這位是敵友德國瓦德西中尉，久慕大人清望，回來瞻仰的。」說着，就領見了。雲青也握了握手，就招呼在靠東首一張長桌上坐了。黑壓壓圍坐了一桌子的人。雲青彩雲也對面坐在兩

頭。彩雲偷眼，瞥見阿福站在雯青背後，一眼注定了瓦德西，又溜着彩雲；彩雲一個沒意思，搭訕着問雯青道：「老爺怎麼老早就回來了？不是說開夜譙嗎？」雯青道：「怎麼你們還不知道？事情鬧大了，開得成夜譙，倒好了！今天俄皇險些兒送了性命哩！」回頭就向畢葉及瓦德西道：「兩位總該知道些影響了？」畢葉道：「不詳細。」雯青又向着彩雲道：「最奇怪的，倒是個女子。剛纔俄皇正赴跳舞會，已經出宮，半路上忽然自己身邊，跳出個侍女，一手緊緊拉住了御袖，一手拿着個爆炸彈，要俄皇立刻答應一句話，不然，就把炸藥炸死俄皇。後來虧了幾個近衛兵有本事，死命把炸彈奪了下來，纔把她捉住。如今發到裁判所訊問去了。你們想險不險？俄皇受此大驚，那裏能再赴會呢！所以大家也散了。」畢葉道：「大人知道這女子是誰？就是夏雅麗！」雯青吃驚道：「原來是她！」說時，覷着彩雲道：「怪道我們一年多不見她，原來混進宮去了。倒底不是好貨，怎麼想殺起皇帝來！這也太無理了！倒底逃不了天誅，免不了國法，真何苦來！」畢葉聽罷，就向瓦德西道：「我們何妨趕到裁判所去聽聽，看政府怎麼樣辦法？」瓦德西正想脫身，就道：「很好！我坐你車去。」兩人就起來向雯青告辭。雯青虛留了一句，也就起身相送，彩雲也跟了出來，直看雯青送出大門。彩雲方欲回身，忽聽外頭嚷道：「夏雅麗來了。正是苦向異洲挑司馬，忽從女界見荆卿。不知來者果是夏雅麗，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席上逼婚，女豪使酒；

鏡邊語影，俠客窺樓。

話說彩雲正要回樓，外邊忽嚷：「夏雅麗來了！」彩雲道是真的，飛步來看，却見瓦畢兩人都站在車旁，沒有上去。雯青也在台階兒上，仰着頭，張望東邊來的一羣人。直到行至近邊，方看清是一隊背鎗露刃的哥薩克兵，靜悄悄的巡哨而過，那裏有夏雅麗的影兒。原來這隊兵是俄皇派出來搜查餘黨的。大家誤會押解夏雅麗來了，所以嚷起來。其實夏雅麗是祕密重犯，信息未露之前，早迅雷不及的押赴裁判所去，那裏肯輕易張揚呢！此時大家知道弄錯，倒笑了。雯青送了瓦畢兩人上車，自與彩雲進去。易衣歇息不提。這裏瓦畢兩人，漸漸離了公使館，畢葉對瓦德西道：「我們到底到那裏去呢？」瓦德西道：「不是到要裁判所去看審嗎？」畢葉笑道：「你傻了，誰真去看審呢？吾原爲你們倆鬼頭鬼腦，怪可憐的，特爲借此救你出來，你到還在那裏做夢哩！快請我到那裏去喝杯酒，告訴你們倆的故事兒。吾聽，是正經！」瓦德西道：「原來如此，倒承你的照顧了！你別忙，我自然要告訴你的。倒是夏雅麗與我有一面緣，我真想去看看，行不行呢？」畢葉道：「我國這種國事犯，政府非常祕密，吾那裏雖有熟人；看你分上

去碰一碰罷！」就吩咐車夫一逕向裁判所行去。不說二人去裁判所看審，如今要把夏雅麗的根原，細表一表：原來夏雅麗姓游愛珊，俄國閔司克州人，世界有名虛無黨女傑海富孟的異母妹，父名司愛生，本猶太種人，移居聖彼得堡，爲人鄙吝頑固，髮妻歐氏，生海富孟早死，續娶斐氏，生夏雅麗。夏雅麗生而娟好，爲父母所鍾愛。及稍長，貌益嬌，面形橢圓若瓜瓢，色若雨中海棠，嬌紅欲滴。眼波澄碧，齒光硃珠，髮作淺金色，蓬鬆披戍削肩上，俯仰如畫，顧盼欲飛，雖然些子年紀，看見的人，那一個不魂奪神與！但是貌妍心冷，性却溫善，常恨俄國腐敗政治。又慣聞阿姊海富孟哲學議論，就有舍身救國的大志，却爲父母管束甚嚴，不敢妄爲。那時海富孟已由家庭專制手段，逼嫁了科羅特措齊，所幸科氏也是虛無黨員，倒是一對兒同命鴛鴦，奔走黨事。夏雅麗常瞞着父母，從阿姊夫妻受學，海富孟見夏雅麗敏慧勇決，也肯竭力教導。科氏又教她擊刺的法術。直到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三月，海富孟隨着蘇菲亞趁觀兵式的機會，炸死俄皇亞歷山大。海氏科氏同時被捕於泰來西那街爆藥製造所受死刑。那時夏雅麗已經十六歲了，見阿姊慘死，又見鮮黎亞博蘇菲亞都遭慘殺，痛不欲生。常切齒道：我必報此仇。司愛生一聽這話，怕他出去闖禍，從此倒加防範起來，無事不准出門。夏雅麗自由之身，頓時變了錦妝玉裹的天囚了，還虧得斐氏溺愛，有時瞞着司愛生，領她出去走走。事有湊巧，一日，在某爵家宴會，忽在座間，遇見樞密顧問官美禮斯克累的小姑娘魯翠，這魯翠姑娘，也是恨政府壓制，願犧牲富貴，投身革命黨的奇女子。彼

此接談，自然情投意合。魯翠力勸她入黨，夏雅麗本有此志，豈有不願？況且魯翠是貴族閨秀，司愛生等也願攀附，夏雅麗與她來往，絕不疑心，所以夏雅麗竟得列名虛無黨中最有名的察科威團，常與黨員私自來往。來往久了，黨員中人物，已漸漸熟識，其中與夏姑娘最投契的兩個人，一個叫克蘭斯，一叫波兒麻，都是少年英雄。克蘭斯與姑娘更爲莫逆。黨人常比他們做蘇斐亞、鮮黎亞博。雖說血風肉雨的精神，斷無惜玉憐香的心緒，然雄姿慧質，目與神交，也非一日了。那知好事多魔，情瀾忽起，這日夏雅麗正與克蘭斯散步泥瓦江邊，無意中遇見了母親的表姪加克奈夫，一時不及回避，只好上去招呼了。誰知這加克奈夫，本是尼科奈夫的兒子，尼科奈夫是個農夫。就因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告發莫斯科亞特俱樂部實行委員加來科梭謀殺皇帝事件，在夏園親手捕殺加來科梭，救了俄皇，俄皇賞他列在貴族。尼科奈夫就皇然自大起來，俄皇又派他兒子做了憲兵中佐，正是炙手可熱的時候，司愛生羨慕他父子富貴，又帶些裙帶親，自然格外巴結。加克奈夫也看中了表姪的美貌，常常來溜搭，無奈夏雅麗見他貌粗性鄙，總不理他。任憑父母誇張他的敵國家私，薰天氣焰，只是漠然。加克奈夫也久懷怨恨了。恰好這日遇見夏姑娘與克蘭斯攜手同遊，禁不住動了醋火，就趕到司愛生家，一五一十的告訴了，還說克蘭斯是個叛黨，不但有累家聲，還怕招惹大禍。司愛生是暴厲性子，自然大怒，立刻叫回夏姑娘，大罵無恥婢，惹禍胚，就叫關在一間空房內，永遠不許出來。你想夏姑娘是雄武活潑的人，那裏耐得這幽囚的苦

呢倒是母親斐氏不忍起來，瞞了司愛生放了出來，又不敢公然出現。恰好斐氏有個親戚在中國上海道勝銀行管事，所以叫夏姑娘立刻逃避到中國來。一住三年，學會了些中國的語言文字，直到司愛生死了，斐氏方寫信來招她回國。夏姑娘回國時，恰也坐了薩克森船，所以得與斐青相遇，倒做了彩雲德語的導師，也是想不到的奇遇了。這都是夏姑娘未遇斐青以前的歷史。現在既要說她的事情，不得不把根原表明。且說夏雅麗雖在中國三年，本黨裏有名的人，如女員魯翠，男員波兒，麻克蘭斯諸人，常有信息來往，未動身的前數日，還接到克蘭斯的一封信，告訴她黨中近來經濟困難，自己赴德運動，住在德京凱賽好富館 Kaiserhof 中層第二百十三號云云，所以夏姑娘那日一到柏林，就帶了行李，雇了馬車，逕赴凱賽好富館來，心裏非常快活。一則好友契闊，會面在即；一則正得了斐青一萬馬克，供獻黨中，絕好一分土儀。心裏正在忖度，馬車已停在大旅館門口，就有接客的人，接了行李。姑娘就問中層二百十三號左近有空房嗎？那接客的忙道：「有，有，二百十四號就空着。」姑娘吩咐把行李搬進去，自己却急急忙忙直向二百十三號而來。正推門進去，可巧克蘭斯送客出來，一見姑娘，搶一步，執了姑娘的手，瞪了半天，方道：「咦，你真來了！我做夢也想不到你真會回來！」說着話，手只管緊緊的握住，眼眶裏倒索索的滾下淚來。夏雅麗嫣然笑道：「克蘭斯，別這麼着，我們正要替國民出身血汗，生離死別的日子多着呢，那有閒工夫傷心！快別這麼着，快把近來我們黨裏的情形，告訴我，我要緊。」說到這裏，抬起頭

來，方看見克蘭斯背後，站着個英風颯爽的少年，忙縮住了口。克蘭斯趕忙招呼道：「我送了這位朋友出去，再來給姑娘細談。」誰知那少年倒一眼釘住了姑娘呆了，聽了克蘭斯的話，方醒過來，一個沒意思走了。克蘭斯折回來，方告訴姑娘：「這位是瓦德西中尉，很熱心的助着我運動哩。」姑娘道：「說的是，前月接到你信，知道黨中經濟很缺，到底怎麼樣呢？」克蘭斯嘆道：「一言難盡，自從新皇執政，我黨大舉兩次，一次卡米匿橋下的隧道，一次溫宮後街的地雷，雖都無成效，却消費了無數金錢，歷年運動來的資本，已傾囊倒篋了。敷衍到現在，再敷衍不下去了。倘沒巨資接濟，不但不能辦一事，連黨中祕密活版部，爆藥製造所，通券局，赤十字會……一切機關，都要潰敗。姑娘有何妙策？」夏姑娘低頭半晌道：「我還當是小有缺乏。照這麼說來，不是萬把馬克可以濟事的了！」克蘭斯道：「要真有萬把馬克，也好濟濟急。」夏雅麗不等說完，就道：「那倒有。」克蘭斯忙問：「在那裏？」夏姑娘因把訛詐中國公使的事說了一遍，克蘭斯倒笑了，就問：「款子已交割嗎？」夏姑娘道：「已約定由公使夫人親手交來，決不誤的。」於是姑娘又問了回魯翠波兒麻的縱迹。克蘭斯一一告訴了她。克蘭斯也問起姑娘避出的原由，姑娘把加克奈夫構陷的事說了。克蘭斯道：「原來就是他幹的姑娘，你知道嗎？」尼科奈夫倒便宜他，不多幾日好死了！加來科梭的冤仇，竟沒有報成，加克奈夫倒升了憲兵大尉，你想可氣不可氣呢！噫，這死囚的腦袋，早晚總逃不了我們手裏！」夏雅麗愕然道：「怎麼尼科奈夫倒是我們的仇家？」克蘭

斯拍案道：「可不是，他全靠破壞了亞特革命團富貴的，這會兒加克奈夫還了得，家裏放着好幾百萬家私，還要魚肉平民哩！」夏雅麗又怔了怔道：「加克奈夫真是個大富翁嗎？」克蘭斯道：「他不富誰富？」夏雅麗點點頭兒。看官們，要知道兩人雖是舊交，從前私下往來，何曾暢聚過一日！此時素心相對，無忌無拘，一個是珠光劍氣的青年，一個是俠骨柔腸的妙女，我歌汝和，意淡情酣，直談到燭跋更深，克蘭斯送了夏姑娘歸房，自己方就枕歇息。從此夏姑娘就住在凱賽好富館，日間除替彩雲教德語外，或助克蘭斯同出運動，或與克蘭斯剪燭談心，快活光陰，忽忽過了兩月，雲青許的款子，已經交清，那時彩雲也沒閒工夫常常來學德語了，夏雅麗看着柏林無事可爲，一天忽向克蘭斯要了一張照片，又隔了一天，並沒告知克蘭斯，清早獨自搭着火車飄然回國去了。直到克蘭斯夢醒起床，穿好衣服，走過去看她，但見空屋無人，留些殘紙零墨罷了，倒吃一驚。然人已遠去，無可如何，只得歎息一回，自去辦事。單說夏姑娘那日偷偷兒出了柏林，逕趁聖彼得堡火車進發，姑娘在上海早得了領事的旅行券，一路直行無礙。到第三日傍晚，已到首都，姑娘下車，急忙回家，拜見親母斐氏，母女相見，又喜又悲。斐氏告訴她父親病死情形，夏姑娘天性中人，不免大哭一場。接着親友訪問，魯翠姑娘同着波兒麻，也來相會。見面時，無非談些黨中拮据情形，知道姑娘由柏林來，自然要問起克蘭斯運動的消息。夏姑娘就把克蘭斯現有好友瓦德西助着各處設法的話說了。魯翠說了幾句盼望勉勵的話頭，然後別去。夏姑娘回得房來，

正給裴氏在那裏閒談，裴氏又提起加克奈夫，誇張他的勢派，意思要引動姑娘。姑娘聽着，只是垂頭不語，不防頭一陣韃韃的皮靴聲。從門外傳進來，隨後就是嬉嬉的笑聲。這笑聲裏，就夾着狗嗥一般的怪叫道：「妹妹回來了，怎麼信兒都不給我一個呢？」夏姑娘嚇一跳，猛抬頭，只見一個短短兒的身材，黑黑兒的皮色，亂蓬蓬一團毛草，光閃閃兩盞燈籠，真是眼中出火，笑裏藏刀，搖搖擺擺的走進來，不是加克奈夫是誰呢！裴氏見了，笑嬉嬉立起來道：「你倒還想來，別給我花馬吊嘴的，妹妹記着前事，正在這裏恨你呢！」加克奈夫哈哈道：「屈天冤枉，不知那個天殺的移尸圖害，這會兒，我也不敢在妹妹跟前辯，只有負荆請罪，求妹妹從此寬恕就完了！」說着，兩腿已跨進房來，把帽子往桌子上一丟，伸出蒲扇來大的手，要來給夏姑娘拉，姑娘縮個不迭，臉色都變了。加克奈夫涎着臉道：「好妹妹，偌們拉個手兒！」裴氏笑道：「人家孩子面重，你別拉拉扯扯，臊了她，我可不依！」夏姑娘先本着了惱，自己已經很很的壓下去，這回聽了裴氏的話，低頭想了一想，忽然桃腮上泛起淺玫瑰色，秋波橫溢，柳葉斜飄，在椅上歛的站起來道：「娘也說這種話！我從來不知道什麼臊不臊，拉個手兒，算得了什麼！高興拉來，偌們拉！」就把一隻粉嫩的手，使勁兒去拉加克奈夫的黑手。加克奈夫倒啊呀起來道：「妹妹，輕點兒！」夏姑娘道：「你不知道嗎？拉手有規矩兒的，越重越好。」說完，嗤的一笑，三腳兩步走到裴氏面前，滾在懷裏，指着加克笑道：「娘，你瞧他是個膿包兒，一捏都禁不起，倒配做將軍！」原來加克往日見姑娘總是

冷冷的臉兒，淡淡的神兒，不道今兒，忽變了樣兒，一雙半噙半喜的眼兒，幾句若遠若近的語兒，加克雖然是風月場中的魔兒，也弄得沒了話兒，只嬉着嘴笑道：「妹妹倒底出了一輪門，大變了樣兒了！」夏姑娘含怒道：「變好了呢，還是變歹？你說！」斐氏笑摟住姑娘的頸子道：「癡兒，你今兒個怎麼儘給你表兄拌嘴，不想想人家爲好來看你，這會兒天晚了，該請你表兄吃晚飯纔對！」加克連忙搶說道：「姑娘，今天妹妹快活，肯多罵我兩句，就是我的福氣了！快別提晚飯，我晚上還得到皇上那裏有事哪。」夏姑娘笑道：「娘，你聽他又把皇帝槓出來，嚇唬我們娘兒倆，老實告訴你，你沒事，我也不高興請，誰家坐客不請行客，倒叫行客先請的！」加克聽了，拍手道：「不錯，我忘死了！今天該替妹妹接風！」說着，就一疊連聲叫伺候人，到家裏喚廚子帶酒菜到這裏來。斐氏道：「啊呀，天主！不當家花拉的倒費你，快別聽這癡孩子的話。」夏姑娘瞟了他娘半天道：「噢！娘也奇了。怎麼只許我請他，不許他請我的？他有的是造孽錢，不費他費誰？娘，你別管，他不給我要好，不請，我也不希罕；給我就要好，他拿來，我就吃，娘也跟着我吃，橫豎不要你，老人家掏腰兒還席，瞎費心幹嗎！」加克道：「是呀，我請我死了也要請！」姑娘笑道：「死的日子有呢，這會兒，別死呀死呀怪叫！」加克忙自己掌着嘴道：「不識好歹的東西，你倒叫妹妹心疼。」夏姑娘戟手指着道：「不要臉的，誰心疼你來！」加克此時，看着姑娘嬌憨的樣兒，又聽着姑娘鋒利的話兒，半冷半熱，若諷若嘲，倒弄得近又不敢，遠又不捨，不知怎樣纔好。不一會，天也黑了，廚

夫也帶酒菜來了，加克就邀斐氏母女，同入餐室。原來這餐室，就在臥室外面，雖不甚寬敞，却也地鋪錦麗，壁列電燈，花氣襲人，鏡光交影。東首掛着加特釐簪花小像，西方撐起姑婁巴多舞劍古圖，煞是熱鬧；大家進門，斐氏還要客氣，却被夏姑娘兩手按在客位，自己也皇然不讓坐了。加克真的坐了主位。侍者送上香賓，白蘭地各種瓶酒，加克滿斟了杯香賓酒，雙手捧給姑娘道：「敬替妹妹洗塵？」姑娘劈手奪了，直送斐氏道：「這杯給娘喝，你另給我斟來！」加克只得恭恭敬敬又斟了一杯。姑娘接着，揚着杯道：「既承主人美意，娘，偕們乾一杯！」說完一飲而盡。加克微笑，又挨着姑娘斟道：「妹妹喝個成雙杯兒！」夏姑娘一揚眉道：「喝呀！」接來喝一半，就手向加克嘴邊一灌道，要成雙。大家成雙。加克不防着不及張口，受，淋淋漓漓倒了一臉一身。此時夏姑娘幾杯酒落肚，臉上紅紅兒的，更覺意興飛揚起來，脫了外衣，着身穿件粉荷色的小衣，酥胸微露，雪腕全陳，臂上幾個鐲子，玎玎瓏瓏的，厮打把加克罵一會，笑一會，任意戲弄。斐氏看着女兒此時的樣兒，也揣摩不透，當是女兒看中了加克，倒也喜歡，就借了更衣走出來，好讓他們敘敘私情。果然加克見斐氏走開，心裏大喜，就涎着臉，慢慢挨到姑娘身邊，欲言不言了半晌。夏姑娘正色道：「你來幹什麼？」加克笑嘻嘻道：「我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要……」姑娘不等他說完，跳起來指着加克道：「別給我蠟蠟螫螫的，那些個狠心豬肺狗肚腸，打量偕們照不透嗎？從前在我爹那裏調三窩四，甜言蜜語，難道是真看得起偕們嗎？真愛上我嗎？呸！今兒個推開窗戶

說亮話，就不過看上我長得俊點兒，打算弄到手，做個會說話的玩意兒罷了！姑娘從前是高傲性子，眼裏那裏放得下去！如今姑娘可看透了，天下愛情，原不過爾爾，嫁個把人，算不了事。可是姑娘不高興，憑你王孫公子，英雄豪傑，休想我點點頭兒！要高興起來，牛也罷，馬也罷，狗也罷，我跟着就走。」加克聽了，眉花眼笑道：「這麼說，姑娘今兒肯嫁狗了！」夏姑娘冷笑道：「不肯，我就說，可是告訴你，要依我三件！」加克道：「都依，都依！」姑娘道：「一件，姑娘急性，一刻不等兩時，要辦就辦；二件，不許聲張，除了我們娘兒倆，還有牧師證人幾個人外，有一個知道了，我就不嫁；三件，到了你家，什麼事都歸我管，不許你牙縫高低一點兒。三件依得，我就嫁，有一不字兒拉個到！」加克哈哈笑道：「什麼依不依，妹妹說的話兒，就是我的心願。」兩人正說得熱鬧，誰如斐氏却在門外都聽飽了，見女兒肯嫁加克，正合了素日的盼望，走進來，對着加克道：「恭喜你，我女兒答應了！可別忘了老身！但是老身只有一個女兒，也不肯太草草的，馬上辦起來，也得一月半月，那兒能就辦呢！頭一件，我就不依。」夏姑娘立刻變了臉道：「我不肯嫁，你們天天勸，這會兒，我肯嫁了，你們倒又不依起來。不依也好，我也不依，告訴你們罷，我的話說完了，我的興也盡了，人也乏了，我可要去睡覺了。」說罷，一扭身，自顧自回房，砰的一聲，把門關了。這裏加克、斐氏與斐氏納罕了半天，加克老婆心切，想不到第一回來，就得了采，也慮不到別的，倒怕中變，就勸斐氏全依了姑娘主意。過了兩日，說也奇怪，果然斐氏領着夏姑娘，自赴禮拜堂，與加克結了親，簽了結。

婚簿。從此夏雅麗就與加克夫婦同居。加克奈夫要接斐氏來家，姑娘不許，只好仍住舊屋。加克新婚燕爾，自然千依百順，姑娘倒也克勤婦職，賢聲四布。加克愈加敬愛。差不多加克家裏的全權，都在姑娘掌握中了。自古道：「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又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何況一嫁一娶，偌大的事，雖姑娘囑咐不許聲張，那裏瞞得過人呢！自從加克娶了姑娘，人人都道羅鳳隨鴉，不免紛紛議論，一傳十，十傳百，就傳到了魯翠波兒麻等一班黨人耳中，先都不信，以爲夏姑娘與克蘭斯有生死之約，那裏肯背盟倒嫁黨中仇人呢！後來魯翠親自來尋姑娘，誰知竟閉門不納，只見了斐氏，方知人言不虛，不免大家痛罵夏雅麗起來。這日黨人正在祕密會所，決議此事如何處置，可巧克蘭斯從德國回來，也來赴會。一進門，別的都沒有聽見，只聽會堂上一片聲說：「夏雅麗嫁了！」五個字，直打入耳鼓來。克蘭斯飛步上前，喘吁吁還未說話，魯翠一見他來，就迎上喊道：「克蘭斯君，你知道嗎？你的夏雅麗嫁了！嫁了！加克奈夫了。」克蘭斯一聽這話，但覺耳邊霹靂一聲，眼底金星四爆，心中不知道是鹽是醋是糖是薑。一古腦兒都倒翻了，只喊一聲「賤婢殺殺！」往後便倒，口淌白沫。大家慌了手脚。魯翠忙道：「這是急痛攻心，只要扶他坐起，自然會醒的。」波兒麻連忙上來扶起，坐在一張大椅裏，果然不一會醒了，嚔的吐出一口濃痰，就跳起來要刀。波兒麻道：「要刀做什麼？」克蘭斯道：「你們別管，給我刀，殺給你們看！」魯翠道：「克蘭斯君別忙，你不去殺她，我們怕她洩漏黨中祕密，也放不過她。可是我想，夏雅麗學問見

識本事，都不是尋常女流，這回變得太奇突，凡奇突的事，倒不可造次，還是等你好一點，晚上偷偷兒去探一回。倘或真是背盟從仇，就順手一刀了賬。豈不省事呢！」克蘭斯道：「還等什麼好不好，今晚就去！」於是大家議定各散。魯翠臨走，回顧克蘭斯道：「明天我們聽信兒。」克蘭斯答應，也一路回家，不免想着向來夏姑娘待他的情義，爲他離鄉背井，絕無怨言。這回在柏林時候，飯餘燈背，送抱推襟，一種密切的意思，真是筆不能寫，口不能言，如何回來不到一月，就一變至此呢！況且加克奈夫，又是她素來厭恨的，上回談起他名氏，還罵他哩！如何倒嫁他？難道有什麼不得已嗎？一回又猜想：她臨行替他耍小照兒的厚情，一回又揣摩她不別而行的深意，這一刻時中，一寸心裏，好似萬馬奔馳，千猿騰躍，忽然心酸淚落，忽然切齒橫刀，翻來覆去，不覺更深，就在胸前掏出表來一看，已是十二點鐘。驚道：「是時候了！」趕忙換了一身純黑衣褲，腰間插了一把黨中常用的百毒純鋼小尖刀，扎縛停當，把房中的電燈旋滅了，輕輕推門到院子裏，聳身一縱，跳出牆外。那時正是十月下旬，沒有月亮的日子，一路雖有路燈，却仍覺黑暗似墨，細霧如塵，一片白茫茫不辨人影，只有幾個巡捕，稀稀落落的在街上站着。克蘭斯靠着身體靈便，竟閃閃爍爍的被他混過幾條街去，看看已到了加克奈夫的宅子前頭，幸虧那裏到沒有巡捕，黑魃魃地挨身摸來，只見四圍都是四尺來高的短牆，上排列着鐵蒺藜碎玻璃片。克蘭斯睜眼打量一回，估摸自己還跳得過去，緊把刀子插插好，猛然施出一個燕子翻身勢，往上一掠。忽聽叮噠一聲，

一個身子，隨着幾片碎玻璃，直滾下去，看時，自己早倒在一顆大樹底下。爬起來，轉出樹後，原來在一片草地上，當中有條馬車進出的平路。克蘭斯就依着這條路走去，只見前面十來顆鬱鬱蒼蒼的不知什麼大樹，圍着一座巍巍的高樓，樓的下層，烏黑黑無一點火光，只有中層東首一間，還點着電燈，窗裏透出光來，照在樹上，却見一個人影，在那裏一閃一閃的動。克蘭斯暗想：這定是加克奈夫的臥房了。可是這樣高樓，怎麼上去呢？仰面忽見那幾顆大樹，樹叉兒正緊靠二層的洋臺，不覺大喜。一伸手，抱定樹身，好比白猴採果似的，旋轉而上。到了樹頂，把身子使勁一搖，那樹叉直擺過來，花拉一響，好像樹叉兒斷了一般。誰知克蘭斯就趁這一擺，一脚已鈞定了洋臺上的闌干，倒垂蓮似的反捲上去，却安安穩穩站在洋臺上了。側耳聽了一聽，毫無聲音，就輕輕的走到那有燈光的窗口，向裏一望，恰好窗簾還沒放，看個完完全全，只見房內當地一張鐵床，帳子已垂垂放着，房中寂無人聲，就是靠窗擺着個鏡桌，當桌懸着一盞蓮花式的電燈，燈下却孃孃婷婷立着個美人兒。呀，那不是夏雅麗嗎？只見她手裏拿着個小照兒，看看小照，又看看鏡子裏的影兒，眼眶裏骨溜溜的滾下淚來。克蘭斯看到這裏，忽然心裏捺不住的熱火，噴了出來，拔出腰裏的毒刀，直砍進來。正是：棘枳何堪留鳳采，寶刀直欲濺鴛紅。不知夏雅麗性命如何？且看下回。

第九卷

第十七回

辭鴛侶，女傑赴刑臺；

遞魚書，航師嘗禁衛。

話說克蘭斯看見夏雅麗對着個小照垂淚，一時也想不到查看查看小照是誰的，只覺得夏雅麗果然喪心事仇，按不住心頭火起。瞥見眼前的兩扇着地長窗是虛掩着，就趁着怒氣，不顧性命，揚刀挨入。忽然天昏地暗的一來，燈滅了，刀却砍個空，使力過猛，幾乎身隨刀倒。克蘭斯吃了一驚，暗道：「入呢？」回身瞎摸了一陣，可巧摸着鏡桌上那個小照兒，順手揣在懷裏，心想夏雅麗逃了，加克奈夫可在，還不殺了他走！剛要向前，忽聽樓下喊道：「主人回來了！」隨着鱗鱗的馬車聲，却是在草地上往外走的。克蘭斯知道剛纔匆忙，沒有聽他進來。忽想道：不好，這賊不在床上，他這一回來，叫起人，我怕走不了，不如還到那大樹上躲一躲再說。打定主意，急忙走出洋臺，跳上蘭干，伸手攀住樹叉兒。一脚挂在空中，一脚還蹬在蘭干上。忽聽樓底下棚的一聲是鎗，就有人沒命的叫聲啊呀。「好，你殺我！」又是一聲，可不像

鎗，彷彿一樣很沉的東西，倒在窗格邊。克蘭斯這一驚，出於意外，那時他的兩腳還空掛着，手一鬆，幾乎倒撞下來，忙鑽到樹葉密的去處蹲着。只聽牆外急急忙忙跑回兩個人，遠遠的連聲喊道：「怎麼了？什麼？」屋裏也有好幾個人喊道：「槍聲，誰放槍？」這當兒進來的兩人裏頭，有一個拿着一盞電光車燈，已走到樓前，照得樓前雪亮。克蘭斯眼快，早看見廊下地上，一個漢子仰面橫躺着，動也不動。只聽一人顛聲喊道：「可了不得，殺了人！」「誰呢？主人！」這當兒裏面一閃，正跑出幾個披衣拖鞋的男女來，聽是主人，就七張八嘴的大亂起來。克蘭斯在樹上聽得清楚，知加克奈夫被殺，心裏倒也一快。但不免暗暗駭異，到底是誰殺的？這當兒，見樓下人越聚越多，忽然想到自己絕了去路，若被他們捉住，這殺人

的事，一定是我了。正盤算逃走的方法，忽然眼前竅的一亮，滿樹通明，却正是上中層的電燈都開了。燈光下，就見夏雅麗散了頭髮，倉倉皇皇跑到洋臺上，爬在闌干上，朗朗的喊道：「倒底你們看是主人不是呢？」衆人嚴聲道：「怎麼不是呢！」又有一個人道：「纔從宮裏承值回來，在這裏下車的。下了車，我們就拉車出園，走不到一箭地，忽聽見槍聲，趕回來，就這麼着了。」夏雅麗跺脚道：「槍倒底中在那裏要緊不要緊？快抬上來！一面去請醫生，一面快搜兇手呢！一眨眼的事，總不離這園子，逃不了，怎麼你們都昏死了！」一句話提醒，大衆道：「槍中了腦瓜兒，腦漿出來，氣都沒了，人是不中用了。倒是搜兇手是真的。」克蘭斯一聽這話，倒慌了，心裏正恨夏雅麗，忽聽下面有人喊道：「噢，你們瞧！那樹叉裏，不是一

團黑影嗎？」樓上夏雅麗聽了，一抬頭，好像真吃了一嚇的樣子道：「怎麼真有了人！」連忙改口道：「可不是兇手在這裏！快多來幾個人逮住他，樓下也防着點兒，別放走了！」就聽人聲嘈雜的擁上五六個人來。克蘭斯知不能免，正是人急智生，一眼見這高樓，是四面洋臺，都圍着大樹，又欺着夏雅麗雖有本事，終是個婦人，仍從樹上用力一跳，跳上洋臺，想往後樓跑。這當兒，夏雅麗正在叫人上樓，忽見一個人陡然跳來，倒退了幾步，燈光下，看清是克蘭斯，臉上倒變了顏色，說不出話來。却只把手往後樓指着。克蘭斯此時也顧不得什麼，飛奔後樓，果見靠闌干與前樓一樣的大樹。正縱身上樹，只聽夏雅麗在那裏亂喊道：「兇手跳進我房裏去了，你們快進去捉，不怕他飛了去。」只聽一羣人，亂闖闖都到了屋裏，這裏克蘭斯却從從容容的爬過大樹，接着一溜平屋，在平屋搭了腳，恰好跳上後牆，飛身下去，正是大道。幸喜沒個人影兒。就一口氣的跑回家去，仍從短牆奮身進去，人不知鬼不覺的到了自己屋裏，此時方算得了性命。喘息一回，定了定神，覺得方纔事，真如夢裏一般，由不得想起夏雅麗手指後樓的神情，並假說兇手進房的話兒，明明暗中救我，難道她還沒有忘記我嗎？既然不忘记我，就不該嫁加克奈夫！既嫁了加克奈夫，又不該二心於我！這女子的人格，就可想了！又想着自己要殺加克奈夫，倒被人家先殺了去，這人的本事，在我之上，倒要留心訪訪纔好。一頭心裏猜想，一頭脫去那身黑衣，想要上床歇息，不防衣袋中掉下一片東西，拾起來看時，倒吃了一驚，原來就是自己在凱賽好富館贈夏雅麗的小照，上面

添寫一行字道：「斯拉夫苦女子夏雅麗心嫁夫科察威團實行委員克蘭斯君小影。」克蘭斯看了，方明白夏雅麗對他垂淚的意思，也不免一陣心酸，掉下淚來，嘆道：「夏雅麗！夏雅麗！你白愛我了！也白救了我的性命！叫我怎麼能赦你這反覆無常的罪呢！」說罷，就把那照兒插在床前桌上，照架裏，回頭見窗簾上漸漸發出魚肚白色，知道天明了，連忙上床，人已倦極，不免沉沉睡去。正酣睡間，忽聽耳邊有人喊道：「幹得好事，捉你的人到了，還睡嗎！」克蘭斯睜眼見是波麻兒，忙坐起來道：「你好早呀，沒的大驚小怪，誰幹了什麼？」波麻兒道：「八點鐘還早嗎？魯翠姑娘找你來了，快出去。」克蘭斯連忙整衣出來，瞥眼看着魯翠華裝盛服，秀采飛揚，明眸修眉，豐頤高準，比到夏雅麗，另有一種華貴端凝氣象。一見克蘭斯，就含笑說道：「昨兒晚上辛苦了。我們該替加來科梭代致謝忱，怎麼夏雅麗到免了？」波麻兒笑道：「總是克君多情，殺不下去，倒留了禍根了。」克蘭斯驚道：「怎麼着她告了我嗎？」魯翠搖頭道：「沒有，她告的是不知姓名人，深夜入室，趁加克奈夫溫宮夜值出來，槍斃廊下兇手在逃。」俄皇知道，早疑心了虛無黨，已派偵探四出，倒嚴厲得很。克君還是小心爲是。克蘭斯笑道：「姑娘真胡鬧！小心什麼？那裏是我殺的！」魯翠倒詫異道：「難道你昨晚沒有去嗎？」克蘭斯道：「怎麼不去？可沒有殺人！」波麻兒道：「不是你殺是誰呢？」克蘭斯道：「別忙，我告訴你們！」就把昨夜所遇的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祇把照片一事瞞起。兩人聽了，都稱奇道異。波麻兒跳起來道：「克君，你倒被夏雅麗救壞了！不然倒

是現成的好名兒！魯翠正底頭沉思，忽被他一嚇，忙道：「波君別嚷，怕隔牆有耳。」頓一頓，又道：「據我看，這事夏雅麗大有可疑。第一爲什麼要滅燈，再者既然疑心克君是兇手，怎麼倒放走了，不要倒就是她殺的呢！」克蘭斯道：「斷乎不會，她要殺他，爲什麼嫁他呢？」魯翠道：「不許她辱身赴義嗎？」克蘭斯連連搖頭道：「不像，殺一加克奈夫，法子多得很，爲什麼定要嫁了，纔能下手呢！况且看她得了凶信，神氣倉皇得很哩！」魯彩也點點頭道：「我們再去探聽探聽看。克君既然在夏雅麗面前露了眼，還是避避的好，請到我們家裏去住幾時罷！」克蘭斯就答應了。當時吩咐了家人幾句話，就跟了魯克回家。從此魯克波麻兒諸人，替他在外哨探，克蘭斯倒安安穩穩住在美禮斯克累邱第。先幾個月，風聲很緊，後來慢慢懈怠，竟無聲無臭起來。看官你道爲何？原來俄國那班警察偵探，雖很有手段，可是歷年被虛無黨殺怕了，只看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三月以後，半年間，竟殺了憲兵長官警察長偵探等十三人，所以事情關着虛無黨，大家就要縮手。這案俄皇雖屢下嚴旨，無奈這些人都不肯出力，且加克氏支族無人，原告不來催緊，自然冰雪解散了。克蘭斯在美禮家，消息最靈，探知內情，就放心回了家。日月如梭，忽忽冬盡春來，這日正是俄曆二月初九，俄皇在溫宮開跳舞會的大好日，却不道虛無黨也在首都民意俱樂部開協議會的祕密期，那時俄國各黨勢力，要推民意黨察科威團算最盛，土地自由黨拿魯脫尼團次之。這日就舉了民意黨做會首。此外哥衛格團，奧能伯加團，馬黎可夫團，波蘭俄羅斯俱樂部，奪爾

格聖俱樂部，紛紛的都派代表列席，黑壓壓擠滿了一堂。正是龍拿虎擲，燕叱鶯喧，天地無聲，風雲異色的時候，民意女員魯翠，曳長裾，圍貂尾，站立發言臺上，桃臉含秋，蛾眉凝翠的，宣告近來黨中經濟缺乏，團力渙散，必須重加聯絡，大事運動，方足再謀大舉。這幾句話，原算表明今日集會之想，還要暢發議論，忽見波麻兒，連跌帶撞遠遠的跑來，喊道：「可了不得。今兒個又出了第二個蘇菲亞了！本黨宮內偵探員，有祕密報告在此！」大衆聽了愕然。魯翠就在臺上，接了波麻兒拿來的一張紙，約略看了看，臉上十分驚異。大衆都問何事？魯翠就當衆宣誦道：「本日皇帝在溫宮，讎各國公使，開大跳舞會，車駕定午刻臨場，方出內宮門，突有一女子，從侍女隊躍出，左手持炸彈，右手攔帝胸，叱曰：『咄，爾速答我，能實行千八百八十一年二月十二日民意黨上書要求之大赦國事犯召集國會兩大條件否？不應則炸爾！』帝出不意，不知所云，連呼衛士安在。衛士見彈股慄，莫敢前，相持間，女子舉彈欲擲，帝以兩手死抱之，其時適文部大臣波別士立女子後，呼曰：『陛下莫釋手！』即拔衛士佩刀，猝砍女子臂，臂斷，血溢，女子踣，帝猶死持彈不敢釋。衛士前擒女子，女子猶蹶起，握一衛士目，乃被捕。送裁判所。烈哉，此女惜未知名。探明再報！民意黨祕密偵探員報告。」魯翠誦畢，衆人都失色。齊聲道：「這女子是誰！可惜不知姓名。這一片驚天動地的可惜聲裏，猛可的飄來一句極淒楚的說話道：『衆位，這就是我的夏雅麗姑娘呀！』大家倒吃一驚。抬頭一看，原來是克蘭斯滿面淚痕的站在魯翠面前。魯翠道：「克君，怎見得就是她？」克

蘭斯道：「不瞞姑娘說，昨晚她還到過小可家裏，可憐小可竟沒見面說句話兒。」魯翠道：「既到你家，怎麼不見呢？」克蘭斯道：「她來，我那裏知道呢！直到今早起來，忽見桌上安放的一個小照兒不見了，倒換上了一個夏姑娘的小照。我覺得詫異，正拿起來，誰知道照後還夾着一封密信。看了這信，方曉得姑娘一生的苦心，我黨大事的關係，都在這三寸的小照上。我正拿了來，要給姑娘商量救她的法子，誰知已鬧到如此了。」說罷就在懷裏掏出一個小封兒，一張照片，送給魯翠。魯翠不暇看小照，先抽出信來，看了不過兩三行，點點頭道：「原來他嫁加克奈夫，全爲黨中的大計，嗚！我們倒錯怪她了！噯，放着心愛的人，生生割斷，倒嫁一個不相干的蠢人，真正苦了她了！」說着又看，忽然吃驚道：「怎麼加克奈夫倒就是她殺的？誰猜得到呢！」此時克蘭斯只管淌淚，波麻兒及衆人聽了魯翠的話，都面面相覷道：「加氏到底是誰殺的？」魯翠道：「就是夏雅麗殺的。」波麻兒道：「奇了，嫁他又殺他，這什麼道理？」魯翠道：「就爲我黨經濟問題，她殺了他，好傾他的家，供給黨用呀。」衆人道：「從前楷愛團波爾佩，也嫁給一個老富人，毒殺富人，取了財產，夏姑娘想就是這主意了。」波麻兒道：「有多少呢？如今在那裏？」魯翠看着信道：「真不少哩，八千萬盧布哩！」又指着照片嘆道：「這就是八千萬盧布的支證書，這姑娘真布置得妥當！這些銀子，都分存在瑞士法蘭西各銀行，都給總理說明是暫存的，全憑這照片收支，叫我們得信就去領取，遲恐有變。」魯翠說到這裏，忽愕然道：「她爲什麼化了一萬盧布，賄買一個宮

中侍女的缺呢？」克蘭斯含淚道：「這就是今天的事情了。姑娘，你不見她，早把老娘斐氏搬到瑞士親戚家去，那個炸彈，還是加氏從前在亞突俱樂部搜來的。她一見，就預先藏着，可見死志早決的了。」魯翠放了信，也落淚道：「她替黨中得了這麼大資本，功勞也真不小，難道我們聽她給這些暴君污吏宰殺嗎？」衆人齊聲道：「這必要設法救的。」魯翠道：「妾意一面遣人持照到各行取銀，一面想法到裁判所去聽審。這兩件事，最要緊，誰願去？」於是波麻兒擔了領銀的責任，克蘭斯願去聽審，各自分頭前往。話分兩頭：却說克蘭斯一逕出來，汗淋淋的趕到裁判所，抬頭一看，署前立着多少衛兵，防衛得嚴密非常，閒人一個不許亂闖，克蘭斯正在爲難，忽見署中走出兩個人來，一個老者，一個少者，正要上車。克蘭斯連忙要避，那少年忽然喚道：「克君，你也來了。」克蘭斯吃了一驚，定睛一認，却是瓦德西。只得上前相見。瓦德西就招呼了畢葉，並告訴他也來聽審的，誰知今日不比往常，畢君署中有熟人，也不放進去，真沒有法了！瓦德西當時就拉了克蘭斯，同到他家。克蘭斯此時也無計可施，只得跟着他們同走。瓦德西留住克蘭斯，畢葉在家吃夜飯，三人正在商議，忽然畢葉得了裁判所朋友的密信，夏雅麗已判定死刑，俄皇怕有他變，傍晚時已登絞臺絞死了。克蘭斯得了這信，咬牙切齒，痛罵民賊，立刻要去報仇雪恨，還是瓦德西勸住了，只得垂頭喪氣，別了畢瓦兩人，趕歸祕密會所，報告凶信。其時魯翠諸人還在會商援救各法，猝聞這信，真是青天霹靂，人人裂目，個個椎心。魯翠更覺得義憤填膺，長悲纏骨，連笑帶咽，演

說了一番。過了幾日，又開了個大追悼會，倒把黨中氣餒，提高了百倍。直到波麻兒回來，黨中又積儲了無數資本，自然黨勢益發盛大了。到底歇了數年，到一千九百零一年三月二十二日，克蘭斯狙擊了文部大臣波別士，也算報了砍臂之仇。魯翠姑娘，也在一千九百零四年五月十一日，把爆藥彈擲皇帝尼古拉士，不成被縛。臨刑時道：「我把一個爆烈彈，換萬民自由，死怕什麼！」這都是夏姑娘一死的餘烈哩。此是後話，不必多述。如今再說瓦德西那日送了克蘭斯去後，幾次去看彩雲，却總被門上阻當。後來彩雲約會在葉爾丹園，方得相會。從此就買囑了管園人，每逢彩雲到園，管園人就去通信。如此習以為常，一月中總要見面好幾次，情長日短，倏忽又是幾月。那時正是溽暑初過，新涼乍生，薄袖輕衫，易生情興，瓦德西徘徊旅館，靜待好音，誰知日復一日，消息杳然，悶極無聊，只好坐在躺椅中，把日報消遣。忽見緊要新聞欄內，載一條云：「清國俄德奧荷公使金鈞三年任滿，現在清廷已另派許鏡澂前來接替，不日到俄。」云云。瓦德西看到這裏，不覺呆了，因想怪道：「彩雲這禮拜不來相約，原來快要回國了。轉念道：「既然快要相離，更應該會得勤些，纔見得要好！」瓦德西手裏拿了張報紙，呆呆忖度個不了，忽然侍者送上一個電報道，這是貴國使館裏送來的。瓦德西連忙拆看，却是本國陸軍大將打給他的，有緊要公事，令其即日回國，詞意很是嚴厲，知道不能耽擱的，就嘆口氣道：「這真巧了，難道一面緣都沒了？」丟下電報，走到臥室裏，換了套出門衣服，逕赴葉爾丹園而來，意思想去碰碰，或者得見，也未可定。誰知

到園間問管園的，說好久沒有來過。等了一天，也是枉然。瓦德西沒法，只好寫了一封信，交給管園的，叮囑等中國公使夫人來時手交，自己硬了心腸，匆匆回寓，料理行裝。第二日一早，趁了火車，回德國去了，不提。單說彩雲正與瓦德西打得火熱，那裏分拆得開，知道雲青任期將滿，早就攬撥雲青，在北京託了奉如，運動連任。誰知竟不能成。這日雲青忽接了許鏡澈的電信，已經到了柏林，三日內就要到俄。雲青進來告訴彩雲，叫他趕緊收拾行李。彩雲聽了這信，彷彿打個焦雷，恨不立刻去見瓦德西，訴訴離情。無奈雲青終日逼緊着拾掇，而且這事，連阿福都瞞起的。不提什麼，阿福尚在那裏尋瑕索癥，風言醋語，所以連通信的人都沒有，只好肚裏叫苦罷了。直到雲青交卸了篆務，一切行李都已上了火車站，叫阿福押去，雲青又被畢葉請去吃早飯餞別，彩雲得了這個巧當兒，求一個小公兒，許了他錢，去雇了一輛買賣車，獨自趕往葉爾丹園，滿擬遇見瓦德西，說些體己話兒，洒些知心淚，也不枉相識一場。誰知一進園，正要去尋管園的，他倒早迎上來，笑嘻嘻拿着一封信道：「太太貴忙呀！這是瓦德西先生留下的信兒，你瞧罷！」彩雲怔一怔，忙接了，只見紙上寫着道：

彩雲夫人愛鑒：昨讀日報，知錦車行邁，正爾神傷，不意鄙人亦牽王事，束裝待發。嗚呼！我兩人何緣慳耶？十旬之愛，盡於浹辰，別淚盈懷，無地可洒，期於葉爾丹園叢薄間，作末日之握，乃夕陽無限，而谷音寂然，林鳥有情，送我哀響；僕今去矣。卿亦長辭海濤萬里，相思百年，落月屋梁，

再見以夢，亞鴻有便，惠我好音！

未署，「愛友瓦德西拜上。」彩雲就把信插入衣袋裏，笑問那管園的道：「瓦德西先生多唔給你這信的他說什麼沒有？」管園的道：「他前天給我的，倒沒說別的，就恨太太不來。」彩雲點點頭，含着一包眼淚，慢慢上車，逕向火車站而來。到得車站，恰好見雯青剛上火車，俄國首相兼外部大臣吉爾斯，德奧荷三國公使，畫師畢葉，還有中國後任公使許鏡澂，奏留的繙譯隨員等，鬧哄哄多少人，都來送行。雯青正應酬得汗流浹背，那裏有工夫留心彩雲的事情，只有阿福此時，看見彩雲坐了一輛買賣車，如飛從東馳來，心裏就詫異，連忙迎上來，望了幾望彩雲的眼睛，對彩雲微微一笑。彩雲倒轉了頭也不理他，自顧已到停車場，自然有老媽丫鬢等扶着上車了。不一會，汽笛一聲，一股濃煙，直從煙突噴出，那火車就慢慢行動，停車場上送的人，有拱手的，有脫帽的，有揚巾的，一片平安祝頌聲裏，就風馳電捲，離了聖彼得堡而去。三日到了柏林。雯青把例行公事完了，就赴馬賽。可巧前次坐來的薩克森船，於八月十六日，開往中國上海，仍是戴會計去講定妥了。十五日夜飯後，大家登了舟，雯青彩雲仍坐了頭等艙。部署粗定，那船主質克笑着走進艙來，向雯青彩雲道：「我們真算有緣了！來去都坐了小可的船。」雯青不會說外國話，只好彩雲應酬了一會。質克方去了，開了船。質克非常招呼，自己有時也來走走，彩雲也常到船頂去散步乘涼，偶然就在質克屋裏坐坐。原來彩雲自離了俄都，想着未給瓦德西作別，心

中總覺不安，有時拿出信來看看，未免對月傷懷，臨風洒淚，自己德話雖會說，却不會寫，連回信都難寄一封，更覺悶悶不樂。賈克連日看出彩雲不樂，雖不解緣故，倒常常想法騙她快活。彩雲很感激他，按下不表。且說阿福自從那日見了瓦德西後，就動了疑，不過究竟主僕名分，不好十分露相，只把語言試探而已。有一晚，薩克森船正在地中海駛行，一更初定，明月中天，船上乘客，大半歸房就寢，滿船靜悄悄的，但聞鼻息呼聲。阿福一人睡在艙中，反覆不安，心裏覺得躁煩，就起來，披了一件小羅衫走出來，從扶梯上爬到船頂，却見頂上寂無人聲，照着一片白迷濛的月色，涼風颯颯，冷露玲玲，爽快異常。阿福就靠在帆桅上，賞玩海中夜景。正在得趣，忽覺眼前黑魃魃的好像一個人影，直掠烟突而過，心裏一驚，連忙蹣蹣手躡腳跟上去，遠遠見相離一箭之地，果真有個人，飛快的衝着船首走去，那身量窈窕，像個女子後影，可辨不清是中是西。阿福方要定睛認認，只聽船長小室的門，砰的一聲，那女影就不見了。阿福心想，原來這船長是有家眷的，我左右空着，何妨去偷看看他們做什麼。想着，就溜到那屋旁。只見這屋，兩面都有一尺來大小那玻璃推窗，紅色氈簾正鈎起，阿福向裏一張，只見室內漆黑無光，就在漏進去一點月光裏頭，隱約見那女子背坐在一張藍氈靠背上，賈克正站起，一手要鑷電燈的活機，那女子連連搖手，說了幾句咕啾咕嚕的話。賈克只涎笑，擺着身，手掏衣袋裏，掏出個彷彿是信的小封兒，遠遠託着說話，大約叫那女子看。那女子瞥然伸手來奪。賈克趁勢，拉住那女子的手，湊在耳邊，低低的說。那女子斜

釘了質克一眼，就回過臉來，急忙探頭向門外一張，順手却把簾子歛的拉上，阿福在這當兒簾縫裏，正給那女子打個照面，不覺啊呀一聲道：「可了不得了！」正是：前身應是瑣首佛，半夜猶張素女圖。欲知阿福因何發喊，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游草地，商量請客單，

借花園，開設譚瀛會。

話說阿福在簾縫裏看去，迷迷糊糊，活像是那一個人，心裏一急，幾乎啊呀的喊出來。忽然轉念一想，質克這東西，凶狠異常，不要自己吃不了兜着走。側耳聽時，那屋是西洋柳條板實拚的，屋裏做事，外面聲息不漏。阿福沒法，待要抽門，却聽得對面韃韃的腳聲。探頭一望，不提防碧沈沈兩隻琉璃眼，亂蓬蓬一身花點毛，倒是一條二尺來高的哈吧狗，搖頭擺尾，急騰騰地向船頭上趕着一隻錦毛獅子母狗去了。阿福啐了一口，暗道：「畜生也欺負人起來！」說罷，垂頭喪氣的，正在一頭心裏盤算，一頭歪回扶梯邊來，瞥然又見一個人影，在眼角裏一閃。急急忙忙，繞着船左舷，搶前幾步，下梯去了。阿福倒怔了怔，心想他們幹事怎麼這麼快！自己無計思量，也就下樓歸綰安歇。氣一回，恨一回，反覆了一夜，到天亮倒

落聰了，朦朧中忽然人聲鼎沸，驚醒起來，却聽在二等艙裏，是個蘇州人口音。細聽正是匡次芳帶出來的一個家人。高聲道：「哼，外國人船！外國人買幾個銅錢介船主，牛幾個頭幾隻臂膊介動現世，咿朵問問俚！昨夜裏做個啥事體？儂拉艙面浪，聽子一夜架，儂弄壞子俚大餐間一隻玻璃杯，俚倒勿答應，個末俚弄壞子佢公使夫人，倒弗翻淘。」這家人說到這裏，就聽見有個外國人，不曉得咕喇咕嚕，又嚷些什麼。隨後便是次芳喝道：「混賬東西！金大人來了！還敢胡說給我滾出去！」只聽那家人一頭走，一頭還在咕嚕道：「裏勢個事體，本來金大人該應管管哉！」阿福聽了這些話，心裏詫異，想昨夜同在艙面，怎麼我沒有碰見呢？後來聽見主人也出來，曉得事情越發鬧大了，連忙穿好衣服走出來。只見大家都在二等艙裏，次芳正在給質克做手勢陪不是。斐青却在艙門口，呆着臉站着。彩雲不敢進來，也在艙外遠遠探頭探腦，看見阿福，就招手兒。阿福走上去道：「倒底怎麼回事呢？」彩雲道：「誰知道！這天殺的，打碎了人家的一隻杯子，人家罵他，要他賠，他就無法無天起來。」阿福冷笑道：「沒縫的蛋兒蒼蠅也不鑽，倒是如今弄得老爺都知道，我倒在這裏發愁。」彩雲別轉臉，正要回答，斐青却氣憤憤的走回來。阿福連忙站開。斐青眼釘着彩雲道：「你還出來趕什麼？」彩雲聽了這話頭兒，一扭身，飛奔的往頭等艙而去。斐青也隨後跟來。彩雲一進艙，倒下吊床，雙手捧着臉，嗚嗚咽咽大哭起來。斐青道：「咦，怎麼倒你哭了！」彩雲咽着道：「怎麼叫我不哭呢！我是沒有老爺的苦人呀，儘叫人家欺負的！」斐青愕

然道：「這，這是什麼話？」彩雲接着道：「我那裏還有老爺呢！別人家老爺，總護着自己身邊人，就是做了醜事，還要顧着向日恩情，一床錦被，遮蓋遮蓋，況且沒有巴柄的事兒，給一個低三下四的奴才，含血噴人，自己倒站着聽風涼話兒！沒事人兒一大堆，不發一句話，就算你明白不相信，人家看你這樣兒，只說你老爺也信了。我這冤枉，那裏再洗得清呢！」原來雲青剛纔一起床，就去看次芳。可巧碰下這事，聽了那家人的話，氣極了，沒有思前想後，一盆之火走來，想把彩雲往大海一丟，方雪此恥。及至走進來，不防兜頭給彩雲一哭，見了那嬌模樣，已是軟了五分，又聽見這一番話，說得有理，自己想想，也實在沒有憑據，那怒氣自然又平了三分。就道：「你不做歹事，人家怎麼憑空說你呢？」彩雲在床上連連蹬足哭道：「這都是老爺害我的！學什麼勞什子的外國話！學了話，不叫給外國人應酬，也還罷了，偏偏這回老爺卸了任，把好一點的繙譯，都奏留給後任了。一下船，逼着我做通事，因此認得了質克，人家早就動了疑。昨天我自己又不小心，爲了請質克代寫一封柏林女朋友的送行回信，晚上到他房裏去過一趟，那裏想得到鬧出這個亂兒來呢！」說着，歛的翻身，在枕邊掏出一封西文的信，往雲青懷裏一擲道：「你不信，你瞧！這書信還在這裏呢！」彩雲擲出了信，更加號啕起來，口口聲聲要尋死。雲青雖不認得西文，見她堂堂冠冕，擲出信來，知道不是說謊了。聽她哭得淒慘，不要說一團疑雲，自然飛到爪窪園去，倒更起了憐惜之心，只得安慰道：「既然你自己相信，對得起我，也就罷了，我也從此不提。你也不必哭了。」

彩雲只管撒嬌撒癡的痛哭，說：「人家壞了我名節，你倒肯罷了！」雲青沒法，只好許他到中國後，送辦那家人，方纔收旗息鼓。外面質克吵鬧一回，幸虧次芳再四調停，也算無事了。阿福先見雲青動怒，又怕尋根問底，早就暗暗跟了進來。聽了一回，知道沒下文，自然放心去了。從此海程迅速，倒甚平安，所過埠頭，無非循例應酬，毫無新聞趣事可記，按下慢表。如今且說離上海五六里地方，有一座出名的大花園，叫做味蕪園。這座花園，坐落不多，四面圍着嫩綠的大草地，草地中間，矗立一座巍峨的跳舞廳，大家都叫他做安凱第。原是中國士女會集茗話之所。這日正在深秋天氣，節近重陽，草作金色，楓吐火光，秋花亂開，梧葉飄墮，佳人油碧，公子絲鞭，拾翠尋芳，歌來舞往，非常熱鬧。其時又當夕陽銜山，一片血色般的晚霞，斜照在草地上，迎着這片光中，却有個骨秀神腴光風霽月的老者，一手捋着淡淡的黃鬚，緩步行來。背後隨着個中年人，也是眉目英挺，氣概端凝，胸羅匡濟之才，面盎詩書之澤。一壁閒談，一壁走的齊向那大洋房前進。那老者忽然歎道：「若非老夫微疴淹滯，此時早已在倫敦巴黎間，呼吸西洋自由空氣了！」那中年笑道：「我們此時若在西洋，這淡瀛勝會，那得舉發大人的清恙，正天所以留大人爲羣英之總持也！可見盍簪之聚，亦非偶然。」那老者道：「我兄獎飾過當，老夫豈敢！但難得此時羣賢畢集，不能無此盛舉，以誌一時之奇遇。前日託兄所擬的客單，不知已擬好嗎？」那中年道：「職道已將現在這裏的人，大略擬就，不知有無掛漏，請大人過目！」說着，就趕忙在靴統裏抽出一個梅紅全帖，雙手

遞給老者，那老者揭開一看，只見那帖上寫道：

本月重九日，敬借味薊園，開談瀛會。凡我同人，或持旄歷聘，或憑軾偶游，足跡曾及他洲，壯游逾乎重譯者，皆得來預斯會。侵他山攻錯之資，集世界交通之益，翹盼旌旄，勿吝金玉！敬列台銜於左：

記名道日本出使大臣呂大人印蒼舒號順齋；

前充德國正使李大人印豐寶號台霞；

直隸候補道，前充美日祕出使大臣雲大人印宏號仁甫；

湖北候補道鐵廠總辦前充德國參贊徐大人印英號忠華；

直隸候補道招商局總辦前奉旨游歷法國馬大人印中堅號美菽；

現任常鎮道前奉旨游歷英國柴大人印毓號韻甫；

大理寺正堂前充英法出使大臣俞大人印耿號西塘；

分省補用道前奉旨游歷各國現充英法義比四國參贊王大人印恭號子度。

下面另寫一行「愚弟薛輔仁頓首拜訂。」看官：你們道這老者是誰？原來就是無錫薛淑雲。還是去年七月，奉了出使英法義比四國之命，誰知淑雲奉命之後，一病經年，至今尚未放洋，月內方纔來滬。

駐節天后宮，還須調養多時，再行啓程。那個中年人，就是雲青。那年與雲仁甫同見的王子度，原是這回淑雲奏調他做參贊，一同出洋的。這兩人都當世通才，深知世界大勢，氣味甚是相投。當時在滬無事，恰值幾個舊友，如呂順齋從日本任滿歸朝，徐忠華爲辦鐵料來滬，美菽仁甫則本寓此間，淑雲素性好客，來此地聚着許多高朋，因與子度商量，擬邀曾經出洋者，作一盛會，借此聚集冠裳，兼可研究世局。其時恰好京卿俞西塘，有奉旨查辦事件；常鏡道柴韻甫，有與上海道會商事件，這兩人也是一時有名人物，不期而遇，都聚在一處。所以子度一併延請了。閒話少說。話說當時淑雲看了客單，微笑道：「大約不過這幾個人罷了？就少了雲青和次芳兩個！聽說也快回國，不知他們趕得上嗎？」子度一面接過客單，一面答道：「昨天知道雲青夫人，已經到這裏來迎接了。上海道已把洋務局預備出來，專候使節。大約今明必到。」言次兩人已踏上了那大洋房的平台。正要進門，忽然門外風馳電掣的來了兩輛華麗馬車，後面塵頭起處，跟着四匹高頭大馬，馬上跨着戴紅纓帽的四個俊僮。那車一到洋房門口，停住了，就有一羣老媽丫頭，開了車門，扶出兩位佳人，一個是中年的貴婦，一個是姣小的雛姬，都是珠圍翠繞，粉滴脂酥，款步進門而來。淑雲子度，倒站着看呆了。子度低低向淑雲說道：「那年輕的，不是雲青的如夫人嗎？大約那中年的，就是正太太了。」淑雲點頭道：「不差，大約雲青已到了，我們客單上，快添上罷！我想我先回去拜他一趨，後日好相見。你在這裏給園主人把後天的事情說定，叫他把東邊老園的花廳，借

給我們做會所就得了。」子度答應，自去找尋園主人。這裏淑雲見雯青的家眷，許多人簇擁着上樓，揀定座兒，自去覓茗，淑雲也無心細看，連忙叫着管家伺候，忽忽上車回去拜客不提。原來雯青還是昨日上午抵埠的，被脚靴手版，膠擾了一日，直到上燈時，方領了彩雲，進了洋務局公館，知道夫人在此，連忙接來，夫妻團聚，暢話離情，快活自不必說。到了次日，雯青叫張夫人領着彩雲各處去游玩，自己也出門拜訪友好，直鬧到天黑方歸。正在上房，一面叫彩雲伺候更衣，一面與夫人談天，細問今日游玩的景緻。張夫人一二的訴說。那當兒，金升拿着個帖子，上來回道：「剛纔薛大人自己來過，請大人後日到味蕪園一聚，萬勿推辭。臨走留下一個帖子。」雯青就在金升手裏，看了一眼，微笑道：「原來這班人都在這裏，倒也難得！」又向金升道：「你去外頭招呼匡大人一聲，說我去的，叫匡大人也去，不可辜負了薛大人一片雅意。」金升諾諾答應下去，當日無話。單說這日重陽佳節，雯青在洋務局吃了早飯，約着次芳坐車直到味蕪園，到得園門，把車拉進老園，洋房停着，只見門口已停滿了五六輛轎車，階上站着無數紅纓青褂的家人，雯青、次芳一同下車，就有家人進去通報，淑雲滿面笑容的把雯青、次芳迎接進去。此時花廳上，早是冠裳濟濟，坐着無數客人，見雯青進來，都站起來讓坐。雯青周圍一看，只見順齋、台霞、仁甫、美菽、忠華、子度一班熟人，都在那裏。雯青一一寒暄了幾句，方纔告坐。淑雲先開口向雯青道：「我們還是那年在一家春一敘，一別十年，不想又在這裏相會。最難得的，仍是原班，不弱一個。不過綠髮少年，

都換了華顛老子了。」說罷，拈鬚微笑。子度道：「記得那年全安棧相見的時候，正是雯兄大魁天下，衣錦榮歸的當兒，少年富貴，真使弟輩豔羨無窮。」雯青道：「少年陳跡，令人汗顏，小弟只記得那年暢聞高論，所談西國政治藝術，天驚石破，推崇備至，私心竊以爲過當！如今靠着國家洪福，周遊各國，方信諸君言之不謬。可惜小弟學淺才疎，不能替國家宣揚令德，那裏及淑翁博聞多識，中外仰望，又有子度兄相助爲理。此次出洋，必能爭回多少利權，增重多少國體。弟輩惟有拭目相望耳！」淑雲子度謙遜了一回。台霞道：「那時中國風氣未開，有人討論西學，就是漢奸雯兄，你還記得嗎？郭鶴仙侍郎，喜談洋務，幾乎被鄉人驅逐；曾劼剛襲侯，學了洋文，他的夫人喜歡彈洋琴，人家就說他吃教的。這些粗俗的事情，尙且如此，政治藝術，不要說雯兄疑心，便是弟輩，也不能十分堅信。」美菽道：「如今大家眼光，比從前又換一點兒了，聽說俞西塘京卿，在家飲食起居，都依洋派，公子小姐，出門常穿西裝，在京裏應酬場中，到也沒有聽見人家議論他，豈不奇怪！」大家聽了，正要動問，只見一個家人手持紅帖，匆忙進來通報道：「俞大人到！」雯青一眼看去，只見走進一個四十多歲的體面人來，細長幹兒，橢圓臉兒，雪白的皮色，烏油油兩縷微鬚，藍頂花翎，滿面風芒的，就給淑雲作下揖去，口裏連說遲到。淑雲正在送茶，後面家人又領進一位粗眉大眼挺腰凸肚的客人，淑雲順手也送了茶，就招呼雯青道：「這位就是柴韻甫觀察，新從常鎮道任所到此。我們此會，借重不少哩！」韻甫忙說不敢，就給大家相見。淑雲見客已到齊，忙叫

家人擺起酒來，送酒定座，忙了一回，於是各各歸坐，舉杯道謝之後，大家就縱飲暢談起來。雲青向順齋道：「聽說東瀛從前崇尚漢學，遺籍甚多，往往有中土失傳之本，而彼國尚有流傳。弟在海外，就知閣下搜輯甚多，正有功藝林之作也。」順齋道：「經生結習，沒有什麼關係的。要比到子度兄所作的日本國志，把島國的政治風俗，網羅無遺，正是問鼎康瓠，不可同語了！」子度道：「日本自明治變法，三十年來，進步之速，可驚可愕。弟的這書，也不過斷爛朝報，一篇陳賬，不適用的了。」西塘道：「日本近來注意朝鮮，到是一件極可慮的事。卽如那年朝鮮李呈應之亂，日本已遣外務卿井上馨率兵前往，幸虧我兵先到半日，得以和平了事。否則朝鮮早變了琉球之續了。」子度微笑，指着淑雲。順齋道：「這事都虧了兩位贊助之功。」淑雲道：「豈敢！小弟不過上書莊制軍，請其先發海軍往救，不必轉商總理衙門，致稽時日罷了。至這事成功的樞紐……」說到這裏，向着順齋道：「究竟還靠順齋在東京，探得確信，急遞密電，所以制軍得豫爲之備，迅速成功哩。」美菽道：「可惜後來伊藤博文到津，何太真受了北洋之命，與彼立了攻守同盟的條約，我恐朝鮮將來有事。中日兩國，必然難免爭端罷！」雲青道：「朝鮮一地，不但日本眈眈虎視，卽俄國蓄意，亦非一日了。」淑雲道：「不差，小弟聞得吾兄這回回國，俄皇有臨別之言，不曉得究竟如何說法？」雲青道：「我兄消息好靈！此事確是有的，就是兄弟這次回國時，到俄宮辭別，俄皇特爲免冠握手，對兄弟道：「近來外人都道朕欲和貴國爲難，且有吞併朝鮮的意思，這種議論，都

是西邊大國造出來離間我們邦交的。其實中俄交誼，在各國之先，朕那裏肯廢棄呢！況且我國新滅了波蘭，又割了瑞典芬蘭，還有圖爾齊斯坦各部，朕日夜兢兢，方要綏和斯地，萬不願生事境外的。至於東境鐵路，原爲運輸海參威、庫春商貨起見，更沒別意。又有人說我國海軍，被英國截住君士但丁峽，沒了屯泊所，所以要從事朝鮮，這話更不然了。近年我已在黑海旁邊，得了停泊善澳，北邊又有煤礦，又在庫頁島得了海口兩處，皆風盡水暖，擴苗豐富的；再者俄與丹馬婚姻之國，尙要濟師，丹馬海峽，也可借道，何必要朝鮮呢！貴大人歸國，可將此意，勸告政府，務敦睦誼。——這都是俄皇親口對弟說的。至於其說是否發於至誠，弟却不敢妄斷，只好據以直告罷了。」淑雲道：「現在各國內力充滿，譬如一杯滿水，不能不溢於外，侵略政策，出自天然，俄皇的話，就算是真心，那裏強得過天運呢！孫子曰：『毋恃人之不來，恃我有以待之！』爲今之計，我國只有力圖自強，方足自存在這種大戰國世界哩！」雯青道：「當今自強之道，究以何者爲先？淑翁留心有素，必能發揮宏議。」淑雲道：「富強大計，條目繁多，弟輩蠢測，那裏能盡！只就職分所當盡者，卽如現在交涉裏頭，有兩件必須力爭的，第一件，該把我國列入公法之內，凡事不至十分吃虧；第二件，南洋各埠，都該添設領事，使僑民有所依歸。這兩事，雖然看似尋常，却與大局很有關係，弟從前曾有論著，這回出去，決計要實行的了。」次芳道：「淑翁所論，自是外交急務，若論內政，愚意當以練兵爲第一，練兵之中，尤以練海軍爲最要。近日北洋海軍，經威毅伯極意經營，丁雨汀盡

心操演，將來必能收效的。但今聞海軍衙門，軍需要款，常有移作別用的，一國命脈所係，豈容兒戲呢？真不可解了！忠華道：「練兵固不可緩。然依弟愚見，如以化學比例。兵事尙是混合體。決非原質。歷觀各國立國，各有原質，如英國的原質是商，德國的原質是工，美國的原質是農。農工商三樣，實是國家的命脈。各依其國的風俗，性情，政策，因而有所注重。我國倘要自強，必當使商有新思想，工有新技術，農有新樹藝，方有振興的希望哩！」仁甫道：「實業戰爭，原比兵力戰爭更烈，忠華兄真探本之論！小弟這回遊歷英，善留心工商界，覺得現在有兩件怪物，其力足以滅國殄種，我國所必當預防的，一是銀行，一是鐵路。銀行非錢鋪可比，經其規制，一國金錢的勢力，聽其弛張了；鐵路亦非驛站可比，入其範圍，一國交通的機關，受其節制了。我國若不先自下手，自辦銀行，自築鐵路，必被外人先我着鞭，倒是心腹大患哩！」台震道：「西國富強的本原，據兄弟愚見，却不盡在這些治兵、制器、惠工、通商諸事上頭哩！第一在政體。西人視國家爲百姓的公產，不是朝廷的世業，一切政事，內有上下議院，外有地方自治，人人有議政的權柄，自然人人有愛國的思想了。第二在教育，各國學堂林立，百姓讀書，歸國家管理，無論何人，不准不讀書，西人叫做強逼教育。通國無不識字的百姓，即販夫走卒，也都通曉天下大勢，民智日進，國力自然日大了。又不禁黨會，增大他的團結力；不諱權利，養成他的競爭心，尊信義，重廉恥，還是餘事哩。我國現在事事要仿效西法，徒然用心那些機器事業的形迹，是不中用的。」西塘道：「政體一層，我國數千年

來，都是皇上一人獨斷的，一時恐難改變。只有教育一事，萬不可緩。現在我國四萬萬人，讀書識字的，還不到一萬萬，大半癡愚無知，無怪他們要叫我們做半開化國了。現在朝廷如肯廢了科舉，大開學堂，十年之後，必然收效。不過弟意，現辦學堂，這些專門高等的，倒可從緩，只有普通小學堂，最是要緊；因爲小學堂，是專教成好百姓的，只要有了好百姓，就不怕他沒有好國家了。」韻甫道：「辦學堂，開民智，固然是要緊，但也有一層流弊，該慎之於始。兄弟從前到過各國學堂，常聽見那些學生，終日在那裏講究什麼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法律，魂，滿口裏無非「革命」「流血」「平權」「自由」的話，我國如果要開學堂，先要把這種書禁絕，不許學生寓目纔好；否則開了學堂，不是造就人材，倒造就叛逆了。美菽道：「要說到這個流弊，如今還早哩！現在我國民智不開，固然在上的人，教育無方，然也是我國文字太深，且與語言分途的緣故，那裏能給言文一致的國度比較呢！兄弟的意思，現在必須另造一種通行文字，給白話一樣的方好。還有一事，各國提倡文學，最重小說戲曲，因爲百姓容易受他的感化；如今我國的小說戲曲，太不講究了，佳人才子，千篇一律，固然毫無道理；否則開口便是驪山老母，齊天大聖，開口又是白玉堂，黃天霸，一派妖亂迷信的話，布滿在下等人心裏，北幾省此風更甚，倒也是開化的一件大大可慮的事哩！」當時味蕪園席上的人，你一句，我一句，正在興高彩烈，議論天下大勢的時候，忽見走進一個家人，站在雲青身邊，低低的回道：「太太打發人來，說京裏有緊要電報到來，請老爺即刻

回去。」大家都吃了一驚，方隔斷了話頭。雲青心裏有事，坐不住，只好起身告辭。正是海客高譚驚四座，
京華芳訊報三遷。欲知事後，且聽下回。

第十卷

第十九回

淋漓數行墨，五陵未死健兒心。
的燦三明珠，一笑來觴名士壽。

上回敘的是薛淑雲在味蕪園開譚瀛會，大家正在高談闊論，忽因雯青家中接到了京電，不知甚事，雯青不及終席，就道謝興辭，趕回洋務局公館，却見夫人滿面笑容的，接出中堂道：「恭喜老爺。」雯青倒愕然道：「喜從何來？」張夫人笑道：「別忙，橫豎跑不了，你且換了衣服。」彩雲煩你把剛纔陸大人打來的電報，拿給老爺看。」那個當兒，阿福站在雯青面前，脫帽換靴，彩雲爬在張夫人椅子背上，怔怔的聽着。猛聽得夫人呼喚，忙道：「太太攔在那裏呢？」夫人道：「剛在屋裏書桌兒上給你同看的，怎麼忘了？」彩雲一笑，扭身進去。這裏張夫人看着阿福給雯青升冠卸褂，解帶脫靴，換好便衣，靠窗坐着，阿福自出宅門。彩雲恰好手拿個紅字白封兒，跨出房來。雯青忙伸手來接。彩雲偏一縮手，遞給張夫人道：「太太看，這個是不是。」夫人點頭，順手遞在雯青手裏，雯青抽出，只見電文道：

上海斜橋洋務局出使大人金鑒燕得內信，兄派總署，諭行發，囑速來。率庚。

雯青看完道：「這倒想不到的，既然小燕傳出來的消息，必是確的，只好明後日動身了。」夫人道：「小燕是誰？」雯青道：「就是莊煥英侍郎，從前中俄交界圖，我也託他呈遞的。這人非常能幹，東西兩宮，都喜歡他，連內監們也沒個說他不好，所以上頭的舉動，他總比人家先曉得一點。他來招呼我，足見要好，倒不可辜負。夫人你可領着彩雲，把行李趕緊拾掇起來，我們後日準走。」張夫人答應了，自去收拾。雯青也出門至各處辭行。恰值淑雲子度，也定明日放洋，忠華回湖北，韻甫回鎮江，當晚韻甫作主人，還在密采里吃了一頓，歡聚至更深而散。明日各奔前程。話分兩頭，如今且把各人按下，單說雯青帶着全眷並次芳等，乘輪赴津。到津後，直託次芳護着家眷船，由水路進發，自己特向威毅伯處，借了一輛騾車，帶着老僕金升及兩個俊童，輕車簡從，先從旱路進京。此時正是秋末冬初，川原蕭索，涼風颯颯，黃沙漫漫，這日走到河西務地方，一個銅盆大的落日，只留得半個在地平線上，顏色恰似初開的淡紅西瓜一般，回光反照，在幾家野店的屋脊上，煞是好看。原後那地方，正是河西務的大鎮，一條很長的街，街上也有個小小巡檢衙門，衙兩旁，客店甚多。雯青車子一進市口，就有許多店夥迎上來，要攬這個好買賣，老遠的喊道：「我們那兒屋子乾淨，坑兒大，吃喝好，伺候又周到，請老爺試試就知道。」鴨鴨鳴嘴的不了。雯青忙叫金升飛馬前去，看定回報。誰知一去多時，絕無信息。雯青性急，叫趕上前去，揀大店落宿。過

了幾個店門，都不合意，將近市梢，有一個大店，門前竹竿子，遠遠挑出一扇青邊白地的毡簾，兩扇破落大門半開着，門上貼一副半拉下的褪紅紙門對，寫的是：

三千上客紛紛至，

百萬財源滾滾來。

望進去，一片挺大的圍場，正中三開間，一溜上屋，兩旁邊還有多少廂房，場中却已停着好幾輛客車。雲青看這店還寬敞，就叫把車趕進去。一進門，還沒下車，就聽金升高聲喪氣，倒在那裏給一個胖白面的少年人吵駕。少年背後，還站着個四五十歲，紫膛臉色，板刷般的烏鬚，眼上架着烏油油的頭號墨晶鏡，口啣京潮煙袋，一個官兒模樣的人。階前伺候多少家人。只聽金升道：「那兒跑出這種不講理的少爺大人們，仗着誰的大腰子，動不動就細人！你也不看看我姓金的，細得細不得？這回兒你們敢細，請細！那少年一聽，雙腳亂跳道：「好好，好撒野！你就是王府的包衣，今天我偏細了再說！來，給我細起這個沒王法的忘八。」這一聲號令，階下那班如狼如虎的健僕，個個摩拳擦掌，只待動手，斜刺裏那個紫膛臉的倒走出來攔住，對金升道：「你也太不曉事了！我却不怪你，大約你還纔進京，不知利害。我教你個乖，這位是當個戶部侍郎總理衙門大臣莊煥英莊大人的少大人，這回替他老大人給老佛爺和佛爺辦洋貨進去的。這位莊大人，彷彿是皇帝的好朋友，太后的老總管，說句把話，比什麼也靈。你別靠着你

主人，有一個什麼官兒仗腰子，就是斗大的紅頂兒，只要給莊大人輕輕一撥，保管骨碌碌的滾下來，你明白點兒，我勸你走罷！」雲青聽到這裏，忍不住氣的跳下車來，喝金升道：「休得無禮！」就走上幾步，給那少年作揖道：「足下休作這老奴的準，大概他今天喝醉了！既然這屋子是足下先來，那有遷讓的理！况剛纔聽那位說，足下是小燕兄的世兄，兄弟給小燕數十年交好，足下出門，方且該諸事照應，倒爭奪起屋子來，笑話，笑話！」說罷，就回頭問着那些站着的店夥道：「這裏兩廂有空屋沒有？要沒有，我們好找別家。」店夥連忙應着：「有，東廂空着。」雲青向金升道，把行李搬往東廂，不許多事。」此時那少年見雲青氣概堂皇，說話又來得正大，知道不是尋常過客，到反過臉，很足恭的還了一揖，問道：「不敢動問尊駕高姓大名？」雲青笑道：「不敢，在下就是金雲青。」那少年忽然臉上一紅道：「呀，可了不得，早知是金老伯，就是尊价逼人太甚，也不該給他爭執了！可恨他終究沒提個金字，如今老伯只好寬恕小姪無知冒犯，請裏邊去坐罷，小姪情願奉讓正屋。」雲青口說不必，却大踏步走進中堂，昂然上坐。那少年只好下首陪着。紫膛臉的坐在旁邊。雲青道：「世兄大名，不是一個『南』字雅篆叫做稚燕嗎？這兄弟常聽令尊說的。」那莊稚燕只好應了個「是。」雲青又指着那紫膛臉的道：「倒是這位，沒有請教？」那個紫膛臉的半天沒有他插嘴處，但是看看莊稚燕如此奉承，早忖是個大來頭，今忽然問到，就恭恭敬敬站着道：「賊道魚邦禮，號陽伯，山東濟南府人。因引見進京，在滬上遇見稚燕兄，相約着同行

的。雯青點點頭。莊稚燕又幾回請雯青把行李搬來。雯青連說不必。却說這中堂正對着那圍場，四扇大窗洞開，場上的事，一目瞭然。雯青嘴說不必的時候，兩隻眼却只看着金升等搬運行李下車。還沒卸，忽聽門外一陣鸞鈴，嘈嘈的自遠而近，不一會，就見一頭純黑色的高頭大騾，如風的捲進店來，騾上騎着一位六尺來高的身材，紅顏白髮，大眼長眉，一部雪一般的長鬚。頭戴編蒲遮日帽，身穿烏絨闊鑲的樂亭布袍，外罩一件韋陀金邊巴圖魯夾砍肩，脚蹬一雙綠皮蓋板快靴，一手背着個小包兒，一手提着絲韁，直闖到東廂邊，下了騾，把騾繫在一顆樹上，好像定下似的，不問長短，走進東廂，拉着一把椅子，就靠門坐下，高聲叫「夥計，你把這頭騾好生喂着，委屈了，可問你！」那夥計連聲應着。待走，老者又喊道：「回來，回來！」夥計只得垂手站定。老者道：「回頭帶了開水來，打臉水，沏茶，別忘了！」那夥計又站了一回，見他無話，方走了。金升正待把行李搬進廂房，見了這個情形，忙拉住了店主人，瞪着眼問道：「你說東廂空着，怎麼又留別人？」那店主人陪着笑道：「這事只好求二爺包荒些，東廂不是王老爺來，原空着在那裏。誰知他老偏又來到。不瞞二爺說，別人早趕了。這位王老爺，又是城裏半壁街上有名的大刀王，是個好漢，江湖上誰敢得罪他！所以只好求二爺回回貴上，僭們商量個好法子纔是一句話沒了，金升躁脚喊道：「我不知道什麼？」王二王三，「我只要屋子！」場上吵嚷，雯青稚燕，都聽得清清楚楚。雯青正要開口，却見稚燕走到台階上喊道：「你們嚷什麼，把金大人的行李，搬進這屋裏來就得

了！回過頭來，向着階上幾個家人道：「你們別閒看，快去幫個忙兒！」衆家人得了這一聲，就一閃上去，不由金升作主，七手八腳把東西都搬進來。店家看有了住處，慢慢就溜開。金升拿鋪蓋鋪在東首屋裏炕上，嘴裏還只管咕嚕，雯青只看不見不聞，由他們去鬧。直到拾掇停當，方站起來向稚燕道：「承世兄不棄，我們做一夜鄰居罷！」稚燕道：「老伯肯容小姪奉陪，已是三生之幸了！」雯青道了「豈敢」就拱手道：「大家各便罷！」說完，兩個俊童就打起簾子。雯青進了東屋，看金升部署了一回，那時天色已黑，屋裏烏洞洞，伸手不見五指。金升在網籃內翻出洋蠟台，將要點上。雯青搖手道：「且慢。」一邊說，一邊就掀簾出來。只見對面房靜悄悄的下着簾子，簾內燈燭輝煌。雯青忙走上幾步，伏在簾縫邊一張，只見莊魚兩人，盤腿對坐在炕上，當中擺着個炕几，几上堆滿了無數的真珠盤金表，鑽石鑲嵌小八音琴，還有各種西洋精巧玩意兒，映着炕上兩枝紅色宮燭，越顯得五色迷離，寶光閃爍。几盡頭却橫着一只香楠雕花畫匣，匣旁捲着一個玉潭錦籤的大手卷，只見稚燕却只顧把那些玩意一樣一樣給陽伯看。陽伯笑道：「這種東西，難道也是進貢的嗎？」稚燕正色道：「你別小看了這個，我們老人家一點蓋忠報國的意思，全靠他哩！」陽伯怔了怔。稚燕忙接說道：「這個不怪你不懂，近來小主人，很願意維新，極喜歡西法，所以連這些新樣的小東西，都愛得了不得。不過這個意思，外人還沒有知道，我們老人家，給總管連公公是拜把子，是他通的信。每回上裏頭去，總帶一兩樣在袖子裏，奏對得高興，就進呈了。」

伯，你別當他是玩意！我們老人家的苦心，要借這種小東西，引起上頭推行新政的心思。」陽伯點頭領會，順手又把那手卷，慢慢攤出來，一面看，一面說道：「就是這一樣東西，送給尊大人，不太菲嗎！」稚燕哈哈大笑道：「你真不知道我們老爺子的脾氣了！他一生跑學，却沒有巴結上一個正途功名，心裏常常不平，只要碰着正途上的名公鉅卿，他事事偏要爭勝。這會兒，他見潘八瀛、搜羅商彝、周鼎、龔和甫收藏宋槧元鈔，他就立了一個願，專收王石谷的畫，先把書齋的名兒，叫做了百石齋，見得不到百幅不歇手，如今已有了九十九幅了，只少一幅。老爺子說，這一幅，必要鉅軸精品，好做個壓卷。」說着，手指那畫卷道：「你看這幅長江萬里圖，又濃厚，又超脫，真是石谷四十歲後得意之作，老爺子見了，必然喜出望外，你求的事情，不要說個把海關道，只怕再大一點也行。」說到這裏，又拍着陽伯的肩道：「老陽，你可要好好謝我！剛纔從上海趕來的那個畫主兒，一個是寡婦，一個是小孩子，要不是我用絕情手段，硬把他們關到河西務巡檢司的衙門裏，你那裏能安穩得這幅畫呢！」陽伯道：「我倒想不到這個婦人跟那孩子，這麼潑賴，爲了這畫兒，不怕老遠的趕來，看剛纔那樣兒，真要給兄弟拚命了。」稚燕道：「你也別怪她，據你說，這婦人的丈夫，也是個名秀才，叫做張古董，爲了這幅畫，把家產都給了人，因此貧病死了。臨死叮囑子孫窮死不準賣，如今你騙了他來，只說看看就還，誰知你結他一捲走了，怎麼叫她不給你拚命呢！」陽伯聽了，笑了一笑。此時簾內的人，一遞一句說得高興。誰知簾外的人，一言半語也聽得清。

楚。雯青心裏暗道：「原來他們在那裏做傷天害理的事情！怪道不肯留我同住，想想有些不耐煩，正想回身，忽見西面壁上，一片雪白的燈光影裏，歛的現出一個黑人影子，彷彿手裏還拿把刀，一閃就閃上梁去了。雯青倒嚇一跳，恰要抬頭細看，只見窗外圍場中，飛快的跑進幾個人來，嘴裏嚷道：「好奇怪，巡檢衙門裏關的一男一女都跑掉了。」雯青見有人來，就輕輕溜回東屋，忙叫小童點起蠟來，攤着書看。耳朵却聽外面，只聽許多人直嚷到中堂。莊魚兩人聽了，直跳起來，問怎麼跑的。就有一个人回道：「恰纔有個管家，拿了金鈞金大人的片子，跑來見我們本官，說金大人給那兩人熟識，勸他幾句話，必然肯聽。金大人已給兩位大人說明，特爲叫小的來面見她們，哄她們回南的。本官信了，就請那管家進班房去。一進去半個時辰，再不出來，本官動疑，立刻打發我們去看，誰知早走得無影無蹤了。門却没開，只開了一扇涼榻子。兩個看班房的人：昏迷在地。本官已先派人去追，特叫小的來報知。」雯青聽得用了自己片子，倒也吃驚！忙跑出來，問那人道：「你看見那管家什麼樣子？」那人道：「是個老頭兒。」莊魚兩人聽了，倒面面相視了一回。雯青忙叫金升跟兩個童兒上來，叫那人相是不是。那人一見搖頭道：「不是，那個是長白鬚子的。」莊魚兩人都道：「奇了，誰敢冒充金老伯的管家，還有那個片子，怎麼會到他手裏呢？」雯青冷笑道：「拿張片子有什麼奇。比片子再貴重點兒的東西，他要拿就拿。不瞞二位說，剛纔兄弟在屋裏，沒點燈，靠窗坐着，眼角邊忽然飛過一個人影，直鑽進你們屋裏去。兄弟正要叫，你們

就鬧起跑了人了。依兄弟看來，跑了人還不要緊，倒怕屋裏東西，有什麼走失。」一語提醒兩人，魚陽伯拔脚就走，纔打起簾兒，就忘命的喊道：「炕几上的畫兒，連匣子都那裏去了！」稚燕、嬰青也跟着進來，幫他四面搜尋，那有一點影兒！忽聽稚燕指着牆上叫道：「這幾行字兒是誰寫的？剛剛還是雪白的牆。」嬰青就躡過來仰頭一看，見幾筆歪歪斜斜的行書，雖然粗率，倒有點倔強之態。嬰青就一句一句的照讀道：

王二王二，殺人如兒戲；空際縱橫一把刀，專削人間不平氣。有圖曰長江，王二挾之飛出窗；還之孤兒寡婦手，看彼笑臉開雙雙。笑臉雙開，王二快哉，回鞭直指長安道，半壁街上秋風哀！

三個人都看呆了！門口許多人，也探頭探腦的詫異。陽伯拍着腿道：「這強盜好大胆，他放了人，搶了東西，還敢稱名道姓的嚇唬我！我今夜拿不住他，算鏟頭！」稚燕道：「不但說姓名，連面貌都給你認清了！」陽伯喊道：「誰見狗面？」稚燕道：「你不記得給金老伯搶東廂房那個騎黑騾兒的老頭兒嗎？今兒的事，不是他是誰？」陽伯聽了，欷然站起往外跑道：「不差，我們往東廂去拿這忘八！」稚燕冷笑道：「早哩，人家還睡着等你網呢！」陽伯不信，叫人去看，果然回說，一間空房，騾子也沒了。稚燕道：「那個人既有本事，衙門裏驅走人，又會在我們人堆裏取東西，那就是個了不得的。你一時那裏去找尋？我看今夜只好別鬧了，到明日再商量罷。」說完，就衝着嬰青道：「老伯說是不是？」嬰青自然附和了。陽伯

只得低頭無語。稚燕就硬作主，把巡檢衙門報信人打發了，大家各散，當夜無話。雯青一醒來，已是「雞聲茅店，人迹板橋」的時候，側耳一聽，只有四壁蟲聲唧唧，間壁房裏，靜悄悄地。雯青忙叫金升問時，誰知莊魚兩人，趕三更天，早是人馬翻騰的走了。雯青趕忙起來，盪嗽，叫起車夫，駕好牲口，裝齊行李，也自長行。看官，且莫問雯青，只說莊魚兩人，這晚走得怎原？原來魚陽伯失去了這一分重賂，心裏好似已經革了官一般，在炕上反覆不眠，意思倒疑是雯青的手脚。稚燕道：「你有的是錢，只要你肯拿出來，東海龍王，也叫他搬了家。蝦兵蟹將怕什麼！」又說了些京裏走門路的法子，把陽伯說得火拉拉的，等不到天亮，就催着稚燕趕路。一路鞭驟鳴馬，次日就進了京城，陽伯自找大客店落宿，稚燕選進內城，到錫蠟衚衕本宅下車。知道父親總理衙門散值初回，正歇中覺，自己把行李部署一回，還沒了，早有人來叫。稚燕整衣上去，見小燕已換便衣，危坐在大洋圈椅裏，看門簿上的來客。一個門公站在身旁。稚燕來了，那門公方托着門簿自去。小燕問了些置辦的洋貨，稚燕一一回答了，順便告訴小燕有幅王石谷的長江圖，本來有個候補道魚邦禮，要送給父親的，可惜半路被人搶去了。小燕道：「誰敢搶去？」稚燕因把路上盜圖的事，說了一遍，却描寫畫角，都推在雯青身上。小燕道：「雯青給我至好，何況這回派入總署，還是我的力量多哩，怎麼倒忘恩反噬？可恨！可恨！叫他等着罷！」稚燕冷笑道：「他還說爹爹許多話哩！」小燕作色道：「這會兒且不用提他，我還有要事吩咐你哩！你趕快出城，給我上韓家潭餘慶堂。」

雲那裏去一趟，叫他今兒午後，到後載門，成人花園裏伺候李老爺，說我吩咐的。別誤了！」稚燕怔着道：「李老爺是誰？大人自己不叫，怎麼倒替人家叫？」小燕笑道：「這不怪你要不懂了姓李的就是李純客，他是個當今老名士，年紀是三朝著碩，文章爲四海宗師，如今要收羅名士，收羅了他，就是擒賊擒王之意。這個老頭兒相貌清癯，脾氣古怪，誰不合了他意，不論在大廷廣坐，也不管是名公鉅卿，頓時瞪起一雙穀秋眼，豎起三根曉星鬚，肆口謾罵，不留餘地。其實性情直率，不過是個老孩兒，曉得底細的常常當面戲弄他，他也不知道。他喜歡鬧鬧相公，又不肯出錢。只說相公都是愛慕文名，自來賺就的。那裏知道幾個有名的，如素雲是袁尙秋替他招呼，怡雲是成伯怡代爲道地，老先生還自鳴得意，說是風塵知己哩。就是這個菱雲，他最愛慕的，所以常常暗地貼錢給他，今兒個是他的生日，成伯怡祭酒：在他的雲臥園大集諸名士，替他做壽，大約那素雲怡雲必然到的，你快去招呼菱雲早些前去。」稚燕道：「這位老先生，有什麼權勢？爹爹這樣奉承他呢？」小燕哈哈笑道：「他的權勢大着哩！你不知道，君相的斧鉞，威行百年，文人的筆墨，威行千年，我們的是非生死，將來全靠這班人的筆頭上定的。況且朝廷不日要考御史，聽說潘翼兩尙書，都要勸純客去考。純客一到台諫，必然是個鐵中錚錚，我們要想在這個所在，做點事業，台諫的聲氣，總要聯絡通靈方好，豈可不燒燒冷灶呢！你別再煩絮，快些趕你的正經罷！我還要先到他家裏去訪問一趟哩。」說着，就叫套車伺候。稚燕只得退出，自去招呼菱雲。却說小燕便服

輕車，叫車夫逕到城南保安寺街而來，那時秋高氣和，塵軟蹄輕，不一會，已到了門口，把車停在門前兩顆大榆樹蔭下，家人方要通報，小燕搖手說不必，自己輕跳下車，正跨進門，瞥見門上新貼一幅淡紅硃砂箋的門對，寫得英秀瘦削，歷落傾斜的兩行字道：

保安寺街，藏書十萬卷；

戶部員外，補闕一千年。

小燕一笑，進門一個影壁，繞影壁而東，朝北三間倒廳，沿倒廳廊下一直進去，一個秋葉式的洞門，洞門裏面，方方一個小院落，庭前一架紫藤，綠葉森森，滿院種着木芙蓉，紅豔嬌酣，正是開花時候。三間靜室，垂着湘簾，悄無人聲。那當兒，恰好一陣微風，小燕覺得正在簾縫裏透出一股藥烟，清香沁鼻。掀簾進去，却見一個稚結小童，正拿着把破蒲扇，在中堂東壁邊煮藥哩。見小燕進來，正要立起，只聽房裏高吟道：「淡墨羅巾燈畔字，小風鈴佩夢中人！」小燕一腳踏進去，笑道：「夢中人是誰呢？」一面說，一面看，只見純客穿着件半舊熟羅半截衫，踏着草鞋，本來好好兒一手搔着短鬚，坐在一張舊竹榻上看書，看見小燕進來，連忙和身倒下，伏在一部破書上發喘。顫聲道：「呀，怎麼小燕翁來了！老夫病體竟不能起，這怎好？」小燕道：「純老清恙，幾時起的？怎麼兄弟連影兒也不知。」純客道：「就是諸公定議替老夫做壽那天起的，可見老夫福薄，不克當諸公盛意。雲臥園一集，只怕今天去不成了。」小燕道：「風寒

小疾服藥後，嘗可小痊。還望先生速駕，以慰諸君渴望！」小燕說話時，却把眼偷瞧，只見榻上枕邊，拖出一幅長箋，滿紙都是些拾頭，那拾頭却奇怪，不是閣下台端，也非長者左右，一疊連三全是「妄人」兩字。小燕覺得詫異，想要留心看他一兩行，忽聽秋葉門外，有兩個人一路談話，一路躡手躡腳的進來。那時純客正要開口，只聽竹簾子拍的一聽。正是：十丈紅塵埋俠骨，一簾秋色養詩魂。不知來者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一紙書，送却八百里；

三寸舌，壓倒第一人。

原來進來的却非別人，就是袁尙秋和荀子珮。兩人掀簾進來，一見純客，都怔着道：「壽翁又病了嗎？」純客道：「怎麼你們連病都不許生了？豈有此理！」尙秋見小燕在坐，連忙招呼道：「小燕先生，幾時來的？我進來時竟沒有見。」小燕道：「也纔來。」又給子珮相見了。尙秋道：「純老的病，兄弟是知道的。」純客正色道：「你知道早哩！」尙秋帶笑吟哦道：「吾夫子之病，貧也！非病也！欲救貧病，除非炭敬。炭敬來饗，祝彼三湘！三湘伊何維此壽香。」純客鼻子裏抽了一絲冷氣道：「壽香還提他嗎？亦曰妄。」

人而已矣！」就蹶然站起來，拈鬚高吟道：「厚祿故人書斷絕，含饑稚子色悽涼。」子珮道：「純老仔細，莫要忘了病體，跌了不是耍處。」純客連忙坐下，叫童兒快端藥碗來。尙秋道：「子珮好不知趣！純老那裏有病！」說着，踱出中間，喊道：「純老，且出來，兄弟這裏有封書子，請你看！」純客笑道：「偏是這個歪眼兒多歪事，又要牽率老夫，看什麼信來！」一邊說，就走出來。小燕暗暗地看他，雖短短身材，棱棱骨格，而神宇清嚴，步履輕矯，方知道剛纔病是裝的，就低問子珮道：「今天雲臥園一局，倒底去得成嗎？」子珮笑道：「此老脾氣如此，不是人家再三勸駕，那裏肯就去呢？其實心裏要去得很哩！」小燕口裏應酬子珮，耳朵却聽外邊，只聽得尙秋低低的兩句話，什麼因爲先生生日，願以二千金爲壽，又是什麼信是託他門生四川楊淑喬寄來的。小燕正要摸擬是誰的，忽聽純客笑着進來道：「我道是什麼書記翩翩應阮才，却原來是莊壽香的一封蠟踢八行。」這當兒，恰好童子遞上藥來，一手却夾着個同心方勝兒。純客道：「藥不吃了，你手裏拿得什麼？」童子道：「說是成大人雲臥園來催請的。」純客忙取來拆開，原來是一首菩薩蠻詞：

涼風偷解芙蓉結，紅似君顏色；只見此花開，遲君君未來。三珠圓顆顆，玉樹蟠桃果；莫使久憑闌，鸞飛怯羽單。

素

恃愛菱雲速叩。

怡

純老壽翁高軒，飛臨雲臥園，勿使停琴佇盼，六眼穿也。

純客看完笑道：「這個捉刀人却不惡，倒捉弄得老夫秋興勃生了！」尚秋道：「本來時已過午，雲臥園諸君等得久了，我們去休！」純客連聲道：「去休！去休！」小燕子珮大家趁此都立起來，純客却換了一套白袷衫，黑紗馬褂，手執一柄自己寫畫的白絹團扇，倒顯得紅顏白髮，風致蕭然。同着衆人出來上車，逕向成伯怡雲臥園而來。原來這個雲臥園，在後載門內，不是尋常園林，其地毗連一座王府，外面看着，一邊是宮闕巍峨，一邊是水木明瑟，莊嚴野逸，各擅其勝。伯怡本屬王孫，又是名士，住了這個名園，更是水石爲緣，綺紵無間；春秋佳日，懸榻留賓；偶然興到，隨地談讌，一觴一詠，恆亘昏旦；一官苜蓿，度外置之。世人都比他做神仙中人，這便是成伯怡雲臥園的一段歷史。閒話休提，且說純客小燕子珮秋子珮四人，一同到了雲臥園門外，尚秋先跳下車，來扶純客，純客推開道：「讓老夫自走。別勞駕了！」原來純客還是初次到園，不免想賞玩一番。當時抬起頭來，只見兩邊蹲着一對崆峒白石巨眼獅，當中六扇銅綠色雲夢竹絲門，釘着一色鑲鐵獸環，門樓上虬棟虹梁，天矯入漢，正中橫着盤龍金字匾額，大書「雲臥園」三字。「雲」字上頂着「御賜」兩個小金字。純客道：「壯麗哉，王居也！黃冠草服，那裏配進去

呢！」小燕笑道：「惟賢者而後樂此。」說話時，就有兩個家人，接了帖子，請個安道：「主人和衆位大人候久了。」說着就揚帖前導，直進門來。門內就是一個方方的廣庭，庭中滿地都是合抱粗的奇松怪柏，龍幹撐雲，翠濤瀉玉，葉空中漏下的日光，都染成深綠色；松林盡處，一帶粉垣，天然界限，恰把全園遮斷。粉垣當中，一個大大的月洞門。尙秋領着純客諸人，就從此門進去。純客道：「這裏惜無宏景高樓。消受這一片濤聲。」言猶未了，已到了一座金碧輝煌的牌樓之下，樓額上寫着「五雲深處」四個辟窠大字，進了牌樓，一條五色碎石砌成的長隄，夾隄垂楊漾綠，芙蓉綻紅，還夾雜無數蜀葵海棠。秋色繽紛，兩邊碧渠如鏡，掩映生姿；破芡殘荷，餘香猶在。正是波澄風定的時候。忽聽灘頭拍拍的幾聲，一羣鴛鴦鷺鷥，鼓翼驚飛。純客道：「誰在那裏打鴨鷺鷥？」尙秋指着池那邊道：「你們瞧，扈橋雙槳亂划，載着個美人兒來了！」大家一看，果然見一隻瓜皮艇，艙內坐着個粉妝玉琢的少年，面不粉而白，唇不硃而紅，橫波欲春，瓠犀微露，身穿香雲衫，手搖白月扇，映着斜陽淡影，真似天半朱霞。扈橋却手忙腳亂，把槳劃來劃去，蹲在船頭上，朗吟道：「攜着個小雲郎，五湖飄泊。」純客瞅着眼道：「哪，那艙裏坐着的不是菱雲嗎？」說是遲，那是快，扈橋已攜了菱雲跳上岸。與衆人相見，笑道：「純老，凡莫妬忌，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那得紫雲迴。」說罷，把菱雲一推道：「去罷！」菱雲忙笑着上前給純客小燕大家都請了安。小燕道：「誰叫你來的？」菱雲抿嘴笑道：「李老爺的千春，我們怎會忘了？還用叫嗎？」純客笑了笑，大家一同

前行。走完了這長隄，翼然露出個六角亭，四面五色玻璃窗，面面吊起。純客正要跨進，只聽一人曼聲細詠，純客叫大家且住，只聽念道：

生小瑤宮住，是何人移來江上，畫闌低護！水珮風裳映空碧，祇怕夜涼難舞！但愁倚湘簾無緒。太液朝霞和夢遠，更微波隔斷鴛鴦語！抱幽恨，恨誰訴？湖山幾點傷心處，看微微殘照，蕭蕭

秋雨。忍教重認前身影，負了一汀鷗鷺！休提起洛川湘浦！十里曉風香不斷，正月明寒瀉金盤露。問甚日？凌波去。

純客向尙秋道：「這金縷曲，題目好似盆荷，寄託倒還深遠。」尙秋正要答言，忽聽亭內又一人道：「你這詞的寓意，我倒猜着了。這個鴛鴦，莫非是天上碧桃，日邊紅杏嗎？金盤瀉露，引用得也還恰當，可恨那露氣太寒涼些。什麼水殿瑤宮，直是金籠玉斂罷了！」那一人道：「可不是！況且我的感慨，更與衆不同，馬季長雖薄劣，誰能不替絳帳中人一洩憤懣呢！」純客聽到這裏，就突然闖進喊道：「好大胆！巷獃者誅，亭議者族，你們不怕嗎？」你道那吟詠的是誰？原來就是聞韻高。科頭箕踞，兩眼朝天，橫張在一醉翁椅上，旁邊靠着張花梨圓桌，站着的是米筱亭，正握着枝提筆，滿蘸墨水，寫一幅什麼橫額哩。當時聽純客如此說，卻站起來笑了。純客住攔忙道：「吟詩的儘着吟，寫字的只管寫，我們還要過那邊見主人哩！」說話未了，忽從微風中吹來一陣笑語聲，一個說：「我投了個雙驕，比你的貫耳高得多哩！」一個

道：「讓我再投個雙貫耳你看。」小燕道：「咦，誰在那裏投壺？」筱亭道：「除了劍雲，誰高興幹那個！」
扈橋就飛步搶上去道：「我倒沒玩過這個，且去看來。」純客自給蓼雲一路談心，也跟著下亭子來。一下亭，只見一條曲折長廊，東西蜿蜒，一眼望不見底兒。西首一帶，全是翠色粘天的竹林，遠遠望進去，露出幾處臺榭，甚是窈窕。這當兒，那前導的管家，却釐向東首，渡過了一條小小紅橋，進了一重垂花門，原來裏面藏着三間小花廳，廳前小庭中，堆着高高低低的太湖山石，玲瓏縹透，磊砢崢嶸，石氣撲人，雲根掩土。廊底下，果然見姜劍雲捲起雙袖，又着手半靠在闌干上，看着一個十五六歲的活潑少年，手執一枝竹箭，離着個有耳的銅瓶五步地，直躬斂容的立着，正要投哩。恰好扈橋喘吁吁的跑來喊道：「好呀，你們做這樣雅戲，也不叫我玩玩！」說着，就在那少年手裏奪了竹箭，順手一擲，早拋出五六丈之外。此時純客及衆人已進來，見了鬨然大笑。純客道：「蠢兒！這個把戲，那裏是粗心浮氣弄得來的！一面說話，一面看那少年，見他英秀撲人，鋒鏗四射，倒吃一驚。想要動問，尙秋子珮已先問劍雲道：「這位是誰？」劍雲笑道：「我真忘了，這位是福州林敦古兄。榜名是個「助」字。文忠族孫，新科的解元。文章學問，很可以的。因久慕純老大名，渴願一見，所以今天跟着兄弟同來的。」說罷，就招呼敦古，見了純客和衆人。純客讚歎了一回，方要移步，忽回頭却見那廳裏邊一間，一張百靈檯上，錢唐卿坐在上首，右手拿着根長旱煙筒，左手托一本書在那裏看，說道：「你這書把板本學的掌故，搜羅得翔實極了！弟意此書，既仿宋

詩紀事詩之例，就可叫作藏書紀事詩，你說好嗎？」純客方知上首還有人哩。看時，却是個黑瘦老者，危然端坐，彷彿老僧入定一樣。原來是潘八瀛尚書的得意門生，現在做他西席的易緣常。小燕要去招呼，純客忙說不必驚動他們，大家就走出那廳。又過了幾處廊榭，方到了一座宏大的四面廳前。周圍還繞遊廊，前後簇擁花木，裏裏外外，堆滿了光怪陸離的菊花山，都盛着五彩細磁古盆，湘簾高捲，錦褥重敷，古鼎龍涎，鏡屏鳳紐，真個光搖金碧，氣盪雲霞。當時那管家把純客等領進廳來，只見成伯怡破巾舊服，含笑相迎，見小燕、尚秋子、珮等道：「原來你們都在一塊兒，倒叫人好等！」純客尚未開口，只聽東壁藤榻上一人高聲道：「我們等等，倒也罷了，只被怡雲、素雲兩個小燕子，聒噪得耳根不清，這會兒沒法子，趕到後面下棋去了。」純客尋聲看去，原來是黎石農，手裏正拿着本古碑，遞給一個圓臉微鬚，氣概粗率的老者。純客認得是山東名士汪蓮孫，就上去相見。一面就對石農道：「不瞞老師說，門生舊疾又發，幾乎不能來，所以遲到了，幸老師恕罪！」石農笑道：「快別老師門生的挖苦人了！只要不考問着我，敦倫就罷了。大家聽了，闔堂笑起來。那當兒，後面三雲瓊枝照耀的都出來請安。外面各客也慢慢都聚到廳上。伯怡見客到齊，就叫在後面擺起兩桌席來。伯怡按着客單定坐。東首一席，請李純客首座，袁尚秋、荀子珮、姜劍雲、米筱亭、林敦古依次坐着，菱雲、怡雲、素雲却都坐在純客兩旁，共是九位。西首一席，黎石農首座，莊小燕、錢唐卿、汪蓮孫、易緣常、段履橋、聞韻高依次坐着，伯怡坐了主位。共是八位。此時在

座的共是十七人，都是台閣名賢，文章巨伯，主賢賓樂，酒旨肴甘，觥籌雜陳，履趾交錯，也算極一時之盛了。三雲引簫倚笛，各奏雅調，菱雲唱豪，怡雲唱賞，荷素雲唱小宴，真是酒被閒愁，花消英氣，純客怕她們勞乏，各侑了一觥，叫不必唱了。伯怡道：「今日爲純老祝壽，必須暢飲！兄弟倒有一法消酒，不知諸位以爲若何？」大家忙問何法。伯怡道：「今日壽筵前，了無獻納，不免令壽翁齒冷。弟意請諸公各將家藏珍物，編成柏梁體詩一句，以當蟠桃之獻，失韻或虛報者罰，佳者各賀一觥，惟首兩句籠罩全篇，末句總結大意，不必言之有物。這三句，只好奉煩三雲的了。其餘抽籤爲次，不可撓越。」大家都道新鮮有趣。伯怡就叫取了酒籌，編好號碼，請諸人各各抽定。恰好石農抽了第一。正要說，純客道：「不是要叫三雲先說嗎？我派菱雲先說首句，怡雲說第二句，素雲說末句罷。」菱雲道：「我不會做詩，諸位爺休笑！我說：『雲臥園中開瓊筵。』怡雲想想道：『羣仙來壽南極仙。』伯怡道：『神完氣足，眞籠罩得住，該賀。』如今要石農說了。」大家飲了賀酒。石農道：「我愛我的西嶽華山碑，我說『華山碑，石垂千年。』」唐卿道：「華山碑，世間只傳三本，君得其一，那得不算偉寶！」第二就挨到我了，我所藏宋元刻中，只有十三行本周官好些，周官精槩北宋鐫，用得嗎？」緣常道：「紙如玉版，字若銀鈎，眉端有龔翁小章，這書的是百宋一廛精品。」小燕笑道：「別議論人家，你自己該說了！」緣常道：「寒士青氈，那有長物！只有平生夙好，隨唐經幢石榻，倒收得四五百通了。我就說『經幢千億求之虔。』」小燕道：「我的百

石齋要搬出來了。」就吟道：「耕煙百幅飛雲煙。」蓮孫接吟道：「然脂殘稿留金莖。」劍雲笑道：「你還提起那王士禛的然脂集稿本哩！吾先在玻璃廠見過，知道此書，當時只刻過鈔錄，四庫箸錄在存目內，現在這書，朱墨爛然的是原本。原來給你搶了去！」蓮孫道：「你別說閒話，交了白卷，小心罰酒！」劍雲道：「不妨事，吾有十幅馬湘蘭救駕。」就舉杯說道：「馬湘畫蘭風骨妍。」扈橋搶說道：「漢碑秦石羅我前。」筱亭道：「人家收榻本，叫做黑老虎，你專收石頭，只好叫石老虎了。」扈橋道：「做石老虎還好，就不要做石龜，千年萬載，馱着石老虎，壓得不得翻身哩。」韻高道：「筱亭收藏極富，必有佳句。」筱亭道：「吾雖略有些東西，却說不出那一樣是心愛的。」劍雲笑道：「你現在手中拿個寶物，怎不獻來。」大家忙問甚物，筱亭只得遞給純客。純客一看，原來是個瑪瑙煙壺兒，却是奇怪，當中隱隱露出一泓清溪，水藻橫斜，水底伏着個綠毛茸茸的小龜，神情活現。純客一面看，一面笑道：「吾倒替筱亭做了一句，『綠毛龜伏瑪瑙泉。』倒是自己一無長物，怎好？」子珮道：「純老的日記，四十年未斷，就是一件大古董。」純客道：「既如此，老夫要狂言了！」念道：「日記百年萬口傳。」韻高道：「我也要效顰純老，把自己著作充數。說一句『續南北史藝文篇。』」子珮道：「我祇有部陳茂碑，是舊榻本，只好說『陳茂古碑我寶旃。』」伯怡道：「我家異寶，要推董小宛的小像，就說『影梅庵主來翩跹』罷。如今只有林敦古兄，還未請教了！」敦古沉思，尙未出口，劍雲笑道：「我替你一句罷，雖非一件古物，却是一段奇聞。」

衆人道：「快請教！」劍雲道：「黑頭宰相命宮填。」大家愕然不解。敦古道：「劍雲別胡說！」劍雲道：「這有什麼要緊！」就對衆人道：「我們來這裏之先，去訪余笏南，笏南自命相術是不凡的。他一見敦古，大爲驚異，說敦古的相是奇格，貴便貴到極處，十九歲必登相位，操大權。凶便凶到極處，二十歲橫禍飛災，弄到死無葬身之地。你們想本朝的宰相，就是軍機大臣，做到軍機的，誰不是頭童齒豁？那有少年當國的道理？這不是奇談嗎？」大家正在吐舌稱異，忽走進個家人，手拿紅帖，向伯怡回道：「出洋回來的金洵大人，在外拜會，請不請呢？」伯怡道：「聽說雲青未到京，就得了總署，此時纔到，必然忙碌，倒老遠的奔來，怎好不請！」純客道：「雲青是熟人，何妨入座！」唐卿就叫在小燕之下，自己之上，添個座頭，不一會，只見雲青衣冠整齊，緩步進來，先給伯怡行了禮，與衆人也一一相見，臉上很露驚異色，就問伯怡道：「今天何事？羣賢必集呢！」伯怡道：「純老生日，大家公祝，雲兄不嫌殘杯冷炙，就請入座。」石農、小燕都站起讓坐。雲青忙走至東席，應酬了純客幾句，又與石農、小燕謙遜一回，方坐在唐卿之上。「小燕道：「今早小兒到京，提說在河西務相遇，兄弟就曉得今天必到的了。敢問雲兄，多時稅駕的？」雲青道：「今兒卯刻就進城了。」因又謝小燕電報招呼的厚意。唐卿問打算幾時覆命？雲青道：「明早宮門請安，下來就到衙門。」說着就向小燕道：「兄弟初次進總署，一切還求指教！」小燕道：「明日自當奉陪，我們搭着雲兄這樣好夥計，公事好辦得多哩！」於是大家從新暢飲起來，伯怡也告訴了雲青、柏梁體

的酒令。雲青道：「兄弟海外初歸，荒古已久，只好就新刻交界圖說一句『長圖萬里甌脫堅』罷。」衆人齊聲道好，各賀一杯。純客道：「大家都已說過，老夫也醉了。素雲說一句收令罷。」素雲漲紅臉，想了半天，就低念道：「共祝我公壽喬怪！」伯怡喝聲采道：「真虧她收煞個住！大眾該賀個雙杯！」衆人自然喝了。那時純客朱顏酡然，大有醉態。自扶着菱雲，到外間竹榻上，躺着閒話，大家又與雲青談了些海外的事情，彼酬此酢，不覺日紅西斜，酒闌興盡，諸客中有醉眠的，也有逃席的，紛紛散去。雲青見天晚也辭謝了伯怡，逕自歸家。純客這日直弄得大醉而歸，倒真個病了數日。後來病好，做了一篇花部三珠贊，頑豔絕倫，旗亭傳爲佳話。這是後話，不提。且說雲青到京，就住了紗帽衙門一所很寬大的宅門子，原是蔘如替他預先租定的。雲青連日召見，到衙門，甚爲忙碌。接着次芳，護着家眷到來，又部署一番。諸事粗定，從此雲青每日總到總署，勤慎從公，署中有事，總與小燕商辦，見他外情通達，才識明敏，更覺投契。兩人此往彼來，非常熱絡。有一回小燕派辦陵工，出京了半個多月，所有衙中例行公事，向來都是小燕一手辦的。小燕出差，雲青見各堂客都不問津，就叫司官取上來，逐件照辦。直到小燕回來，就問司官道：「我出去了這些時，公事想來壓積得不少了？」司官道：「都辦得了，一件沒積起來。」小燕臉上一驚道：「誰辦的？」司官道：「金大人逐日批閱的。」小燕不語，頓了頓，笑向雲青道：「吾兄真天才也！」雲青倒謙遜了幾句，也不在意。又過了數日，這天雲青衙門回來，正要歇中覺，忽覺一陣頭暈惡心。彩雲道：

「老爺每天此時已睡中覺了，今天怕是晚了，還是躺會兒看。」雯青依言躺下。誰知這一躺，把路上的風霜，到京的勞頓，一齊發出來了。壯熱不退，淹纏床褥，足足病了一個多月，纔算回頭。只好請了兩個月的病假在家養病。却說那日雯青還是第一天下床，可以在房內走走，正與張夫人彩雲閒話家常，金升進來說：「錢大人要拜會。」張夫人道：「你沒告訴他老爺病還沒好嗎？」金升道：「怎麼不說，他說有要緊話，必要面談，老爺不能出來，就在上房坐便了。」雯青道：「唐卿是至好，就請裏邊來罷！」於是張夫人彩雲都避開了，金升就領着唐卿大搖大擺的進來。雯青靠在張楊妃榻上，請唐卿就坐靠窗的大椅上。唐卿道：「雯兄雖大病了一場，臉色倒還依舊，不過清減了些。」雯青嘆道：「人到中年，真經不起風浪的了！」唐卿道：「你的風浪，現在正大得很哩！要經得起，纔是英雄的氣度哩。」雯青愕然道：「我出了什麼事嗎？」唐卿道：「可不是嗎？你且不要着急！我今天是襲尙書那裏得的消息，事情却從你那幅交界圖惹出來的。西北地理，我却不大明白，據說回疆邊外，有地名帕米爾，山勢回環，發脈葱嶺，雖土多礮薄，無著名部落，然高原絛亘，有居高臨下之勢，西接俄疆，南鄰英屬阿富汗，東中兩路，則服中國，近來俄人逐漸侵入，英人起了忌心，不多幾時，送了個祕室節略，及地圖一紙給總署，其意要中國收回帕境，隔閡俄人。總署就商之俄使，請劃清界址。俄使說：向來以郎庫郎里湖為界的，然查驗舊圖及英圖，却大不然，已佔去地七八百里了，總署力駁其誤，俄使當堂把吾兄刻的交界圖呈出，說這是你們公使自

已劃的，必然不會錯的。當時大家細看，竟瞠目不能答一語。現在各堂部爲難得很。潘龔兩尙書，却都竭力想替你彌縫，誰知昨日又有個御史，把這事揭參了，說得很凶險哩。上頭震怒，幸虧龔尙書善言解說，纔把摺子留中了。據兄弟看來，吾兄快些發一信給許祝雲，一信給薛淑雲，在兩國政府運動，做個斧底抽薪之法，纔有用哩。所以兄弟管不得我兄病體，急急趕來，給你商量的。」這一席話，不覺把雯青說得呆了半晌，方掙出一句道：「這從何說起呢？」唐卿就附耳低低道：「你道俄公使的交界圖，是那裏來的？」雯青道：「我那裏知道！」唐卿笑道：「就是你送給小燕的那一本兒，那個御史，聽說也是小燕的。」把兄弟哩！」雯青吃了一驚道：「小燕給我有什麼冤仇呢？」唐卿道：「宦海茫茫，誰摸得清底裏呢！雯兄，你講了半天話也乏了，我要走了，那個信倒是要緊的，別耽遲就是了。」說罷起身就走。唐卿去後，張夫人給彩雲都在後房出來，看見雯青面色，氣得鐵青，張夫人勸了一番，無非叫他病後保重的意思，那時已到了向來雯青睡中覺的時候，雯青心裏煩惱，就叫張夫人彩雲都出房去，說讓我躺躺養神，大家自然一闕散了。雯青獨自躺在床上，思前想後，悔一回，錯刻了地圖；恨一回，誤認了匪人，反來覆去，那裏睡得着！只聽壁上掛鐘走的悉悉瑟瑟，打下打到心坎裏，又聽得窗外雀兒打架，喧噪得耳根出火，一個頭兒不知怎地，總着不牢枕。沒奈何，只好端坐床當中，學着老僧打坐模樣，好容易心氣好像落平些。忽然，又聽見外房彷彿兩個老鼠，只管唧唧吱吱的怪叫，頓時心火湧起，歛的跳下床來，踏着拖鞋，直闖出

房門來。誰知不出來倒也罷了，這一出來，只聽雯青狂叫道：「好呀，好！這個世界，我還能住下嗎？」說罷身子往後一仰，倒裁葱的直躺下地去，眼翻手撒，不省人事。正是北海酒尊逢客舉，茂陵病骨望秋驚。不知雯青因何驚倒，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卷

第二十一回

背履歷，庫丁蒙廷辱；

通苞苴，衣匠弄神通。

話說上回未了，正敍雲青闖出外房，忽然狂叫一聲，栽倒在地，不省人事，想讀書的讀到這裏，必道是篇終特起奇峯，要惹起讀者急觀下文的觀念，這原是文人的狡猾，小說家常例，無足爲怪。但在下部孽海花，却不同別的小說，空中樓閣，可以隨意起滅，逞筆翻騰，一句假不來，一語謊不得，只能將文機御事實，不能把事實起文情，所以當日雲青的忽然栽倒，其中自有一段天理人情，不得不栽倒的緣故，玄妙機關，做書的此時也不便道破，只好就事直敍下去，看是如何。聞言少表，且說雲青一交倒栽下去，一頭正碰在內房門上，崩的一聲，震得頂格上蓬塵都索索的落下來。當那兒，恰好彩雲在外房醉妃榻上聽見了，早嚇得魂飛天外，連忙慢慢地爬起來。這真是婦人家的苦處，要急急不來，裹了脚，又要繫帶；繫了帶，還要卸鈕；理理髮，刷刷鬢，亂了好一會子，又望外張了張，老媽丫頭，可巧一個影兒都沒有，這纔

三脚兩步，搶到雯青栽到的地方，只見雯青還是口開眼直，面色鐵青。彩雲祇得蹲身下去，一手輕輕把雯青的頭抱起，就勢坐在門限上，一手替他在背上捶拍，嘴裏顛聲叫道：「老爺醒來！老爺快醒來！」拍叫了好一會子，纔見雯青眼兒動了，嘴兒閉了，臉兒轉了白了，啞的一聲，淋淋漓漓噴了彩雲一袖子都是粘痰。彩雲不敢怠慢，只顧揉胸捶背，却見雯青兩眼惡狠狠的釘着彩雲，還說不出話來，勉強掙起一手，抖索索的指着窗外。彩雲正沒擺佈，忽聽得外邊嘻嘻哈哈來了一羣老媽丫領。彩雲忙喊道：「你們快些來，老爺跌了交，快來幫我扶一扶！」兩個老媽，一個丫頭，見此光景，倒吃了一驚，也不解是何緣故，只得七手八腳擁上前來。彩雲捧定了頭頸，老媽托了腰，丫頭抱了脚，安安穩穩抬到房裏床上。彩雲隨手墊好了枕頭，蓋好了被窩，掖嚴了，就吩咐老婆子不許聲張，且去弄碗熱熱兒的茶來。老媽答應出去，彩雲先放下帳子，自己挨身坐在床沿上，伸進頭來，想再給雯青揉拍，誰知雯青原是氣急攻心，一時昏絕，揉拍一會，早已醒得清清楚楚。彩雲伸進手去，還未着身，却被雯青用力一推，就嘆口氣道：「免勞罷，我今兒個認得你了！」彩雲知道雯青正在氣頭上，不是三言兩語解釋得開，也就低頭不語。氣花也不透，滿房靜悄悄地，祇有帳中的微嘆聲和帳外小丫頭的呼吸聲，一遞一答。老媽捧進茶來，也不敢聲喊，輕輕走到床邊，遞給彩雲。彩雲接了，雙手捧進帳中，湊到雯青唇邊，低聲下氣的道：「老爺，喝點熱……」這話未了，不妨雯青伸手一攔，彩雲一個手鬆，連碗帶茶熱騰騰地全潑在褥子上。彩雲趁

勢一扭身，鼻子裏哼哼的冷笑了幾聲，搶起空杯，就望桌子上一摔，雯青見彩雲倒也生了氣，就忍不住也冷笑道：「奇了，到這會兒，你還使性給誰看！你的破綻，今兒全落在我眼裏，難道你還有理嗎！」雯青說罷這話，只把眼兒覷定彩雲，看她怎麼樣。誰知彩雲倒毫不怕懼，只管仰着臉剔牙兒，笑微微的道：「話可不差，我的破綻老爺今天都知道了，我是沒有話說的了。可是我倒要問聲老爺，我倒底算老爺的正妻呢，還是姨娘？」雯青道：「正妻便怎麼樣？」彩雲忙接口道：「我是正妻，今天出了你的醜，壞了你的門風，叫你從此做不成人，說不響話，那也沒有別的就請你賜一把刀，賞一條繩，殺呀，勒呀，但憑老爺處置，我死不續眉。」雯青道：「姨娘呢？」彩雲搖着頭道：「那可又是一說，你們看着姨娘，本不過是個玩意兒，好的時，抱在懷裏，放在膝上，寶呀貝呀的捧；一不好，趕出的，發配的，送人的，道兒多着呢！就講我算你待我好點兒，我的性情，你該知道了；我的出身，你該明白了；當初討我時候，就沒有指望我什麼。三從四德三貞九烈，這會兒做出點兒不如你意的事情，也沒什麼稀罕，你要顧着後半世快樂，留個貼心伏伺的人，離不了我！我那翻江倒海，只好憑我去幹，要不然，看我伺候你幾年的情分，放我一條生路，我不過壞了自己罷了，沒干礙你金大人什麼事。這麼說，我就不必死，也犯不着死，若說要我改邪歸正，阿呀！江山可改，本性難移。老實說，只怕你也沒有叫我死心塌地守着你的本事。」說罷了，只是嬉嬉的笑。雯青初不料彩雲說出這套潑辣的話，句句刺心，字字見血，心裏熱一陣冷一陣，面上紅一回白一回，正

盤算回答的話，忽聽丫頭喊道：「太太來了。」簾子響處，張夫人就跨進房來，嘴裏說道：「怎麼老爺跌了？」彩雲忙站起迎接。張夫人就掀起帳子問道：「跌壞了嗎？」雯青道：「沒有什麼，不過失腳跌一下，你怎麼知道的？」張夫人道：「剛纔門上來回，匡次芳要來見你，說是他新任放了日本出使大臣，國書已領，立刻就要回南，預備放洋，特地來辭行的。我想次芳是你至好，想請他到裏頭來，正要來問你一聲，老媽們來說，你跌壞了。我嚇得了不得，就叫他們回絕了，自己一逕來此。」雯青道：「原來次芳得了日本欽差，倒也罷了，這事是誰進來的？」張夫人道：「金升。」雯青道：「看見阿福沒有？」張夫人笑道：「阿福肯管這些事，那倒好了。」雲青點點頭：「這小仔學壞了，用不得了。」於是夫妻兩人，你言我語，無非又談些家常，不必多述。如今且說錢唐卿從雯青處出來，因想潘尚書連日請假，未知是否真病，不如出城去看看，一來探病，二來商量雯青的事情，回城時再到龔尚書那裏坐坐，也不爲晚。主意打定，就吩咐車夫向南城而來。不多一會到了潘府門前，親隨遞進帖兒，就見一個老人家走到車旁，回道：「家主大前兒衙門回來，忽得了病，三日連燒不退，醫生說是傷寒重症，這會兒裏頭正亂着哩，只好擋大人駕了。」唐卿愕然道：「這樣重嗎？我簡直不知道，那麼礙不礙呢？」老人家繃了眉道：「難說，難說，肝風都動了！」唐卿道：「既這麼着，我也不便驚動了。」便叫改轅回城，順道去謁龔老。一路行來，唐卿在車中無事，想着潘尚書，是當代宗師，萬流景仰的，倘有不測，關係匪輕哩。因潘尚書病在垂危，又想到朝中

諸大老，沒有個擔當大事的人物，從前經過大難的老敬王爺，又不能出來，其餘旗人養尊處優，更不必說了。就是滿人裏頭，除了潘公、樞廷，只有高理、煜、部臣，只有龔和甫，是肯任事的正人。但高中、堂、意、氣、用，事見理不明；龔、尚書、世故、太深，遇事寡斷；他如吏部、尚書、鍾祖武，貌恭心險，協揆余同，外正內貪，都是亂國有餘，治國不足的人。若說我們同班裏，自然要算莊煥英，是獨一的奇材了。餘外余、雄、義、繆、仲恩、俞書屏、呂旦，這些人不過備員畫諾罷了。擺着那些七零八落的人才，要支撐這個內憂外患的天下，越想越覺危險，而且近來賄賂章聞，苞苴不絕，裏頭呢，親近弄臣，移天換日；外頭呢，少年王公，顛波作浪，不曉得要鬧成什麼世界哩！可惜莊、翁、樞，一班清流黨，如今擠斥的擠斥，老死的老死了。若然他們在此，斷不會無忌憚到這步田地！唐卿想到這裏，又不免提起從前莊、壽香、何、珏、齋、過、肇廷，一班舊友來，當時盛會何等熱鬧，如今壽香、撫楚、珏、齋、撫粵、肇廷、陳、臬、於、閩，各守封疆，雖道身榮名顯，然要再求昔日盍簪之盛，不可得的了！原來從南城到龔、尚書、府、第，兩邊距離，差不多有七八里，唐卿一頭走，只管一路想，忘其所以，倒也不覺路遠。忽然抬起頭來，方曉得已到龔、府、前了，只見門口先停着一輛華煥的大安車，駕着高頭黑騾兒，兩匹跟馬，一色烏光可鑑，兩個俊僕，站在車旁，扶下一個紅頂花翎紫臉烏髯的官兒，看他下車累墜，知道新從外來的，端相面貌，似乎也認得，不過想不起是誰。見他一下來，逕到門房，拉着一個門公，戚戚嗷嗷，不知叨登些什麼，說完後，四面張一張，偷偷兒遞過一個又大又沉的紅封兒，那門公倒毫

不在意的接了。正要說話，回頭忽見唐卿的親隨，連忙丟下那官兒，搶步到唐卿車旁道：「主人剛下來，還沒見客哩，大人要見，就請進去。」唐卿點頭下車，隨着那門公，曲曲折折，領進一座小小花園裏。只見那園裏，竹聲松影，幽邃無塵，從一條石徑，穿到一間四面玻璃的花廳上，看那花廳庭中，左邊一座茅亭，籠着兩隻雪杖玄裳的仙鶴，正在那裏刷翎理鬮；右邊一隻大綠瓷缸，滿滿的清泉，養着一對玉身紅眼的小龜，也在那裏呷波噉藻。廳內插架牙籤，又竿錦軸，陳設得精雅絕倫。唐卿步進廳來，那門公說聲：「請大人且坐一坐。」說罷轉身去了，磨擻了好半天，纔聽見靴聲囊囊，自遠而近，接着連聲嘆息，很懊惱的說道：「你們難道不知道我得了潘大人的信兒，心裏正不耐煩，誰願意見生客？」一人答道：「小的知道，原不敢回，無奈他給錢大人一塊兒來，不好請一個，擋一個。」就聽見低低的吩咐道：「見了錢大人，再說罷！」說話時，已到廊下，唐卿遠遠望見龔尚書，便衣朱履，緩步而來，連忙搶出門來，叫聲「老師！」作下揖去。龔尚書還禮不迭，招着手道：「呵呀，老弟快請裏頭坐，你打那兒來？伯瀛的事，知道沒有？」唐卿愕然道：「潘老夫子怎麼了？」尚書道：「老友長別了，纔來報哩！」唐卿道：「這從那裏說起？」門生剛從那裏來，只知病重，還沒出事哩。」言次，賓主坐定，各各悲歎了一回。尚書又問起雲青的病情。唐卿道：「病是好了，就爲帕米爾一事，着急得很，知道老師替他彌縫，萬分感激哩。」因把剛纔商量致書薛淑雲許祝雲的話，告訴了一遍。尚書道：「這是只要許祝雲在俄盡力伸辯，又得淑雲在英暗爲聲援，拚着國家

吃些小虧，沒有不了的事。現在國家又派出工部郎中楊誼柱，號叫越常的，專管帕米爾勘界事務，不日就要前往，好在越常給袁尚秋是至好，可以託他通融通融，更妥當了。」唐卿道：「全仗老師維持！否則這一紙地圖，竟要斷送雲青了！」尚書道：「老夫聽說這幅地圖，雲青出了重價，在一外國人手裏買來的，即便印刷呈送，未免鹵莽。雲青一生精研西北地理，不料得此結果，真是可嘆！但平心而論，總是書生無心之過罷了。可笑那班小人，抓住人家一點差處，便想興波作浪。其實只爲雲青人品還算清正些，就容不住他了。咳，宦海嶮巇！老弟，我與你都不能無戒心了！」唐卿道：「老師的話，正是當今確論，門生聽說，近來顯要，頗有外開門戶，內事逢迎的人物。最奇怪的，竟有人到上海採辦東西洋奇巧玩具，運進京來，豈備召對時候，或揣在懷裏，或藏在袖中，隨便進呈；又有外來官員，帶着十萬二十萬銀子，特來找尋門路的。市上有兩句童謠道：

若要頂兒紅，麻加刺廟拜公公；若要通王府，後門洞裏估衣鋪。

「老師聽見過嗎？」尚書道：「有這事嗎？麻加刺廟，想就是東華門內的古廟，那個地方，本來是內監聚集之所。估衣鋪，又是什麼講究呢？」唐卿道：「如今後門估衣鋪的勢派大着哩！有什麼富與呀，聚與呀，掌櫃的都半是藍頂花翎，華車寶馬，專包攬王府四季衣服，出入邸第，消息比咱們還靈呢！」

尚書聽到這裏，忽然想起一件事似的，湊近唐卿低低道：「老弟說到這裏，我倒想起一件可喜的

事告訴你呢！足見當今皇上的英明，可以一息外面浮言了。」唐卿道：「什麼事呢？」尙書道：「你看見今天宮門抄上，載有東邊道余敏，不勝監司之任，著降三級調用的一條旨意嗎？」唐卿道：「看可看見，正不明白爲何有這嚴旨呢？」尙書道：「別忙，我且把今早的事情告訴你：今天戶部值日，我老早就到六部朝房裏，天纔亮，剛望見五鳳樓上的玻璃瓦，亮晶晶映出太陽光來，從午門起到乾清門，一路白石橋欄，綠雲草地，還是滑鞦韆濕汪汪帶着曉露哩。這當兒裏，軍機起兒下來了，叫到外起兒，知道頭一個，就是東邊道余敏。此人我本不認得，可有點風聞，所以倒留神看着。曉色朦朧裏頭，只見他頂紅翎翠，面方耳闊，昂昂的在廊下走過來，前後左右，簇擁着多少蘇拉小監蜂圍蝶繞的一大團，吵吵嚷嚷，有的說：「余大人，您來了，今兒頭一起，就叫您佛爺的恩典大着哩！說不定幾天兒，咱們就要伺候您陞見呢！」有人說：「余大人，您別忘了我！連大叔面前，煩您提拔提拔，您的話，比符還靈呢！」看這余敏，一面給這些蘇拉小監應酬，一面歷歷碌碌碰上那些內務府的人員。隨路請安，風風芒芒的進去，趕進去了不上一個鐘頭，忽然的就出來了。出來時的樣兒，可大變了，帽兒歪斜，翎兒耷拉，滿臉光油油儘是汗，兩手替換的揩抹，低着頭有氣沒氣的一個人只望前走。蘇拉也不跟了，小監也不見了，只聽他走過處，背後就有多少人比手劃腳低低講道：「余敏上去碰了，大碰了。」我看看情形詫異，正在不解，沒多會兒，就有人傳說，已經下了這道降調的上諭了。」唐卿道：「這倒希罕，老師知道他碰的緣故嗎？」尙書那一挪

身體，靠緊炕几，差不多附着唐卿的耳邊低聲道：「當時大家也摸不透，知道的又不肯說，後來找着一個小內監，常來送上頭節賞的，是個傻小仔，他倒說得詳細。」唐卿道：「他怎麼說呢？」尙書道：「他說這位余大人是總管連公公的好朋友，聽說這個缺，就是連公公替他謀幹的。知道今天召見，是個緊要關頭，他老人家，特地扔了園裏的差使，自己跑來招呼一切，儀制說話，都是連公公親口教導過的，剛纔在這裏走過時候，就是在連公公屋裏講習儀制出來，從這裏一直上去，到了養心殿，揭起氈簾，踏上了天顏咫尺的地方，那余大人就按着向來召對的規矩，摘帽，碰頭，請了老佛爺的聖安，又請了佛爺的聖安，端端正正，把一手戴好帽兒，跪上離軍機墊一二尺遠的窩兒。這余大人心裏很得意，沒有拉什麼禮失什麼儀，還了拈下的門面，總該討上頭的好。可以鬧個召對稱旨的榮耀了。正在眼對着鼻子，靜聽上頭的問話，預備對付，誰知這回佛爺，只略問了幾句照例的話，兜頭倒問道：「你讀過書沒有？」那余大人出其不意，只得勉強強強答道：「讀過。」佛爺道：「你既讀過書，那總會寫字的了。」余大人怔了一怔，低低答應個「會」字，這當兒裏，忽然御案上，拍的擲下兩件東西來，就聽佛爺吩咐道：「你把自己履歷寫上來。」余大人睜眼一看，原來是紙筆，不偏不倚，掉在他跪的地方，頭裏余大人應對時候，口齒清楚，氣度從容，着實來得，就從奉了寫履歷的旨意，好像得了斬綫的處分似的，頓時面白目瞪，拾了筆鋪上紙，俄延了好一會，只看他鼻尖上的汗珠兒，一滴一滴的滾下，却不見他紙頭上的黑道兒，一晝一

畫的現出，足足挨了兩三分鐘光景。佛爺道：「你既寫不出漢字，我們國書，總沒有忘罷！就寫國書也好！」可憐余大人自出孃胎，沒有見過字的面兒，拿着枝筆，還彷彿外國人吃中國飯，一把抓的捏着筷兒，橫豎不得勁兒，那裏曉得什麼漢字國書呢？這麼着，佛爺就冷笑了兩聲，很嚴厲的喝道：「下去罷，還當你的庫丁去罷！」余大人正急得沒洞可鑽，得這一聲，就爬着謝了恩，抱頭鼠竄的逃了下來。」唐卿聽到這裏，十分詫異道：「這余敏真好大胆！一字不識，就想欺蒙朝廷，濫充要職，僅與降調，還是聖恩浩大哩！不過聖上叫他去當庫丁，又是什麼道理呢？」龔尙書笑道：「我先也不懂，後來纔知，這余敏原是三庫上銀庫裏的庫丁出身。老弟，你也當過三庫差使，這庫丁的歷史，大概知道的罷！」唐卿道那倒不詳細，只知道那些庫丁，謀幹庫缺，沒一個不是貝子貝勒，給他們遞條子說人情的。那庫缺有多大好處，值得那些大帽子起烘，正是不解？」龔尙書道：「說來可笑也可氣！那班王公貴人，雖然身居顯爵，却都沒有恆產的，國家各省收來的庫帑，彷彿就是他們世傳的田莊。這些庫丁，就是他們田莊的仔種，薦成了一個庫丁，那就是田莊裏下了仔種了，下得一粒好仔種，十萬百萬的收成，年年享用，怎麼不叫他們不起哄呢！」唐卿道：「一樣庫丁，怎麼還有好歹呢？」尙書道：「庫丁的等級多着哩！尋常庫丁，不過逐日夾帶些出來，是有限的。總要升到了秤長，這纔大權在握，一出入操縱自如哩！」唐卿道：「那些王公們，既靠着國庫做家產，自然要拚命的去謀幹了，這庫丁替人作嫁，辛辛苦苦，冒着這麼大的險，又圖

什裏呢？」尙書道：「當庫丁的，都是著名混混兒，他們認定一兩個王公做靠主，謀得了庫缺，庫裏偷盜出來的贓銀，就把六成獻給靠主，餘下四成，還要分給他們同黨的兄弟們，若然分拆不公，儘有滿載歸來，半路上要劫去的哩。」唐卿道：「庫上盤查很嚴，常見庫丁進庫，都把自己衣服，剝得精光，換穿庫衣，那衣褲是單層粗布製的，緊緊裹在身上，那裏能夾帶東西呢？」尙書笑道：「大凡防弊的章程愈嚴密，那作弊的法子愈巧妙，這是一定的公理。庫丁既知道庫衣萬難夾帶，千思萬想，就把身上的糞門，製造成一個絕妙的藏金窟了。但聽說造成這窟，也須投明師，下苦工，一二年方能應用。頭等金窟，有容得了三百紋銀的，各省銀式不同，元寶元絲，都不很合式，最好是江、西、省解來的，全是橢圓式，蒙上薄布，塗滿白蠟，儘多裝得下。然出庫時候，照章要拍手跳出庫門，一不留神，就要脫穎而出。他們有個口號，就叫做下蛋。庫丁一下蛋，斬絞流徒，就難說了。老弟，你想可笑不可笑？可恨不可恨呢？」唐卿道：「有這等事，難道那余敏，真是這個出身嗎？」尙書道：「可不是？他就當了三年秤長，爬起了百萬家私，捐了個戶部郎中，後來不知道怎麼樣的改了道員，這東邊道一出缺，忽然放了他，原是很詭異的。到底狗苟蠅營，依然逃不了聖明燭照，這不是一件極可喜的事嗎？」唐卿正想發議，忽瞥眼望見剛纔那門公手裏，拿着一個手本，一晃晃的站在廊下窗口，尙書也常常回頭去看他。唐卿知道有客等見，不便久談，只得起身告辭。尙書還虛留了一句，然後殷勤送出大門。不言唐卿出了糞府，去託袁尙秋疏通楊越常的事，且說龔

尙書送客進來，那門公便一逕揚帖前導，直向外花廳走去。尙書且走且問道：「誰陪着客呢？不是大少爺嗎？」門公道：「不，大少爺早出門了！」這話未了，尙書已到花廳廊下，忽覺眼前晃亮，就望見玻璃裏炕床下首，坐着個美少年，頭戴一頂雙嵌線烏絨紅結西瓜帽，上面釘着顆水銀青光精圓大額珠，下面託着塊五色貓兒眼，背後拖着根烏如漆光如鏡三股大鬆辮，身上穿件雨過天青大牡丹漳絨馬褂，腰下也掛着許多瓊帶，却被闌干遮住，沒有看清。但覺繡采輝煌，寶光閃爍罷了，尙書暗忖，這是誰？如此華煥，還嘗就是來客呢！却不防那門公就指着道：「哪，那不是我們珠官兒陪着嗎？」尙書這一抬眼，纔認清是自己的姪孫兒。一面就跨進廳來，那少年見了，急忙迎出，在旁邊垂着手站了一站，趁尙書上前見客時候，就慢慢溜出廳來，在廊下一面走一面低低咕嚕道：「好沒來由！給這沒字碑，攪這半天兒，晦氣！」說着瀟瀟洒洒一溜煙的去了。這裏尙書所見的客，你道是誰？原來就是上回雲青在客寓遇見的魚陽伯。這魚陽伯，原是山東一個土財主，捐了個道員，在南京候補了多年，黑透了頂，沒得過一個紅點兒。這回特地帶了好幾萬銀子，跟着莊稚燕進京，原想打幹個出路，吐吐氣，揚揚眉的，誰知莊稚燕，在路上說得這也是門，那也是戶，好像可以馬到成功，弄得魚陽伯心癢難搔。自從一到了京，東也不通，西也不就，終究變了空中撈月。等得魚陽伯心焦欲死，有時催催稚燕，到被稚燕搶白幾句，說他外行，連鑽門路的四得字訣都不懂。魚陽詫異，問：「什麼叫四得字訣，我真不明白。」稚燕哈哈笑道：「你瞧，我說你是個外

教，沒有冤你罷！如今教你這個乖，這四得字訣，是走門路的寶筏，鑽狗洞的靈符，不可不學的。就叫做時耐，耐得，銀錢捨得，閒氣吃得，臉皮沒得。你第一個時候就耐不得，還成得了事嗎？」陽伯沒法，只好耐心等去，後來打聽得上海道快要出缺，這缺是四海聞名的美缺，靠着海關銀兩存息，一年少說有一百多萬的餘潤，俗話說得好「吃了河豚，百樣無味。」若是做了上海道，也是百官無味的了。你想陽伯如何不饑涎直流呢！只好婉言託稚燕想法，不敢十分催迫。事有湊巧，也是他命中注定，有做幾日空名上海道的福分。這日陽伯沒事，爲了想做件時行衣服，去到後門估衣舖，找一個聚興號的郭掌櫃。這郭掌櫃雖是個裁縫，却是個出入宮禁交通王公的大人物，當日給陽伯談到了官經。問陽伯爲何不去謀幹上海道？陽伯告訴他無路可走。郭掌櫃跳起來道：「我這兒倒放着一條挺好的路，你老要走不走？你快說！」郭掌櫃指手畫脚道：「這會兒講走門路，正大光明大道兒，自然要讓連公公，那是老牌子。其次却還有個新出道人家不大知道的。」說到這裏，就附着陽伯耳邊低低道：「聞太史，不是當今皇妃的師傅嗎？他可是小號的老主顧。你若要找他，我給你拉個絆，包你如意。」陽伯正在籌畫無路，聽了這話，那有個不歡喜的道理！當時就重重拜託他，還許了他事成後的謝儀。從此，那郭掌櫃就竭力的替他奔走說合，雖陽伯並未見着什麼聞太史的面，兩邊說話，須靠着郭掌櫃一人傳遞，不上十天，居然把事情講到了九分九，只等綸音一下，便可走馬上任了。陽伯滿心歡喜，自不待言。每日裏，只揀那些樞廷臺閣

六部九卿要路人的府第前，奔來奔去，都預備到任後交涉的地步。所以這日，特地送了一分重門包，定要謁見龔尙書，也只爲此。如今且說他謁見龔尙書，原不過通常的酬對，並無特別的干求。賓主坐定，尙書寒暄了幾句，陽伯趨奉了幾句，重要公案，已算了結。尙書正要端茶送客，忽見廊下走進一個十六七歲的俊僕，匆匆忙忙，走到陽伯身旁，湊到耳邊，說了幾句話，手中暗暗遞過一個小緘。陽伯疾忙接了，塞入袖中，頓時臉色大變，現出失張失智的樣兒，連尙書端茶都沒看見。直到廊下伺候人，狂喊一聲送客，陽伯倒大吃一驚，嚇醒過來。正是：倉皇無靈頭搶地，錢神大力手通天。不知陽伯因何吃驚？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隔牆有耳，都院會名花；

宦海回頭，小侯驚異夢。

話說陽伯正在龔府，忽聽那進來的俊僕幾句附耳之談，頓時驚惶失措，匆匆告辭出來。你道爲何？原來那俊僕是陽伯朝夕不離的寵童，叫做魚興，陽伯這回到京，住在前門外西河沿大街興勝客店裏，每日陽伯出門拜客，總留魚興看寓。如今忽然追蹤而來，陽伯料有要事，一看見心裏就突突的跳，又被

魚與冒冒失失的道：「前兒的事情，變了卦了，郭掌櫃此時在東交民巷番菜館，立候主人去商量。他怕主人不就去，還捎帶一封信在這裏。」陽伯不等他說完，忙接了信，恨不立刻拆開，礙着龔尙書在前，好不容易端茶送客看上車，一樣一樣禮節捱完，先打發魚與仍舊回店，自己跳上車來，外面車夫砰然動着輪，裏面陽伯就啞的撕了封，只見一張五雲紅箋上寫道：

前日議定暫挪永豐莊一款，今日接頭，該莊忽有翻悔之意，在先該莊原想等余觀察還款接濟，不想余出事，款子付出難收，該莊周轉不靈，恐要失約，今又知有一小爵爺，來京帶進無數巨款，往尋車字頭，可怕可怕！望速來密商，至荷至要！

未署「雲泥」兩字。陽伯一面看，車子一面只管走，逕向東交民巷前進。

且說這東交民巷，原是各國使館聚集之所，巷內洋房洋行最多，甚是熱鬧。這番菜館，也就是使館內廚夫開設，專爲進出使館的外國人預備的。也可飲食，也可住宿，本是很正當的旅館。後來有幾個酒醉的外國人，偶然看中了隣近小家女子，起了狎侮之心，館內無知僕歐，媚外羨趣，設計招徠，從此賣酒之家，變爲藏花之隅了。都中那班浮薄官兒，輕狂浪子，都要效尤，也有借爲祕密集會所的，也有當做公共尋歡場的，凡進此館，只要化京錢十二吊，交給僕歐，頃刻間纏頭錢去，賣笑人來，比妓館娼樓，還要靈便，就不能指揭姓名，揀擇妍醜罷了。那館房屋的建築法，是一座中西合璧的五幢兩層樓，樓下中間一

大間，大小縱橫，排許多食桌，桌上確瓶瑤盞，銀匙鋼叉，擺得異常整齊；東西兩間，連着廂房，與中間只隔一層軟壁，對面開着風門，門上嵌着一塊一尺見方的玻璃；東邊一間，鋪設得尤爲華麗，地氈紅氈，窗圍錦幙，畫屏重疊，花氣氤氳，靠後壁朝南，設着一張短闊矮脚的雙眠大鐵床，烟羅氤褥，備極妖豔。最奇怪的，這鐵床背後，却開着一扇祕密使門，一出門來，就是一條曲折的小弄，由這弄中直通大街，原爲那些狎客淫娃，做個意外遁避之所。其餘樓上，還有多少洞房幽室，不及細表。如今且說陽伯的大安車，走到館門停住，陽伯原是館裏的熟客，常常來廝混的，當時忙跳下車，吩咐車夫，暫時把車卸了，把牲口去喂養，打發僕人自去吃飯，自己却不走正路，翻身往後便走，走過了好幾家門首，纔露出一個狹街口，街口堆滿垃圾，街內地勢低窪，陽伯挨身跨下，依着走慣的道兒彎彎曲曲的摸進去，看看那便門將近，三脚兩步趕到，把手輕輕一按，那門恰好虛掩，人不知鬼不覺的開了。陽伯一喜，一脚踏上，剛伸進頭，忽聽裏面床邊有婦女嚶嚶聲。陽伯吃一嚇，忙縮住脚，側耳聽去，那口音是個很熟的窈窕兒，逼着嗓子怪叫道：「老點兒礙什麼，就是你那幾位姨太太，我也不怕！我怕的倒是你們那位姑太太！」只聽這話還沒說了，忽有個老頭兒涎皮癩臉的接腔道：「噢，嫁出的女兒，潑出的水，你倒怕了她！我告訴你，一個女娘們，只要得夫心，得了夫心，誰也不怕。不用遠比，只看如今宮裏的賢妃，得了萬歲爺天寵，不管余道台有多大手段，多高靠山，只要他召幸時候，一言半語，整顆兒的大紅頂兒，骨碌碌在他舌頭尖上牙齒縫裏

滾下來了，就是老佛爺也沒奈何他。這消息還是今兒我們姑爺在聞韻高那兒聽來的。你說利害不利害？勢派不勢派呢？」聽那窰姐兒冷笑一聲道：「嚇，你別老不害臊！雞矢給天比了！你難道忘了上半年你引了你們姑爺來這裏一躺，給你那姑太太知道了，特爲揀你生日那一天，賓客盈門時候，她駕着大安車趕上你們來，把牲口卸了，停在你門口兒，多少人請她可不下來，端坐在車廂裏，對着門，當着進進出出的客人，口口聲聲罵你，直罵到日落西山。他老人家乏了，套上騾兒，轉頭就走，你縮在裏邊，哼也沒有一聲兒，這纔算勢派哩！只怕你的紅頂兒，真在他牙縫裏打磨盤呢！老實告訴你罷，別花言巧語了，也別胡吹亂滂了，要我上你家裏去老虎頭上抓毛兒，我不幹！你若不嫌屈尊，還是趕天天都察院下來，到這兒溜搭溜搭，我給你解悶兒就得了。」那老頭兒很很嘆了一口氣，還要說下去，忽聽廂房門外一陣子嘻嘻哈哈的笑語聲，帖帖韃韃的腳步聲，接着呀啞一響，好像有人推門兒似的。陽伯正跨在便門限上，聽了，心裏一慌，想跑，還沒動脚，忽見黑蓬鬆一大團，從裏面直鑽出來，避個不迭，正給陽伯撞個對面。陽伯圓睜兩眼，剛要喚道：「該，」縮個不迭，却幾乎請下安去。又一轉念，大人們最忌諱的是怕人知道的事情被人撞見了，連忙別轉頭，閃過身體，只做不認得，讓他過去。那人一手掩着臉，一手把袖兒握着嘴上的鬍子，忘命似的往小弄裏逃個不迭。陽伯看他去遠，這纔跨進便門。不提防一進門，劈臉就沖過一只纖纖玉手來，把陽伯胸前衣服抓住道：「傅大人，你跑什麼！又不是姑太太來了，你怕誰呀？」陽

伯仔細一聽，原來就是他的老相好這裏有名的姐兒小玉的口音，不禁嗤的一笑道：「乖姐兒，你的爸爸纔是傅大人呢！」小玉啐了一口，拉了陽伯的手，還沒有接腔，房裏面倒有人接了話兒道：「你們找爸爸，爸爸在這兒呢。」小玉倒嚇一跳，忙搶進房來道：「呸，我道是誰？原來是郭爺！巧極了！連您也上這兒來了！」陽伯故意繆繆眉，手指着郭掌櫃道：「不巧極了，老郭你千不來，萬不來，單揀人家要緊的時候，你可來了！」郭掌櫃哈哈笑道：「我真該死，我只記着我的要緊，可把你們倆的要緊倒忘了！」陽伯道：「你別拉我，我有什麼要緊？你嚇跑了總憲大人，明兒個都察院踏門拿人，那纔是要緊呢！」小玉瞪了陽伯一眼，走過來，爬在郭掌櫃肩膀上道：「郭爺，你別聽他，儘撒謊！」郭掌櫃伸舌頭道：「纔打這屋裏飛跑出去的就是……」小玉不等郭掌櫃說出口，伸手握住他的嘴道：「你敢說！」郭掌櫃笑道：「我不，我不說。」就問陽伯道：「那麼你跟他一塊兒來的嗎？大概沒有接到我的信罷！」陽伯道：「還提信呢！都是你這封信，把我叫進來，把他趕出去，兩下裏不提防，好好兒碰了一個頭，你瞧，這兒不是個大疙瘩嗎？這會兒還疼呢！」說着話，伸過頭來給郭掌櫃看，郭掌櫃一面瞅着他左額上，果然紫光油油的高起一塊，一面衝着玻璃風門外，帶笑帶指的低低道：「哪，都是這班公子哥兒，鬧烘烘擁進來，我在外間坐不住。這纔撞進來，鬧出這個亂子。魚大人，那倒對不住您了！」陽伯搖搖頭道：「你別碰了！小玉，你來，我們看一看外邊兒，都是些誰呀？」說罷，拉了小玉，耳鬢厮磨的湊近那風門玻璃上張望，只見中

間一張大饗長桌上。團團圍坐着五個少年，兩邊兒多少僕歐們手忙腳亂的伺候，也有鋪檯單插瓶花的，也有擺刀叉洗杯盤的，各人身邊都站着一個戴紅纓帽兒的小跟班兒，遞烟袋，搥手巾，亂個不了。陽伯先看主位上的少年，面前鋪上一張白紙，口銜雪茄，手拿着筆，低着头，在那裏開菜單兒，忽然抬起頭來，招呼左右兩座道：「勝佛先生和鳳孫兄，你們兩位都是外來的新客，請先想菜呀！」陽伯這纔看清那主位的臉兒，原來不是別人，就是莊稚燕。再看左座那一個，生得方面大耳，氣概堂皇，衣服雖也華貴，却都是寬袍大袖，南邊樣兒。右邊的，是瘦長臉兒，高鼻子，骨秀神清，舉止豪宕，雖然默默的坐着，自有一種上下千古的氣概。兩道如炬的目光，不知被他抹殺了多少眼前人物，身上服裝，却穿得很樸雅的。這兩個陽伯却不認得，下來，捱着這瘦長臉兒來，是會侯爺敬華，對面兒坐着的，却就是在龔尙書府上陪陽伯談天的珠公子。只聽右座那一個道：「稚燕，你又來了！這有什麼麻煩，胡亂點幾樣就得了！」右座淡淡的道：「兄弟還要赴楊淑高林敦古兩兄的預約，恐怕不能久坐，隨便吃一樣湯就行了！」言下彷彿顯出厭倦的臉色。稚燕一面點菜，一面又問道：「既到了這裏，那十二弔頭，總得花罷？」珠公子皺着眉道：「你們還鬧這玩意兒呢？我可不敢奉陪！」敬華笑道：「我倒要叫，我可叫別人！」稚燕道：「得了，不用說了，我把小玉讓給你就是了！」說罷，就吩咐僕歐去叫小玉。勝佛推說就要走，不肯叫局。稚燕也不勉強，只給鳳孫叫了一人，連自己共是三人。僕歐連聲「着」，答應下去。陽伯在裏面聽得清

楚忙推着小玉道：「侯爺叫你了，還不出去！」小玉笑道：「那有那麼容易！今兒老媽兒都沒帶，只好回去一躺再來。」陽伯隨手就指着那桌上兩個不認得的問小玉道：「那兩個是誰，你認識麼？」小玉道：「你不認識麼？那個胖臉兒，聽說姓章，也是一個爵爺，從杭州來的；一個瘦長臉，是戴制台的公子，是個古怪的闊少爺，還有人說他是革命黨。這些話，都是莊制台的少爺莊立人告訴我的。不曉得是確不確。他們都是新到京的。」兩人正說話，恰好有個僕歐推門進來，招呼小玉上座兒。小玉站起身，抖擻了衣服，湊近那僕歐耳旁道，你出去，別說我在這裏，我回家一趟，換換衣服就來。回頭給陽伯郭掌櫃點點頭道：「魚大人，我走了，回頭你再來叫啊！郭爺，你得閒兒，到我們那兒去坐坐。」趕說話當兒，早已轉入床後，一溜烟的出便門去了。這裏陽伯順便就叫僕歐點菜，先給郭掌櫃點了蕃茄牛尾湯，炸板魚，牛排，出骨雞鶉，加利雞飯，勃朗補丁，共是六樣。自己也點了葱頭湯，煨黃魚，牛舌，通心粉雀肉，香蕉補丁五樣。僕歐拿了菜單，打上號碼，自去叫菜。這裏兩人方談起正事來。郭掌櫃先開口道：「剛纔我彷彿聽見小玉給你說什麼姓章的，那個人你知道嗎？」陽伯道：「我不知道，就聽見莊稚燕叫他鳳孫。」郭掌櫃道：他就是前任山東撫臺章一豪的公子，如今新襲了爵，到裏頭想法子來的。我纔信上說的就是他。」陽伯道：「那怕什麼？他既走了那一邊兒，如今余道臺纔開了亂子，走道兒總有點不得勁，這個機會，我們正好下手呢！」郭掌櫃道：「話是不差，可就壞在余道臺這件事。余道臺的銀子，原說定先付一半，還有一

半，也是永豐莊墊付的。出了一張見缺卽付的支票。誰曉得趕放的明文一見，果然就收了去了。如今出了這意外的事，如何收得回來呢！他的款子，收不回來不要緊，倒是咱們的款子，可有點兒付不出去了！我想你在先自己付的十二萬正款，固然要緊，就是這永豐莊擔承的六萬，雖說是小費，裏頭幫忙的人大家分的，可比正款還要緊些呢！要有什麼三差五錯，那事情就難說了！我瞅着永豐的當手，着急得很，我倒也替你擔憂，所以特地趕來，給你商量個辦法。」陽伯呆了呆，皺着眉道：「兄弟原只帶了十二萬銀子進京，後來添出六萬，力量本來就不濟的了。虧了永豐莊肯擔承這宗款子，雖覺得累點兒，那麼樹上開花，到底兒總有結果。兄弟纔敢劃出做這件事。如今照你這麼說，有點兒靠不住了，叫兄弟一時那兒去弄這麼大的款？可怎麼好呢！」郭掌櫃道：「你好好兒想想，總有法子的。」陽伯躊躇了半天，忽然站起來，正對着郭掌櫃，兜頭唱了一個大喏道：「兄弟才短，實在想不出法子來。兄弟的第一妙法，只有「一總費心」四個字兒，還求你給我想法兒罷！」郭掌櫃還禮不迭道：「你別這麼喉急，你且坐下，我給你說！」陽伯又作了一揖，方肯坐了。郭掌櫃慢慢道：「法子是有，有一個，俗語道：『巧媳婦做出無米飯，』不過又要你破費一點兒纔行。」陽伯跳起來道：「老郭，你別這麼婆婆媽媽的繞灣兒說話，這會兒只要你有法子，你要什麼就什麼！」郭掌櫃道：「那個是我要呢？咱們殼交情，給你辦事，一個大都不，這纔是真朋友。只等將來，你上了任，我跟你上南邊去玩兒一趙，閒着沒事，你派我做個賬房，消遣消遣，

那就是你的好處了。」陽伯道：「那好辦，你快說，有什麼好法子呢？」郭掌櫃道：「別忙，你瞧菜來了！咱們先吃菜，慢慢兒的講。」陽伯一擡頭，果然僕歐托着兩盤湯，幾塊麵包來。安放好了，陽伯又叫僕歐開了一瓶香酒。郭掌櫃一頭噉着麵包，喝着湯，一頭說道：「你別看永豐莊怎麼大場面，一天到晚，整千整萬的出入，實在也不過東拉西扯，撐着個空架子罷了！遇着一點兒風浪，就擋不住。本來呢，他的架子空也罷，實也罷，不與我們相干，如今他既給我們辦了事，答應了這麼大的款子，他的架子撐得滿，我們的事情就辦得完全；倘或他有點破綻，不但他的架子撐不成，只怕連我們的架子都要坍了。這會兒，也沒有別的法子，只有大家夥兒幫着他，把這個架子扶穩了纔對。要扶穩這個架子，也不是空口說白話做得了的，要緊的就是銀子，但是這銀子，從那兒來呢？」陽伯道：「說得是，銀子那兒來呢？」郭掌櫃道：「哈哈，說也不信，天下事真有湊巧，也是你老的運氣來了！這會兒天津鎮台，不是有個魯通一魯軍門嗎？這個人，你總該知道罷！」陽伯想了想道：「不差，那是淮軍裏頭有名的老將啊！」郭掌櫃笑道：「那裏是淮軍裏頭有名的老將！光是財神手下出色的健將罷！他當了幾十年的老營務，別的都不知道，只知道他撐了好幾百萬的家財。他的主意可很高，有的銀子，都存給外國銀行裏，什麼匯豐呀，道勝呀，我們中國號家錢莊，休想摸着他一個邊兒。可奇怪，到了今年，忽然變了卦了，要想把銀子勻點出來，分存京津各號，特地派他的總管魯升，帶了銀子，進京看看風色。這位魯總管，可巧是我的好朋友，昨日他自己上

門來找我，我想這是個好主兒，好好兒恭維他一下。後來講到存銀的事情，我就把永豐荐給他。他說：『來招攬這賣買的可不少，我們都沒答應呢！你不知道我們那裏有個老規矩，不論那家，要是成交，我們朋友，都是加一扣頭，只要肯出扣頭就行。』今天我把這話告訴永豐，誰曉得永豐的當手，倒給我裝假，出扣頭的存銀他不要。我想這事，永豐的關係原小，我們的關係倒大，這扣頭不如你暫時先墊一下子，事情就成了。這事一成，永豐就流通了，我們的付款也就有着了。就有一百個章爵爺，那上海道也不怕跑到那兒去了。你看怎麼着使得嗎？」陽伯道：「他帶多少銀子來呢？存給永豐多少呢？」郭掌櫃道：「他帶着五六十萬呢！我們只要他十萬，多也不犯着，你說好不好？」陽伯頓時得意起來道：「好好，再好沒有了，事不宜遲，這兒吃完，你就去找那總管說定了，要銀子，你到永豐莊，在我旅用的摺子上取就得了。」兩人胡亂把點菜吃完，叫僕歐來算了賬，正要站起，郭掌櫃忽然嘆了一聲道：「怎麼外邊已經散了？」陽伯側耳一聽，果然鴉雀無聲，偃身湊近風窗向外一望，只見那大餐桌上，還排列着多少咖啡空杯，座位上卻沒個人影兒。陽伯隨手拉開風門道：「我們就打前面走罷！」於是陽伯前行，郭掌櫃後跟，闖出廳來，一直的往外跑。不提防一陣噓噓噓噓說話聲音，發出在那廳東牆角邊一張小炕牀上，瞥眼看見有兩個人頭接頭的緊靠着炕几，一個彷彿是莊稚燕，那一個就是小玉說的章鳳孫。見那鳳孫手裏顛索索的拿着一張紙片兒，遞與稚燕。陽伯恐被瞧破，不敢細看，別轉頭，給郭掌櫃一溜煙的溜出

那番菜館來，各自登車，分頭幹事去了。如今且按下陽伯，只說那番菜館外廳上，莊稚燕給章鳳孫，偷偷摸摸守着黑廳幹什麼事呢？原來事有湊巧，兩間房裏的人，做了一條路上的事，那邊魚陽伯與郭掌櫃磨拳擦掌的時候，正這邊莊稚燕替章鳳孫鑽天打洞的當兒。看官須知道這章鳳孫，是中興名將前任山東巡撫章一豪的公子，單名一個「誼」字，章一豪在山東任時，早就給他弄了個記名特用道，前年章一豪死了，朝廷眷念功臣，又加卹典，把他原有的一等輕車都尉，改襲了子爵。這章鳳孫年不滿三十，做了爵爺，已是心滿意足，倒也沒有別的妄想了。這回三年服滿，進京謝恩，因為與莊稚燕是世交兄弟，一到京，就住在他家裏，只曉得尋花夕醉，挾彈晨游，過着快樂光陰，當不住稚燕是宣海的神龍，官場的怪傑，看見鳳孫門閥又高，資財又廣，是個好吃的果兒。一聽見上海道出缺的機會，就一心一意調唆鳳孫去走連公公的門路。可巧連公公爲了余敏的事失敗了，撒着一肚子悶氣，沒得出處，正想在這上海道上找個好主兒，爭回這口氣來。所以稚燕去一說，就滿口擔承，彼此講定了數目，約了日期，就趁稚燕在番菜館請客這一天，等待客散了，在黑影裏開辦交涉。却不防冤家路窄，倒被陽伯偷看了去。閒話少表，當時稚燕乖覺，劈手把鳳孫手裏拿的紙片奪過來，摺好，急忙藏在裏衣袋裏。鳳孫道：「這是整整十二萬的匯票，全數兒交給你，可是我要問你一句，到底靠得住靠不住？」稚燕不理他，只望着外面挪嘴兒，半晌又望外張了一張方低低說道：「你放心，我連夜給你辦去，有什麼差錯，你問我，好不好？」鳳

孫道：「那麼我先回去，在家裏等回音。」稚燕點點頭，正要說話，驀地走進一個僕歐說道：「曾侯爺打發管家來說，各位爺都在小玉家裏打茶圍，請這裏兩位大人就去。」鳳孫一頭掀簾望外走，一頭說道：「我不去了，你若也不去，替我寫個條兒道謝罷。」說畢，自管自的上車回家去了。不說這裏稚燕寫謝信，算菜賬，盡他做主人的義務，單講鳳孫獨自歸來，失張失智的走進自己房中，把貼身伏侍的兩個家人，打發開了，親自把房門關上，在枕邊慢慢摸出一只紫檀雕花小手箱，只見那箱裏頭放着個金漆小佛龕，佛龕裏坐着一尊羊脂白玉的觀世音。你道鳳孫百忙裏，拿出這個做什麼呢？原來鳳孫雖說是世間執袴，却有些佛地根芽，平生別的都不信，只崇拜白衣觀世音，所以特地請上等玉工，雕成這尊玉佛，不論到那裏，都要帶着他走。不論有何事都要望着他求。只見當時鳳孫取了出來，恭恭敬敬，雙手捧到靠窗方桌上，居中供了，再從箱裏搬出一只宣德銅鑪，炷上一枝西藏線香，一本大悲神咒，一串菩提念珠，都擺在那玉佛面前，布置好了，自己方退下兩步，整一整冠，拍去了衣上塵土，合掌跪在當地裏，望上說道：「弟子章誼，一心敬禮觀世音菩薩，」說罷，匍匐下去，叨叨絮絮了好一會，好像醮臺裏拜表的法師一般。口中念念有詞，足足默禱了半個鐘頭，方纔立起，轉身坐在一張大輪椅上，提起念珠，攤開神咒，正想虔誦經文，却不知怎的心上總是七上八下，一會兒神飛色舞，一會兒肉跳心驚，對着經文，一句也念不下去。看看桌上一盞半明不滅的燈兒，被鑪裏的煙氣，一股一股的冲上去，那燈光只是碧沉沉地。

側耳聽着窗外靜悄悄的沒些聲息，知道稚燕還沒回來！鳳孫沒法，只得垂頭閉目，養了一回神，纔覺心地清淨點兒。忽聽門外帖帖達達飛也似的一陣脚步聲，隨即發一聲狂喊道：「鳳孫，怎麼樣？你不信，如今果真放了上海道了！你拿什麼謝我？」這話未了，就錚的一響，踢開門，鑽將進來。鳳孫抬頭一看，正是稚燕，心裏一慌，倒說不出話來。正是：富貴百年忙裏過，功名一例夢中求。欲知鳳孫得着上海道，到底是真是假。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卷

第二十三回

天威不測，蜚語中詞臣；

隱恨難平，違心驅俊僕。

却說鳳孫忽聽稚燕一路喊將進來，只說他放了上海道，一時心慌，倒說不出話來，呆呆地半晌方道：「你別大驚小怪的嚇我，說正經，連公公那裏，端的怎樣？」稚燕道：「誰嚇你？你不信，看這個！」說着，就懷裏掏出個黃面泥板的小本兒。鳳孫見是京報，接來只一揭，第一行就寫着「蘇松太兵備道着章義補授。」鳳孫還道是自己眼花，忙把大號墨晶鏡，望鼻梁上一推，揉一揉眼皮，湊着紙細認，果然仍是「蘇松太兵備道着章義補授」十一個字。心中一喜，不免頷了一聲佛號，正要向那玉琢觀音頂禮一番，却恍恍惚惚就不見了稚燕。抬起頭來，却只見左右兩旁站着六七個紅纓青褂短靴長帶的家人，一個托着頂帽，一個捧着翎盒，提着朝珠的，抱着護書的，有替他披褂的，有代他束帶的，有一個豁琅琅的搖着靜鞭，有一個就向上請了個安，報道：「外邊伺候已齊，請爵爺立刻上任！」真是前呼後擁，呵么

喝六，把個朦朧小爵爺，七手八脚的送出門來。只見門外齊臻臻的排列着紅呢傘，金字牌，旗纛轎馬，一隊一隊長蛇似的立等在當街。只等鳳孫掀簾進轎。只聽如雷價一聲呵殿，那一溜排衙。頓時蜿蜒蜿蜒的向前走動。走去的道兒，也辨不清是東是西，只覺得先走的倒都是平如砥，直如繩的通衢廣陌，一片太陽光，照着馬蹄蹴起的香塵，一閃一閃的發出金光，誰知後來忽然轉了一個灣，就走進了一條羊腸小徑，又走了一程，益發不像，索性只容得一人一騎慢慢的捱上去了，而且曲曲折折，高高低低，一邊是惡木兇林，一邊是危崖亂石。鳳孫見了這些兇險景象，心中疑惑，暗忖道：我如今到底往那裏去呢？記得出門時，有人請我上任，怎麼倒走到這荒野山徑來呢？原來此時鳳孫早覺得自己身體不在轎中，就是剛纔所見的儀仗從人，一霎時也都隨着荒烟蔓草，消滅得無影無蹤，連放上海道的事情也都忘了一半。獨自一個，在這七高八低的小路上，一脚絆一脚的望前走去。正走間，忽然眼前一黑，一陣寒風拂上面來，疾忙抬頭一看，只見一座鬱鬱蒼蒼的高岡橫在面前。鳳孫暗喜道：「好了，如今找着了正路了！」正想尋個上去的路徑，才想走近前來，却見那岡子前面，蹲着一對巨大的獅子，張了磨牙吮血的大口，睜了奔霆掣電的雙瞳，豎起長鬣，舒開鐵爪，只待吃人。在雲煙縹渺中也看不清是真是假，再望進去，隱隱約約顯出畫棟雕梁，長廊石舫，丹樓映日，香閣排雲，山徑中還時見白鶴文鹿，彩鳳金牛，游行自在；但氣象雖然莊嚴，總帶些陰森肅殺的樣子，好像幾百年前的古堡。恐怕冒昧進去，倒要碰着些吃人的虎

豹豺狼，迷人的山精木怪，反爲不美。鳳孫躊躇了一回，忽聽各郎各郎一陣馬官鈴聲，從自己路上飛來，就見一匹跳澗爬山的駿馬，馱着個揚翎鬣頂的貴官，挺着腰，仰着臉兒，得意揚揚的，只顧往前竄。鳳孫看着那貴官的面貌，好像在那裏見過的，不等他近前，連忙迎上去，攔着馬頭施禮道：「老兄想也是上岡去的？兄弟正爲摸不着頭路不敢上去。如今老兄來了，是極好了，總求您攜帶攜帶。」那貴官聽了，哈哈的笑道：「你要想上那岡子麼？你莫非是瘋子罷！那道兒誰不知道，如今是走不得的了！你要走道兒，還是跟着我上東邊兒去。」說着話，就把鞭兒向東一指，鳳孫忙依着他鞭的去向，只一望，果然顯出一條不廣不狹的小徑，看那裏邊，倒是暖日融融，香塵細細，夾岸桃花，爛如雲錦，那徑口却有一棵天矯不羣的海楠，卓立在萬木之上。下面一層層排列着七八棵大樹，大約是檀槐楊柳靈杏棠杞等類，無不蟠幹梢雲，濃陰垂蓋，的是一條好路，倒把鳳孫看得呆了。正想細問情由，不道那貴官就匆匆的向着鳳孫拱了拱手道：「兄弟先偏了！」說罷，提起馬頭，四蹄翻蓋的走進那東路去了。鳳孫這一急，非同小可，拔起脚要追，忽聽一陣悠悠揚揚的歌聲，從西邊一條道兒上梨花林吹來，歌道：

東邊一條路，西邊一條路；西邊梨花東邊桃，白的雲來紅的雨，紅白爭嬌，雨落雲飄，東海龍女，偷了半年桃，西池王母，怒挖明珠苗；造化小兒折了腰，君欲東行，休行，我道不如西邊兒平！

鳳孫尋着歌聲，回身西望，看纔見遙對着東路那一條道兒上，處處夾着梨樹，開的花，如雲如雪，一

白無際，把天上下罩得密密層層，風也不通。鳳孫正在忖量，那歌聲倒越唱越近了，就見有八九個野童兒，頭戴遮日帽，身穿背心衣，腳踏無底靴，面上烏墨塗得黑一搭白一搭，一面拍着手，一頭唱着歌，穿出梨花林來。一見鳳孫，齊連連招手道：「來，來，快上西邊兒來！」鳳孫被這些童兒一唱一招，心裏倒沒了主意，立在那可東可西的高岡面前，東一張，西一張，發恨道：「照這樣兒，不如回去罷！」一語未了，不提防西邊樹林裏，陡起了一陣撼天震地的狂風，飛沙走石，直向東邊路上刮刺刺的捲去。一會價，就日澹雲淒，神號鬼哭起來，遠遠望去，那先去的騎馬官兒，早被風刮得帽飛鞭落，人仰馬翻，萬樹桃花，也吹得七零八落，連路口七八株大樹，用盡了撐靈喝月的力量，終不敵排山倒海的神威。只抵抗了三分鐘工夫，唏喇唰喇倒斷了六株。連那海楠和幾株可稱樑棟之材的都連根帶土，飛入雲霄，不知飄到那裏去了。這當兒，只聽那梨花林邊，一個大孩子，領了八九個狂童，歡呼雷動，搖頭頓足的喊道：「好了！好了！倒了！倒了！」誰知這些童兒不賊猶可，這一賊，頓時把幾個烏嘴油臉的小孩，變了一羣青面獠牙的妖怪，有的搖着驅山鐸，有的拿着迷魂旛，背了驪山老母的劍，佩了九天玄女的符，踏了哪叱太子的風火輪，使了齊天大聖的金箍棒，張着嘴，瞪着眼，耀武揚威，如潮似海的直向鳳孫身邊撲來。鳳孫這一嚇，直嚇得魂魄飛散，尿屁滾流，不覺狂叫一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正危急間，忽聽面前有人喊道：「鳳孫休慌，我在這裏。」鳳孫迷離中抬頭一看，彷彿立在面前是一個渾身白衣的老婦人，心裏只當

是觀音顯聖來救他的，忙又叫道：「菩薩救命呀！」只聽那人笑道：「什麼菩薩？菩薩坐在桌兒上呢！」鳳孫被這話一提，心裏倒清爽了一半，重又定眼細認了一認，吓！那裏是南海白衣觀世音，倒是個北京紈袴莊雅燕，嬉着嘴立在他面前，看看自己身體，還坐在佛桌旁的一張大椅上，爐裏供的藏香只燒了一寸，高岡飛了，梨花林桃花徑迷了，童兒妖怪滅了，窗外半鈎斜月，牀前一粒殘燈，靜悄悄一些風聲也沒有，方曉得剛纔鬧轟轟的倒是一場大夢。想起剛纔自己狼狽的神情，對着稚燕倒有些惶愧，把白日托他到連公公那裏謀幹的事倒忘懷了，只顧有要沒緊的道：「你在那兒樂？這早晚纔回來！」稚燕道：「阿呀呀，這個人可瘋了！人家爲你的事，脚不着地，跑了一整夜，你倒還樂呀樂呀的挖苦人！」鳳孫聽了這話，纔把番菜館裏遞給他匯票，托他到連公公那裏討準信的一總事，都想起來。不覺心裏勃的一跳，忙問道：「事情辦妥了沒有？」稚燕笑道：「好風涼話兒！天下那兒有這麼容易的事兒！我從番菜館裏出來，會敬華那裏這麼熱鬧的窩兒，我也不敢踫，一口氣跑上連公公家裏，只道約會的事，不會脫卵兒的。誰知道還是撲了一個空。老等了半天，不見回來，問着他們，敢情爲了預備老爺萬壽的事情，內務府來請了去商量，說不定多早纔回家呢。我想橫豎事兒早說妥了，只要這邊匯票兒交出去，自然那邊官兒送上來，不怕他有紅孩兒來搶了唐僧人參果去，你說對不對？」鳳孫一聽「紅孩兒」三個字，不覺把夢中境界，直提起來，一面臍口說道：「這麼說，那匯票你仍舊帶回來了？」一面呆呆的只管想那

夢兒，從那一羣小孩變了妖怪，撲上身來想起，直想到自己放了上海道，稚燕踢門狂喊，看看稚燕此時的形狀，宛然夢裏。忽然暗暗吃驚道：「不好了，我上了小人的當了！照夢詳來，小孩者，小人也，變了妖怪，撲上身來，明明說這班小人在那裏變着法兒的捉弄我。小徑者，小路也，已經有人比我走在頭裏，我是沒路可走的了。若然硬要走，必然惹起風波。想到這裏，猛的又想起夢醒時候，看見一個白衣老婦，不覺恍然大悟：這是我一向虔誠供奉了觀音，今日特地來托夢點醒我的罷了！罷了！上海道我決計不要了，倒是十二萬的一張匯票，總想法兒騙回到手纔好。想了一想，就接着說道：「既然你帶回來很好，那票兒本來差着，你給我改正了再拿去！」稚燕愕然道：「那兒的事？數目對了就得了。」鳳孫道：「你用管，你拿出來，看我改正，你就知道了。」稚燕似信不信的，本不願意掏出來，倒底礙着鳳孫是物主兒，不好十分措着不放，只得慢慢地從靴頁裏抽出，挪到燈邊遠遠的一照道：「沒有錯呀！」一語未了，不防鳳孫劈手奪去，就望自己衣袋裏一塞。稚燕倒吃了個驚道：「這怎麼說？哦，改也不改，索性收起來了！」鳳孫笑道：「不瞞稚兄說，票子是沒有錯，倒是兄弟的主意打錯了，如今想過來，不幹這事了。稚兄高興，倒是稚兄去頂替了罷！兄弟是情願留着這宗銀子，去孝敬韓家潭口袋底的哥兒姐兒的了。」稚燕跳起來道：「豈有此理！你這話倒底是真話是夢話？你要想想，這上海道的缺，是不容易謀的，連公公的路，是不容易走的！我給你鬧神鬧鬼，跑了半個多月，這纔摸着點邊兒，你倒好意思，輕輕鬆鬆說不要

了。我可沒臉去回覆人家，你倒把不要的道理說給我聽聽。」鳳孫仍笑嘻嘻的道：「回覆不回覆，橫豎沒有我的事，我是打定主意不要的了。」那當兒，一個是斬釘截鐵的咬定不要了，一個是面紅頸赤的死問他爲何不要呢，一個笑迷迷只管賴皮，一個急呼呼無非撒潑，正鬧得沒得開交，忽聽砰的一聲，房門開處，走進一個家人，手裏拿着一封電報，走到鳳孫身旁道：「這是南邊發來給章大人的。」說着伸手遞給鳳孫，就回身走了。鳳孫忙接來一望，知道是從杭州家裏打來的，就吃了一嚇。拆開看了看，不覺說聲「僥倖」，就手遞給稚燕道：「如今不用爭吵了，我丁了艱了。」稚燕看着，方曉得鳳孫的繼母病故，一封報喪的電報。到此地位，也沒得說了，把剛纔的一團怒火，霎時消滅，倒只好敷衍了幾句安慰的套話，問他幾時動身。鳳孫道：「這裏的事情，料理清楚，也得六七天。」當時彼此沒興，各自安歇去了。從此鳳孫每日忙忙碌碌，預備回南的事。到了第五日，就看見京報上，果然上海道放了魚邦禮，外面就沸沸揚揚議論起來。有的說姓魚的托了後門估衣舖，走王府的門路的；有的說姓魚的認得了皇妃的親戚，在皇上御前保舉的。鳳孫聽了這些話，倒也如風過耳，毫不在意，只管把自己的事，儘着趕辦。又歇了一兩天，就掩旗息鼓的回南奔喪去了。單說稚燕替鳳孫白忙了半個多月，得了這個結果，大爲掃興。他本意原想做魚陽伯的引線的，後來看看魚陽伯的門第資財氣概，都不如章鳳孫，所以倒過頭來，就攔起了陽伯，全力注在鳳孫身上。誰知如今陽伯果真得了上海道，自己的好窩兒，反給估衣舖裏的郭

掌握估了去，你想他心裏怎麼又不悔又恨呢！連公公那裏，又不敢去回覆，只好私下告訴他父親轉說，還求他想個法兒，出出這口惡氣。一日清早，稚燕還沒起來，家人來回：「老爺上頭下來，有事請少爺即刻就去。」稚燕慌忙披衣出房，不及梳洗，一逕奔到小燕平常退朝坐起的一間書房內。掀簾進去，滿屋靜悄悄的，只見兩三個家人垂手侍立。小燕正在那裏低着頭，寫一封書信。看見稚燕走來，略一抬眼道：「你且坐着，讓我把高麗商務總辦方安堂的一封要緊信寫了再說。」稚燕只得在旁坐了，偷看那封信上寫的，全是高麗東學黨謀亂的事情。——原來那東學黨是高麗國的守舊黨，向來專與開化黨爲仇，他的黨魁叫崔時亨，自號緯大夫的，忽然現在在全羅道的古阜地方起事，有衆五六萬，首蒙白巾，手執黃旂，倡言要驅逐倭夷，掃除權貴，高麗君臣，惶急萬狀，要借中國護商的靖遠兵船，前去助剿。那時駐扎高麗的商務總辦，就是方安堂官印叫代勝的，不敢擅主，發電到總理衙門請示。小燕昨日已經會商王大臣，發了許借的回電，現在所寫的，不過要他留心觀察，隨時稟報罷了。稚燕看着信，隨口道：「原來高麗反起了亂事了！」小燕道：「這回比甲申年金玉均洪英植的亂事更要利害，恐怕要求中朝發兵赴援哩！」說着，那信已寫好，擱在一邊，笑嘻嘻道：「叫你不爲別的，你知道今天上頭出了一件奇事嗎？魚邦禮革職了，到連累金貴妃寶貴妃都革了妃號，降做貴人。寶貴妃還脫衣受了七十廷杖。兩妃的哥哥致敏，貶謫到邊遠地方，老佛爺怒的了不得。聽說還牽涉到聞韻高太史，只爲他是兩妃的師傅。幸虧

他聞風遠避，總算免了。」稚燕半驚半喜的道：「爹爹知道這事怎麼發作的呢？」小燕道：「我也摸不清，不知道老佛爺聽了誰的話，忽然從園裏回來，一逕就到皇妃宮中，拿出一個小拜匣，裏頭都是些沒用的字紙，不知道老佛爺爲什麼就天威不測起來，祇說金寶兩貴妃，近來習尚浮華，屢有乞請，所以立刻下了這道嚴旨。」稚燕立起來仰着頭道：「原來也有今日！論理這會兒事情鬧得也太不像了，總得這位老聖人出來整頓整頓！」說着話，一抬頭忽見一個眉清目秀初交二十歲的俊童，站在他父親身旁，穿着娃兒臉萬字縐紗袍，罩着美人蕉團花絨馬褂，額上根青，鬢邊髮黑，差不多的相公還比不上他嬌豔，心想我家從沒有過這樣俊俏童兒。忽然想起來道：「呀，這是金雲青那裏的阿福，怎麼到了我家來呢？」稚燕正在上下打量，早被小燕看見，因笑道：「這是雲青那裏有名的人兒，你從前給他同路進京，大概總認得罷！如今他在雲青那裏歇了出來，還沒投着主兒呢！求我賞飯，我可用不着，只好留着等機會薦出去罷！」小燕一面說，一面阿福紅着臉，就走到稚燕跟前，請了一個安。小燕忽然向稚燕道：「不差，你給我上金雲青那裏去走一趟罷！這幾天聽說他病又重了，我也沒工夫去看他，你替我去走走，禮到就得了。」當時稚燕答應下來，自去預備出門，按下慢表。如今先要把阿福如何歇出，雲青如何病重的細情，敘述一番，免得讀書的說我拋荒本題。原來雲青那日，看張夫人出房後，就叫小丫頭把帳子放了，自把被窩蒙了頭，只管裝睡，並不瞅睬彩雲。彩雲見雲青顏色不好，也不敢上來兜搭，自在外房，呆呆

地坐着嗑瓜子兒。房裏冷清清的無事可說。我却先要說張夫人那日在房時，聽了雯青的口氣，看了彩雲的神情，早就把那事兒瞧破了幾分。後來回到自己房中，不消說有那班獻殷勤的婆兒姐兒，半真半假的傳說，張夫人心裏更明白了，料想雯青這回必然要揚鈴搗鼓的大鬧，所以張夫人身雖在這邊，心却在那邊，常常聽候消息。誰知道直候到二更以後，雯青那邊總是寂無人聲，張夫人倒詫異起來。暗道：難道就這麼罷了不成？忽一念轉到雯青新病初愈，感了氣，不要有什麼反覆嗎？想到這裏，倒不放心起來。那時更深人靜，萬籟無聲，房裏也空空洞洞的，老媽兒都去歇息了，小丫頭都躲在燈背黑影裏去打盹兒。張夫人只得獨自個蹣手蹣腳，穿過外套房，來到堂屋，各處燈都滅了。黑設設的好不怕人。張夫人正有些膽怯，想縮回來，却望見雯青那邊廂房裏，一點燈光，窗簾上映出三四個長長短短的人影。接着一陣噉噉促促的講話聲音，知道那邊老媽丫頭，還沒睡哩。張夫人趁勢三脚兩步，跨進雯青外房，逕到房門口。正要揭起軟簾，忽聽雯青床上悉索索的響，響過處，就聽雯青低低兒的叫了「彩雲，彩雲」兩聲。並沒人答應。張夫人忖道：「且慢，他們要說話了，我且站着聽一聽。」這當兒，張夫人靠在門匡上，從簾縫裏張進去，只見靠牀一張鴛鴦戲水的鏡臺上，擺着一盞二龍搶珠的洋燈，罩着個碧玻璃的燈罩兒，發出光來，映得粉壁錦帷，都變了綠沉沉地。那時見雯青一手慢慢的鉤起一角帳兒，伸出頭來，臉上似笑不笑的，瞟着靠西壁一張如意軟雲榻，只管發怔。張夫人連忙隨着雯青的眼光看去，原來彩雲正

卸了晚妝，和衣睡着在那裏，身上穿着件同心珠扣水紅小緊身兒，單叉着一條合歡粉荷灑花褲，一擗柳腰，兩鈎蓮瓣，頭上枕着個湖綠五紋小洋枕，一挽半散不散的青絲，斜拖枕畔，一手托着香腮，一手掩着酥胸，眉兒蹙着，眼兒閉着，頰上酒窩兒還盪着點淚痕，真有說不出畫不像的一種妖豔，連張夫人見了，心裏也不覺動了一動。忽聽雲青嘆了口氣，微微的拍着床道：「噫，那世裏的冤家！我拚着做……」說到此咽住了，頓了頓道：「我死也不捨她的呀！」說話時，雲青就掙身坐起，喘吁吁披上衣服，套上襪兒，好容易把腿挪下床沿，跛着鞋兒，搖搖擺擺的直晃到那榻兒上，捱着彩雲身體倒下。好一會，顫聲推着彩雲道：「你倒底怎麼樣呢？你知道我的心爲你都使碎了！你只管裝睡，給誰嘔氣呢？」原來彩雲本未睡着，只爲雲青不理她，摸不透雲青是何主意，自己懷着鬼胎，只好裝睡。後來聽見雲青幾句情急話，又力疾起來反湊她，不免心腸一軟，覺得自己行爲太對不住他，一陣心酸，趁着此時雲青一推，就把雙手捧了臉，鑽到雲青腋下，一言不發，到嗚嗚咽咽，哭個不了。雲青道：「這算什麼呢？這件事你到底叫我怎麼樣辦？有這會兒哭的工夫，剛纔爲什麼拿那些沒天理的話來頂撞我呢！」說着，也垂下淚來。彩雲聽了，益發把頭貼緊在雲青懷裏，哽噎着道：「我只當你從此再不近我身的了，我也拚着把你一天到晚千憐萬惜的身兒，由你去割也罷，勒也罷，你就弄死我，我也不敢怨你，我只怨着我死了，再沒一個知心着意的人服伺你了！我只恨我一時糊塗，上了人家的當，只當嬉皮賴臉一會兒不要緊，誰知倒

害了你一生一世受苦了！這會兒後悔也來不及了！」雲青嘆定彩雲，緊緊的拉了她手，一手不知不覺的替她拭淚道：「你真後悔了麼？你要真悔，我就不恨你了。誰沒有一時的過失，我倒恨我自己用了這種沒良心的人來害你了。這會兒沒有別的，好在這事祇有你知我知，過幾天兒，借着一件事，把那個人打發了就完了，可是你心裏要明白，你負了我，我還是這麼嘔心挖胆的愛你，往後你也該體諒我一點兒了！」彩雲聽了這些話，索性撒嬌起來，一條粉臂鉤住雲青的頸子，仰着臉，三分像哭，二分像笑的道：「我的爺，你算白疼了我了！你還不知道你那人的脾氣兒，從小只愛玩兒，這會兒悶在家裏，自各兒也保不定一時高興，給人家說着笑着，又該叫你犯疑了！我想倒不如死了，好叫你放心。」雲青道：「死呀活的做什麼，在家膩煩了，聽戲也罷，逛廟也罷，我不來管你就是了。」雲青說了這話，忽然牙兒作對的打了幾個寒噤。彩雲道：「你怎麼了？你瞧我！一不管，你就招了涼了，本來天氣怪冷的，你怎麼皮袍兒也不披一件就下床來呢！」雲青笑道：「就是怕冷，今兒個你肯給我先暖一暖被窩兒嗎？」說時，又湊到彩雲耳邊，低低的不知講些什麼。只見彩雲笑了笑，一面連連搖着頭坐起來，一面挽上頭髮道：「算了罷，你別作死了！」那當兒，張夫人看了彩雲一派狂樣兒，雲青一味沒氣性，倒撇了一肚子的沒好氣，不耐煩再聽那間壁戲了。只得邁步回房，自去安歇。晚景無話。從此一連三日，雲青病已漸愈，每日起來，只在房中與彩雲說說笑笑，倒無一毫別的動靜。直到第四天早上，張夫人還沒起來，就聽見雲青出了房

門到外書房會客去了。等到張夫人起來，正在外套房，靠着窗，朝外梳妝，忽見一個小丫頭慌慌張張，飛也似的在院子裏跑進來。張夫人喝住道：「大驚小怪做什麼！」那小丫頭道：「老爺在外書房發脾氣哩，連阿福哥都打了嘴巴趕出去了。」張夫人道：「知道爲什麼呢？」小丫頭道：「聽說阿福拿一個西瓜水的料烟壺兒遞給老爺，不知怎麼的，說老爺沒接好，掉在地上打破了，阿福只道老爺還是往常的好性兒，正彎了腰，低頭拾那碎片兒，嘴裏倒咕嚕道，怪可惜的一個好壺兒。這話未了，不防拍的一響，臉上早着了一個嘴巴。阿福吃了一嚇，抬起頭來，又是一下。這纔看見老爺抖索索的指着他罵道：『沒良心的忘八羔！白養活你這麼大，不想我心愛的東西，都送在你手裏，我再留你，那就不用想有完全的東西了！』阿福吃了打，倒還嘴強說：『老爺自不防備，砸了倒怪我！』老爺越發拍桌的動怒，立刻要送坊辦，還是金升伯伯求下來。這會兒捲舖蓋去了。」張夫人聽了，情知是那事兒發作了，倒淡淡的道：「走了就完了，嚷什麼的！」只管梳洗，也不去管他。一時間，就聽雲青出門拜客去了。正是：宦海波濤障百怪，情天雲雨證三生。不知雲青趕去阿福，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憤輿論，學士修文；

救藩邦，名流主戰。

話說雲青趕出了阿福，自以為去了個花城的強敵，愛河的毒龍，從此彩雲必能回首面內，委心帖耳的了，祇席之間，不用力征經營，倒也是一樁快心的事，這日出去，倒安心樂意的辦他的官事了。先到龔尚書那裏，謝他泊米爾一事維持之恩，又到錢唐卿處，商量寫着薛許兩欽差的信。到了第二日，就銷假到衙，照常辦事。光陰荏苒，倏忽又過了幾月，那時泊米爾的事情，楊誼柱也查覆進來，知道國界之誤，已經幾十年，並不始於雲青；又有薛淑雲許祝雲在外邊，給英俄兩政府交涉了一番，終究靠着英國的勢力，把國界重新畫定，雲青的事，從此也就平靜了。却說有一天，雲青到了總署，也是冤家路窄，不知有一件什麼事，給莊小燕忽然意見不合爭論起來，爭到後來，小燕就對雲青道：「雲兄久不來了，不怪於這裏公事，有些隔膜了；大凡交涉的事，是瞬息千變的，只看雲兄養疴一個月，國家已經蹙地八百里了。這件事，光兄就沒有知道罷？」雲青一聽這話，分明謔誚他，不覺紅了臉，一語答不出來。少時，小燕道：「我們別儘論國事了，我倒要請教雲兄一個典故：李玉溪道：『梁家宅裏秦宮入，』兄弟記得秦宮是被梁大將軍趕出西第來的，這個入字，好像改做出字的妥當。雲兄，你看如何？」說完，只管望着雲青笑。雲青到此，真有些耐不得了，待要發作，又怕蜂蠆有毒，惹出禍來，只好納着頭，生生的咽了下來。坐了一會，倒底兒坐不住，不免站起來拱了拱手道：「我先走了。」說罷回身就往外走，昏昏沉沉，忘了招呼從

人剛從辦事處，走到大堂廊下，忽聽有兩三個趕車兒的聚在堂下台階兒上，密密切切說話，一個彷彿是莊小燕的車夫，一個就是自己的車夫。只聽自己那車夫道：「別再說我們那位姨太太了，真個像饞嘴貓兒似的，貪多嚼不爛，纔扔下一個小仔，倒又刮上一個戲子了！」那個車夫問道：「又是誰呢？」一個低低的說道：「也是有名的角兒，好像叫做孫三兒的。我們那位大人，不曉得前世作了什麼孽，碰上這位姨太太。這會兒，天天兒趕着堂會戲，當着千人萬人面前，一個在台上，一個在台下，丟眉弄眼，穿梭似的來去，這纔叫現世報呢！」這些車夫，原是無意閒談，不料一句一句都被靈青聽得齊全，此時恍如一個霹靂，從青天裏打入頂門，頓時眼前火爆，耳內雷鳴，心裏又恨，又悔，又羞，又憤，迷迷糊糊的一步跨出門來，睜着眼喝道：「你們嚷什麼，快給我套車兒回家去！」那班趕車的，本沒防靈青此時散衙，倒都吃了一驚。幸虧那一輛油綠圍紅拖泥的大安車，駕着匹菊花青的高背騾兒，好好兒停在當院裏沒有卸，五六個前頂後跟的家人，也都聞聲趕來。那當兒，趕車的預備了車踏凳，要扶靈青上車，不想靈青祇把手在車沿兒上一搭，條的鑽進了車箱，嘴裏連喊着「走走」，不一時，蹄翻輪動，出了衙門，幾十只馬蹄蹴得烟塵堆亂，直向紗帽胡同而來，纔到門口，靈青一言不發，跳下車來，鐵青着臉，直瞪着眼，一口氣只望上房跑。幾個家人在背後手忙腳亂的還跟不上。金升手裏抱着門簿函牘，正想回事，看這光景，倒不敢縮了回來。靈青一到上房堂屋裏，老媽丫頭，正亂糟糟嚷做一團，看見主人連跌帶撞的進來，背

後有個家人只管給他們搖手兒，一個個都嚇得往四下裏躲着。雲青却一概沒有看見，只望着彩雲的房門，認了一認，揭起氈簾，直搶入去。那當兒，彩雲恰從城外湖南會館看了堂會戲回來，卸了濃妝，脫了豔服，正在梳妝台上，支起了金粉鏡，重添眉翠，再整鬢雲，聽見雲青掀簾誇進房來，手裏只管調勻脂粉，要往臉上撲，嘴裏說道：「今兒回來多早呀！別有什麼不？」說到這裏，纔回過頭來，忽見雲青已撞到了上回並枕談心的那張如意軟雲榻邊，却是氣色青白，神情恍惚，睜着眼愕愕的直釘在自己身上，頓了半晌，纔說道：「你好你騙得我好呀！」彩雲摸不着頭腦，心裏一跳，臉上一紅，倒也怔住了。正想聽雲青的下文，打算支架的話，忽見雲青說罷這兩句話，身體一晃，兩手一撒，便要往前磕來。彩雲是吃過嚇來的人，見勢不好，說聲「怎麼了，老爺？」搶步過來，攔腰一抱，脫了官帽，禁不住雲青體重，骨碌碌倒金山，摧玉柱的兩個人一齊滾在榻上。等到那班跟進來的家人，從外套房趕來，雲青早已直挺挺躺好在榻上，彩雲喘吁吁騰出身來，在那裏老爺老爺的推叫。誰知雲青此時索性閉了眼，呼呼的鼾聲大作起來。彩雲輕輕摸着雲青頭上，原來火辣辣熱得燙手，倒也急得哭起來。問着家人們道：「這是怎麼說的？早起好好兒出去，這會兒倒底打那兒回來成了這個樣兒呢！」家人們笑着道：「老爺今兒的病，多管有些古怪，在衙們裏給莊大人談公事，還是有說有笑的，就從衙內出來，不曉得半路上，聽了些什麼話，頓時變了，叫奴才們那兒知道呢！」正說着，只見張夫人也皺着眉，顫巍巍的走進來，問着彩雲道：「老爺

呢？怎麼又病了！我真不懂你們是怎麼樣的了！」彩雲低頭不語，只好跟着張夫人走到雯青身邊，低低道：「老爺發燒哩！」隨口又把剛纔進房的情形，說了幾句。張夫人就坐在楊邊兒上，把雯青推了幾推，叫了兩聲，只是不應。張夫人道：「看樣兒，來勢不輕呢！難道由着病人睡在榻上不成？總得想法兒挪到床上去纔對！」彩雲道：「太太說得是！可是老爺總喊不醒，怎麼好呢！」正爲難間，忽聽雯青嗽了一聲，一翻身就硬掙着要抬起頭來。睜開眼，一見彩雲，就目不轉睛的看她，看得彩雲吃嚇，不免倒退了幾步。忽見雯青手指着牆上掛的一幅德將毛奇的畫象道：「哪，哪，你們看一個雄糾糾的外國人，頭頂銅兜，身掛勳章，他多管是來搶我彩雲的呀！」張夫人忙上前扶了雯青的頭，湊着雯青道：「老爺醒醒，我扶你上床去，睡在家裏，那兒有外國人！」雯青點點頭道：「好了，太太來了！我把彩雲托給你，你給我好好收管住了，別給那些賊人拐了去！」張夫人一面呶呶的答應，一面就趁勢托了雯青頸頸，坐了起來，忙給彩雲招手道：「你來，你先把老爺的腿挪下榻來，然後我抱着左臂，你扶着右臂，好歹弄到床上去。」彩雲正聽着雯青的話，有些胆怯，忽聽張夫人又叫她，磨撐了一會，沒奈何，只得硬着頭皮走上來，幫着張夫人半拖半抱，把雯青扶下地來，站直了，卸去袍褂，慢慢地一步晃一步的，邁到了床邊兒上。此時雯青並不直視彩雲，倒伸着頭東張西望，好像要找一件東西似的。一時間眼光溜到床前鏡台上，擺設的一只八音琴，就着住了。原來那八音琴，與尋常不同，是雯青從德國帶回來的，外面看着，是一隻火輪船的雛

形，裏面機括，却包含着無數音譜，開了機關，放在水面上，就會一面啓輪，一面奏樂的。不想雯青怔了一會，喊道：「啊呀，不好了！薩克森船上的質克，駕着大火輪，又要來給彩雲寄什麼信了！太太，這個外國人賊頭鬼腦，我總疑着他。我告你，防着點兒，別叫他上我門！」雯青這句話，把張夫人倒蒙住了，順口道：「你放心，有我呢，誰敢來！」彩雲却一陣心慌，一鬆手，幾乎把雯青放了一交。張夫人看了彩雲一眼道：「你怎麼的？」於是妻妾兩人，輕輕的把雯青放平在床上，墊平了枕，蓋嚴了被，張夫人已經累得面紅氣促，斜靠在床闌上，彩雲剛剛跨下床來，忽見雯青臉色一紅，雙眉直豎，滿面怒容，兩隻手只管望空亂抓。張夫人倒吃了一嚇道：「老爺要拿什麼？」雯青睜着眼睛道：「阿福這狗才，今兒我抓住了，一定要打死他！」張夫人道：「你怎麼忘了？」阿福早給你趕出去了！」雯青道：我明明看見他笑嘻嘻手裏還拿了彩雲的一支鑽石蓮蓬簪，一閃就閃到床背後去了。」張夫人道：「沒有的事，那簪兒好好兒插在彩雲頭上呢。」雯青道：「太太你那裏知道？那簪兒是一對兒呢，花了五千馬克，在德國買來的。你不見如今只贖了一支了嗎？這一支，保不定明兒還要落到戲子手裏去呢！」說罷，噙了一聲。張夫人聽到這些話，無言可答，就揭起了半角帳兒，望着彩雲。只見彩雲倒躲在牆邊一張躺椅上，低頭弄着手帕兒。張夫人不免有氣，就喊道：「彩雲！你聽老爺儘說胡話，我又攪不清你們那些故事兒，還是你來對答兩句，倒怕要清醒些哩！」彩雲半抬身挪步前行，說道：「老爺今天七搭八搭，不知道說些什麼，別說太太不懂，連

我也不明白，倒怪怕的。」說時已到床前，鑽進帳來，剛與雲青打個照面。誰知這個照面不打，倒也罷了，這一照面，頓時雲青鼻擗唇動，一手顫索索拉了張夫人的袖，一手指着彩雲道：「這是誰？」張夫人道：「是彩雲呀！怎麼也不認得了？」雲青咽着嚙子道：「你別冤我，那裏是彩雲？這個人明明是贈我盤費進京趕考的那個烟台妓女梁新燕，我不該中了狀元，就背了舊約，送她五百銀子，趕走她的。」說到此咽住了，倒只管緊靠了張夫人道：「你救我呀！我當時祇爲了怕人恥笑，想不到她竟會吊死，她是來報仇！」言未了，眼睛住上一翻，兩腳往下一伸，一口氣接不上，就厥了過去。張夫人和彩雲一見這光景，頓時嚇做一團，滿房的老媽丫頭，也都烏飛鵲亂起來，喊的喊，拍的拍，握頭髮的，掐人中的，鬧了一個時辰，纔算回了過來，寒熱越發重了，神智越發昏了，直到天黑，也沒有清楚一刻。張夫人知道這病利害，忙叫金升拿片子去請陸大人來看脈。原來奉如這幾年，在京沒事，倒很研究了些醫學，讀幾句湯頭歌訣，看兩卷本草從新，有時碰上些兒不死不活的病症，也要開個把半涼半熱的方兒，雖不能說盧扁重生，和緩再世，倒也平正通達，死不擔差，所以滿京城的王公大人，都相信他，不稱他名殿撰，倒叫他名太醫了。就是雲青家裏，一年到頭，上下多少人，七病八痛，都是他包圓兒的，何況此時是雲青自己生病呢！本是個管鮑舊交，又結了朱陳新好，一得了信息，不用說車不俟駕的奔來，聽幾句張夫人說來的病源，看一回雲青發現的氣色，一切脈，就搖頭說不好，這是傷寒重症，還夾着氣鬱房勞，倒有些棘手，少不得儘着

平生的本事，連底兒掏摸出來，足足磋磨了一個更次，纔把那張方兒的君臣佐使配搭好了，交給張夫人，再三囑咐，必要濃煎多服。奉如自以爲用了背城借一的力量，必然有旋乾轉坤的功勞，誰知一帖不靈，兩帖更凶，到了第三日，爽性藥都不能吃了。等到小燕叫稚燕來看雲青，却已到了昏迷銅雀，雨送文鴛的時候。那時雲青的至好龔和甫錢唐卿，都聚在那裏，幫着奉如商量醫藥。稚燕走進來，彼此見了，稚燕就順口薦了個外國醫生，和甫唐卿，倒都極口贊成，勸奉如立刻去延請。奉如搖着頭道：「我記得從前曾小侯信奉西醫，後來生了傷寒症，發熱時候，西醫叫預備五六個冰桶圍繞他，還攔一塊冰在胸口，要趕退他的熱，誰知熱可退了，氣却斷了。這事我可不敢作主。請不請，去問雲青夫人罷。」和甫唐卿還想說話，忽聽見裏面一片哭聲，沸騰起來，却把個文園病渴的馬相如，竟做了玉樓赴召的李長吉了。稚燕趁着他們擾亂的時候，也就溜之大吉。倒是龔和甫錢唐卿，究竟與雲青道義之交，肝胆相託，竟與奉如同做了託孤寄命的至友，每日從公之餘，彼來此往，幫着奉如料理雲青的後事，一面勸慰張夫人，安頓彩雲，一面發電蘇州。去叫雲青的長子金繼元到京，奔喪成服。後來發訃開喪，倒也異常熱鬧。開喪之後，過了些時，龔和甫錢唐卿正和奉如商量，想勸張夫人全家回南。還未議決，誰知那時中國外交上恰正起了一個絕大的風波，龔錢兩人，也就無暇來管這些事了。就是做書的也顧不得來敘這些事了。——你道那風波是怎麼起的？原來就爲朝鮮東學黨的亂事鬧得大起來，果然朝王到我國來請兵救援，我

國因朝鮮是數百年極恭順的藩屬，况甲申年金玉均洪英植的亂事，也靠着天兵，戡平禍亂的。這回來請兵，也就按着故事，叫北洋大臣威毅伯先派了總兵魯通一統了盛軍馬步三千，提督言紫朝領了淮軍一千五百人，前去救援。不料日本聽見我國派兵，藉口那回天津的攻守同盟條約，也派大島介帶兵逕赴漢城。後來黨匪略平，我國請其撤兵，日本不但不撤兵，反不認朝鮮爲我國藩屬，又約我國協力干預他的內政。我國嚴詞駁斥了幾回，日本就日日遣兵調將，勢將與我國決裂。那時威毅伯雖然續派了馬裕坤帶了毅軍，左伯圭統了奉軍，由陸路渡鴨綠江到平壤設防，還是老成持重，不肯輕啓兵端，請了英俄法德各國出來，竭力調停，口舌焦敝，函電交馳，別的不論，只看北洋總督署給北京總理衙門往來的電報，少說一日中也有百來封。不料議論愈多，要挾愈甚，要害坐失，兵氣不揚，這個風聲，傳到京來，人人義憤填胸，個個忠肝裂血，朝勵枕戈之志，野聞同袍之歌，不論茶坊酒肆，巷尾街頭，一片聲的喊道：「戰呀！開戰呀！給倭子開戰呀！誰知就在這一片轟轟烈烈的開戰聲中，倒有兩個瀟灑洒洒的出奇人物，冒了炎風烈日，帶了硯匣筆床，特地跑到後載門外的十刹海荷花蕩畔，一座酒樓上，憑闌寄傲，把蓋論文。你道奇也不奇？那當兒，一輪日大如盤，萬頃花開似錦，隱隱約約的是西山嵐翠，縹縹渺渺的是紫禁風煙，都趁着一陣薰風，向那酒樓撲來。看那酒樓，却開着六扇玻璃文窗，護着一桁冰紋畫檻，靠那檻邊，擺着個湘妃竹的小桌兒，桌上羅列些瓜果蔬菜，茶具酒壺，破硯殘箋，斷墨禿筆，也七橫八豎的，拋

在一旁桌左邊坐着個豐肌雄幹，眉目開張，岸然不愧偉丈夫，却赤着膊，將辮子盤在頭頂，打着一個椎結。右邊那個，却是氣凝骨重，顧視清高，眉宇之間，盎然秋色，身穿紫葛衫，手搖鵬翎扇。你道這兩個入到底是誰？原來倒是書中極熟的人兒，左邊的就是有名太史聞韻高，右邊的却是新點狀元章直。兩人酒酣耳熱，接膝談心，把個看花飲酒的游觀場，當了運籌決策的機密室了。只見聞韻高眉一揚，鼻一掀，一手拿着一海碗的酒，望喉中直倒，一手把桌兒一拍，含胡的道：「大事去了，大事去了！聽說朝王虜了，朝妃囚了，牙山開了戰了！威毅伯還在夢裏，要等英俄公使調停的消息哩！照這樣因循坐誤，無怪有名的御史韓以高約會了全臺，在宣武門外松筠庵開會，提議參劾哩！前兒莊煥英爽性領了日本公使小村壽太郎，覲見起來，當着皇上，說了多少放肆的話，我倒不責備莊煥英那班媚外的人，我就不懂我們那位龔老師，身為輔弼，聽見這些事，也不阻當，也沒決斷！我昨日謁見時，空費了無數的唇舌，難道老夫子心中，『和戰』兩字，還沒有拿穩嗎？」章直歪仰頭微笑道：「大概摸着些邊兒了，拿穩我還不敢說。我問你，昨兒你倒底說了些什麼？」韻高道：「你問我說的嗎？我說日本想給我國開戰，並非臨時起意的，其中倒有四個原因：甲申一回，李應昱被我國虜來，日本不能得志。這是想雪舊怨的原因；朝鮮通商，中國掌了海關。日廷無利可圖，這是想奪實利的原因；前者王太妃薨逝，我朝遣使致唁，朝鮮執禮甚恭，日使相形見絀，這是想爭虛文的原因；金玉均久受日本庇護，今死在中華，又戮了屍，大削日本的體面，

這是想洗前羞的原因。攢積這四原因，醞釀了數十年，到了今日，不過借着朝鮮的內亂，中國的派兵，做個題目，發洩出來。餓虎思鬪，夜狼自雄，我國若不大張撻伐，一奮神威，靠着各國的空文勸阻，他那裏肯甘心就範呢！多一日遲疑，便失一天機會，不要弄到他倒着爭先，我竟步步落後，那時悔之晚矣！我說的，就是這些話，你看怎麼樣？」直聳點點頭道：「你的議論，透關極了，我也想我國自法越戰爭以來，究竟鎮南的小勝，不敵馬尾的大敗，國威久替，外侮叢生，我倒常怕英俄法德各大國，不論那一國來嘗試嘗試，都是不了的。不料如今首先發難的，倒是區區島國，雖說幾年來變法自強，蒸蒸日上，到底幅員不廣，財力無多，他既要來螳臂當車，我何妨去全獅搏兔，給他一個下馬威，也可發表我國的兵力，叫別國從此不敢正視。這是對外的情形，固利於速戰。何況中國正辦海軍，上回南北會操時候，威毅伯的奏報，也算得舖張揚厲了，但只是操演的虛文，並未經戰鬥的實驗。卽旗綠淮湘，陸路各軍，自從平了髮逆，也閒散久了，恐承平無事，士不知兵，正好趁着這番大戰一場，借硝煙彈雨之場，寓秋獮春苗之意，一旦烽煙有警，鞞鼓不驚。這是對內說，也不可不開戰了。我今早就把這兩層意思，在龔老師處遞了一個手摺，不瞞你說，老師現在是排斥衆議，力持主戰的了。聽說高理惺中堂、錢唐卿侍郎，亦都持戰論。你看不日就有宣戰的明文了。你有條陳，快些趁此時上罷！」韻高忙站起來，滿滿的斟了一大杯酒道：「得此喜信，勝聽捷音，當浮一大白！」於是一口氣喝了酒，抓了一把鮮蓮子過了口，朗吟道：「東海湄，扶桑浹，

欲往從之多蛇豕，乘風破浪從此始。」直輩道：「壯哉，韻高！你竟想投筆從戎嗎？」韻高笑道：「非也，我今天做了一篇請征倭的摺子，想立刻遞奏的，恐怕單銜獨奏，大覺勢孤，特地請你到這裏來，商酌商酌，會銜同奏何如？」說着就從桌上亂紙堆中，抽出一個摺稿子，遞給直輩。直輩一眼就見上面貼着一條紅簽兒，寫着事由道：「奏爲請飭海軍，速整艦隊游弋日本洋，擇要施攻，以張國威而伸天討事。」直輩看了一遍，拍案道：「此上策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就怕海軍提督胆小如鼠，到弄得畫虎不成反類狗耳！」說着，就從衣袋裏掏出一張白紙條兒，給韻高看道：「你只看威毅伯寄丁雨汀的電報，真叫人又好氣又好笑哩！」韻高接着看時，只見紙上寫着道：

復丁提督牙山並不在漢口內口，汝地圖未看明，大隊到彼，倭未必即開仗！夜間若不酣睡，彼未必即能暗算，所謂人有七分怕鬼也。言紫朝在牙，尙能自固，暫用不着汝大隊去；將來俄擬派兵船，屆時或令汝隨同觀戰，稍壯膽氣。」

韻高看罷，大笑道：「這必然是威毅伯檄調海軍赴朝鮮海面，爲牙山接應，丁雨汀不敢出頭，反飾詞慎防日軍暗襲，電商北洋，所以威毅伯有這覆電，也算得善戲謔兮的了！傳之千古，倒是一則絕好笑史；不過我想把國家數萬里海權，付之若輩庸奴，一旦債事，威毅伯的任用匪人，也就罪無可逭了。」直輩道：「我聽說湘撫何太真，前日致書北洋，慷慨請行，願分戰艦隊一隊，身任司令，要仿杜元凱樓船直

下江南故事。威毅伯得書，哈哈大笑，致之不覆。我看何珏齋雖係書生，然氣旺胆壯，大有口吞東海之概。眞派他統率海軍，或者能建奇功，也未可知。」兩人一面飲酒議論，一面把那征倭的疏稿，反反覆覆看了幾遍，直聿提起筆來，斟酌了幾個字，暑好了銜名，說道：「我想先帶這疏稿，送給龔老師看了，再遞何如？」韻高想了想，還未回答，忽聽樓梯上一陣脚步声，隨後就見一個人，滿頭是汗，氣吁吁的掀簾進來，向着直聿道：「老爺原來在這裏，即刻龔大人打發人來，告訴老爺，說日本給我國已經開戰了，載兵去的英國高陞輪船，已經擊沉了，牙山大營也打了敗仗了，龔大人給高揚藻高尙書憂急得了不得，現在都在龔府，說有要事要請老爺去商量哩。」兩人聽了都吃了一驚，連忙收起了摺稿，付了酒錢，一同跑下樓來，跳上車兒，直向龔尙書府第而來。正是：半夜文星驚黯淡，一輪旭日照元黃。不知龔尙書來招章直聿有何要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卷

第二十五回

疑夢疑真，司農訪鶴；

七擒七縱，巡撫吹牛。

話說章直蜚和聞韻高兩人出了十刹海酒樓，同上了車，一路向東城而來，纔過了東單牌樓，下了甬道，正想進二條胡同的口子，韻高的車走的快，忽望見口子邊，圍圍圍着一羣人，都仰着頭向牆上看，祇認做官廳的官示，不經意的微微回着頭，陡覺得那告示有些特別，不是楷書，是隸書，忙叫趕車兒勒住車韉，定睛一認，祇見那紙上橫寫着四個大字：

「失鶴奪丁。」

而且寫與奇古樸茂，不是龔尙書，誰寫得出這一筆好字？疾忙跳下車來，恰好直蜚的車也趕到。直蜚半揭着車簾喊道：「韻高兄，你下車做什麼？」韻高招手道：「你快下來，看龔老夫子的妙文！」真的直蜚也下了車，兩人一同擠到人堆裏，抬頭細看那牆上的白紙，寫着道：

敬白諸君行路者：敢告我昨得奇夢，夢見東天起長虹，長虹繞屋變黑蛇，口吞我鶴甘如蔗，醒來風狂吼猛虎，鶴籬吹倒鶴飛去，失鶴應夢疑不祥，凝望遼東心慘傷！諸君如能代尋訪，訪着我當贈金價，請爲諸君說鶴狀：我鶴翩翩白逾雪，玄裳丹頂脚三節。請復重陳其身軀，比天鵝略大，比駝鳥不如，立時連頭三尺餘。請復重陳其神氣：昂頭側目睨雲際，俯視羣鷄如螞蟻，九皋清唳觸天忌。諸君如能還我鶴，白金十兩無扣剝，倘若知風報信者，半數相酬休嫌薄。

韻高道：「好一篇模仿後漢戴文讓的失父零丁！不但字寫得好，文章也做得古拙有趣。」直聿道：「龔老夫子不常寫隸書，寫出來倒是梁鵠派的縱姿崛強，不似中郎派的雍容俯仰，真是字如其人。」韻高歎道：「當此內憂外患，接踵而來，老夫子繫天下人望，我倒可惜他多此一段閒情逸致！」兩人你一句我一句的議論着，不自覺的已走進胡同口。韻高道：「我們索性步行罷！」不一會，已到了龔府前，家人投了帖，早有個老門公把兩人一直領到花園裏。直聿留心看那園庭裏的鶴亭，是新近修編，擴大了好些，亭裏却騰下一隻孤鶴，那四面廳上，窗搞全行卸去，挂了四扇晶瑩奪目的穿珠簾，映着晚霞，一閃一閃的暈成虹彩。龔尙書已笑着迎上來道：「韻高也同來，好極了！你們在那裏碰見的？我和理惺中堂正有事和兩位商量哩！」那時望見高理惺豐頤廣額，飄着花白的修髯，身穿葛紗淡黃袍，腰繫漢玉帶鉤，挂着刻絲佩件，正在西首一張桌上，坐着吃點心，也半擱身的招呼着，問吃過點心沒有？直聿道：

門生和韻高兄都在十刹海酒樓上痛飲過了，韻高有一個請海軍游弋日本洋的摺稿，和門生商量會銜同遞，恰遇着龔老師派人來邀，曉得老師也在這裏，所以拉了韻高一塊兒來。門生想日本既已燬船接仗，是豈非我開，朝廷爲什麼還不下宣戰的詔書呢？龔尙書道：「我和高中堂自奉派會議朝鮮交涉事後，天天到軍機處，今天小燕報告了牙山砲燬連船的消息，我和高中堂都主張明發宣戰諭旨，却被景親王和祖蔭山擋住，說威毅伯有電，要等英使 歐格納調停的回信，這有什麼法子呢？」韻高憤然道：「這一次大局，全壞在威毅伯倚仗外人，名爲持重，實是失機。外人各有所爲，那裏靠得住呢！」高中堂道：「賢弟所論，我們何嘗不知！但目前朝政，迥不如十年前了！外有樞臣把持，內有權璫播弄，威毅伯又剛愎驕縱如此，而且宮闈內訌，日甚一日，這回我和龔尙書奉派會議，太后還傳諭，叫我們整頓精神，不要再像前次辦理失當。咳！我看這回的軍事，一定要糟。不是我迷信災祥，你想，二月初一日中的黃暈，前日打壞宮門的大風，雨中下降的沙彈，陶然亭的地鳴，若彙集了編起五行志來，都是非常的災異，把人事天變，參合起來，祇怕國運要從此大變。」龔尙書忽然蹙着眉頭歎道：「被理翁一提，我倒想起前天的奇夢來了！我從八瀛故後，本做過一個很古怪的夢，夢見一個白鬚老人，在一座石樓梯上，領我走下一道很深的地道，地道盡處，豁然開朗，倒進了一間似廟宇式的正殿，看那正殿裏，居中掛着一盞琉璃長明燈，上面供着個高大的朱漆神龕，龕裏塑着三尊神像，中坐的是面目軒露，頭戴幘頭，身穿衍

佛武梁祠畫像的古衣服，左手裏握着個大龜，面目活像八瀛。上首一個，披着一件袈裟似的長衣，身傍站着一隻白鶴；下首一個，懷中抱一個猴子，滿身花繡，可不是我們穿的蟒袍，却都把紅巾蒙了臉，看不清楚。我問白鬚老人：這是什麼神像？那老人祇對我笑，老不開口。我做這夢時，祇當是思念故友，偶然湊合，誰知一夢再夢，不知做了多少次，總是一般。這已經數希奇了！不想前天，我又做了個更奇的夢，我入夢時，好像正當午後，一輪斜日，沉在慘澹的暮雲裏，忽見東天，又升起一個光輪，紅得和曉日一般，倏忽間，那光輪中，發出一聲怪響，頓時化成數百丈長虹，長蛇似的繞了我屋宇。我吃了一嚇，定睛細認，那裏是長虹，紅的忽變了黑，長虹變了大蟒，屋宇變了那三尊神像的正殿，那大蟒伸進頭來，張開大口，把那上首神像身邊的白鶴，生生吞下肚去。我狂喊一聲，猛的醒來，纔知是一場午夢，耳中祇聽得排山倒海的風聲，園中樹木的摧折聲，門窗碎砌的開關聲。恰好我的姪孫弓夫和珠哥兒，他們父子倆踉蹌的奔進來，嘴裏喊着：『今天好大風，把鶴亭吹壞，一隻鶴向南飛去了！』我聽了這話，心裏覺得夢兆不祥，也和理翁的見解一樣，大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感。後來弓夫見我不快，祇道是爲了失鶴，就說：『飛去的鶴，大概不會過遠，我們何妨出個招貼，懸賞訪求。』我便不由自主的提起筆來，仿戴良失父零丁，做了一篇失鶴零丁，寫了幾張八分書的零丁，叫拿去貼在街頭巷口，賢弟們在路上，大概總看見過罷？賢弟們要知道，這篇小品文字，雖是戲墨，却不是蒙莊的逍遙游，倒是韓非的孤憤。』直蜚正色道：『兩位老

師誤了！兩位老師是朝廷柱石，蒼生霖雨，現在一個談災變，一個說夢占，這些頹唐憤慨的議論，該是不得志的文士，在草廬吟嘯中發的，身為台輔，手執斧柯，像兩位老師一樣，怎麼好說這樣咨嗟歎息的风涼話呢！依門生愚見，國事越是艱難，越要打起全副精神，挽救這個危局。第一不講空言，要定辦法。」高中堂笑道：「賢弟責備得不錯，但一說到辦法，就是難乎其難。韻高請飭海軍游弋日本洋，這到底是空談，還是辦法呢？」韻高道：「門生這個摺稿，是未聞牙山消息以前做的，現在本不適用了。目前替兩位老師畫策，門生倒有幾個扼要的辦法。」龔尙書道：「我們請兩位來，爲的是要商定一個入手的辦法。」韻高道：「門生的辦法，一、宣示宗旨；照眼下形勢，沒有講和的餘地了，祇有趕速明降，宣戰諭旨，布告中外，不要再上威毅伯的嘗。二、更定首輔；近來樞府，疲玩已極，若仍靠着景王和祖蓀山的阿私固籠，莊慶藩的龍鍾衰邁，格拉和博的頹預庸懦，如何能應付這種非常之事？不如仍請敬王出來，做個領袖。兩位老師，也該當仁不讓，恢復光緒十年前的局面。三、慎選主帥，前敵陸軍魯言馬左，各自爲主，差不多有將無帥，必須另簡資深望重的宿將如劉益焜劉瞻民等。海軍提督丁雨汀，坐視牙危，畏蕙縱敵，極應查辦更換。」直聿搶說道：「門生還要參加些意見：此時最要的内政，還有停止萬壽的點景，驅除弄權的内監，調和兩宮的意見。軍事方面，不要專靠淮軍，該參用湘軍的將領。陸軍統帥，最好就派劉益焜；海軍必要個有胆識不怕死的人，何太真既然自告奮勇，何妨利用他的朝氣，彭剛直初出來時，並非水師

出身，也是個倔強書獃……」正說到這裏，家人通報錢大人端敏來見。龔尙書剛說聲請唐卿已搶步上廳，見了龔尙書和高中堂，又和章開二人彼此招呼了，就坐下便開口道：「剛纔接到珪齋由湘來電，聽見牙山消息，憤激得了不得，情願犧牲生命，堅請分統海軍艦隊，直搗東京。倘這層做不到，便自率湘軍出關，獨當陸路，恐怕樞廷有意阻撓，託我求中堂和老師玉成其志，否則他便自己北來。現在電奏還沒發，專候覆電。我知道中堂也在這裏，所以特地趕來相商。」龔尙書微笑道：「珪齋可稱慧冠一時。直龔正在這裏保他統率海軍，不想他已急不可待了！」高中堂道：「威毅伯始終迴護了雨汀，樞廷也非常左袒，海軍換人，目前萬辦不到。」龔尙書道：「接統海軍雖然一時辦不到，唐卿可以先復一電，阻他北來。電奏請他儘管發，他這一片舍易就難，忠誠勇敢的心腸，實在令人敬佩，無論如何，我們定要叫他不虛所望，理翁以爲如何？」高中堂點頭稱是。當時大家又把剛纔商量的話，一一告訴了唐卿。唐卿也很贊成開章的辦法，彼此再細細計議了一番，總算把應付時局的大綱決定了，唐卿也就在龔尙書那裏擬好了覆電，叫人送到電局拍發。談了一回閒話，各自散了。你道珪齋爲何安穩穩的撫台不做，要告奮勇，去打仗呢？雖出於書生投筆從戎的素志，然在發端的時候，還有一段小小的考古軼史，可以順便說一下：——珪齋本是光緒初元清流黨裏一個重要人物，和莊崑樵、莊壽香、祝寶廷輩，都是人間麟鳳，臺閣鷹鷂，珪齋尤其生就一付絕頂聰明的頭腦，帶些好高務遠的性情，恨不得把古往今來名

人的學問事業被他一個人做盡了纔稱心，金石書畫，固是他的生平嗜好，也是他的獨擅勝場，但他那裏肯這麼小就呢！講心情，說知行，自命陸王不及，補大籙，攷古器，居然辭阮復生，山西辦賑，鄭州治河，鴻儒變了名臣；吉林劃界，北洋佐軍，翰苑遂兼戎幕。本來法越啓疊時節，京朝士大夫，企慕曾左功業，人人歡喜紙上談兵，成了一時風尚，珩尤爲高興，朝廷也很信任文臣，所以莊崑樵派了幫辦福建、海疆事宜，珩也派了幫辦北洋事宜。後來崑樵失敗，受了嚴譴，珩却祇出使了一次朝鮮，辦結了甲申、金玉均一案，又會同威毅伯和日本 伊藤博文定了出兵朝鮮，彼此知會的條約，總算一帆風順，文武全才的金字招牌，還高高挂着，做了幾章孫子十家疏，刻了一篇槍礮準頭說，天下仰望丰采的，誰不道是江左夷吾，東山謝傅呢！直到放了湘撫，一到任，便勤政愛民，孜孜不倦，一方面提倡風雅，幕府中羅致了不少的名下士，就是同鄉中稍有一才一藝的，如編修汪子昇，中書洪英石，河南知縣魯師魯，連著畫家廉蕞夫，骨董掇客余漢青，都追隨而來，躋躋踴躍，極一時之盛。一方面聯絡湘軍宿將，如章廣濤，季九光等，又引俞虎丞做了心腹，預備一朝邊陲有事，替國家出一身汗血，仿裴岑紀功，竇憲勒銘的故事，使威揚域外，功蓋曾用，這纔志得意滿哩。恰好中日交涉事起，北洋着着退讓，輿論激昂，有一天，公翁無事，珩齋正邀集了幕中同鄉，在衙齋小宴，瀏覽了一回書畫，摩挲了幾件鼎彝，忽然論到日本 朝鮮的事，珩齋道：「那年天津定約，我也是全權大臣之一，條約祇有三款，第二款兩國派兵交互知會這一條，如今想來，

真是大錯特錯！若沒這條，此時日本如何能藉口派兵呢！我既經參與，不會糾正，真是件疚心的事！如果日本和我們真的開釁，我祇有投袂而起，效死疆場，贖我的前愆了！」汪子昇道：「老帥的話，不免自責過嚴了！日本此時的蠻橫，實是看破了我國國勢的衰落，朝政的紛歧，起了輕侮之意，便想借此機會，一試他新軍的戰術。兵的派不派，全不係乎條約的有無，就算條約有關，定約究竟是威毅伯的主裁，老帥何獨任其咎！兵凶戰危，未可輕以身試！」洪英石魯師忽也附和着說了幾句不犯着出位冒險的話。珪齋哈哈大笑道：「你們倒這樣替我胆！小那麼叫我一輩子埋在書畫骨董裏，不許蘇州再出個陸伯言嗎？」正說得高興，忽見余漢青手裏捧着個古錦的小方匣，得意揚揚的走進來，嘴裏喊道：「我今天替老帥找到一件寶貝，不但東西真，而且兆頭好，老帥要看，必要先喝了一杯賀酒。」珪齋笑道：「你別先吹，祇怕是馬蹄燒餅印的古錢，我可不是潘八瀛，不上你骨董鬼的當，看了再說。」漢青道：「冤屈死人了！這是個流傳有緒的真漢印；是人家祖傳不肯出賣的，我好容易託了許多人，出了二百兩湘平銀，纔挖了出來。還有附着一本名人題識的冊頁，明天再補送來。老帥你自己瞧瞧罷。」說時雙手遞上去。珪齋接了，揭開蓋來，祇見一個一寸見方，背上縷着個伏虎紐的漢銅印，製作極精。翻過正面，刻着度遼將軍四個奇古的繆篆，不覺喜形於色，忙擎起一杯纔斟滿的酒，一飲而盡，拍着桌子道：「此印正合孤意！度者，古通渡，要渡非艦不可，我意決矣！」連喊「快拿紙筆來！」倒弄得大家相顧詫異，家人送上一枝蘸滿墨水

的筆，珪齋提筆，在紙上揮洒自如的寫了一百多字，大家方看清是打給北洋威毅伯的電報。大家主張和日本開戰，自己願分領海軍一艦隊以充前驅。寫完，加上速發兩字，隨手交給家人送電報處去發了，大家便不敢再勸。這便是珪齋請告奮勇最初的動機。不想這個電報發去後，好像石沉大海，消息杳然，倒是兩國交涉破裂的消息，一天緊似一天。高陞連船擊沉了。牙山不守，成歡打敗，不好的警信，雪片似的飛來，統帥言紫朝還在那裏捏報勝仗，邀朝廷二萬兩的獎賞，將弁數十人的獎敘。珪齋不禁義憤填膺，自己辦了個長電奏，力請宣戰，並自請幫辦海軍，兼募湘勇，水陸並進，身臨前敵，立待要發，被魯師留攔住，勸他先電唐卿，一探龔高兩尙書的意旨如何，再發也不爲遲。珪齋聽了有理，所以有唐卿這番的洽商。唐卿的電復，差不多當夜就接到，珪齋看了，很覺滿意，把電奏又修改了些，添保了幾個湘軍宿將章廣濤、季九光、柳書元等，索性把俞虎丞也加入了。發電後，就喚了俞虎丞來，限他一個月內，募足湘勇八營做親軍，又吩咐修整槍械，勸速操練，又把生平得意的槍礮準頭練習法，印刷了數千本，發給各營將領實習。又召集了司道府縣，籌議服裝餉糈，並結束許多未了的公事，足足忙了一個多月。那時，與日本宣戰的明諭，早發佈了，日公使匡次芳也下旗回國了，陸軍方面，言魯馬左四路人馬，在平壤和日軍第一次正式開戰，被日軍殺得轍亂旗靡，祇有左伯圭在玄武門死守血戰，中彈陣亡；海軍方面，丁雨汀領了定遠、鎮遠、致遠十一艦，和日海軍十二艦在大東溝大戰，又被日軍打得落花流水，沉了五艦，祇有

致遠管帶鄧士昶血戰殫盡撲敵艦誤中魚雷投海而死朝旨把言魯遠問丁雨汀革職戴罪自効威毅伯也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黃馬褂，起用了老敬王會辦軍務，添派宋欽領毅軍，劉成佑領銘軍，依唐阿領鎮邊軍，都命開赴九連城，大局頗有岌岌可危的現象，同時珪齋也疊奉電旨，申飭他的率請幫辦海軍，却准他募足湘軍二十營，除俞虎丞八營本屬親軍外，章廣濤六營，柳書元六營，也都歸節制，命他即日準備，開赴關外。好在珪齋佈置早已就緒，軍士操演亦漸純熟，一奉旨意，一面飭令俞虎丞星夜整裝，逐批開拔，一面自己把撫署的事部署停當，便帶了一班親信的幕僚，隨後啓行，先到天津。一來和威毅伯商購精槍快砲，二來和戶部籌撥餉款。誰知到了天津，發生了許多困難，定購的槍砲，一時也到不了手。光陰如駛，忙忙碌碌中，不覺徊翔了三個多月，時局益發不堪了。自九連城挫敗後，日兵長驅直入，連破了鳳凰岫，嚴，直到海城，旅順，威海衛，也相繼失守，弄得陵寢震驚，畿輔搖動，天顏有喜的老佛爺，也變了低眉入定的法相，祇得把六旬慶典，停止了點景，把老敬王派在軍務處，節制各路兵馬，兼領軍機，把樞廷裏莊慶，藩，格，拉和博兩中堂開去，補上龔，平，高，揚，藻，又添上一個廣東巡撫耿，義，把劉，益，焜，派了欽，差，大臣節制關內外防剿各軍，珪齋和宋欽派了幫辦，而且下了嚴旨，催促開拔。在這種人心皇皇的時候，珪齋却好整以暇，大有輕裘緩帶的氣象，祇把軍隊移駐山海關，還是老等他未到的槍砲。一直到開了年，正月元宵後，纔浩浩蕩蕩的出了關門，直抵田莊台，進碣，海，城，一到之後，便擇了一所大廟宇，做了

大營，祇爲那廟門前，有一片百來畝的大廣場，很可做打靶操演之用，合了珥齋之意。跟去的一班幕僚，看看珥齋這種從容不迫的態度，看他每天一早，總領着他新練專門打靶的護勇三百人，他稱做虎賁營的，逐日認真習練準頭，打完靶後，隨後便會客辦公。吃過午飯，不是邀了廉菴、夫余漢青幾個清客，畫山水，拓金石，便是一到晚上，關起門來，秉燭觀書。大家都疑惑起來。汪子昇尤其替他耽憂，想勸諫幾句，老沒得到機會。却說那天，正是剛到田莊台的第一個早晨，曉色朦朧，鳥聲初噪，子昇還在睡眼惺忪，寒戀重衾的時候，忽然一個弁兵推門進來喊道：「大帥就要上操場，大人們，都到那邊候着，我們洪大人先去，叫我招呼汪大人馬上去！」說完，那弁兵就走了。子昇連忙起來，盥嗽好，穿上衣冠，迤邐走將出來，一路朔風撲面，凝霜滿階，好不悽冷！看看廟內外進進出出的人，已經不少，門口有兩個紅漆本架，上首架上，插着一面隨風飛舞的帥字大纛旗，下首豎起一扇五六尺高白地黑字的木牌，牌上寫着「投誠免死牌」五個大字，是方稜出角的北魏書法，抬起頭來，又見門右粉牆上，貼着一張很大的告示，寫來伸掌驗脚，是仿黃山谷體的，都是珥齋的親筆。走近細看那告示時，祇見上面先寫一行全銜，全銜下却寫着道：

爲出示曉諭事：本大臣恭奉簡命，統率湘軍訓練三月，現由山海關拔隊東征，不久當與日本決一勝負。本大臣講求槍礮準頭，十五六年，所練兵勇，均以精槍快砲爲前隊，堂堂之陣，正正之旗，

能進不能退，能勝不能敗，日本以久頓之兵，豈能當此生力軍乎！惟本大臣率仁義之師，素以不嗜殺人爲貴，念爾日本人民，迫於將令，暴師在外，拚千萬人之性命，以博大島圭介之喜快，本大臣欲救兩國人民之命，自當剴切曉諭，兩軍交戰之後，凡爾日本兵官，逃生無路，但見本大臣所說投誠免死牌，卽繳出刀槍，跪伏牌下，本大臣專派委員，收爾入營，一日兩餐，與中國人民，一律看待。事平之後，送爾歸國。本大臣出此告示，天神共鑒，決不食言。若竟執迷死拒，與本大臣接戰三次，勝負不難立見。迨至該兵三戰三北之時，本大臣自有七縱七擒之計，請鑒前車，毋貽後悔！切切特示！

子昇一口氣把告示讀完，正在那裏贊歎他的文章，納罕他的舉動，忽聽裏面一片聲的嚷着大帥出來了，就見珥齋頭戴珊瑚頂的貂皮帽，身穿曲襟藍綢獺袖青狐皮箭衣，罩上天青綢天馬出風馬褂，腰垂兩條白緞忠孝帶，仰着頭，緩步出來，前面走着幾個戈什哈，廉慕夫和余漢青左右夾侍，後邊跟着一羣護兵，蜂擁般的出廟。子昇祇好上前參謁，跟着同到前面操場，祇見場上，遠遠立着一個紅心槍靶，虎賁三百人，都穿了一色的號衣，肩上擱着有刺刀的快槍，在曉日裏耀得寒光凜凜，一字兒兩邊分開，還有各色翎頂的文武官員，也班分左右。子昇見英石師已經先到，就擠入他們班裏，那時珥齋一人站在中央，高聲道：「我們今天是到前敵的第一日，說不定一兩天裏就要決戰，趁着這打靶的閒暇，本帥有幾句話和大家講講：你們看本帥在湘出發時候，勇往直前，性急如火，一比從天津到這裏，這三個

多月的從容不迫，遲遲我行，我想一定有許多人要懷疑不解。大家要知道，這不是本帥的先勇後怯，這正是儒將異乎武夫的所在。本帥在先的意思，何嘗不想殺敵致果，氣吞東海呢！後來在操兵之餘，專讀孫子兵法，讀到第三卷攻謀篇，頗有心得，激悟孫子所說不戰而屈人之兵的道理，完全和孟子仁者無敵的精神是一貫的，所以我的用兵，更上了一層，仰體天地好生之德，不願多殺人爲戰功，祇要有確實把握的三大捷，約斃日兵三五千人，就可借軍威以行仁政，使日人不戰自潰。今天發布的告示和免死牌，就是這個戰略的發端。但你們一定要問本帥大捷的把握在那裏呢？本帥不是故作驚人的話，就在這場上打靶的三百虎賁身上，本帥練成這虎賁營，已經用去一二萬元的賞金，這打靶的規則，立着五百步的小靶，每人各打五槍，五槍都中紅心，叫做全紅，便賞銀八兩；近來每天賞銀多至一千餘串，一勇有得銀二三十兩的，可見全紅的越多了。這種精技，西人偶然也有，決沒有多至數百人，便和泰西各國交綏，他們也要退避三舍，何況區區日本！所以本帥祇看技術的成否，不管出戰的遲速；槍砲的精良，湘勇的勇壯，還是其次。勝仗攔在荷包裏，何必急急呢！到了現在，可已到了爐火純青的氣候，正是弟兄們各顯身手的時期，本帥希望弟兄們牢牢記着的訓詞，祇有「不怕死，不想逃」六個大字，不但恢復遼東，日本人也不足平了。本帥的話，也說完了。我們還是來打一次練習的靶，仍舊是本帥自己先試，以後便要實行了。」說罷，叫拿槍來。戈什獻上一支德國五嚮的新式快槍，珥齋手托了槍，埋好腳步，側着頭，

擠緊眼，瞄好準頭，一縷白煙起處，礮然一聲，一顆彈丸呼的恰從紅心裏穿過，煙還未散，第二聲又響，一連五響，都中在原洞裏。合場歡呼，唱着新編的凱旋歌，奏起軍樂，大家都嚴肅地站得齊齊的，祇有廉菴夫跨出了班，左手拿着一張白紙，右手握了一根燒殘的細柳條，在那裏東抹西塗。珽齋回顧他道：「菴夫你做什麼？」菴夫道：「我想今天的勝舉，不可無圖以紀之，我在這裏起一幅田莊打靶圖的稿子，將來流傳下去，畫史上也好添一段英雄佳話。」珽齋道：「這也算個新式的雅歌投壺罷！」說罷，仰面而笑，就在這笑聲裏，兪虎丞忽在人叢裏擠了出來，向珽齋行了個軍禮，呈上一個電報信兒。珽齋拆開看時，原來是個廷寄。看罷，嘆了一口氣。正是：半日偷閒談異夢，一封傳電警雄心。不知廷寄說的是事，且待下回細說。

第二十六回

主婦索書，房中飛赤鳳；

天家脫輻，被底臥烏龍。

話說珽齋在田莊台大營操場上，演習打靶，自己連中五槍，正在唱凱歌，留圖書，志得意滿的當兒，忽然接到一個廷寄，拆開看時，方知道他被御史參了三款，第一款逗遛不進，第二濫用軍餉，第三虐待

兵士樞廷傳諭，着他明白回奏。看完，歎了一口氣道：「悠悠之口不諒人，只能不使英雄短氣。」就手遞給子昇道：「賢弟替我去辦個電奏罷！」第一款的理由，我剛纔已經說明；第二款大約就指打靶賞號而言；祇有第三，適得其反，真叫人無從索解，儘賢弟去斟酌措詞就是了。龔尙書和唐卿處，該另辦一電，把這裏的情形，儘量詳告，好在唐卿新派了總理衙門大臣，也管得着這些事了，讓他們奏對時，有個準備。」子昇唯唯的答應了。我且暫不表珪齋在這裏的操練軍士，預備迎戰，再說唐卿那日在龔尙書那裏發了珪齋覆電，大家散後，正想回家，再給珪齋寫一封詳信，報告情形，走到中途，忽見自己一個親隨，騎馬迎來，情知家裏有事，忙遠遠的問什麼事。那家人道：「金太太派金升來請老爺，說有要事商量，立刻就去。」陸大人已在那裏候着。」唐卿心裏很覺詫異，吩咐不必回家，撥轉馬頭，逕向紗帽胡同而來。進了金宅，祇見雯青的嗣子金繼元，早在倒廳門口迎候，嘴裏說着：「請世伯裏面坐。」陸姻伯早來了，」唐卿跨進門來，一見琴如就問道：「雯青夫人邀我們什麼事？」琴如笑道：「左不過那些雯青留下的罪孽罷咧！」道言未了，祇聽家人喊着太太出來了，氈帘一揭，張夫人全身鍋素的走進來，向錢陸兩人叩了個頭，請兩人上炕坐，自己靠門坐着，含淚說道：「今天請兩位伯伯來，並無別事，爲的就是彩雲。這些原是一家務小事，兩位伯伯都是忙人，本來不敢驚動，無奈妾身向來懦弱，繼元又是小輩，真弄得沒有辦法。兩位伯伯是雯青的至交，所以特地請過來，替我出個主意。」唐卿道：「嫂嫂且別說客氣話，彩雲到底

怎樣呢？」張夫人道：「彩雲的行爲脾氣，兩位是都知道的，自從雲青去世，我早就知道是一件難了的事，在七裏，看她倒很悲傷，哭着時，口口聲聲說要守，我倒放些心了。誰曉得一終了七，她的原形漸漸顯了，常常不告訴我，出去玩耍。後來索性天天看戲，深更半夜的回來，不乾不淨的風聲又刮到我耳邊來。我老記着雲青臨終託我收管的話，不免說她幾句。她就不三不四給我瞎吵。近來越鬧越不成話，不客氣要求我放她出去了。二位伯伯想，熱辣辣不滿百天的新喪，怎麼能把死者心愛的人讓她出這門呢！不要說旁人背後要議論我，就是我自問良心，如何對得起雲青呢！可是不放她出去，她又鬧得你天翻地覆，雞犬不寧，真叫我左，右爲難。」說着聲音都變了哽噎了。萃如一聽這話，氣得跳起來道：「豈有此理！嫂嫂本來太好說話！照這種沒天良的行徑，你該拿出做太太的身分來，把家法責打了再和她講話！」唐卿忙攔住道：「萃如，你且不用先怒，這不是蠻幹得來的事，嫂嫂請我們來，是要給她想個兩全的辦法，不是請我們來代行家長職權的。依我說……」正要說下去，忽見彩雲條的進了廳來，身穿珠邊滾魚肚白洋紗衫，縷空襯白挖雲玄色明綉裙，梳着個烏光如鏡的風涼髻，不戴首飾，也不塗脂粉，打扮得越是素靚，越顯出風神絕世。一進門，就站在張夫人身旁朗朗的道：「陸大人說我沒天良，其實我正爲了天良發現，纔一點不裝假。老老實實求太太放我走！我說這句話，彷彿有意和陸大人別扭似的，其實不相干。陸大人千萬別多心；老爺一向待我的恩義，我是個人，豈有不知；半路裏丟我死了，十多年

的情分怎麼說不悲傷呢！剛纔太太說在七裏悲傷，願意守，這都是真話，也是真情。在那時候，我何嘗不想給老爺掙口氣，圖一個好名兒呢！可是天生就我這一付愛熱鬧尋快活的壞脾氣，事到臨頭，自各兒也做不了主。老爺在的時候，我儘管不好，我一顆心，還給老爺的柔情密意，管束住了不少；現在沒人能管我，我自各兒又管不了，若硬把我留在這裏，保不定要鬧出不好聽的笑話，到那一步田地，我更要對不住老爺了！再者我的手頭散漫慣的，從小沒學過做人家的道理，到了老爺這裏，又由着我的性兒，成千累萬的花，如今老爺一死，進款是少了，太太縱然賢惠，我怎麼能隨隨便便的要？但是我闊綽的手，一時縮不回，祇怕老爺留下來這點子死產業，供給不上我的揮霍，所以我澈底一想，與其裝着假幌子糊弄下去，結果還是替老爺傷體面，害子孫，不如直捷了當，讓我走路，好歹死活，不干姓金的事，至多我一個人背着個沒天良的罪名。我覺得天良上倒安穩得多呢。趁今天太太少爺和老爺的好友，都在這裏，我把心裏的話全都說明了，我是斬釘截鐵的走定的了。要不然，就請你們把我弄死，倒也爽快。」彩雲這一套話把滿廳的人，說得都怔住了，張夫人祇顧拿絹子擦着眼淚，却並不驚異，倒把琴如氣得鬚鬚倒豎，紫脹了臉，一句話都說不出。唐卿瞧着張夫人的態度，早猜透了幾分，怕琴如發歎，就向彩雲道：「姨娘的話，倒很直爽，你既然不願意守，那是誰也不能強你。不過今天你們太太爲你請了我們來，你既照直說，我們也不能不照直給你說幾句話。你要出去是可以的，但是要依我們三件事：第一不能在

北京走，得回南後，纔許走；祇爲現在滿城裏傳遍你和孫三兒的事，不管他是誑是真，你在這裏一走，便坐實了，你要給老爺留面子，這裏熟人太多，你不能給他丟這個臉；第二這時候不能去，該滿了一年纔去，你既然曉得老爺待你的恩義，你也承認和老爺有多年的情分，這一點短孝，你總得給他戴滿了；第三你不肯揮霍老爺留下的遺產，這是你的好心，現在答應你出去，那麼除了老爺從前已經給你的，自然你帶去，其餘不能再向太太少爺要求什麼。這三件，你如依得，我就替你求太太，放你出去。」彩雲聽着唐卿的話，來得利害，句句和自己的話，針鋒相對，暗忖祇有答應了再說。便道：「錢大人的話，都是我心裏要說的話，不要說三件，再多些我都依。」唐卿回頭望着張夫人道：「嫂嫂怎麼樣？我勸嫂嫂看着她年輕可憐，答應了她罷。」張夫人道：「這也叫做沒法，祇好如此。」琴如道：「答應儘管答應，可是在這一年內，姨娘不能再在外胡鬧，在家瞎吵，要好好兒守孝伴靈，伺候太太。」彩雲道：「這個請陸大人放心，我再吵鬧，好在陸大人會請太太拿家法來責打的。」說着冷笑一聲，一扭身就走出去了。琴如看着彩雲走後，向唐卿伸舌頭道：「好利害的傢伙！這種人，放在家裏，如何得了！我也勸嫂嫂越早打發越好。」張夫人道：「我何嘗不知道呢！就怕不清楚的人，反要說我不明大體。」唐卿道：「好在今天許她走，都是我和琴如作的主，誰還能說嫂嫂什麼話！就是一年的限期，也不過說說罷了，可是我再有一句要緊話告訴嫂嫂，府上萬不能在京耽擱了。固然中日開戰，這種世亂荒荒，雲青的靈柩，該早些回南安

葬再晚下去，祇怕海道不通。就是彩雲，也該離開北京，免得再鬧笑話。奉如也極端贊成。於是就和張夫人同繼元商定了儘十天裏出京回南，所有扶柩出城以及輪船定艙等事，都由奉如唐卿兩人分別妥託城門上和津海關道成木生招呼，自然十分周到。張夫人天天忙着收拾行李，彩雲倒也規規矩矩的幫着料理，一步也不會出門。到了臨動身的上一晚，張夫人已累了一整天，想着明天還要一早上路，一吃完夜飯，即便進房睡了。睡到中間，忽然想着日裏繼元的話，鬢青有一部元史補證的手稿，是他一生的心血，一向擱在彩雲房裏，叮囑我去收回收好，省得糟躓。便叫一個老媽子向彩雲去要。誰知不要倒平安無事，這一要，不多會兒，外邊鬧得沸反盈天，一片聲的喊着「捉賊，捉賊！」張夫人正想起來，祇見彩雲身上祇穿一件淺緋色的小緊身，頭髮蓬鬆，兩手捧着一包東西，索索的抖個不住，走到床面前，把包遞給張夫人道：「太太要的不是這個！太太自己去瞧瞧罷！啊呀呀！今天真把我嚇死了！」說着話，和身倒在床面前，一張安樂椅裏，兩手揪住胸口吁吁的喘。張夫人一面打開包看着，一面問道：「到底怎麼會事？嚇得那樣兒！」彩雲顫聲答道：「太太打發人來的時候，我已經關上門睡了，在睡夢中聽見敲門，知道太太房裏的人，爬起來，半天找不着火柴匣子，摸黑兒的去開門，進來的老媽纔把話說明了，我正待點着艾洋燭去找，那老媽忽然狂喊一聲，嚇得我洋燭都掉在地下，眼犄角裏彷彿看見一個黑人，向房門外直攬。那老媽就一頭追，一頭喊捉賊，奔出去了。我還不敢動，怕還有第二個。按定了神，勉勉

強強的找着了，自己送過來。」張夫人包好書，說道：「書倒不差，現在賊捉到了沒有呢？」彩雲還未回答，那老媽倒先回來，接口道：「那裏去捉呢？我親眼看他在姨太的床背後衝出，挨近我身，我把揪住他衣襟，被他用力酒脫，我一路追，一路喊，等到更夫打雜兒的到來，他早一縱跳上了房，瓦都沒響一聲，逃得無影無蹤了。」張夫人道：「彩雲，這賊既然藏在你床背後，你回去看看，走失什麼沒有？」彩雲道：「啊呀，我真嚇昏了！太太不提，我還在這裏寫意呢！」說時，慌慌張張的奔回自己房裏去，不到三分鐘工夫，彩雲在那邊房裏果真大哭大跳起來，喊着她的首飾箱丟了，丟了首飾箱，就是丟了她的命。張夫人祇得叫老媽子過去，勸她不要鬧，東西已失，夜靜更深，鬧也無益，等明天動身時候，陸錢兩夫人都要來送，托他們報坊追查便了。彩雲也漸漸地安靜下去。一宿無話。果然，暮如唐卿都一早來送，張夫人把昨夜的事說了，彩雲又說了些懇求報坊追查的話，唐卿笑着答應，並向彩雲要了失單。那時門外鹵簿和車馬都已齊備，於是儀仗引着嬰青的靈柩先行，眷屬行李後隨，暮如唐卿都一直送到二碼頭上船纜。張夫人護了靈柩，領了繼元彩雲，從北通州水路到津；到津後，自有津海關道成木生來招待登輪。一路平安回南，不必細說。如今再說唐卿自送嬰青夫人回南之後，不多幾天，就奉了著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的諭旨，從此每天要上兩處衙門，上頭又常叫起兒，高中堂龔尚書新進軍機，遇着軍國要事，每要請去商量，回得家來，又總是賓客盈門，大有日不暇給的氣象。連素愛摩挲的宋元精斲，黃顧校

文，也祇好似有束縶材，暫置高閣。在自身看起來，也算得富貴場中的驕子。政治界裏的巨靈了。但是國事日糟一日，戰局是愈弄愈僵。從他受事到今，兩三個月裏，水陸處處失敗，關隘節節陷落，反覺得憂心如擣，寢饋不安。這日剛在爲國焦勞的時候，門上來報聞韻高聞：大人要見。唐卿疾忙請進，寒暄了幾句。韻高說有機密的話，請屏退僕從。唐卿倒嚇了一跳。揮去左右。韻高低聲道：「目前朝政，快有個非常大變，老師知道嗎？」唐卿道：「怎麼變動？」韻高道：「就是我們常怕今上做唐中宗，這件事要實行了。」唐卿道：「何以見得？」韻高道：「金寶兩妃的貶謫，老師是知道的了，今天早上，又把寶妃名下的太監高萬枝，發交內務府撲殺，太后原擬是要明發諭旨審問的，還是龔老師恐與大獄，有礙國體，再三求了，纔換了這個辦法。這不是廢立的發端嗎？」唐卿道：「這還是兩宮的衝突，說不到廢立上去。」韻高道：「還有一事，就是這回耿義的入軍機，原是太后的特簡，祇爲耿義祝嘏來京，驅了他，屬吏造幣廳總辦三萬個新鑄銀圓，託連公公獻給太后，說給老佛爺預備萬壽時賞賜用的。太后見銀色新花樣巧，賞收了，所以有這個特簡。不知是誰把這話告訴了今上，太后和今上商量時，今上說耿義是個貪鄙小人，不可用。太后定要用，今上垂淚道：『這是親爺爺逼臣兒做亡國之君了！』太后大怒，親手打了皇上兩個嘴巴，牙齒也打掉了。皇上就病不臨朝了好久。恰好太后的倖臣西安將軍永潞也來京祝嘏，太后就把廢立的事，和他商量。永潞說：『祇怕疆臣不伏。』這是最近的事。由此看來，主意是早經決定，不過

不敢昧然宣布罷了。」唐卿道：「兩宮失和的原因，我也略有所聞了。」——且慢唐卿如何曉得失和的原因呢？失和的原因，倒底是什麼呢？我且把唐卿和韻高的談話攔一攔，說一段帝王的婚姻史罷！原來清帝的母親，是太后的胞妹，清后的母親，也是太后的胞妹，結這重親的意思，全爲了親上加親，要叫愛新覺羅的血統裏，永遠混着那拉氏的血統，這是太后的目的。在清帝初登基時，一直到大婚前，太后雖然嚴厲，待皇帝倒很仁慈的。皇后因爲親戚關係，常在宮裏充官眷，太后也很寵遇。其實早有配給皇帝的意思，不過皇帝不知道罷了。那時他他拉氏，也有兩個女兒在宮中，就是金妃寶妃。宮裏喚金妃做大姐兒，寶妃做二姐兒，都生得清麗文秀。二姐兒更是出色，活潑機警，能詩會畫，清帝很喜歡她，常常陪着太后，和她親近。二姐兒是個千伶百俐的人，豈有不懂清帝的意思呢！世上祇有戀愛是沒階級的，也是大無畏的，儘管清帝的尊貴，太后的威嚴，不自禁的眉目往來，語言試探，彼此都有了心了。可是清帝雖有這個心，向來怕懼太后，不敢說一句話。一天，清帝在樂壽堂侍奉太后看完奏章後，走出寢宮，恰遇見二姐兒，那天穿了一件粉荷繡袍，襯着嫩白的臉，澄碧的眼，越顯嬌媚，正捧着物件，經過廳堂，不覺看出神了。二姐兒也怔着，大家站定，相視一笑。不想太后此時正身穿了海青色滿繡仙鶴大袍，外罩紫色珠纓披肩，頭上戴一支銀鏤珠穿的鶴簪，大袍鈕扣上還挂着一串梅花式的珠鍊，顛巍巍的也走出來。看見了，清帝慌得給逃的一樣跑了，太后立刻叫二姐兒進了寢宮，屏退宮眷。二姐兒嚇得渾身抖戰，不

曉得有什麼禍事，看看太后面上，却並無怒容，祇聽太后問道：「剛纔皇帝站着和你幹嗎？」二姐兒囁嚅道：「沒有什麼。」太后笑道：「你不要欺蒙我，當我是傻子！」二姐兒忙跪下去，碰着頭道：「臣妾不敢。」太后道：「祇怕皇上寵愛了你罷。」二姐兒紅了臉道：「臣妾不知道。」太后道：「那麼你愛皇帝不愛呢？」二姐兒連連的碰頭，祇是不開口。太后哈哈笑道：「那麼我叫你們稱心，好不好？」二姐兒俯伏着低聲奏道：「這是佛爺的天恩。」太后道：「算了，起來罷！」這麼着，太后就上朝堂見大臣去了。二姐兒聽了太后這一番話，認以爲託，曉得清帝快要大婚，皇后還未册定，自己倒大有希望，暗暗欣幸。既存了這個心，和清帝自然要格外親密，趁沒人時，見了清帝，清帝問起那天的事，會否受太后責罰，便含羞答答的把實話奏明了，清帝也自喜歡。歇了不多幾天，太后忽然傳出懿旨來，擇定明晨寅正，册定皇后，宣召王大臣提早在排雲殿伺候。清帝在玉瀾堂，得了這個消息，心裏不覺突突的跳個不住，不知太后意中到底選中了那一個？是不是二姐兒？對二姐兒說的話，是假是真？七上八落了一夜。一交寅初，便打發心腹太監前去聽宣。正是等人心慌，心裏越急，時間走得越慢，看看東窗已滲進淡白的曉色，纔聽院裏囊囊的脚步聲。那聽宣的太監，興興頭頭的奔進來，就跪下碰頭，喊着替萬歲爺賀喜。清帝在床上坐起來着急道：「你胡嚷些什麼？皇后定的是誰呀？」太監道：「赫葉那拉氏。」這一句話，好像一個霹靂，把清帝震呆了，手裏正拿着一頂帽子，恨恨的往地上一扔道：「她也配嗎！」太監見皇帝震怒，不敢

往下說。停了一會，清帝忽然想起喊道：「還有妃嬪呢？你怎麼不奏？」太監道：「妃是大姐兒封了金貴妃，嬪是二姐兒封了寶貴妃。」清帝心裏略略安慰了一點，總算沒有全落空。不過記掛着二姐兒，一定在那兒不快活了。微微嘆口氣道：「這也是她的命運罷！皇帝有什麼用處！碰到自己的婚姻，一般做了命運的奴隸。」原來皇后雖是清帝的姨表姊妹，也常住宮中，但相貌平常，爲人長厚老實，一心向着太后，不大理會清帝。清帝不但是不歡喜，而且有些厭惡，如今倒做了皇后。清帝心中，自然一百個不高興。然既由太后作主，沒法挽回，當時祇好撇了一肚子的委曲，照例上去向太后謝了恩，太后還說了許多勉勵的話，皇后和妃嬪，倒都各歸府第，專候大婚的典禮。自冊定了皇后，祇隔了一個月，正是那年的二月裏。春氣氤氳萬象和樂的時候，清帝便結了婚，親了政，太后非常快慰，天天在園裏唱戲，又手編了幾齣宗教神怪戲，造了個機關活動的戲台，天精從上降，鬼怪由地出，親自教導太監們搬演，又常常自扮了觀音，叫妃嬪福音扮了龍女，善財善男女等，連公公扮了韋馱，坐了小火輪，在昆明湖中游戲，真是說不盡的天家富貴，上界風流。正在皆大歡喜間，忽然太后密召了清帝的本生父賢親王來宮。那天龍顏很爲不快，告訴賢王，皇帝自從大婚後，沒臨幸過皇后宮一次，倒是金寶二妃非常寵幸，這是任性妄爲，不合祖制的，朕勸了幾次，總是不聽。當下就很厲的責成賢王，務勸皇帝同皇后和睦。賢王領了嚴旨，知道是個難題。這天正是早朝時候，軍機退了班，太后獨召賢王，談了一回國政，太后推說要更衣，轉入

屏後，領着宮眷們回宮去了。此時朝堂裏，祇有清帝和賢王兩人，賢王還是直挺挺的跪在御案前，清帝忽覺心中不安，在寶座上下來，直趨王前，恭恭敬敬請了個雙腿安，嚇得賢王汗流浹背，連連碰頭，請清帝歸座。清帝沒法，也祇好坐下。賢王奏道：「請皇上以後，不可如此，這是國家體制，孝親事小，瀆國事大，請皇上三思！」當時又把和皇后不睦的事，懇切勸諫了一番。清帝淒然道：「連房帷的事，朕都沒有主權嗎？但既連累皇父爲難，朕可勉如所請，今夜便臨幸芸館便了。」清帝說罷，便也退了朝。再說那個皇后，正位中宮以來，幾同虛設，不要說羊車不至，鳳枕常孤，連清帝的天顏，除在太后那裏偶然望見，永無接近的機緣。縱然身貴齊天，常是愁深似海，不想那晚，忽有個宮娥來報道：「萬歲爺來了！」皇后這一喜，非同小可，當下跪接進宮，小心承值，百樣逢迎。清帝總是淡淡的，一連住了三天。到第四天早朝出去，就不來了。皇后等到蠶樓三鼓，鸞鞭不鳴，知道今夜是無望的了。正卸了晚妝，命宮娥們整理衾枕，猛見被窩好好的敷着，中央鼓起一塊，好像一個小孩睡在裏面，心中暗暗納罕。忙叫宮娥揭起看時，不覺嚇了一大跳。你道是什麼？原來被裏睡着一隻赤條條的白哈叭狗，渾身不留一根絨毛，却洗剝得乾乾淨淨，血絲都沒有，但是死的，不是活的。這明明是有意做的把戲。宮娥都面面相覷，驚呆了。皇后看了，頓時大怒道：「這是誰做的魘殃？暗害朕的？怪不得萬歲爺平白地給朕不和了；這個狠毒的賊，反正出不了你們這一堆人！」滿房的宮娥都跪下來，喊冤枉，內中有一個年紀大些的道：「請皇后詳察，奴婢們誰

長着三個頭，六個臂，敢犯這種彌天大罪！奴婢想，今天早上，萬歲爺和皇后起了身，被窩都盪起過了，後來萬歲不是說頭暈，叫皇后和奴婢們都出寢宮，讓萬歲靜養一會嗎？等到萬歲爺出去坐朝，皇后也上太后那裏去了，奴婢們沒有進寢宮來重敷衾褥，這是奴婢們的罪該萬死！說罷叩頭出血。誰知皇后一聽這些話，眉頭一蹙，臉色鐵青，一陣痙攣，牙關咬緊，在龍椅裏暈厥過去了。正是：風花未脫沾泥相，婚媾終成誤國因。未知皇后因何暈厥？被裏的白狗，是誰弄的玩意？等下回評說。

第十四卷

第二十七回

秋狩記遺聞，白妖轉劫；

春颿開協議，黑膏臨頭。

話說皇后聽了那宮娥的一番話，雖不會明說，但言外便見得這件事，不是萬歲爺，沒有第二個人敢幹的。一時又氣，又怒，又恨，又羞，又怨，說不出的百千煩惱，直攻心窩。一口氣轉不過來，不知不覺的悶倒了。大家慌做一團，七手八脚的搥拍叫喚，全不中用。皇后梳頭房太監小德張在外頭得了消息，飛也似奔來，忙喊道：「你們快去，皇后的百寶架裏，取那瓶龍腦香來。」一面喊，一面就在龍床前的一張朱紅雕漆抽屜桌上，捧出一個嵌寶五彩鏤花景泰香爐，先焚着了些水沉香，然後把宮娥們拿來的龍腦香末兒，撒些在上面。一霎時，在裊裊的青煙裏，揚起一股紅色的煙縷，頓時滿房氤氳地布散了一種說不出的奇香。小德張兩手抖抖的捧了那香爐，移到皇后坐的那張大椅旁邊一個矮凳上，再看皇后時，直視的眼光，慢慢放下來，臉上也微微泛紅暈了，喉間嚶嚶唧唧的響，眼淚漉漉的流下來，忽然噤的一聲。

口中吐出一塊頑痰，頭祇往前倒。宮娥忙在後面扶着。小德張跪着，揭起衣襟，承受了皇后的吐。皇后這纔放聲哭了出來。大家都說：「好了，好了。」皇后足足哭了一刻多鐘，歛地洒脫宮娥們，很有力的站了起來，一直往外跑，宮娥們拉也拉不住，祇認皇后發了瘋，小德張早猜透了皇后的意思，三腳兩步，抄過皇后前面，攔路跪伏着，奏道：「奴才大膽勸陛下，一句話，剛纔宮娥們說萬歲爺早上玩的把戲，不怪陛下要生氣！但據奴才愚見，陛下倒不可趁了一時之氣，連夜去驚動老佛爺。」皇后道：「照你說，難道就罷了不成？」小德張道：「萬歲爺是個長厚人，決想不出這種刁鑽古怪的主意，這件事一定是和陛下有仇的人唆使的。」皇后道：「宮裏誰和我有仇呢？」小德張道：「奴才本不該胡說，祇爲天恩高厚，心裏有話，也不敢隱瞞。陛下該知道寶妃和萬歲爺在大婚前的故事了！陛下得了正宮，寶妃對着陛下，自然不會有好感情。萬歲爺不來正宮還好，這幾天來了，那裏會安穩呢！這件事十份倒有九份是她的主意。」皇后被小德張這幾句話，觸動心事，頓時臉上飛起一朵紅雲，咬着銀牙道：「這賤丫頭一向自命不凡，地霸佔着皇帝，不放朕在眼裏，朕沒和她計較，她倒膽敢向朕作祟，得好兒處置她一下子纔好！你有法子嗎？你說！」小德張道：「奴才的法子，就叫做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請陛下就把那小白狗，裝在禮盒裏，打發人送到寶妃那裏，傳命說是皇后的賞賜。這個滑稽的辦法，一則萬歲爺來侮辱陛下，陛下把他轉敬了寶妃，表示不承受的意思，二則也可試出這事是不是寶妃的使壞。若然於她無

關，她豈肯平白地受這羞辱？不和陛下吵鬧，若受了不聲不響，那就是賊人心虛，和自己承認了一樣。」皇后點頭道：「咱們就這麼幹，那麼你明天好好給我辦去！」小德張諾諾連聲的起來，皇后也領着宮娥們自回寢宮去安息不提。如今且說清帝這回的臨幸宜芸館，原是敷衍他父王的敦勸，萬分勉強。住了兩夜，實在冷冰冰沒甚動彈。照宮裏的老規矩，皇帝和后妃交歡，有敬事房太監專司其事，凡皇帝臨幸皇后的次日，敬事房太監必要跪在帝前請訓，如皇帝曾與皇后行房，須告以行房的時間，太監就記在冊上，某年月日某時，皇帝幸某皇后。若沒事，則說去。在園裏雖說比宮裏自由一點，然請訓的事，仍要舉行。清帝這回在皇后那裏出來，敬事房太監永祿請訓了兩次，清帝都說個「去」字。在第二次說去的時候，永祿就碰頭。清帝詫異道：「你做什麼？」永祿奏道：「這冊子，老佛爺天天要吊去查看的。現在萬歲爺兩夜在皇后宮裏，冊子上兩夜空白，奴才怕老佛爺又要動怒，求萬歲爺詳察！」清帝聽了，變色道：「你管我的事！」永祿道：「不是奴才敢管萬歲爺的事，這是老佛爺的懿旨。」清帝本已撇着一肚子的惡氣，聽見這話，又抬出懿旨來壓他，不覺勃然大怒，也不開口，就在御座上伸腿把永祿重重的踢了一腳。永祿一壁抱頭往外逃，一壁嘴裏還是咕嚕。也是事有湊巧，那時恰有個小太監領着玉瀾堂裏喂養的一隻小袖狗，搖頭擺尾的進來，這隻袖狗，生得精緻乖巧，清帝沒事時，常常放在膝上撫弄。此時那狗一進門，畜生那裏曉得人的喜怒不測，還和平時一樣，縱身往清帝膝上一跳。清帝正在有火沒發處，嘴

裏罵一聲「逆畜」，順手抓起那狗來，向地上用力一甩，這種狗是最嬌嫩不過，經不起摧殘，一着地，哀號一聲，滾了幾滾，四脚一伸死了。清帝看見那狗的死，心中也有些可惜，但已經死了，也是沒法。忽然眉頭一繃，觸動了他半孩氣的計較來，叫小太監來囑咐了一番，自己當晚還到皇后宮裏，早晨臨走時候，就鬧了這個小玩意，算借着死袖狗的屍，稍出些苦皇帝的氣罷了。次日，上半天，忙忙碌碌的過了，到了晚飯時，太監們已知道清帝今夜不會再到皇后那裏，就把妃嬪的綠頭簽，放在銀盤裏，頂着跪獻。清帝把寶妃的簽翻轉了，吩咐立刻宣召。原來園裏的儀制，和宮裏不同，用不着太監駝送，也用不着脫衣裹氈，不到一刻鐘，太監領着寶妃，鼻鼻婷婷的來了。寶妃行過了禮，站在案旁，一面幫着傳遞湯點，一面瞞了清帝，祇是抿着嘴笑，倒把清帝的臉都臊得紅了，胭脂着問道：「你什麼事這樣樂？」寶妃道：「我看萬歲爺嘗了時鮮，所以替萬歲爺樂。」清帝見案上食品雖列了三長行，數去倒有百來件，無一時鮮品，且稍遠的多惡臭不堪，曉得寶妃含着醋意了，便嘆口氣道：「別說樂，倒惹了一肚子的气，你何苦再帶酸味兒！這裏反正沒外人，你坐着陪我吃罷。」說時，小太監捧了個坐凳來，放在清帝的橫頭。寶妃坐着笑道：「一氣就氣了三天，萬歲爺倒唱了一齣三氣周瑜。」清帝道：「你還是不信？你也學着老佛爺一樣，天天去查敬事房的冊子好了。」寶妃詫異道：「怎麼老佛爺來查咱們的帳呢？」清帝面現驚恐的樣子，四面望了一望，叫小太監們都出去，說御膳的事，有妃子在這裏伺候，用不着你們。幾個小太監

奉諭都退了。出去。清帝方把昨天敬事房大監永祿的事和今早鬧的玩意兒，一五一十告訴了寶妃。寶妃道：「老佛爺實在太操心了！面子上算歸了政，底子裏那一件事肯讓萬歲爺作一點主兒呢！現在索性管到咱們床上來了！這實在難怪萬歲爺要生氣！但這一下子的鬧，祇怕闖禍不小，皇后如何肯干休呢？老佛爺一定護着皇后，不知要和萬歲爺鬧到什麼地步，大家都不得安生了！」清帝發恨道：「我看唐朝武則天的淫凶，也不過如此，她特地叫繆素筠畫了一幅金輪皇帝袞冠臨朝圖，掛在寢宮裏，這是明明有意對我示威的。」寶妃道：「武則天相傳是鎖骨菩薩轉世，所以做出這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我們老佛爺，也是有來歷的，萬歲爺曉得這一段故事嗎？」清帝道：「我倒不曉得，難道你曉得嗎？」寶妃道：「那還是老佛爺初選進宮來時一件奇異的傳說。寇連材在昌平州時，聽見一個告退的老太監說的。寇太監又私下和我名下的高萬枝說了，因此我也曉得了些。」清帝道：「怎麼傳說呢？你何妨說給我知。」寶妃道：「他們說：『宣宗皇帝每年秋天，照例要到熱河打圍，有一次，宣宗正率領了一班阿哥王公們去打圍，走到半路，忽然有一隻很大的白狐，伸着前腿，俯伏當地，攔住御騎的前進。宣宗拉了寶弓，拔一枝箭，正待要射，那時文宗皇帝還在青宮，一回扈蹕前去，就啓奏道：『這是陛下聖德廣敷，百獸效順，所以使修鍊通靈的千年老狐，也來接駕。乞免其一死。』宣宗笑了一笑，就收了弓，掖起馬頭，繞着灣兒走過去了。誰知道獵罷回鑾，走到原處，那白狐調轉頭來，依然迎着御馬俯伏。那時宣宗正在

弓操手柔的時候，不禁拉起弓來，就是一箭，仍舊把他射死。過了十多年，到了文宗皇帝手裏，遇着選繡女的那年，內務府呈進繡女的花名冊，那繡女花名冊，照例要把繡女的姓名，旗色，生年月日，詳細記載，文宗繙到老佛爺的一頁，祇見上面寫着「那拉氏，正黃旗，名翠，年若干歲，道光十四年十月初十日生。」看到生年月日上，忽然觸着什麼事似的，回顧一個管起居注的老太監道：「那年這個日子，記得過一件很稀罕的事，你給我去查一下子！」那老太監領命，把那年的起居注冊子繙出來，恰就是射死白狐的那個日子。文宗皇帝笑道：「難道這女子倒是老狐轉世！」當時就把老佛爺發到圓明園桐蔭深處承值去了。老佛爺生長南邊，會唱各種小調，恰遇文宗游園時聽見了，立時召見，命在廊闌上唱了一曲。次日，就把老佛爺調充壓帳宮娥。不久因深夜進茶得幸，生了同治皇上，封了懿貴妃了。」這些話，都是內監們私下互相傳說，還加上許多無稽的議論，有的說老佛爺是來給文宗報恩；有的說是來報一箭之仇，要擾亂江山；有的說是特爲討了人身，來享世間福樂，補償他千年的苦修。話多着呢。」清帝冷笑道：「那兒是報恩！簡直說是擾亂江山，報仇享福，就得了！」寶妃道：「老佛爺倒也罷了，最可惡的是連總管仗着老佛爺的勢，胆大妄爲，什麼事都敢幹！白雲觀就是他納賄的機關，高道士就是他作惡的心腹，京外的官員，那個不趨之若鶩呢！近來更上一層了！把他妹子引進宮來，老佛爺寵得了不得，稱呼她做大姑娘，現在和老佛爺並吃並坐的，祇有女畫師繆太太和大姑娘兩個人。前天萬歲爺的聖母賢親

王福晉進來，忽然賜坐，福晉因爲是非常恩寵，皇悚不敢就坐，老佛爺道：「這個恩典，並不爲的是你，祇爲大姑娘脚小，站不動，你不坐，她如何好坐！」這幾句話，把聖母幾乎氣死。照這樣兒做下去，魏忠賢和奉聖夫人的舊戲，很容易的重演。這一層，倒要請萬歲爺預防的！清帝繙着眉道：「我有什麼法子防呢？」寶妃道：「這全在乎平時召見臣工時，識拔幾個公忠體國的大臣，遇事密商，補苴萬一。無事時固可藉以潛移默化，一遇緊要，便可鉏奸摘伏。依臣愚見，大學士高揚藻和尚書龔平，侍郎錢端敏常璘，侍讀學士聞鼎儒，都是忠於陛下有力量的人，陛下該相機授以實權。此外新進之士，有奇才異能的，亦應時時破格錄用，結合士心。裏面敬王爺的大公主，耿直嚴正，老佛爺倒怕她幾分，陛下也要格外的和她親熱。總之，要自成一種勢力，纔是萬全之計。陛下待臣妾厚，故敢冒死的說。」清帝道：「你說的全是赤心向朕的話，這會兒，滿宮裏，除了你一人，還有誰真心忠朕呢？」說着放下篋碗說：「我不吃了。」一面把小手巾揩着淚痕。寶妃見清帝這樣，也不自覺的淚珠撲索索的墜下來，投在清帝懷裏，兩臂纏了清帝的頸子道：「這倒是臣妾的不是，惹起陛下傷心，乾脆的說一句，老佛爺和萬歲爺打吵子，大婚後纔起的。不是爲了萬歲爺愛臣妾不愛皇后嗎？依這麼說，害陛下的，不是別人，就是臣妾，請陛下顧全大局，捨了臣妾罷！」清帝緊緊的抱着溫存道：「我寧死也捨不了你，決不做硬心腸的李三郎。」寶妃道：「就怕萬歲爺到那時自己也做不了主。」清帝道：「我祇有依着你纔說的主意，慢慢地做去，不收回

政權，連愛妃都保不住，還成個男子漢嗎？」說罷拂衣起立道：「我們不要談這些話罷！」寶妃忙出去招呼小內監來撤了筵席。彼此又絮絮情話了一會。正是三日之別，如隔三秋，一夕之歡，願闔一紀。天帷囉就，攬留仙以龍拏，鈿合承恩，寓脫簪於雞旦；情長夜短，春透夢酣，一覺醒來，已是丑末寅初，寶妃急忙忙的起床，穿好衣服，把頭髮掠了一掠，就先回自己的住屋去了。清帝消停了幾分鐘，也就起來，盥漱完了，吃了些早點，照着平時請安的時候，帶了兩個太監，迤邐來到樂壽堂。剛走到廊下，祇見一片清晨的太陽光，照在黃緞的窗帘上，氣象很是嚴肅，靜悄悄的沒一點聲息，祇有太后愛的一隻叭兒黑狗，叫做海獺的，躺在門檻外，呼呼的打鼾。宮眷裏景王的女兒四格格，和太后的姪媳袁大奶奶，在那裏逗着銅架上的五彩鸚哥。繆太太坐在廊闌上，仰着頭正看天上的行雲，一見清帝走來，大家一面照例的請安，一面各現着驚異的臉色。大姑娘却濃裝豔抹，體態輕盈的靠在寢宮門口，彷彿在那裏偷聽什麼似的。見了清帝，一面屈了屈膝，一面打起帘子讓清帝進去。清帝一脚跨進宮門，抬頭一看，倒吃了一驚，祇見太后滿面怒容，臉色似岩石一般的冷酷，端坐在寶座上。皇后斜倚在太后的寶座旁，頭枕着一個膀子，嗚咽的哭。寶妃眼看鼻子，身體抖抖的跪在太后面前。金妃和許多宮眷宮娥都站在窗口，面面相覷的不則一聲。太后望見清帝進門，就冷冷的道：「皇帝來了！我正要請教皇帝！我那一點兒待虧了你？你事

事來反對我！聽了人家的唆撥，胆敢來欺負我！」清帝忙跪下道：「臣兒那兒敢反對親爺爺，『欺負』

兩字更當不起，誰又生了三頭六臂敢唆撥臣兒求親爺爺息怒。」太后鼻子裏哼了一聲道：「朕是瞎了眼，抬舉你這沒良心的做皇帝，把自己的姪女兒，配你這風吹得倒的人做皇后，那些兒配不上你！我倒聽了長舌婦的枕邊話，想想法兒欺負她！昨天玩的好把戲，那簡直兒是罵了！她是我的姪女兒，你罵她，就是罵我！」回顧皇后道：「我已叫騰出一間屋子，你來跟我住，世上快活事多着呢，何必跟人家去爭這個病蟲呢！」說時，怒氣沖沖的拉了皇后往外就走，道：「你跟我挑屋子去！」又對皇帝和寶妃道：「別假惺惺了，除了眼中釘，儘着你們去樂罷！」一壁說着，一壁領了皇后宮眷，也不管清帝和寶妃跪着，自管自蜂擁般出去了。這裏清帝和寶妃，見太后如此的盛怒，也不敢說什麼，等太后出了門，各自站了起來。清帝問寶妃：「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寶妃道：「臣在萬歲爺那裏回宮時，宮娥們就告訴說：「剛纔皇后的太監小德張，傳皇后的諭，賞給一盒禮物。臣打開來一看，原來就是那隻死狗。臣猜皇后的意思，一定把這件事，錯疑到臣身上了，正想到皇后那裏去辯明，誰知老佛爺已經來傳了。一見面，就不由分說的痛罵，硬派是臣給萬歲爺出的主意，臣從沒見過老佛爺這樣的發火，知道說也無益，祇好跪着忍受。那當兒，萬歲爺就進來了，這一場大鬧，本來是意中的，不過萬歲爺的一時孩子氣，把臣妾葬送在裏頭就是了。」清帝正欲有言，寶妃瞥見窗外廊下，有幾個太監在那裏探頭探腦，寶妃就催着道：「萬歲爺快上朝堂去罷，時候不早，祇怕王大臣都在那裏候着了！」清帝點了點頭，沒趣搭拉的上朝。

去了。寶妃想了一想，這回如不去見一見太后，以後更難相處，祇好硬着頭皮，老着臉子，追蹤前往。不管太后的款待如何，照舊的殷勤伺候。這些事，都是大婚以後，第二年的故事。從這次一鬧後，清帝去請安時，總是給她一個不理。這樣過了三四個月，以後外面雖算和藹了一點，但心裏已築成很深的溝壑，又忽把皇帝的寢宮和佛爺的住屋，中間造了一座牆，無論皇帝到后妃那裏，或后妃到皇帝寢宮，必要經過太后寢宮的廊下。這就是嚴重監督金寶二妃的舉動。直到余敏的事鬧出來，連公公在太后前，完全推在寶妃身上，又加上許多美言，更觸了太后的忌，然而這件事，清帝辦得非常正大，太后又不好說甚，心裏却益發憤恨，祇向寶妃去尋瑕索癥。不想魚陽伯的上海道，外間傳言說是寶妃的關節，那時清帝和嬪妃都在禁城，忽一天，太后突然回宮，搜出了聞鼎儒給二妃一封沒名姓的請託信，就一口咬定是罪案的憑據，立刻把寶妃廷杖，金寶二妃都降了貴人。二妃名下的太監，撲殺的撲殺，驅逐的驅逐。從此不准清帝再召幸二妃了。你想清帝以九五之尊，受此家庭慘變，如何能低頭默受呢？這便是兩宮失和的原因。本來開韻高是金寶兩宮的師傅，自然知道宮闈的事，比別人詳細。龔尚書在毓慶宮講書時候，清帝每遇太后虐待，也要向師傅哭訴。這兩人都和唐卿往來最密，此時談論到此，所以唐卿也略知大概。當下唐卿接着說道：「兩宮失和的事，我也略知一二，但講到廢立，當此戰禍方殷，大局瀕危之際，我料太后雖有成竹，決不敢冒昧舉行，這是賢弟關心太切，所以有此杞人之憂。如不放心，好在劉益崑現

在北京，賢弟可去謁見，祕密告知，囑他防範。我再去和高翼兩尚書密商，借翊衛幾輔爲名，把淮軍夙將倪鞏廷調進關來。這人忠誠勇敢，可以防制非常。又函託署江督莊壽香把馮子材一軍留駐淮徐。經這一番佈置，使西邊有所顧忌，也可有備無患了。」韻高附掌稱善。唐卿道：「據我看來，目前切要之圖，還在戰局的糜爛。賢弟，你也是主戰派中有力的一人，對於目前的事，不能不負些責任。你看，上月劉公島的陷落，數年來全力經營的海軍，完全覆沒，丁雨汀服毒自盡了，從此山東文登寧海一帶，也被日軍佔領。海蓋方面，說也差人，宋欽領了十萬雄兵，攻打海城，日兵六千人，五次不能下，現在祇靠莊齋所率的湘軍六萬人，還未一試。前天他有信來，爲了臺諫的參案，很覺灰心，又道伊唐阿忽然藉口救遼，率軍宵遁，軍心頗被搖動。他雖然還是口出大言，我却很替他十分擔憂。至於議和一層，到了如此地步，自然不能不認他是個急救的方策。但小燕和召廉村徒然奉了全權的使命，還被日本挑別國書上的字句拒絕，白走一趟。其實不客氣說，這個全權大臣，非威毅伯去不可。非威毅伯帶了賠款割地的權柄去不可！這還成個平等的議和嗎？就是城下之盟罷了！喪失的鉅大，可想而知。這幾天威毅伯已奉諭開復了，一切處分，派了頭等全權大臣，正在和敬王祖蔭山等計議和議的方鍼，高中堂和龔尚書都不願參預，那還不是掩耳盜鈴的態度嗎？我想，最好莊齋能在這時候掙一口氣，打一個大勝仗，給法越戰爭時候的馮子材一樣，和議也好講得多哩。」韻高道：「門生聽說江蘇同鄉今天在江蘇會館公議威毅伯的

參贊馬美菽、烏赤雲，老師是不是主人？」唐卿道：「我也是主人，正待要去。美菽本是熟人，他的文通一書也曾讀過，烏君聽說是粵中的名士，不但是外交能手，而且深通西方理學，倒不可不去談談，看他們對於時局，有什麼意見。」韻高知道唐卿尚須赴讖，也不便多談，就此告辭出來。唐卿送客後，看看時候不早，連忙換了一套讖客的禮服，吩咐套車，直向米市胡同江蘇會館而來。到得館中，同鄉京官，都朝珠補褂，躑躅踴躍的擠滿了館裏的東花廳，陸萃如章直、蜚、米筱、亭易、緣常、尹震、生龔、弓夫，這一班人也都到了。唐卿一招呼了，不一會，長班引進兩位特客來，第一個是神清骨秀，氣概昂藏，上唇翹起，兩簇烏鬚，唐卿認得就是馬美菽；第二個却生得方面大耳，神情肅穆，鬚髯豐滿，大概是烏赤雲了。同鄉本已推定唐卿做主人的領袖，於是送了茶，寒暄了幾句，馬上就請到大廳上，斟酒坐定。套禮已畢，大家慢慢談聲漸終，唐卿使先開口道：「這幾天中堂爲國宣勞，政躬想必健適，行旌何日徂東？全國正深翹企！」美菽道：「戰局日危，遲留一日，即多一日損失，中堂也迫不及待，已定明日請訓後，即便啓行。」直蜚道：「言和是全國臣民所恥，中堂冒不韙而獨行其是，足見首輔孤忠。但究竟開議後，有無把握，不致斷送國脈？」赤雲道：「孫子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中堂何嘗不主戰！不過戰必量力，中堂知己力不足，人力有餘，不敢附和一般不明內容而自大輕敵者，輕言開戰。現時戰的效驗，已大張曉諭了，中堂以國爲重，決不負氣。但事勢到此，祇好盡力做去，做一分是一分，講不到有把握沒把握的話了。」弓夫道：

「海軍是中堂精心編練，會操覆奏，頗自誇張。前敵各軍，亦多淮軍精銳，何以大東遇敵，一蹶不振？平壤交綏，望風而靡？中堂武勳蓋代，身總師干，國力之足不足，似應稍負責任！」美哉笑道：「弓夫兄，你不是局外人，海軍經費，每年曾否移作別用？中堂曾否聲明不敷展布？此次失敗，與機械不具，有無關係？其他軍事上，是否毫無掣肘？弓夫兄回去一問令叔祖，當可瞭然。但現在當局，自應各負各責，中堂也並不諉卸。」震生忽憤憤插言道：「我不是袒護中堂，前幾個月，大家發狂似的主戰，現在戰敗了，又動輒痛罵中堂。我獨以爲這回致敗的原因，不在天津，全在京師，中堂思深慮遠，承平之日，何嘗不建議整飭武備，無奈封章一到，幾乎無一事不遭總署及戶部的駁斥，直到高陞擊沉，中堂還請撥巨帑購械和倡議買進南美洲鐵甲船一大隊，又不批准。有人說：『叢爾日本，北洋的預備，已足破敵，他說這話，大概已忘却了歷年自己駁斥的案子了！』諸位想，中堂的被罵，冤不冤呢？」筱亭見大家越說越到爭論上去，大非敬客之道，就出來調解其間道：「往事何必重提，各負各責。自是美哉先生的名論，以後還望中堂忍辱負重，化險爲夷，兩公左輔右弼，折衝禦侮，是此次中堂一行，實中國四萬萬人所託命，敢敬一觥，爲中國前途祝福。」爲中堂及二公祝福，筱亭說罷，立起來滿飲了一杯，大家都飲了一杯。美哉和赤雲也就趁勢告辭，離了江蘇館，到別處去了。這裏同鄉京官也各自散歸。話分兩頭：我現在把京朝的事，暫且慢說，要筱威毅伯議和一邊的事了。且說馬島兩參贊到各處酬應了一番，回到東城賢良寺威毅伯的行轅，已

在黃昏時候，門口伺候的人們，看見兩人，忙迎上來道：「中堂纔回來，便找兩位大人說話。」兩人聽了，先回住屋，換上便衣，來到威毅伯的辦公室，祇見威毅伯很威嚴的端坐在公事桌上，左手搖着下頷的白鬚，兩隻奕奕的眼光，射在幾張電報紙上，望見兩人進來，微微的動了一動頭，舉着右手彷彿表示請坐的樣子，兩人便在那文案兩頭分坐了。威毅伯一壁不斷的繙閱文件，一壁說道：「今天在敬王那裏，把一切話都說明了，請他第一不要拿法越的議和來比較，這次的議和，就算有結果，一定要受萬人唾罵；但我爲扶危定傾起見，決不學京朝名流，只顧迎合輿論，博一時的好名譽，不問大計的安危。這一層要請王爺注意，又把要帶蔭白大兒做參贊的事，請他代奏，敬王倒很明白爽快，都答應了。明天我們一准出京，你們可發一電給羅道積丞，曾守潤孫，趕緊把放洋的船預備好，到津一遶下船，不再耽擱了。」赤雲道：「我們國書的款式，轉託美使田貝去電給伊籐，是否滿意，尙未得復。應否等一等？」威毅伯道：「復電纔來，伊籐轉呈日皇，非常滿意。日皇現在廣島，已派定內閣總理伊籐博文，外務大臣陸奧宗光爲全權大臣，在馬關開議，並先期到彼相候。」美哉道：「職道正欲回明中堂，適間得到福參贊世德的來電，我們的船，已雇了公義生義兩艘。何時起旋，悉聽中堂的命令。」威毅伯忽面現驚奇的样子道：「這是個匿名信，奇怪極了，兩人都站起湊上來，看見一張青格子的白綿紙上寫着幾句是通非通的漢文，信封上却寫明是日本那馬縣邑樂郡大島村小山發的。信文道：「支那全權大使殿，汝記得小

山清之介乎？清之介死，汝乃可獨生乎？明治二十八年二月十一日預告。」馬島二人猜想了半天，想不出一個道理來。威毅伯掀髯微笑道：「這又是日本浪人的鬼祟！七十老翁，死生早置度外，由他去罷！我們幹我們的。」隨手就把他撩下了，一宿匆匆過去。次日，威毅伯果然在皇上皇太后那裏請訓下來，隨即率同馬島等一班隨員乘了專輪回津。到津後，也不停留，自己和大公子、美國前國務卿福世德、馬美菽、烏赤雲等坐了公義船，其餘羅積丞、曾潤孫一班隨員繙譯等坐了生義船。那天正是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二十日，在風雪漫天之際，戰雲四逼之中，鼓輪而東，海程不到三天，二十三的清晨，已到了馬關。日本外務省派員登舟敬迓，並說朝伊籐陸奧兩太臣均已在此恭候，會議場所，擇定春帆樓，另外備有大使的行館。威毅伯當日便派公子蔭白同着福參贊先行登岸，會了伊籐陸奧兩全權，約定會議的時間。第二天，就交換了國書，移入行館。第三天，正式開議，威毅伯先提出停戰的要求。不料伊籐竟嚴辭的要挾，非將天津、大沽、山海關三處准由日軍暫駐，作為抵押，不允停戰。威毅伯屢次力爭，竟不讓步。這日正二十八日四點鐘光景，在第三次會議散後，威毅伯積着滿腔憤怒，從春帆樓出來，想到甲申年伊籐在天津定約的時候，自己何等的驕橫，現在何等的屈辱！恰好調換了一個地位。一路的想，猛抬頭，忽見一輪落日，已照在自己行館的門口，滿含了慘淡的色彩，不覺發了一聲長嘆。嘆聲未畢，人叢裏忽然擠出一個少年，向轎邊直撲上來，崩的一聲，四圍人聲鼎沸起來，轎子也停下來了，覺得面上有些異樣，伸手

一摸，全是濕血，方知自己中了槍了。正是問誰當道，狐狸在何事，驚人霹靂飛，不知威毅伯性命如何？且聽下面分解。

第二十八回

棟蓴變絕，武士道捨生；
霹靂一聲，革命團特起。

話說上回說到威毅伯正從春帆樓會議出來，剛剛走近行館門口，忽被人叢中一個少年，打了一槍。此時大家急要知道的，第一是威毅伯中槍後的性命如何？第二是放槍謀刺的是誰？第三是謀刺的目的爲了什麼？我現在却先向看官們告一個罪，要把這三個重要問題暫時都攔一攔，去敘一件很遙遠海邊山島裏田莊人家的事情。且說那一家人家，本是從祖父以來，一向是種田的。直傳到這一代，是兄弟兩個，曾經在小學校裏讀過幾年書，父母現都亡故了。這兄弟倆，在這村裏，要算個特色的人，大家很恭維的各送他們一個雅綽，大的叫「大癡」，二的叫「狂二」。祇爲他們性情雖完全相反，却各有各的特性。哥哥是很聰明，可惜聰明過了界，一言一動，不免有些瘋顛了。不過不是直率的瘋顛，是帶些乖覺的瘋顛。他自己常說：「我的腦子裏是全空虛的，祇等着人家的好主義，就抓來發狂似的幹；兄弟

是很愚笨，然而愚笨透了頂，一言一動，倒變成了驕矜了。不過不是豪邁的驕矜，是一種褊急的驕矜。他自己也常說：「我的眼光是一直綫，祇看前面的，兩旁和後方，都悍然不屑一顧了。」他們兄弟倆，各依着天賦的特性，各自向極端方面去發展，然却有一點是完全一致，就為他們是海邊人，在驚濤駭浪裏生長的，都是胆大而不怕死。就是講到兄弟倆的嗜好，也不一樣，前一個是好酒，倒是醉鄉裏的優秀分子。後一個是好賭，成了賭經上的忠實宗徒，你想他們各具天才，各懷野心。幾畝祖傳下來的薄田，那個放在眼裏？自然地荒廢了。他們既不種田，自然就性之所近，各尋職業。大的先做村裏酒吧間跳舞廳裏的狂舞配角，後來到京城帝國大戲院裏，充了一名狂劇俳優，小的先在隣村賭場上做幫閒，不久，他哥哥把他薦到京城裏一家輪盤賭場上做個管事。說了半天，這兄弟倆究竟是誰呢？原來哥哥叫做小山清之介，弟弟叫做小山六之介，是日本郡馬縣邑樂郡大島村人氏。他們倆雖然在東京都覓得了些小事，然比到在大島村出發的時候，大家滿懷着希望，氣概却不同了。自從第一步踏上了社會的戰線，祇覺得面前跌脚絆手的佈滿了敵軍，第二步再也跨不出。每月賺到的工資，連喝酒和賭錢的欲望，都不能滿足，不覺彼此全有些垂頭喪氣的失望了。況且清之介近來又受了性欲上重大的打擊，他獨身住在戲院的宿舍裏，有一回，在大醉後失了本性的時候，糊糊塗塗和一個宿舍裏的下女花子有了染，那花子是個粗蠢的女子，而且有遺傳的惡疾，清之介並不是不知道。但花子自己說已經醫好了。清之介

受了酒力的煽發，性慾的衝動，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幹了一次，等到酒醒，已是悔之無及，不久傳染病的症象，漸漸地顯現，也漸漸地增劇，清之介着急，瞞了人請醫生去診治幾次，化去不少的冤錢，祇是終於無效。他生活上本覺着困難，如今又添了病痛，不免怨着天道的不公，更把花子的乘機誘惑，恨得牙癢癢的。偏偏不知趣的花子，還要來和他歪纏，益發挑起他的怒火。每回不是一飛脚，便是一巴掌，弄得花子也莫明其妙。有一夜，在三更人靜時，他在床上呻吟着病苦的刺激，輾轉睡不穩，忽然惡狠狠起了一念，想道：「我原是清潔的身體，爲什麼沾染了污癥？舒泰的精神，爲什麼糾纏了痛苦？現在人家還不知道，一知道了，不但要被人譏笑，還要受人憎厭。現在我還沒有愛戀，若真有了愛戀，不但沒人肯愛我，連我也不忍愛人家，叫人受騙。這麼說，我一生的榮譽幸福，都被花子一手斷送了。在花子呢，不過圖逞淫蕩的肉慾，冀希無壓的金錢，害到我如此，我一世聰明，倒鑽了蠢奴的圈套，全部人格，却受了賤婢的蹂躪。想起來，好不恨呀！花子簡直是我唯一的仇人！我既是個漢子，如何不報此仇？報仇祇有殺！一」想罷，在地鋪上條的坐起來，在桌子上摸着了演劇時常用的小佩刀，也沒換衣服，在黑暗中輕輕開了房門，一路扶牆挨壁下了樓，他是知道下女室的所在，剛掂着光脚，趁着窗外射進來的月光，認準了花子臥房的門，一手耀着明晃晃的刀光，一手去推門，恰虛掩着，清之介咬了一咬牙，正待攆進去，忽然一陣凜冽的寒風撲上面來，吹得清之介毛髮竦然。昂着火熱的頭，慢慢低了下來，豎着執刀的手，徐徐垂了下來。

驚醒似的道：「我在這裏做什麼？殺人嗎？殺人，是個罪；殺人的，是個凶手。那麼，花子到底該殺不該殺呢？她不過受了生理上性的使命，不自覺的成就了這個行爲，並不是他的意志。遺傳的病，是她祖父留下的種子，她也是被害人，不是故意下毒害人。至於圖快樂，想金錢，這是人類普遍的自私心，若把這個來做花子的罪案，那麼全世界人沒一個不該殺！花子不是耶穌，不能獨自強逼她替全人類受慘刑！花子沒有可殺的罪，在我更沒有殺她的理。我爲什麼要酒醉呢？衝動呢？明知故犯的去冒險呢？無愛戀而對女性縱慾，便是蹂躪女權；傳染就是報應！人家先向你報了仇，你如何再有向人報仇的權？」清之介想到這裏，祇好沒精打采的倒拖了佩刀，蹇回自己房裏，把刀一丟，倒在地鋪上，把被窩蒙了頭，心上好像火一般的燒炙，知道仇是報不成，恨是消不了，看着人生真要不得，自己這樣的人生更是要不得，痛痛的襲擊，沒處逃避；經濟的壓迫，沒法推開；譏笑的恥辱，無從洗滌；憎厭的醜惡，無可遮蓋。想來想去，很堅決的下了結論：自己祇有一條路可走，祇有一個法子可以解脫一切的苦。什麼路？什麼法子？就是自殺！那麼馬上就下手嗎？他想：還不能，祇因他和兄弟六之介是很友愛的，還想見他一面，囑咐他幾句話，等到明晚再幹還不遲。當夜清之介攪擾了一整夜，沒有合過眼，好容易巴到天明，慌忙起來盥洗了，就奔到六之介的寓所。那時六之介還沒起，被他闖進去叫了起來，六之介倒吃驚似的問道：「哥哥，祇怕天不早了罷？我真睡糊塗了！」說着看了看手表道：「呀，還不到七點鐘呢！哥哥，什麼事？老早的跑來！」

忽然映着斜射的太陽光，見清之介死白的臉色，蹙着眉，垂着頭，有氣沒力的倒在一張藤躺椅上，祇不開口。心裏嚇了一跳，連連問道：「你怎麼？你怎麼？」清之介沒見兄弟之前，預備了許多話要說，誰知一見面，喉間好像有什麼梗住似的，一句話也掙不出來。等了好半天，被六之介逼得無可如何，纔吞吞吐吐把昨夜的事說了出來。原定的計畫，想把自殺一節瞞過，誰知臨說時，舌頭不聽你意志的使喚，順着口全淌了出來。六之介聽完，立刻板了臉，發表他的意見道：「死倒沒有什麼關係，不過哥哥這自殺的目的，做兄弟的實在不懂！怕人家譏笑嗎？我眼睛裏就沒有看見過什麼人家。怕人憎厭我嗎？我先憎厭別人的親近我！怕痛苦嗎？這一點病的痛苦都熬不住，如何算得武士道的日本人！自殺是我讚美的，像哥哥這樣的自殺，是盲目的自殺，否則便是瘋狂的自殺。我的眼，祇看前面，前面有路走，還是很闊大的路，我決不自殺。」清之介被六之介這一套的演說倒堵住了口。當下六之介拉了他哥哥同到一家咖啡館裏，吃了早餐，後來又送他回戲院。勸慰了一番，晚間又陪他同睡，監視着。直到清之介說明不再起自殺的念頭，六之介方才放心回了自己的寓。過了些時，六之介不見哥哥來，終有些牽掛，偷偷空兒，又到戲院宿舍裏來，探望他哥哥。誰知一到宿舍裏臥房前，祇見房門緊閉，推了幾遍，沒人應，叫個僕歐來問時，說小山先生請假回大島村去已經五六天了。六之介聽了驚疑，暗忖哥哥決不會回家，難道真做出來，這倒是我誤了事了。轉一念想，下女花子，雖則哥哥恨她，哥哥的真去向，祇怕她倒知些影響，回頭

就向僕歐道：「這裏有個下女花子，可能叫她來問一下。」僕歐微笑答道：「先生倒問起花子，可巧花子在小山先生走後第二天，也歇了出去，不知去向了。」說時咬着唇，露出含有惡意的笑容。這一來，倒把六之介提到混水裏，再也摸不清路頭，知道在這裏也無益，出來順便到戲院裏打聽管事人和他的同事，大家祇知道他正式請假。不過有幾個說，他請假之前，覺得樣子是很慌忙的，也問不出個道理來。六之介回家，忙寫了一封給大島村親戚的信，一面又到各酒吧間咖啡館妓館去查訪，整整鬧了一星期，一點蹤迹也無。六之介弄得沒法擺佈，尋訪的念頭，漸漸淡了。那時日本海軍，正在大同溝戰勝了中國海軍，舉國若狂，慶祝凱勝，東京的市民，尤其高興得手舞足蹈，輪盤賭場裏，賭客來得如潮如海，成日成夜，整千累萬的輸贏，生意越好，事務越忙，意氣越高，連六之介向前的眼光裏，覺得自己矮小的身量，也頓時暗漲一篙，平昇三級。祇想做東亞的大國民，把哥哥的失蹤，早撇在九霄雲外。那天在賭場裏整奔忙了一夜，兩眼裝在額上的鏡回寓所，已在早晨七點鐘，祇見門口站着個女房東，手裏捏着一封信，見他來，老遠的喊道：「好了，先生回來了，這裏有一封信，剛纔有個刺騷鬚子的怪人，特地送來，說是從支那帶回，祇爲等先生不及，託我代收轉交。」六之介聽了有點驚異，不等他說完就取了過來。瞥眼望見那寫的字，好像是哥哥的筆跡，心那倒勃的一跳。看那封面上寫着道：

東京，下谷區，龍泉寺町四百十三番地，

小山清之介，自支那，天津。

六之介看見的確是他哥哥的信，而且是親筆，不覺喜出望外，慌忙撕開看時，上面寫的道：

我的摯愛的弟弟，我想你接到這封信時，一定非常的歡喜而驚奇，你歡喜的，是可以相信我沒有去實行瘋狂的自殺；你驚奇的，是半月來一個不知去向的親人，忽然知道了他確實的去向。但是我這次要寫信給你，還不僅是爲了這兩個簡單的目的，我這回從自殺的主意裏，忽地變成了旅行支那的主意。這裏面的起因和經過，決定和現實，待我來從頭至尾的報告給你：自從那天承你的提醒，又受你的看護，我頓然把盲目或瘋狂的自殺斷了念。不過這個人生，我還是覺得厭；這個世界，我還是不能安居，自殺的基本論據，始終沒有變動，僅把不擇手段的自殺，換個有價值的自殺，却祇好等着機會，選着題目。不想第二天，恰在我們的戲院裏，排演一齣悲劇，劇名叫謀機，是表現一個愛國男子，在兩國戰爭時，化裝混入敵國一個要人家裏；那要人的女兒，本是他的情人，靠着她探得敵軍戰略上的祕密，報告本國，因此轉敗爲勝。後來終於祕密洩漏，男子被敵國斬殺，連情人都受了死刑。我看了這本戲，大大的澈悟。我本是個富於模仿性的人，況在自己不毛的腦田裏，把別人栽培好的作物，整個移植過來，做自己人生的收穫，又是件最聰明的事。我想如

今我們正和支那開戰，聽說我國男女，去做間諜的也不少，我何妨學那愛國少年，拚着一條命去偵探一兩件重大的秘密，做成了，固然是無比的光榮，做不成也達了解脫的目的。當下想定主意，就投參謀部陳明志願，恰值參謀部正有一種計畫，要盜竊一二處險要的地圖，我去得正好，經部裏考驗合格，我就祕密受了這個重要的使命，人不知鬼不覺的離了東京，來到這裏。我走時，別的沒有牽掛，就是害你吃驚不小，這是我的罪過。我現在正在進行我的任務，成功不成功，是命運的事；勉力不勉力，是我的事。不成便是死，成是我的目的，死也是我的目的。我祇有勉力，勉力即達目的。我却有最後一句話要告訴你，死以前的事，是我的事；我的事是捨生。死以後的事，是你的事；你的事是復仇。我希望你替我復仇，這纔不愧武士道的國民！這封信，關係軍機，不便付郵，幸虧我國一個大俠天弢龍伯，正要回國，他是個忠實男子，不會洩漏，我便託付了他，攜帶給你。並祝你的健康！

你的可憐的哥哥清之介白。

六之介看完了信，心中又喜又急，喜的是哥哥總算有了下落，急的是做敵國的偵探，又是盜竊險要的地圖，何等危險的事，一定凶多吉少。自肚裏想：人家叫哥哥「大癡」，這些行徑，祇怕真有些癡。好生活不要過，爲了一個下女要自殺；自殺不成功，又千方百計去找死法；既去找死，那麼死是你自願

的，人家殺你，正如了你願，該感謝，爲什麼要報仇？強逼着替你報仇，益發可笑！難道報仇是件好玩的事嗎？況且花子的同時失蹤，更是奇事。哥哥是恨花子的，決不會帶了走；花子不是跟哥哥，又到那裏去呢？這真是個打不破的啞謎！忽然又想到天弢龍伯，是主張扶助支那革命的奇人，可惜遲來一步，沒有見識見識怎樣一個人物。不曉得有再見的機會沒有？若然打聽得到他的住址，一定要去謝謝他。六之介心裏亂七八糟的想了一陣，到底也沒有理出個頭緒來，祇得把信收起，自顧自去歇他的午覺。從此胸口總彷彿壓着一塊大石，撥不開來，時時留心看看報紙，打聽打聽中國的消息，却從來沒有關涉他哥哥的事。祇有戰勝的捷報，連珠砲價傳來，歡呼的聲浪，溢漲全國，好似火山爆裂一般，島根都隆隆地震動了。不多時，天險的旅順，都攻破了，威海也占領了，劉公島一役，索性把中國的海軍全都毀滅了，驕傲性的六之介，此時他的心理上，以爲從此可以口吞渤海，腳踢神州，「大和魂」要來代替神明明胄了，連哥哥的性命，也被這權威呵護，決無妨礙。忽然聽見美國出來調停，他就破口大罵。後來日政府拒絕了莊召兩公使，他的憤氣又平了一點。不想不久，日政府竟承認了威毅伯的全權大使，直把他氣得三尸出竅，六魄飛天，終日在家裏椎壁拍几的罵政府渾蛋。正罵得高興哩，房門呀的開了，女房東拿了張卡片道：「前天送信來的那怪人要見先生。」六之介知道是天弢龍伯，忙說請，祇見一個偉大軀幹的人，亂鬚戟張，目光電閃，蓬髮闊面，膽鼻劍眉，身穿和服，洒洒落落的跨了進來。便道：「前日沒緣見面，今

天又冒昧來打你的攪。」六之介一壁招呼坐地。一壁道：「早想到府謝先生帶信的高義，苦在不知住址，倒耽誤了。今天反蒙枉顧，又慚愧，又歡喜。」天弢龍伯道：「我向不會說客氣話，沒事也不會來找先生。先生曉得令兄的消息嗎？」六之介道：「從先生帶信後，直到如今，沒接過哥哥隻字。」天弢龍伯慘然道：「怎麼能寫字？令兄早被清國威毅伯殺了！」六之介突受這句話的猛擊，直立了起來道：「這話可眞？」天弢龍伯道：「令兄雖被殺，却替國家立了大功。」六之介被天性所激，眼眶裏的淚，似泉一般直流，哽噎道：「殺了，怎麼還立功呢？」天弢龍伯道：「先生且休悲憤，這件事，政府至今還守秘密，我却全知道。我把這事的根底細細告訴你。令兄是受了參謀部的秘密委任，去偷盜支那海軍根據地旅順威海劉公島三處設備詳圖的。我替令兄傳信時，還沒知道內容，但知道是我國的軍事偵探罷了。直到女諜花子回國，纔把令兄盜得的地圖帶了回來。令兄殉國的慘史，也鬧動了政府。」六之介詫異道：「是帝國戲院裏的下女花子嗎？怎麼也做了間諜？哥哥既已被殺，這麼還盜得地圖帶回來的，怎麼倒是花子呢？」天弢龍伯道：「這事說來很奇，據花子說：『她在戲院裏，早和令兄發生關係，後來不知爲什麼，令兄和她鬧翻了。令兄因爲悔恨，纔發狠去冒險探的大險。花子知道他的意思，有時去勸慰，令兄不是罵便是打，但花子一點不怨，反處處留心令兄的動作。令兄充偵探的事，竟被她探明白了，所以令兄動身到支那，她也暗地跟去。在先，令兄一點不知道，到了天津，還是她自己投到，跪在令兄身邊，說明她的

跟來，並不來求愛，是來求死。不願做同情，祇願做同志。凡可以幫助的，水裏火裏都去。令兄祇得容受了。後來令兄做的事，她都預聞。令兄先探明了這些地圖，共有兩份，一份存在威毅伯衙門裏，一份却在丁雨汀公館。督署禁衛森嚴，無隙可乘，祇好決定回丁公館下手。令兄又打聽得這些圖，向來放在簽押房公事桌抽屜裏，丁雨汀出門後，簽押房牢牢鎖閉，家裏的一切鑰匙，却都交給一個最信任的老總管丁成掌管，丁成就住在那簽押房的耳房裏，監守着。那耳房的院子，祇隔一座牆，外面便是馬路橫頭的荒僻死衖，這種情形，令兄都記在肚裏，可還沒有入脚處。恰好令兄有兩種特長，便是他成功之母：一是在戲院裏學會了很純熟的支那話，一是歡喜喝酒。不想丁成也是個酒鬼，沒一天不到三不管，一爿小酒店裏去買醉。令兄曉得了，就借這一點做了兩人認識的媒介，漸漸地交談了，漸漸地合夥了。不上十天，成了酒友，不但天天替他會鈔付帳，而且時時給他送東送西，做得十分的殷勤親密。丁成雖是個算小愛恭維的人，倒也有些過意不去。有一天，忽然來約他道：「我有一罇『女兒紅』，今晚爲你開了，請你到公館來，在我房間裏，咱們較一較酒量，喝個暢。」令兄暗忖機會來了，當下滿口應承。臨赴約之前，却私下囑咐花子，三更時分，叫她到死衖裏去等，彼此擲石子爲號，便來接受盜到的東西，立刻拿回寓所。令兄那夜在丁公館裏，果真把丁成灌得爛醉，果真在他身上偷到鑰匙，開了簽押房和抽屜，果真把地圖盜到了手，包好結上一塊石頭，丟出牆外，果真花子接到，拿回了寓，令兄還在丁公館裏，和丁成同榻

宿了一宵，平平安安的回來。令兄看着這一套圖，雖然盜出來，但尺寸很大，紙張又硬又厚，總分圖不下三十張，路上如何藏匿！決逃不過偵查的眼目。苦思力索了半天，想出一個辦法，先儘着兩日夜的工夫，把最薄的軟棉紙套畫了三件總圖，鄭重交給花子，囑她另找個地方去住，把圖紙縫在衣褲裏，等自己走後兩三天再走，自己沒事，多一副本也好；若出了事，還有這第二次的希望，自己決帶全份的正圖，定做了一隻夾底木箱，把圖放在夾層裏，外面却裝了一箱書。計議已定，令兄第三天在天津出發。可憐就在這一天，在輪船碼頭竟被稽查員查獲，送到督署，立刻槍斃了。倒是花子有智有勇，聽見了令兄的消息，他一點不胆怯，把三張副圖，裁分爲六，用極薄的橡皮包成六個大丸子，再用線穿了，臨上船時，生生的都吞下肚去，線頭含在嘴裏，路上碰到幾次檢查，都被她逃過，靠着牛乳湯水，維持生命，千辛萬苦竟把地圖帶回國來。這回旅順、威海的容易得手，雖說支那守將的無能，幾張地圖的助力，也就不小。不過花子經醫生把地圖取出後，胃腸受傷，至今病倒醫院，性命祇在呼吸之間了。六之介先生，你想，令兄的不負國，花子的不負友，真是一時無兩，我怕你不知道，所以今天特來報告你。「六之介忽然瞪着眼，握着拳狂呼道：「可恨！可恨！必報此仇！花子不負友，我也決不負兄！」天弢龍伯道：「你恨的是威毅伯嗎？他就在這幾天要到馬關了！這是我們國際上的大計，你要報仇，却不可在這時期去胡做。」六之介默然。天弢龍伯又勸慰了幾句，也便飄然而去。且說六之介本恨威毅伯的講和，阻礙了大和魂的發展，如

今又悲痛哥哥的被殺，感動花子的義氣，他想花子還能死守哥哥託付的遺命，他倒不能恪遵哥哥的預囑，那還成個人嗎？他的眼光是一直線的，現在他祇看見前面晃着報仇兩個大字，其餘一概不屑顧了。當時就寫了一封漢文的簡單警告，逕寄威毅伯，就算他的哀的美敦書了。從此就天天祇盼望威毅伯的速來，打聽他的到達日期。後來聽見他果真到了，並且在春帆樓開議，就決意去暗殺。在神奈川縣橫濱街上金丸謙次郎店裏，買了一支五響短槍，並買了彈子，在東京起早，趕到赤間關。恰遇威毅伯從春帆樓會議回來，剛走到外濱町，被六之介在轎前五尺許，弔的一槍，竟把威毅伯打傷了。幸虧彈子打破眼鏡，中了左額，深入左目下。當時警察一面驅逐路人，讓轎子抬近行館，一面追捕刺客，把六之介攔住。威毅伯進了臥室，因流血過多，暈了過去，隨即兩警官趕來診視，知道傷不致命，連忙用了止血藥，將傷處包裹。威毅伯已清醒過來，伊藤陸奧兩大臣得了消息，慌忙親來慰問謝罪，地方文武官員也來得絡繹不絕。第二天，日皇派遣警官兩員並皇后手製裹傷綑帶，降諭存問，且把山口縣知事和警察長都革了職，也算鬧得滿城風雨了。其實威毅伯受傷後，彈子雖未取出，病勢倒日有起色，和議的進行，也未停止，日本恐挑起世界的罪責，氣焰因此滅了不少，竟無條件的允了停戰。威毅伯雖耗了一袍袖的老血，和議的速度，却添了滿鍋爐的猛火，祇再議了兩次，馬關條約的大綱，差不多快都議定了。這日，正是山口地方裁判所判決小山六之介的謀刺罪案，參觀的人非常擁擠，馬美菽和烏赤雲在行館沒

事也相約而往，看他如何判決。剛聽到堂上書記宣讀判詞，由死刑減一等辦以無期徒刑這一句的時候，烏赤雲忽見人叢中一個虬髯亂髮的日本大漢身旁，坐着個年輕英發的中國人，好生面善，一時想不起是誰。那人被烏赤雲一看，面上似露驚疑之色，拉了那大漢匆匆的就走了。赤雲恍然回顧美菽道：「纔走出去的中國人你看見嗎？」美菽看了看道：「我不認得，是誰呢？」赤雲道：「這就是陳千秋，是有名的革命黨，支那青年會的會員。昨天我還接到廣東同鄉的信，說近來青年會很是活動，祇怕不日就要起事哩。現在陳千秋又到日本來，其中必有緣故。」兩人正要立起，忽見行館裏的隨員羅積丞奔來喊道：「中堂請赤雲兄速回，說兩廣總督李大先生有急電，要和赤雲兄商量哩。」赤雲向美菽道：「祇怕是革命黨起事了。」正是：輸他海國風雲壯，還我軒皇土地來。不知兩廣總督的急電，到底發生了甚事。下回再說。

第十五卷

第二十九回

龍吟虎嘯，跳出人豪；
燕語鶯啼，驚蓬連客。

却說烏赤雲正和馬美菽在山口縣裁判所聽審刺客，行館隨員羅積丞傳了威毅伯的諭，來請赤雲回館，商量兩廣督署來的急電。你道這急電爲的是件什麼事？原來此時兩廣總督就是威毅伯的哥哥李大先生，新近接到了兩江總督的密電，在上海破獲了青年會運廣的大批軍火，軍火雖然全數扣留，運軍火的人，却都在逃。探得內中有個重要人犯陳千秋，即陳青，是青年會裏的首領，或言先已回廣，或言由日本浪人譚天龍伯保護，逃往日本，難保不潛回本國，圖謀大舉。電中請其防範，並轉請威毅伯在日密探黨人內容。大先生得了此電，很爲着急，在省城裏疊派幹員偵查，雖有些風言霧語，到底探不出個實在，所以打了一個萬急電，託威毅伯順便偵探；如能運動日政府將陳千秋逮捕，尤爲滿意。當時威毅伯恰和蔭白大公子在那裏修改第五次會議問答節略的稿子，預備電致軍機和總署，做確定條

約的張本。看見了大先生這個電，他是不相信中國有這些事發生的，就捋着鬍子笑道：「你們大伯伯又在那裏瞎耽心了！這種都是窮極無聊的文丐，沒把真的炒蛋，怕他們做什麼！我們的兵，雖然打不了外國人，殺家裏個把毛賊，還是不費吹灰之力。但大伯伯既然當一件事來託我，也得敷衍他一下。不過我不大明白，這些事怎麼辦呢？」蔭白道：「這是廣東的事，青年會的總機關，也在廣東，祇有廣東人知道底細。父親何妨去請赤雲來商量商量。威毅伯點點頭，所以就叫羅積丞來請赤雲。當下赤雲來見威毅伯，威毅伯把電報給他看了，赤雲一壁看一壁笑着道：「無巧不成書！說到曹操，曹操就到，職道纔和美裁在裁判所裏，遇見陳千秋，正和美裁講哩。這個人，職道從小認識的，是個極聰明的少年，可惜做了革命黨。」蔭白道：「那麼這人的確在日本了！我國正好設法逮捕。」赤雲道：「這個談何容易！我們固然沒有逮捕之權，國事犯日本又定照公法保護，況且還有天叟龍伯自命俠客的做他的護身符！」蔭白道：「我們可以把他騙到行館裏來，私下監禁，帶回去。」威毅伯道：「使不得，使不得，現在和議的事，一髮千鈞，在他國內，私行捕禁，雖說行館有治外法權，萬一漏了些消息，連累和議，不是玩的！」赤雲道：「中堂所見極是，還是讓職道去探聽些黨人的舉動，照實電復就是了。」議定了這事，威毅伯仍注意到節略稿子，赤雲便告退出來，自去想法偵查不題。却說吾人以肉眼對着社會，好像一個混沌世界，熙熙攘攘，不知爲着何事，這般忙碌。記得從前不曉得那一個皇帝南巡時節，在金山上，望着揚子江，心多

少船，問個和尚，共是幾船？和尚回說：只有兩船。一爲名，一爲利。我想這個和尚，一定是個肉眼。人類自有靈魂，卽有感；自有社會，卽有歷史。那歷史上的方面最多，有名譽的，有痛苦的；名譽的歷史，自然與興頭頭，誇着說着，雖傳下幾千年，祖宗的名譽，子孫還不會忘記；卽如吾們老祖黃帝，當日戰勝蚩尤，驅除苗族的偉績，豈不是永遠記念呢！至那痛苦的歷史，當時接觸靈魂，沒有一個不感覺，張拳怒目，誓報國讎。就是過了幾百年，隔了幾百代，總有一班人牢牢記着，不能甘心的。我常常聽見故老傳聞，那日滿洲入關之始，亡國遺民，起兵抗拒的原也不少；只是東起西滅，運命不長，後來只賸個鄭成功，占領廈門，叫做思明州，到底立脚不住，逃往台灣。其時成功年老，曉得後世子孫，也不能保住這一寸山河，不如下了一粒民族的種子，使他數百年後，慢慢膨脹起來。列位想這種子，是什麼東西？原來就是祕密會社。成功立的祕密會社，起先叫做「天地會」，後來分做兩派，一派叫做三合會，起點於福建，盛行於廣東，而膨脹於暹羅新嘉坡新舊金山檀島；一派叫做「哥老會」，起點於湖南，而蔓延於長江上下游。兩派總叫做洪幫。取太祖洪武的意思，那三合亦取着洪字偏旁三點的意思。却好那時北部，同時起了八卦教，在理會，大刀，小刀會等名目，只是各派內力不足，不敢輕動。直到西歷一千七百六十七年間，川楚一面，蠢動了數十年，就叫川楚教匪。教匪平而三合會始出現於世界。膨脹到一千八百五十年間，金田革命，而洪秀全楊秀清，遂成立了太平天國，占了十二行省。那時政府，就利用着同類相殘的政策，就引起哥老

會黨，去撲滅那三合會。這也是成功。當時萬萬料不到此的。哥老會既撲滅了三合會，頓時安富尊榮，不知出了多少公侯將相，所以兩江總督一缺，就是哥老會用着幾十萬頭顱血肉，去購定的衣食飯碗。凡是會員做了總督，一年總要貼出幾十萬銀子，孝敬舊時的兄弟們；不然，他們就要不依哩。然而因此以後，三合會與哥老會結成個不世之仇，他們會黨之人，出來也不立標幟，醫卜星相江湖賣技之流，趕車行船驛夫走卒之輩，煙燈飯館藥堂質舖等地，掛單雲游衲僧貧道之亞，無一不是劈面相逢，也有些子儀式，幾句口號，肉眼看來，毫不覺得，他們甘心做叛徒逆黨，情願去破家毀產，名在那裏？利在那裏？奔波往來，爲着何事？不過老祖傳下這一點民族主義，各處運動，不肯叫他埋沒永不發現罷了。如此看來，吾人天天所遇的人，難保無英雄帝王俠客大盜在內，要在放出慧眼去看，或能見得一二分，也未可知。方三合哥老同類相殘的時候，歐洲大西洋內，流出兩股暗潮，一股沿阿非利加洲大西洋，折好望角，直渡印度洋，以向廣東；一股沿阿美利加南角，直渡太平洋，以向香港上海。這兩股潮流，就是載着革命主義，那廣東地方，受着這潮流的影響最大，於是三合會殘黨內，跳出了多少少年英雄，立時組成一個支那青年會，發表宗旨，就是民族共和主義。雖然實力未充，比不得瑪志尼的少年意大利，濟格士奇的俄羅斯革命團，却是比着前朝的幾社復社，現在上海的教育會，實在強多！該黨會員，時時在各處偵察動靜，調查實情，卽如此時赤雲在山口縣裁判所內看見的陳千秋，此人就是青年會會員。如今且說那陳千

秋在未逃到日本之先，曾經在會中擔任了調查江浙內情，聯絡各處黨會的責任，來到上海地方心裏總想物色幾個偉大人物，替會裏擴張些權力。誰知四下裏物色遍了，遇着的，倒大多數是醉生夢死花天酒地的浪子，不然便是胆小怕事買進賣出的商人。再進一步，是王紫詮派向太平、天國獻計的斗方名士，或是蔡爾康派替廣學會宣傳的救國學說，又在應酬場中，遇見同鄉裏大家推崇的維新外交家王子度，也祇主張廢科舉，興學堂。衆人驚詫的改制新教王唐猷輝，不過說到開國會，定憲法，都是些扶牆摸壁的政論，沒一個揮戈迴日的奇才。正自納悶。忽一日，走過虹口一條馬路上，一座巍峨的洋房前，門上橫着一塊白漆匾額，上寫「常馨館」三個黑字，心裏頓時記起這旅館裏，很多日本的浪人寄寓，他有個舊友叫做會根的，是館中的老旅客，暗忖自己反正沒事，何妨訪訪他，也許得些機會。想罷，就蹣跚那旅館裏，找着一個僕歐似的同鄉人，在懷裏掏出卡片，說明要看會根君。那僕歐笑了笑，道：「先生來得巧，會根先生纔和一個朋友在外邊回來，請你等一等，我去回。」不一會僕歐出來，道聲請，千秋就跟他進了一個陳設得古雅幽靜的小客廳上，却不是東洋式的，一個瘦長條子上唇堆着兩簇小鬍子的人，站起身來，張着滴溜溜轉動的小眼，微笑地和他握手，道：「陳先生久違了！想不到你會到這裏，我還冒昧介紹一位同志，是熱心扶助貴國改革的俠士南萬里君，也是天驍龍伯的好友。先生該知道些吧！」千秋一面口裏連說久仰久仰，一面搶上客座和那人去拉手，祇見那人生得黑蒼蒼的馬臉，一部

烏大鬚，身幹雖不高大，氣概倒很豪邁。回顧會根道：「這位就是你常說起的青年會幹事陳青君嗎？」會根道：「可不是？上回天弼龍伯住在這館裏時，就要我介紹，可惜沒會到。今天有緣遇見先生，也是一樣。你把這回去湖南的事可以說下去，好在陳先生不是外人。」千秋道：「天弼龍伯君，我雖沒會過，他的令兄宮崎豹二郎，是我的好友，他主張亞洲革命，先從中國革起，中國一克復，然後印度可興，暹羅安南可振，菲律賓埃及可救，實是東亞黃種的明燈。可惜死了。天弼龍伯君還是繼續他未竟之志，正是我們最忠懇的同志。不知南萬里君這次湖南之行得到了什麼成績？極願請教！」南萬里道：「我這回的來貴國，目的專在聯合各種秘密黨會，湖南是哥老會老巢，我這回去結識了他的大頭目畢嘉銘，陳說利害，把他感化了。又解釋了和三合會的世仇，正要想到貴省去，祇爲這次出發，我和天弼龍伯是分任南北，他到北方，我到南方，貴會是南方一個有力的革命團，今天遇見閣下，豈不是天假之緣嗎？請先生將貴會的宗旨人物，詳細賜教，並求一封介紹書，以便往聯合。」千秋聽了，非常歡喜，就把青年會的主義組織和中堅分子，傾筐倒篋的告訴了他。並依他的要求，寫了一封切實的信。聲氣相通，山鐘互應，自然談得十分痛快。直到日暮，方告別出來，剛剛到得寓所，忽接到本部密電，連忙照通信暗碼譯出來，上寫着：

上海某處陳千秋鑒：星加坡裴叔遠助本會德國新式洋槍一千桿，連子，在上海瑞記洋行交

付設法運廣。汶密。

千秋看畢，將電文燒了，就趕到瑞記軍裝帳房，知道果有此事。那帳房細問明來歷，千秋一一回答妥當，就領見了大班，告訴他裘叔遠已經託他安置在公司船上，只要請千秋押往。千秋與大班諸事談妥，打算明日坐公司船回廣東。恰從洋行內走出來，忽見門外站着兩個雄壯大漢，年紀都不過三十許，兩目灼灼，望着千秋，形狀可怕得很。千秋連忙低着頭，只顧往前走，已經走了一里路光景，回頭一看，那兩人仍舊在後頭跟着走，一直送到千秋寓所。在人叢裏一混，忽然不見了。千秋甚是疑惑。在寓吃了晚飯，看着鐘上正是六點，走出了寓來，要想到虹口去訪一個英國的朋友，剛走到外白渡橋，在橋上慢慢的徘徊，看黃浦江的景緻。正是明月在地，清風拂衣，覺得身上異常涼爽，心上十分快活。恰賞玩間，忽然背後飛跑的來了一人，把他臂膀一拉道：「你是陳千秋嗎？」千秋抬頭一看，彷彿是巡捕的裝束，就說：「是陳千秋，便怎麼樣？」那人道：「你自己犯了彌天大罪，私買軍火，謀爲不軌，還想賴麼？警署奉了道台的照會，叫我來捉你。」千秋忽忙間，也不辨真假，被那人拉下橋來，早有一輛羅車等在那裏，就把千秋推入車箱，那人也上了車，隨手將玻璃門帶上，四面圍着黑色簾子，黑洞洞不見一物，正如牢獄一般。馬夫拉動韁繩，一會兒風馳電掣，把一個青年會會員陳千秋，不知趕到那裏去了。誰知這裏白渡橋陳千秋被捕之夜，却正是那邊廣東省青年會開會之時。話說廣東城內國民街上，有一所高大房屋裏

頭崇樓傑閣好像三四造這晚上坐着幾十位青年志士，點着保險洋燈，聽得壁上鐘鳴鏗鏘敲九下人叢裏走出一人，但見跑到當中的一張百靈檯後，向衆點頭，便開口道：

我熱心共和，投身革命的諸君聽者！諸君曉得現在歐洲各國，是經着革命一次，國權發達一次的了！諸君亦曉得現在中國是少不得革命的了！但是不能用着從前野蠻的革命，無知識的革命。從前的革命，撲了專制政府，又添一個專制政府；現在的革命，要組織我黃帝子孫民族共和的政府。今日查一查會冊，好在我們同志亦已不少，現在要分做兩部：一部出洋遊學，須備他日建立新政之用；一部分往內地，招集同志，以爲擴張勢力，他日實行破壞舊政府之用。夏間派往各處調查運動員，除南洋廣西檀島新金山的，已經回來了，惟江浙兩省的調查員陳千秋，尙未到來。前日有電信，說不日當到。待到本部，大家決議方針。我想……」

剛說到這裏，忽然外面走進一位眉宇軒爽神情活潑的偉大人物，衆皆喊道：「孫君來說，孫君來說！」那孫君一頭走，一頭說，就發出洪亮之口音道：「上海有要電來！上海有要電來！」你道這說的是誰呢？原來此人姓孫，名汝，號一仙，廣東香山縣人。先世業農。一仙還在香山種過田地，既而棄農學商，復想到商業也不中用，遂到香港去讀書。天生異稟，不數年，英語漢籍，無不通曉，且又學得專門醫學。他的宗旨，本來主張耶穌教的博愛平等，加以日在香港，接近西洋社會，呼吸自由空氣，俯瞰民族帝國主義的

潮流，因是養成一種共和革命思想，而且不尙空言，最愛實行的。那青年會組織之始，籌畫之力，算他爲最多呢。他年紀不過二十左右，面目英秀，辯才無礙，穿着一身黑呢衣服，腦後還拖根辮子。當時走進來，只見會場中，一片歡迎拍掌之聲，如雷而起。舞台上走下來的，正是副議長楊雲衢君，兩邊却坐着四位評議員，左邊二位，却是歐世傑，何大雄；右邊也是二位，是張懷民，史堅如。還有常議員稽察員，幹事員，偵探員，司機員，個個精神煥發，神采飛揚，氣吞全球，目無此虜。一仙步上演台，高聲道：「諸君靜聽上海陳千秋之要電！」說罷，會衆忽然靜肅，鴉雀無聲，但聽一仙朗誦電文道：

午電悉：軍火安，明日裝德公司船，秋親運歸。再頃訪友過白渡橋，忽來警察裝之一人。傳警署命，以私運軍火捕秋……

會衆聽到此句，人人相顧錯愕，楊雲衢却滿面狐疑，目不旁瞬，耳不旁聽，只抬頭望着一仙；史堅如更自怒目切齒，頓時如玉之嬌面，發出如霞之血色。一仙笑一笑，續念道：

……推秋入一黑暗之馬車，狂奔二三里，抵一曠野中高大洋房，昏夜不辨何地。下車入門，置秋於接待所，燈光下，走出一雄壯大漢。秋狂惑不解。大漢笑曰：「捕君誑耳！我乃哥老會頭目畢嘉銘是也。」

一仙讀至此，頓一頓。向衆人道：諸君試猜一猜，哥老會劫去陳君，是何主義？歐世傑，何大雄，一齊

說道：「莫非是劫奪新辦的軍火嗎？」仙道：「非也，此事有絕大關係哩。」又念道：

「尾君非一日，知君確係青年會會員，今日又從瑞記軍裝處出，故以私運軍火爲捕君之警察也者，實欲要君介紹於會長孫一仙君，爲哥老三合兩會媾和之媒介。哥老三合，本出一源，中以太平革命之役，頓起釁端，現在黃族瀕危，外憂內患，豈可同室操戈，自相殘殺乎？自今伊始，三會聯盟，齊心同德，漢土或有光復之一日乎？願君速電會長，我輩當率江上健兒，共隸於青年會會長孫君五色旗之下，誓死不貳。秋得此意外之大助力，欣喜欲狂，特電賀我黃帝子孫萬歲！青年會萬歲！青年會會長孫君萬歲！」

一仙將電文誦畢道：「哥老會既悔罪而願投於我青年會民族共和之大革命團，我願我會友忘舊惡，釋前嫌，以至公至大之心歡迎之。想三合會會長梁君，嘗亦表同情。諸君以爲如何？」衆人方轉驚爲喜的時候，聽見此議，皆拍掌贊成。忽右邊座中一十四歲的美少年史堅如，一躍離座，向孫君發議道：「時哉不可失！願會長速電陳君，令其要結哥老會，尅日舉事於長江一面遣員，約定三合會，及三洲田虎門，博羅城諸同志，同時並起。堅如願以一粒爆裂藥和着一腔熱血，拋擲於廣東總督之頭上。霹靂一聲，四方響應，正我漢族如荼如火之國民，執國旗而跳上舞台之日也。願會長速發電！」仙道：「壯哉轟轟烈烈革命軍之勇少年！」楊雲衢道：「願少安勿躁，且待千秋軍火到此，一探彼會之內情，如有實際，

再謀舉事。一面暗中關會三合會，彼此呼應，庶不至輕率債事。」一仙道：「沉毅哉！老謀深算，革命軍之軍事家！」歐世傑道：「本會經濟問題，近甚窘迫，宜遣員往南洋各島募集，再求星加坡裘叔遠贊助。內地則南關陳龍，桂林超蘭生，皆肯破家効命，爲革命軍大資本家，毋使臨渴而掘井，功敗垂成！」一仙道：「周至哉！綢繆慘澹之革命軍理財家！哈哈！本會有如許英雄崛起，怪傑來歸，羽翼成矣！股肱張矣！洋洋中土，何患不雄飛於二十世紀哉！自今日始，改青年會曰與中會，革命謀畫，俟千秋一到，次第布置何如？」衆皆鼓掌狂呼道：「與中會萬歲！與中會民族共和萬歲！」一仙當時，看看鐘上，已指十一下，知道時候晚了，即忙搖鈴散會。自己也就下台出去，各自散歸，專候千秋回到本部，再議大計。過了五六日，毫無消息，會友每日到香港探聽，德公司船來了好幾只，却沒千秋的影子。大家都慌了。發電往詢，又恐走漏消息，只好又耐了兩日，依然石沉大海。這日，一仙開了個臨時議會，籌議此事。有的說應該派一偵探員前往的，有的說還是打電報給那邊會裏人問信的。有的說不要緊，總是爲着別事未了，不日就可到的。議論紛紛。一仙却一言不發，知道這事有些古怪。難道哥老會有什麼變動嗎？細想又決無是事。正在摸不着頭。忽見門上通報道：有一位外國人在門外要求見。衆皆面面相覷。一仙道：「有名片沒有？」門上道：「他說姓摩爾肯。」一仙道：「快請進來！」少間走進一個英國人來，先是一身教士裝束，面上似有慌張之色，一見衆人，即忙摘帽致禮。一仙上前，與仙握手道：「密斯脫摩爾肯，從那裏來？」那人答道：

「頃從上海到此，我要問句話，貴會會友陳千秋回來了沒有？」一仙愕道：「正是至今還沒到，密斯脫從上海來，總知道些消息。」摩爾肯愕然道：「真沒有到麼，奇了！難道走上天了？」一仙道：「密斯脫在上海，會見沒有呢？」摩爾肯道：「見過好幾次，就爲那日約定了夜飯後七點鐘到敝寓來談天，直等到天亮，沒有來。次日去訪，寓主說，昨天夜飯後，出門了，沒有回寓。後來又歇兩天，去問問，還是沒有回來，行李一件都沒有來拿。我就有點詫異。四處暗暗打聽，連個影兒都沒有。我想一定是本部有了什麼要事回去了，所以趕着搭船來此，問個底細。誰知也沒回來。不是奇事麼？」一仙道：「最怪的是他已有電報說五月初十日，搭德公司船回本部的。」摩爾肯忽拍案道：「壞了，初十日出口的德公司船麼？聽說那船上被稅關搜出無數洋槍子藥，公司裏大班，都因此要上公堂哩。不過聽說連軍火的人，一個沒有捉得，都在逃了。這軍火是貴會的麼？」於是大家聽了，大驚失色。一仙歎口氣道：「這也天意了！」停一回道：「這事必然還有別的情節，要不然，千秋總有密電來招呼的，本意必須有一個機警謹慎的人，去走一趟，探探千秋的實在消息纔好。當時座中楊雲衢起立說道：「不才願往。」摩爾肯道：「稅關因那日軍火的事情，盤查得很緊，倒要小心。」雲衢笑道：「世界那裏有貪生怕死的革命男兒！管他緊不緊，干甚事！」摩爾肯笑向一仙道：「觀楊君勇往之概，可見近日貴會，團結力益發大了！兄弟在英國也組立了一個團體，名曰「中友會」英文便是「Friend of China Society」設本部於倫敦，支部於各

國，徧播民黨種子於地球世界。將來貴會如有大舉，我們同志必能挺身來助的。」仙道了謝，楊雲衢自去收拾行李，到香港趁輪船赴上海去了。一仙與摩爾肯也各自散去。話分兩頭：且說楊雲衢在海中走不上六日，便到了上海，那時青年會上海支部的總幹事，姓陸名崇，號皓冬，是個意志堅強的志士，和雲衢是一人之交。雲衢一上岸，就去找他，便寄宿在他家裏。皓冬是電報局繙譯生，外面消息，本甚靈通，祇有對於陳千秋的蹤迹，一點影響都探不出。自從雲衢到後，自然格外替他奔走，一連十餘日，毫無進步，雲衢悶悶不樂，皓冬怕他悶出病來，有一晚，高高興興的闖進他房裏道：「雲衢，你不要儘在這裏納悶了，我們今夜去樂一下子罷！你知道狀元夫人傳彩雲嗎？」雲衢道：「就是和德國皇后拍照的傅彩雲嗎？怎麼樣？」皓冬道：「他在金家出來了，改名曹夢蘭，在燕慶里掛了牌子了。我昨天在應酬場中，叫了他一個局，今夜定下一台酒，特地請你去玩玩。」說着，不管雲衢肯不肯，拉了就走，門口早備下馬車，一鞭得得，不一會，到了燕慶里，登了彩雲妝閣，此時彩雲早已堂差出外，家中祇有幾個時髦大姐，在那裏七手八腳的支應不開。三間樓面，都擠得滿滿的客，連亭子間都有客佔了，祇替皓冬留得一間客堂房間，一個大姐阿毛笑咪咪的說道：「陸大少，今天實在對不起，回來大小姐自己來多坐一會兒，賠補罷！」皓冬一笑，也不在意。雲衢却留心看那房間，敷設得又華麗，又文雅，一色柚木錦面的大榻椅，一張雕鏤掛絡的金銅床，壁掛名家的油畫，地鋪俄國的彩氈，又看到上首正房間裏，已擺好了一席酒，許

多客已團團的坐着，都是氣概昂藏，談吐風雅。忽然飄來一陣廣東口音，雲衢倒注意起來。忽聽一個老者道：「東也要找陳千秋，西也要找陳千秋，再想不到他會逃到日本來！再想不到人家正找他，我們恰遇着他。」又一個道：「遇見也拿不到，他還是和弢天龍、伯天在一起，計議革命的事。」老者道：「就是拿得到，我也不願拿。拿了一個，還有別個，中什麼用呢！」雲衢聽了，喜得手舞足蹈起來，推推皓冬，低聲道：「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皓冬道：「這一班是什麼人呢？讓我來探問一下；」就向那邊房裏窗口站着的阿毛，招了招手。阿毛連忙掀簾進來。正是：「擎雲攬去無雙士，墮溷重看第一花。」不知阿毛說出那邊房裏的客究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百水灘，名伶擲帽；

青陽港，好鳥離籠。

上回書裏，正說中興會黨員陸皓冬，請他黨友楊雲衢，到燕慶里新掛牌子改名曹夢蘭的傅彩雲家，去吃酒解悶。在間壁房間裏，一班廣東闊客口中得到了陳千秋在日本的消息，皓冬要向大姐阿毛問那班人的來歷。我想讀書的看到這裏，一定說我敘事脫了筭了，彩雲跟了張夫人出京，路上如何精

形，沒有敘過。而且彩雲曾經斬釘截鐵的說定守一年的孝，怎麼沒有滿期，一踏上南邊的地，好像等不及的就走馬上章臺呢？這裏頭，到底怎麼一會事呢？請讀書的恕我一張嘴，說不了兩頭話。既然大家性急，祇好先把彩雲的事，從頭細說。原來彩雲在雯青未死時，早和有名武生孫三兒，鈎搭上手，算頂了阿福的缺。他們的給識，是在宣武門外的文昌館裏。那天是內務府紅郎中官慶家的壽事，堂會戲唱得非常熱鬧，祇爲官慶原是個紈袴班頭，最喜歡聽戲，他的姑娘，叫做五姐兒，雖然容貌平常，却是風流放誕，常常假扮了男裝，上館子，逛戲園，京師裏出名的女戲迷，所以那一回的堂會，差不多把滿京城的名角都叫齊了，孫三兒自然也在其列。雯青是翰林名流，向來瞧不起官慶的，祇是彩雲和五姐兒氣味相投，往來很密，這日官家如此熱鬧的場面，不用說老早的魚軒蒞止了。彩雲和五姐兒還有幾個內城裏有體面的堂客，佔了一座樓廂，一壁聽着戲曲，一壁縱情談笑，有的批評生角且角相貌打扮的優劣，有的考究鬍子青衣唱工做工的好壞，倒也議論風生，興高采烈。看到得意時，和爺兒們一般，在懷裏掏出紅封，叫丫鬟們向戲臺上拋擲。台上就有人打千謝賞。嘴裏還喊着謝某太太或某姑娘的賞，有些得錢一點的優伶，竟親自上樓來叩謝。這班堂客，居然言來語去的搭訕。彩雲看了這般行徑，心裏暗想，我在京堂會戲雖然看得多，看旂人堂會戲却還是第一遭，不想有這般興趣，比起巴黎柏林的跳舞會和茶會自由快樂，也不相上下了。正是人逢樂事，光陰如駛，彩雲看了十多齣戲，天已漸漸的黑了，彩雲心裏有

些忐忑不安恐怕，回去得晚，雯青又要嘍囉。不是彩雲胆小謹慎，祇因自從阿福的事，雯青把柔情戰勝了她，終究人是有天良的，縱然樂事賞心，到底牽腸掛肚，當下站了起來，向五姐兒告辭。五姐兒把她一拉，往椅子上祇一揪，笑着道：「金太太，您忙什麼？別提走的話，我們的好戲，還沒登場呢！」彩雲道：「今兒的戲，已殺了，還有什麼好戲呢？」五姐兒道：「孫三兒的白水灘，您不知道嗎？快上場了！您聽完他這齣拿手戲再走不遲。」彩雲聽了這幾句話，也是孽緣前定，身不由主的軟軟兒坐住了。一霎時，鑼鼓喧天，池子裏一片叫好聲裏，上場門繡簾一掀，孫三兒扮着十一郎，頭戴范陽捲檐白緣氈笠子，身穿攢珠滿鑲淨色銀戰袍，一根兩頭垂種雪綫編成的白蠟桿兒，當了扁擔，抗着行囊，放在雙肩上，在萬盞明燈下，映出他紅白分明又威又俊的橢圓臉，一雙旋轉不定，神光四射的吊梢眼，高鼻長眉，丹唇白齒，真是女娘們一向意想裏醞釀着的年少英雄，忽然活現在舞台上，高視闊步的向你走來。這一來，把個風流透頂的傅彩雲直看得眼花撩亂，心頭捺不住突突的跳，連阿福的伶俐，瓦德西的英武，都壓下去了。彩雲這邊如此的出神，誰知那邊孫三兒一出台，警眼驟見彩雲，雖不認得是誰家宅眷，也似張君瑞遇見鶯鶯，魂靈兒飛去半天，不住的把眼光向樓廂上賤，不期然而然的兩條陰陽電，幾次三番的要合成交流，爆火星來。可是三兒那場戲文，不但沒有脫卯，反而越發賣力，剛剛演到緊要的打棍前面，跳下山來，嘴裏說着「忍氣吞聲是君子，見死不救是小人」兩句，說完後，將頭上戴的圓笠，向後一丟，不知

道有心還是無意，用力太大，那圓笠子好像有眼似的，滴溜溜飛出舞台，不偏不倚，恰好落在彩雲懷裏。那時樓上樓下一陣鼓譟，像吆喝，又像歡呼，主人官慶有些下不來，大聲叫戲提調去責問掌班，那裏曉得彩雲倒坦然無事，順手把那笠兒丟還戲台上，向三兒嫣然一笑。三兒劈手接着，紅着臉，對彩雲請了個安。此時滿園裏千萬隻眼，全忘了看戲文，倒在那裏看他們串的真戲了。官慶却打發一個家人上來，給彩雲道歉，還說，「一會兒戲完了要重處孫三兒。」彩雲忙道：「請你們老爺千萬別難爲他們，這是無心失手，又沒碰我什麼。」五姐兒笑着道：「可不是，金太太是在龍宮月殿裏翻過身來的人，不像那些南豆腐的娘兒們遮遮掩掩的，你瞧，他多麼大方！我們誰都趕不上！你告訴爺，不用問了，等這齣完了，叫孫三兒親自上樓來，給金太太賠個禮就得了。」回過頭，睜縫着眼，向彩雲道：「是不是？」彩雲祇點點頭，那家人諾諾連聲的去了。不一會，真的那家人領了孫三兒跑到邊廂闌干外，靠近彩雲，笑迷迷的又請了一個安。嘴裏說道：「謝太太恕我失禮！」彩雲祇少得沒有去攙扶，半抬身，眼斜睨着道：「這算得什麼！」兩人見面，表面上彼此祇說了一句話，但四目相視，你來我往，不知傳遞了多少說不出的衷腸。這一段便是彩雲和孫三兒初次結識的歷史。後來漸漸熟絡，每逢堂會，或在財神館，或在天和館，或在貴家的宅門子裏，彩雲先還隨着五姐兒各處的闖，和三兒也到處厮混，越混越密切，竟如膠漆起來，便瞞了五姐兒，買通了自己的趕車兒的貴兒，就在東交民巷的番菜館裏幽會了幾次。還不痛快，索性

兩下私租了楊梅竹斜街一所小四合房子，做了私宅。在雲青未病以前，兩人正打得火一般的熱，以致風聲四布，竟傳到雲青耳中，把一個名聞中外的狀元郎，生生氣死。等到雲青一死，孫三兒心裏暗喜：「以爲從此彩雲就是他的專利品了。他料想金家決不能容彩雲，彩雲也決不會在金家守節，祇要等遮掩世人眼目的七、七、四、十九天，或一百天過了，彩雲一定要跳出樊籠，另尋主顧。這個主顧，除了他，還有誰呢？第一使他歡喜的，彩雲固然是人才出衆，而且做了廿多年得寵的姨太太，一任公使夫人，聽得手頭着實有些積蓄，單講珠寶金鑽，也夠一生吃着不盡了。他現在祇盼彩雲見面，放出他征服女娘們的看家本事來迷惑他，他又深知道彩雲雖則一生寵擅專房，心上時常不足，祇爲沒有做着大老母，彷彿做官的捐班出身，那怕做到督撫，還要去羨慕正途的窮翰林一樣。他就想利用彩雲這一個弱點，把自己實在已娶過親的事瞞起，祇說討他做正妻，拚着自己再低頭服小些，做足五字訣裏的小字工夫，使彩雲覺得他知趣而又好打發，不怕她不上鉤。一上了鉤，就由得他擺佈了。到那其間，不是人財兩得嗎？」孫三兒想到這裏，捺不住心花怒放，忽然一個轉念，口對口自語道：「且慢，別瞎得意！彩雲不是個雛兒，是個精靈古怪，見過大世面的女光棍！做過把戲子的大老母，就驅得動他的心嗎？況金雲青也是風流班首，難道不會對她陪小心說矮話嗎？她還是饞嘴貓兒似的東偷西摸。現在看着，好像她，很迷戀我，老實說，也不過像公子哥兒嫖姑娘一樣，吃着碗裏瞧着碟裏，把我當做家常例飯的消開菓子吧咧！」

我若要正做服帖他，祇有在枕席上方征經營，這是她對我惟一滿意的原因。我還是在這件事上去下死工夫。」三兒頓了頓，又沉思了一回，笑着點頭道：「有了，山珍海味，來得容易吃得多，儘你愛吃，也會厭煩；等到一厭煩，那就沒救了。我既要弄他到手，說不得，祇好趁她緊急的當口，使些刁計的了。」這些都是孫三兒得了雲青死信後，心上的一番算盤。若說到彩雲這一邊呢，在雲青新喪之際，目睹病中幾番含糊的囑咐，回想多年寵愛的恩情，明明雲青爲自己而死，自己實在對不起雲青，人非木石，豈能漠然！所以倒也哀痛異常，因哀生悔，在守七時期，把孫三兒差不多淡忘了。但彩雲終究不是安分的人，第一他從來沒有一個人獨睡過，這回居然規規矩矩守了五十多天的孤寂，在她已是石破天驚的苦節了。日月一天一天的走，悲痛也一點一點的減，先覺得每夜回到空房，四壁陰森，一燈低黯，有些兒胆怯；漸感到一人坐守長夜，擁衾對影，倚枕聽更，有些兒愁煩；到後來，祇要一聽到風子廝叫，貓兒打架，便禁不住動心。自己很知道自己，這種孤苦的生活，萬不能熬守長久，與其顧惜場面，硬充好漢，到臨了弄的一踢糊塗，還不如一老一實，揭破真情，自尋生路。她想：就是雲青在天之靈，也會原諒她的苦衷。所以不守節，去自由，在她是天經地義的辦法，不必遲疑的。所難的，是得到自由後，她的生活，該如何安頓？再嫁呢，還是住家？還是索性大張旗鼓的重理舊業？這倒是個大問題。費了她好久的考量，她也想到若再嫁人，再要像雲青一樣的丈夫，才貌雙全，風流富貴，而且性情溫厚，凡百隨順，祇怕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個

了。那麼去嫁孫三兒嗎？那如何使得？這種人，不過是一時解悶的玩意兒，祇可我玩他，不可被他玩了去。況且一嫁人，就不得自由，何苦脫了一個不自由，再找一個不自由呢？住家呢，那就得自立門戶，固然支撐的經費不易持久，自己一點兒小積蓄，不夠自己的揮霍，況一挂上人家的假招牌，便有許多面子來拘束你，使你不得不藏頭露尾，尋歡取樂，如何能稱心適意！她澈底的想來想去，終究決定了公開的去重理舊業。等到這個主意一定，她便野心勃發，不顧一切的立地進行。她進行的步驟，第一要脫離金家的關係，第二要脫離金家後過渡時期的安排。要脫離金家，當然要把不能守節的態度，逐漸充分的表現，使金家難堪。要過渡時期的安排，先得找一個臨時心腹的忠奴，外間供他驅使，暗中做他保護。爲這兩種步驟上，他不能不伸出他敏巧的纖腕，順手牽羊的來利用孫三兒了。閒話少說，却說那一天，正是髮青終七後十天，張夫人照例的借了城外的法源寺替髮青化庫誦經，領了繼元和彩雲同去，在寺中忙了整天。等到紙宅冥器焚化佛事完畢後，大家都上車回家，彩雲那天坐的車，便是她向來坐的那一輛極華美的大安車，駕着一匹菊花青的高頭大騾，趕車的是他的心腹貴兒，出來時他本帶着個小丫頭，却老早先打發了回家。此時他故意落後，等張夫人和少爺的車先開走了，他纔慢吞吞的出寺上車。貴兒是個很乖覺的小子，伺候彩雲上車後，放了車帘，站在身旁問道：「太太好久沒出門了，這兒離楊梅竹斜街，沒多遠兒，太太去散散心罷？」彩雲笑道：「小油嘴兒，你怎麼知道我要上那兒去呢？」

這一向見過他沒有？」貴兒道：「不遇見，我也不說了。昨天三爺還請我喝了四兩白乾兒說了一大堆的話。他正掂記着你呢！」彩雲道：「別胡說了！我就依你上那兒去。」貴兒一笑，口中就得兒得兒趕着車前進，不一會，到了他們私宅門口，彩雲下了車，吩咐貴兒把車子寄了廠，馬上去知照孫三兒快來。彩雲走進一家高台級黑漆雙扇大門的小宅門子，早有看守的一對男女，男的叫趙大，女的就是趙大家的，在門房裏接了出來，扶了彩雲向左轉灣進了六扇綠色側牆門，穿過倒廳小院，跨入垂花門，門內便是一座三間兩廂的小院落，雖然小小結構，却也布置得極其精緻，東首便是臥房，地敷氈氍，屏圍紗繡，一色硃紅細工雕漆的桌椅，一張金匡鏡面宮式的踏步牀，襯着蚊帳窗帘，几毯門幙，全用雪白的紗綢，越顯得光色迷離，盪人心魄。這是彩雲獨出心裁敷設的。當下一進房來，便坐在牀前一張小圓矮椅上，趙家的忙着去預備茶水，捧上一隻粉定茶杯，杯內滿承着綠沉沉新泡的碧螺春，彩雲一壁接在手裏喝着，一壁向趙家的問道：「我一個多月不來，三爺到這兒來過沒有？」趙家的道：「三爺差不多還是天天來，有時和朋友在這兒喝酒，唱曲，賭牌，有時就住下了。」彩雲道：「他給你們說些什麼來？」趙家的道：「他儘發愁，不大說話。說起話來，老是愁着太太在家裏逼悶出病來。」彩雲點點頭兒。此時彩雲被滿房火一般的顏色，挑動了她久鬱的情愫，祇巴着三兒立刻飛到面前。正盼哩，忽聽院中脚步響，見貴兒一人來了。彩雲忙問道：「怎樣沒有一塊兒來你瞧見了沒有呢？」貴兒道：「瞧是瞧見了他，也急得

什麼似的，想會你。巧了景王府裏堂會戲，貞貞子真大爺一定要叫他和敷二爺合串五杰村，十二道金牌似的把他吊了去。他託我轉告您，戲唱完了就來，請您耐心等待一等。」彩雲聽了，心上十分的不快，但也沒有法兒，就此回去，也不甘心，祇好叫貴兒且出去候着，自己懶懶的仍舊坐下，和趙家的七搭八扯的胡講了一會，覺得不耐煩，爽性躺在牀上養神。靜極而倦，朦朧睡去，等到醒來，見房中已點上燈，忙叫趙家的問什麼時候？趙家的道：「已經晚飯時候了，晚飯已給太太預備着，要開不要開？」彩雲覺得有些飢餓，就叫開上來，沒情沒緒吃了一頓啞飯。又等了兩個鐘頭，還是杳無消息，真有些耐不住了，忽見貴兒奔也似的進來道：「三爺打發人來了，說今夜不得出城，請太太不要等了，明天再會吧。」這個消息，真似一盆冷水，直澆到彩雲心裏。當下鼻子裏哼了一聲道：「明天再會，說得好風涼的話兒！管他呢！我們走我們的！」說着氣憤憤的叫貴兒套車，一逕回家。到得家裏，已在二更時候，明知張夫人還沒睡，她也不去，自管自逕到自己房裏，把衣服脫下一摺，小丫頭接也接不及，撒得一地，倒在牀上就睡。其實那裏睡得着，嘴裏雖怨恨三兒，一顆心却不由自主的祇想三兒好處，多麼勇猛，多麼伶俐，又多麼熨貼，滿擬今天和他取樂一天，填補一月以來的苦况，千不巧，萬不巧，碰上王府的堂會，害我自等了一天。可是越等不着他，心裏越要他，越愛他，有什麼辦法呢！如此翻來覆去，直想了一夜，等天一亮，偷偷兒叫貴兒先去約定了。梳洗完了，照例到張夫人那裏去照面。那天，張夫人顏色自然不會好看，問她昨天到了

那裏，這樣回來的晚。她隨便捏了幾句在那裏聽戲的謊話。張夫人却正顏厲色的教訓起來說：「現在比不得老爺在的時節，可以由着你的性兒鬧，你既要守節，就該循規蹈矩，豈可百天未滿，整夜在外，成何體統！」彩雲不等張夫人說完，別轉臉冷笑道：「什麼叫做體統？動不動就抬出體統來嚇唬人！你們做大老母的有體統，儘管開口體統，閉口體統，我們既做了小老母，早就失了體統，那兒輪得到我們講體統呢！你們怕失體統，那麼老實的放我出去就得了！否則除非把你的誥封借給我，不還。」說着仰了頭轉背自回臥房。張夫人陡受了這意外的頂撞，氣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彩雲也不管，回到房裏，貴兒已經回來，告訴她三兒約好在私宅等候。彩雲飯也不吃，人也不帶，竟自上車，直向楊梅竹斜街而來。到得門口，三兒早已紗衫團扇，玉琢粉裝，倚門等待。一見面，便親手拿了車踏凳，扶了彩雲下車。一路走一路說道：「昨兒個真把人措死了！明知您空等了一天，一定要罵我，可是這班王爺阿哥兒們死釘住了人不放，祇顧尋他們的樂，不管人家的死活，這祇好求您饒我該死了！」彩雲洒脫了他手向前跑，含着半惱恨的眼光回瞪着三兒道：「算了罷，別給我貓兒哭耗子似的，知道你昨兒玩的是什麼把戲呢！除了我這傻子，誰上你這當！」三兒追上一步捱着喊道：「屈天冤枉，造誑的，害疔瘡！」說着話，已進了房，兩人坐在中央放的一張雕漆百齡小圓桌上，一般的四個鼓墩，都罩着銀地紅花的錦墊，桌上擺着一盤精巧糖果，一雙康熙五彩的茶缸。趙家的上來伺候了一回，彩雲吩咐她去休息，也退出去了。

房中祇賸他們倆面對面，彼此久別重逢，自不免訴說了些別後相思之苦。三兒看了彩雲半晌道：「你現在打算怎麼樣？難道真的替老金守節嗎？我想你不會那麼傻罷！」彩雲道：「說的是，我正爲難哩！我是個孤拐兒，自己又沒有見識，心口自商量，誰給我出主意呢？」三兒涎着臉道：「難道我不是你的體己人嗎？」彩雲道：「那麼你爲什麼不替我想個主意呢？」三兒暗忖那話兒來了，但是我不可鹵莽，便把心事露出，火候還沒有熟呢。回說道：「我很知道你的心，照良心說，你自然願意守；但是實際上，你就是願守，金家人未必容你守，守下去，沒得好收場，所以我替你想，除了出來，沒有你的活路。」彩雲道：「出來了，怎麼樣呢？」三兒道：「像你這樣兒身份，再落烟花，實在有一點不犯着了。而且金家就算許你出來，不見得許你做生意。論正理，自然該好好兒再嫁一個人。不過吃了河豚，百樣無味，你嫁過了金狀元，祇怕合得上你胃口的丈夫就難找了。」彩雲忽低下頭去，拿帕子祇搵着臉，哽噎的道：「誰還要我這苦命的人呢？若是有人真心愛我，肯體貼我的癡心，不把人一夜一夜的向冰缸裏攔，倒滿不在乎，狀元不狀元，我都肯跟他走。」三兒聽了這些話，忙走過來，一手替她拭淚，一手摟着她道：「這都是我不好，倒提起你心事來了，快不要哭，我們到牀上去躺會子罷！」此時彩雲不由自主的兩條玉臂鉤住了三兒項頸，三兒輕輕地抱起彩雲，邁到牀心，雙雙倒在枕上，正當春雲初展，漸入佳境之際，趙家的突然闖進房來，喊道：「三爺，外邊兒有客立等會你。」三兒條的坐起來，向彩雲道：「讓我去看一看是誰

再來「彩雲」沒防到這陣橫風，恨得牙癢癢的，在「三兒」臂上狠狠的咬了一口，用力一推道：「去罷，我認得你了！」「三兒」趁勢兒嘻皮賴臉的往外跑，彩雲賭氣一翻身，朝裏牀睡了。原想不過一時的掃興，誰知越等越沒有消息，心裏有些着慌，一盞連聲喊趙家的。趙家的帶笑走到牀邊道：「太太並沒睡着？」我倒不敢驚動。天下真有不講理的人！「三爺」又給景王府派人邀了去了，真和提犯人一般的，連三爺要到裏面來說一聲都不准。我眼睜睜看他拉了走。」這幾句話把彩雲可聽呆了，心裏又氣又詫異，暗想怎麼會兩天出來，恰巧碰上兩天都有堂會。「三兒」儘管紅，從前沒有這麼忙過，不要「三兒」有了別的花樣罷？要是這樣，還是趁早和他一刀兩段的好，省得牽腸掛肚不爽快。沉思了一回，嘍嘍獨語道：「不會，不會，昨天趙家的不是說我不出來時，他差不多天天來的嗎？若然他有了別人，那有工夫光顧這空屋子呢？就是他剛纔對我的神情，並不冷淡，這是在我老練的眼光下逃不了的。也許事有湊巧，正遇到他真的忙。」忽又悟到什麼似的道：「不對，不對，這裏是我們的祕密小房子，誰都不知道。景王府裏派的人，怎麼會跑到這裏來邀了？這明明是假的。是「三兒」的搗鬼。但他搗這個鬼什麼用意呢？既不是爲別人，那定在我身上。噢，我明白了，該死的小王八，他準看透了我貪戀他的一點，想借此做服我，叫我看得見，吃不着，吊得我胃口火熱辣辣的。不怕我不自投羅網。嚇，好利害的傢伙！這兩天，我已經被他弄得昏頭昏腦了，可是我博彩雲也不是竄貨，今兒個既猜破了你的鬼計，也要叫你認識認識我的手段。彩雲想

到這裏，倒笑逐顏開的坐了起來，立刻叫貴兒套車回家。一路上心裏盤算，三兒弄這種手腕，雖則可惡，然目的不過要我真心嫁他，並無惡意。若然，我設法報復，揭破機關，原不是件難事，不過結果倒弄得大家沒趣，這又何苦來呢。我現在既要跳出金門，外面正要個連手，不如將計就計，假裝上鉤，他爲自己利益起見，必然出死力相助。等到我立定了脚，嫁他不嫁他，權還在我，怕什麼呢。這個主意，是彩雲最後的決定，一路心上的輪和車上的輪一般的旋轉，不覺已到了家門。誰知一進門，恰碰上張夫人爲他的事，正請了錢唐卿陸奉如在那裏商量，他在窗外聽得不耐煩，爽性趁此機會，直闖進去，把出去的問題直捷痛快的解決了。上面所敘的事，都是在未解決以前彩雲在外放浪的內容，解決以後，彩雲既當衆聲明，不再出門，他倒很守信義，並不學時髦派的言行相違。不過叫貴兒暗中通知了孫三兒，若要見面，除非他肯冒險一試武生的好身手，夜間從屋上來。這也是彩雲作難三兒的一種策略。三兒也曉得彩雲的用意，竟不顧死活的，先約定時刻，在三更人定後，真做了黃衫客從簷而下。彩雲倒出於意外，自然驚喜欲狂，不覺綢繆備至。三兒乘機把願娶她做正妻的話說了。彩雲要求她祇要肯同到南邊，凡事任憑處置。三兒也答應了。從此夜來明去，幽會了好幾次。那夜彩雲正爲密運首飾箱出去，約得時間早了一點，以致被張夫人的老媽撞破，鬧了一個賊案。這些情節，我已經在二十六回裏敘過，這裏不過補敘些事情的根原，不必絮煩。幸虧第二天，彩雲就跟着張夫人和金繼元護了靈柩，由水路出京，這案子

自然不去深究了。孫三兒也在此時，從旱路到津，等到張夫人等在津，把雲青的柩，由津海關道成木生招呼，安排在招商局最新下水的新銘船上，家眷包了三個頭等艙，平平安安的出海，孫三兒早坐了怡和公司的船，先到上海，替彩雲暗中布置一切去了。這邊張夫人和彩雲等坐的新銘船，在海中走了五天，那天午後，進了吳淞口，直抵金利源碼頭，碼頭上紮起了素綵松枝，排列了旗幟牌傘，道縣官員的公祭，招商局的路祭，雖比不上生前的煊赫排衙，却還留些子身後的風光餘韻，祇爲那時招商局的總辦，便是過肇廷，是雲青的至交，先本是台灣的臬台，因高目時艱，急流勇退，威毅伯篤念故舊，派了這個清閒的差使。聽見雲青靈柩南歸，知照了當地官廳，顧全了一時場面，也是惺惺惜惺惺，略盡友誼的意思。當下張夫人不願在滬耽擱，已先囑家裏雇好兩隻大船在蘇州河候着，由輪船上將靈柩運到大船上，人也跟了上去，招商局派了一隻小火輪來拖帶，那時彩雲向張夫人要求另雇一隻小船，附拖在後，張夫人也馬馬虎虎的應允了。等到靈柩安頓妥貼，吊送親友齊散，即便鼓輪開行。剛剛走過青陽港，已在二更以後，大家都沉沉的睡熟了，忽然後面船上人聲鼎沸起來，把張夫人驚醒，祇聽後面船上高叫停輪，嚷着姨太太的小船沒有了，姨太太的小船不知到那裏去了。正是：但願有情成眷屬，却看出艙便行雲。

附錄

孽海花人物談

紀果庵

近閱民國十七年重編本孽海花，刪去楔子，而多出法越戰爭兩面，有會橫新序，頗不以胡適之所評「如儒林外史割之則成片片」爲然。唯吾輩中年讀此書，所喜者不在其文筆之周密瑰奇，而在所寫人物皆有實事可指，與衰俯仰，味乎鹹酸之外，自與專注意賽金花之風流放誕，而爲之考索本事，有見仁見智之分也。

洪文卿因中俄交界圖失官，書生被給，頗堪同情。胡漱唐侍御圖開備乘卷二云：「伊犁之西，科布多之南，有地名帕米爾，扼西域四部要樞，中國棄爲甌脫，俄人謀英，思由此窺印度，乃詭爲一圖，悉圈我甌脫，闖入俄界，條列山川里道，五色燦然，甚精密可愛，是時京朝士大夫，多講西北輿地學，若徐松、張穆、祁韻士、李文田等，皆詳於考古，而略於知今，兵部侍郎洪鈞方出使俄國，亦好談輿地，嘗注元史地理志未成，見俄圖大喜，出重金購之，譯以中文，自作跋語，名曰中俄交界圖，以爲海外祕本，可傲徐、張諸老，獻之總署，且得褒獎也。俄人既售其術，潛遣師襲據帕米爾，謀通南方，英人來詰總署，謂何故割地畀俄，總

署愕然，以詢俄使，俄使檢鈞所譯新圖示之，指明兩國界限，堅不認咎，鈞方寢疾，聞邊事棘，始知受欺，且懼譴，疾益劇，遂卒。俄人旋割帕米爾南疆與英和，英俄既訂約，中國不能與爭，遂喪地七百餘里，或云此案洪鈞爲張蔭桓所賣。一則曾氏所云，當是事實，洪氏清史稿本傳云：「初喀什噶爾續勘西邊界約，中國圖學未精，乏善本，鈞蒞俄，以俄人所訂中俄界圖紅線均與界約符，私慮英先發，迺譯成漢字備不虞，十六年使成攜之歸，命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值帕米爾爭界事起，大理寺少卿延茂謂鈞所譯地圖，畫蘇滿諸卡置界外，致邊事日棘，迺痛劾其貽誤狀，事下總署察覆，總署同列諸君以鈞所譯圖本，以備考核，非以爲左，且非專爲中俄交涉而設，安得歸咎於此，事白而言者猶未息。」清史列傳載洪氏辨白之原摺甚詳，滿人不多學，延茂所奏或卽張樵野所教乎？蓋洪氏雖未因此立受處分，而受打擊頗大，以致疾，則不爲妄談耳。

張蔭桓卽書中之莊小燕，本以簿尉捐納起家，分發山東，受閩敬銘知遇，濬任外交要職，後且出使歐美，著有三洲日記，爲治外交史者所珍。張氏少不讀書，通顯後始發憤爲詩文，駢體詩詞皆可觀，亦畸才矣。張又因當時士大夫多癖收藏，如翁文恭潘文勤吳宓齋，固已不能及，乃發憤專收王石谷真迹，因自號書齋曰百石齋，書中十九回記其子竄取張古董長江萬里圖事，或非全無稽，而恰爲洪文卿所遇，遂結怨委，殆亦夙緣也矣。春冰室野乘記其戊戌變後，以附新黨被戍新疆，作詩奉答王廉生（懿榮）祭

酒云：無限艱危一紙書，二千里外話京居，覆巢幾見能完卵，解網何曾竟漏魚，百石齋隨黃葉散，兩家春與綠楊虛，灞橋不爲尋詩去，每憶高情淚引裾，蓋廉生曾告以京居情況及其子塏消息也，塏不知卽書中所云通關節粥肥缺之稚燕否？按曾虛白所作其父年譜，一八九五年曾氏應考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主考爲張樵野，（曾誤稱莊幼樵，蓋由孽海花中張多改爲莊，又誤樵野爲幼樵）本擬加以羅致，後以曾氏出入翁同龢之門，翁張不洽，故特使落第云云，則曾氏於張固不無芥蒂矣。

古今第廿五期有記賽金花一文，洪文卿有李十郎之憾，孽海花中亦頗措意於此，在第三回洪氏掄魁後回鄉治遊，遇褚愛林，乃龔孝琪之下堂妾，而曾在芝罘爲倡者，今摘下一段以見一斑：

「攀如（按卽陸潤庠）笑道：雯兄（指文卿）你看主人的風度，比你烟台的舊相識何如？愛林嫣然笑道：陸老不要瞎說，拿我給金大人的新燕比，真是天比鷄矢了，金大人對不對？雯青頓時臉上一紅，心裏勃的一跳，向愛林道：你不是傅珍珠嗎？怎麼會跑到蘇州叫起褚愛林來呢？愛林道：金大人好記性，事隔多年，我一見金大人，幾乎認不真了，現在新燕姐大概是享福了，也不枉他一片苦心。雯青忸怩道：他到過北京一次，我那時正忙，沒見他，後來他就回去，沒遞過書信。愛林驚訝似的道：金大人高中了，沒討他嗎？雯青變色道：我們別提烟台的事……」

此段必須與周夢莊君所記合看，才易了解，否則有見尾不見首之嘆。或曾氏提筆時，尙在季清，不

便過於暴露之故。樊樊山彩雲曲亦有「舊事烟台不可說」之句，想此公案，必斑斑在人口實，衡以中國說部動以報應因果爲訓之例，似孽海花之形容彩雲淫蕩又別有用意矣。（蔣瑞藻小說考證已著此說此語焉不詳，今有周文可補斯憾。）

何珏齋指吳窓齋甲午之役，吳氏必欲請纓出關，卒致兵敗名裂，斥回湘撫任，不久開缺，一蹶不振，殊爲窓翁得失大關鍵。關於吳氏請纓之動機，僉云由於得度遼將軍印，曾氏於二十五回鋪敘此事，言在湘撫任內，獻印者名余漢青，頃閱顧起潛吳氏年譜，確有此事，唯得印在吳氏北上抵津時，而獻者則鼎鼎大名金石家吳昌碩也。年譜引錢基博所爲吳傳云，事急時翁同龢密電詢大激意，大激意同，自請督赴敵，又引吳氏家書致兄云：「七月初一日上諭一道，中日戰事已成，……生民塗炭殊堪隱惻，水軍陸將，均未得利，弟素有攪轡澄清之志，不免動聞鷄起舞之懷。」則此事終出己意。八月四日，到滬，初八日抵威海，十二日赴津，與李鴻章商一切，廿七日，得度遼將軍印於津門，與汪鳴鑾書云：吳俊（卽昌碩初字倉石）投効，代購得將軍銅印。據此則出兵與得印殆巧合，而非動機。吳氏出關後，專意練習打靶，以爲有準頭便可制勝，又主七擒七縱之說，書生之態可掬，無怪致敗。按顧家相「五餘讀書壓隨筆」記此事原委最悉，多可與會書相參抄之如下：

「吳清卿中丞……開府湖南，講求武備，嘗鑿近視鏡演放洋槍，能命中於百步之外，由是沾沾自

喜親督弁兵打靶，頗有準頭，益復果於自信，中東事起，李文忠爲衆矢所集，聲望大減，中丞觀北洋一席，謂非立功不可，一夕夢見大鳥從空中飛來，以手擊之立斃，時日本使臣名大鳥圭介，中丞以爲己嘗勝之，遂請纓北上，比抵朝鮮界，大書免死牌曰：降者免死，及交鋒，新兵心驚胆顫，雖有準頭，已不能命中，全軍大潰，幸毅軍力守摩天嶺，東兵始未深入，時常熟營國，以鄉誼故，中丞未受嚴譴，仍回湖南本任。湘人作聯云：一去本無奇，多少頭顱拋塞北；再來真不值，有何面目見江東。湘軍素有威名，是役無尺寸之功，而生還者殊少，宜湘人之怨也。夢兆事，余尙疑傳聞失實，王介艇方伯爲余言，中丞曾親向伊述及殆所謂妖夢歟？清代重文輕武，每以書生握兵權，其成功者幸耳，故憲齋關外之失，勢所宜然，與張佩綸馬江之敗，可作一例觀。唯當時各軍腐敗情形，亦有吾人難於逆料者，如年譜載稱，盛京將軍裕祿，提督唐仁廉，以奉天防務緊迫，竟請旨命吳氏撥給十二生脫大砲十二尊，十八生脫大砲二尊，總署電李鴻章轉知，並云吳軍新購德國大砲一百廿尊云云，李氏電云：「尊處未聞有新購大砲一百廿尊之事，唐元圖竟同夢囈，且十二生脫十八生脫大砲，皆海岸砲台所用，陸路土台搬運爲難，不但尊處所無，津局亦無存也。」如此守將，豈非自取覆亡乎？又俞曲園所爲憲齋幕志，對此事亦頗辨正，以爲戰敗之最大責任，在黑龍江將軍依克唐阿之潛師退守，致後路空虛，不能兼顧，讀者亦不妨參看也。黃遵憲人境廬詩有度遼將軍歌一首，頗致諷刺，對七擒七縱免死牌諸事，尤斤斤道之，固知曾氏所寫，未爲失實。又或云：

度遼將軍印乃吳倉碩僞造者。

寶竹坡娶江山船女爲妾，自劾去職事，爲晚清有趣佚聞之一。蓋寶與張幼樵等夙有四諫之名，朝右側目，宜其一旦有失，樂予渲染也。曾氏特於第七回刻繪此事，頗淋漓盡致，案越縵堂光緒壬午日記云：「上諭侍郎寶廷奏途中買妾自請從重懲責等語，寶廷奉命典試，宜如何束身自愛，乃竟于歸途買妾，任意妄爲，殊出情理之外，寶廷着交部嚴加議處，寶廷素喜狎遊，爲纖俗詩詞，以江湖才子自命，都中坊巷，日有蹤迹，且屢娶狹邪，別蓄居之，故貧甚，至絕炊，癸酉典浙試歸，買一船伎，吳人所謂花蒲鞋頭船娘也，入都時，別自水程至潞河，及寶廷由京城以車親迎之，則船人俱杳然矣，時傳以爲笑。今由錢唐入閩，與江山船伎狎，遂娶之，鑑於前失，同行而北，道路指目，至袁浦，有縣令詰其僞，致留質之，寶廷大懼，且恐疆吏發其事，遂道中上疏，以條陳福建船政爲名，且舉荐落解閩十二人，謂其通算學，請轉召試，而附片自陳言錢唐江有九姓漁船，始自明代，典閩試歸，至衢州，坐江山船，舟人有女，年已十八，奴才已故兄弟五人，皆無嗣，奴才僅有二子，不敷分繼，遂買爲妾，明目張胆，自供娶妓，不學之弊，一至於此，聞其人面麻，年已二十六七，寶廷嘗以故工部尚書賀壽慈認市僧李春山妻爲義女，及賀復起爲副憲，因附會張佩綸黃體芳等上疏劾賀去官，故有人爲詩嘲之云：昔年浙水載空花，又見閩娘上使查，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曾因義女彈烏柏，慣逐京倡吃白茶，爲報朝廷除屬籍，侍郎今已縲漁家，一時傳

誦以爲口實云。李氏向以刻薄著，遇以佳題，自不放鬆，且對四諫，似均乏好感，日記中屢見張孝達號稱知遇，後亦屢有微詞。寶公在晚清不失癡直，失官後隱居西山，困窮而死，終不奔走權門，亦可掩其風流之罪矣。王揖唐今傳是樓詩話，每不直李君月旦，即汝南一周，爲李所痛恨者（日記所塗墨丁，皆此事），亦爲之辯護不已，對寶事尤有不平意，其言曰：「偶閱越縵堂日記，頗致微詞，越縵持論每苛，不足爲訓，實則君有江山船曲一首，自述頗詳，初不諱言其事也，傳者佚其全稿，僅記數句云：乘槎歸指浙東路，恰向個人船上住，鐵石心腸宋廣平，可憐手把梅花賦，枝頭梅子豈無媒，不語談諧要主裁，已將多士收珊瑚網，可惜中途下玉台。又云：那惜微名登白簡，故留韻事記紅裙，又云：本來鐘鼎若浮雲，未必裙釵皆禍水，均芋縣可誦，……人謂觀過知仁，則君之坦直可想矣。」余頗同感。賀壽慈事，當時頗激同朝野，蓋李春山確甚招搖也，事無關，不備及。鐘鼎浮雲之句，殊亦寫出一種真理，深可喜悅。竹坡詩集曰：一家草，故前詩云然。

張季直文名夙著，翁潘兩相國久欲得爲門下士，而屢於會試時誤認試卷，張孝若所爲其父傳記第三章科舉記之甚詳：「光緒十五年我父三十七歲的會試，總裁是潘公，他滿意要我父，那曉得無端的誤中了無錫的孫叔和，當時懊喪得了不得。到了第二年光緒十六年的會試，房考是雲南高蔚光，曾將我父的卷子薦上去，場中又誤以陶世風的卷子當作我父的中了陶的會元，……到了光緒十八

年四十歲的會試錯得越發曲折離奇了；當時場闈中的總裁房考，幾乎沒有一個不尋覓我父的卷子，翁公在江蘇卷子上堂的時候，沒有一刻不告訴同考的人要細心校閱，先得到袁公爽秋所荐的施啓宇的卷子，袁公說：像是有點像，但是不一定拿得穩，等到看見內中有聲氣潛通於宮掖的卷子，更游疑起來。後來四川人施某荐到可毅的卷子，翁公起初也很懷疑，但是既不能確定我父的卷子是那一本，所以施某竭力說，這確是張季直的卷子，翁公也有點相信起來，而且看到策問第四篇中間，有「歷箕子之封」的句子，更證實了這是到過高麗人的口氣，就立刻問袁公，袁公覺得文氣跳蕩，恐怕有點不對，填榜之前，沈公子封要求看一看卷子，等到看到內中的制藝及詩秦字韻，就竭力說，決定不是。但是到了這時候，已竟來不及了，一到拆封時，在紅號內，才曉得是常州劉可毅的卷子，果然不是我父的，於是翁公、孫公家鼐、沈公，大家都四處找我父親的卷子，方才曉得在第三房馮金鑑那裏，第一房是朱桂卿，第二房是袁爽秋，當荐送江蘇卷子的時候，朱已因病撒任，袁公和馮金鑑住在隔房，常常叮囑他遇到江蘇的卷子，要格外觀摩，不要大意，那曉得馮吃雅片的時候多，我父的卷子，早因詞意寬泛，被他斥落了，翁公本想中我父，等到知道錯誤了，急得眼淚望下直滴，孫公和其他的總裁考官，也都陪了嘆息……」翁文恭爲是科正考官，日記中有春闈記事以記之，于張季直事，俟出闈後，始露惋惜之辭，四月十三日云：「今日小磨勘，只籤一卷，始知張季直在馮心蘭手，未出房，黃季度在趙伯達手，亦未出房

也。」潘伯寅於光緒十六年先卒，劉可毅事與潘無關而孽海花以之繫潘，極力描寫潘憤恨之狀，不知故弄狡獪，抑誤記年月。唯曾氏本人，亦於是年會試，而與張同遭誤卷之事，或頗有所感，而故將劉可毅丑角化邪，會虛白君所撰其父年譜（宇宙風第二期）一八九一——一八九二一節有云：「這次闈試汪柳門侍郎（鳴鑾）本有大總裁之希望，因為他跟孟樸先生有岳婿關係，特意請假讓避，結果大總裁放的是翁叔平，尚書在場中暗中摸索，致誤認黃謙齋先生二藝，用了六朝文體，當作先生在拆彌縫的時候，翁尚書還自詡眼方，高喊：這完全是曾樸卷！那裏料到先生因試卷墨污被剔，登了藍榜了。」所云汪柳門因感屬避嫌一事，原不可信。徐一士先生在國聞周報第十二卷四十期曾爲文辨之，蓋柳門管侍郎，而常熟爲尚書，例無柳門作正考官理也。吾人於此，感到往日考試之嚴格，即欲搜羅名士，亦有無從設法之嘆。劉可毅之下回分解，在燕谷老人續孽海花中已鉸及（見續孽海花第五十八回），劉君所以中會元，有这一段公案，遂爲世俗側目，而諷其名曰劉可毅庚子之變，自京出走，果被戕於拳匪焉。劉君初不知因己之故，影響他人，予不禁爲之呼冤也。

文廷式芸閣，即書中聞韻高，甲午之役，文在翰林院，集同人於宣武門外松筠庵（祀楊椒山之祠），聯名彈李合肥誤國，并請恭親王出主大計，頗鑠震一時，故書中有與張季直飲酒茶樓商摺稿一回（續廿四回），當日局勢，合肥主和，常熟顯戰，蓋合肥深知軍事外強中乾，常熟則書生結習，慷慨有

餘。又或云，帝后爭權，李右后而翁佐帝，翁欲以此難題，減后羽翼，故陽主戰而陰爲掣肘，合肥請械餉則處處刁難（翁主工部）是否果如是，要非我輩所敢知。盱眙王伯恭、鹿隨筆李文忠條曰：「光緒中，合肥建議創辦海軍，因籌海軍經費無慮數千百萬，乃朝廷悉以之修頤和園，其撥歸海軍者僅百分之一耳。」翁大司農後奏定十五年之內，不得添置一槍一砲，於是中國之武備可知矣。」可以代表此派說法。至主戰之策，一般人多云出之文張二人，觀會書所言，當亦主是說者。錢蓀孫先生文芸閣年譜，光緒二十年甲午云：「時翁尚書與李蘭孫尚書皆主戰，孫萊山（毓汶）尚書、徐筱雲（用儀）侍郎則主和，先生與季直皆翁尚書門下士，尚書主戰之論，二人實陰主之，翁尚書爲余（錢氏自稱）之舅祖，此事聞之庭訓。……七月二十六日，先生摺上參北洋大臣李鴻章，畏意挾夷自重。……八月二十九日，翰林院諸人集議於全浙會館，約聯名遞封事，起用恭親王，先生屬稿，列名者五十七人。……九月初八日，先生集同志李木齋、葉鞠裳等於謝公祠，松筠庵議遞聯銜封奏，阻款議。……次晨遞摺，先生主稿，請聯英德以拒日，列名者三十八人。……」其說由來有自，可爲信史，然張孝若所爲其父傳記，乃力辨此事，以爲考之翁文恭日記及其父日記，議論激昂則有之，主戰則未也，且所上彈合肥文，有不但阻戰，抑且阻和之語，蓋言不能戰斯不能和，其意似因戰敗責任關係，欲爲之洗刷，唯此事既彰彰在人耳目，實大可不必做作耳。翰林院所上封事及芸閣彈李疏前錢君曾再三托覓全文，俗冗粟六，迄未如願，書之於

此，以誌余憾。

芸閣文章品德重一時，相傳曾授珍瑾二妃課，故大考翰詹，光緒常特列一等第一，溥溥重用。唯各家亦頗有非之者，金息侯瓜圃叢談記其吃狗糞事，固人所習知，聞並非造謠而係實事。後廷式被逐，適有太監寇聯材上疏切諫，太后被誅事，沃丘仲子（即黃行簡）慈禧傳信錄云：「帝屢聞珍瑾兩妃稱其師文廷式淹雅，甲午大考翰詹，閱卷大臣擬定廷式名第三，特拔爲一等第一，超擢侍讀學士，然亦詞臣所常有，而廷式素狂淺，無行檢，遽以自負，謂有內援，將入樞密，無識者競附之，日集京朝官松筠庵，論朝政得失，予以嘗赴其約，然所論多遷謫官吏事，罕及大計，予笑曰：此襲東林而加厲者，後謝不往。侍后奄寇聯材者夙知書，頗不慊其平輩所爲，欲有以自立，廷式知之，遂假瑞洵爲介，與訂交焉，其黨以明代王安擬之，廷式自擬爲繆昌期，管代聯材擬疏，乞后行新政，屏老臣，用才士，意在自荐也，聯材遽上之，后覽疏震怒，將遣之黑龍江，李蓮英力譖其通外洩宮內事，乃立正典刑，廷式亦爲台諫楊崇伊所劾，罷職勒回籍。」蟠廬隨筆亦云：壬辰翰林大考，未及屆試，內出手諭云：一等第一文廷式，上親筆也，廷式庚寅始入翰林，甫兩年遂爲侍讀學士，正四品，蓋珍瑾二妃爲其女弟子，上久知其才也。文廷式既得聖眷，一時翰林之無恥者，爭爲羶附，是時上久親政，所以奉養太后者，無微不至，尤不惜財力，外人有傳說兩宮不相能者，廷式欲媚上見好，且得沾名市直，率同官同好數人，聯名奏許太后奢侈之非，且隱肆醜詆，上

見之大怒，以爲對子議母，目無君上，將予嚴譴。珍妃爲之涕泣求恩，長跪不起，乃降手諭，發貼軍機處值房云：文廷式周錫恩張賽費念慈等，均着永停差使，于是諸人紛紛出京，而廷式獨留，依然肆言無忌，又爲內廷所知，得旨革職，永不敘用。廷式大考第一，事在甲午，而蜚盧誤因壬辰，其他所記，亦甚支離，文氏初無聯名許奏太后事，可證其未實，然此種紀載，亦足以廣異聞。廷式所結內監，據梁濟感劬山房日記，原名聞闔亭，頗攬權納賄，五餘讀書，隨筆作者，顧家相服官江西甚久，於本省名人掌故紀載尤多，其江西鼎甲條記文氏事云：「芸閣……主眷日隆，名震中外，嘗指陳時事，擬成奏稿七篇，置枕箱中，其語頗有侵合肥者，道出上海，箱忽被竊，時黃愛棠觀察承暄方官上海，令爲之追還，原物纖細畢具，而奏稿竟不可復得，蓋早入合肥之手矣。……或謂芸閣客廣東時，嘗入長將軍幕府，授女公子讀，後二女被選入宮，封爲珍妃瑾妃，仍與芸閣常通問訊，一日孝欽后臨幸二妃宮，忽欲櫛髮，宮人卽以妃之奩具進，奩具內有芸閣所擬奏稿，先呈妃閱者，爲孝欽所得，大悲，言官希旨參劾以交通太監，認作本家爲言，夫芸閣旣與宮掖通候，自不能不由內監經手，然太監實係閩姓，非文始，蓋周納也。……方芸閣之被逐也，適有寇太監因上條陳正法，郡人士作聯云：慷慨陳書，寇太監從容臨菜市，驅逐回籍，文學士何面返萍鄉。以籍對書，面對容可謂工切。近人有孽海花小說，其中所記聞韻高事，卽暗指芸閣，如謂入試時與他人并坐，卽能默誦其文，皆實事也。」可與上所引證者互參，顯已談及孽海花，要亦吾道先驅也。

豐潤張佩綸幼樵，於余爲鄉人，光緒初，直聲動朝野，在四諫中殆尤爲具聲勢者，曾氏所寫莊崙樵，卽此公。其質衣黃酒爲米肆所侮一回，頗繪出京朝官之窮相。然幼樵確以屢上彈章，廣發聲氣而致騰踴者，與其謂爲敢諫，尙不如謂爲遭逢時會，故曾氏亦不無微詞焉。徐一士先生讀潤于日記云：「黃齋官翰林時，與詞曹同人張香濤、黃漱蘭、寶竹坡、陳伯潛（寶琛）等，慷慨言事，嘗謬無所詣，言論風采，傾向朝野，一時有翰林四諫之稱，又號曰清流黨，或曰南橫黨（以多寓南橫街一帶之故），而佩綸尤爲情叢中之翹楚，彈章屢上，百僚震恐……在日記中可見者，如戊寅十二月十二日云：安國爲友人招飲，密繕疏懷之，有客至，縱談近夜分始去，初不知余將待澗也。二更後驅車入朝，論大臣子弟不宜破格保荐。十三日云：上諭翰林院侍講張佩綸奏大臣子弟不宜破格保荐一摺，據稱四川候補道寶森，係大學士寶璽之弟，轉膺保荐，恐以虛譽邀恩，刑部郎中翁曾柱，係都察院左都御史翁同龢之兄子，並非正途出身，不由提調坐辦而京察列入一等，恐爲奔競夤緣口實等語，所陳絕無瞻顧，尙屬敢言，（下係查辦所彈各人等語）……此欽。十五日云：「孝道邀飯，以余疏太辣，亦頗稱其胆。」此寶齋一得意之筆，足以震聳朝右者，安圃（張人駿字）爲其姪，夙相親厚，而草疏時亦不令知之，蓋恐其以於與忤時而相勸阻歟？張香濤謂太辣而稱其胆，則寶齋之敢言，固以胆著，而其疏奏之特長，俾能動聽者，卽亦深得辣字訣也。按孽海花中之崙樵卽指寶齋，有一段云：「雲一徑來拜崙樵，他們本是熟人，門上一直領去，

剛走至書房，見崑樵正在那裏寫一個好像摺子的樣子，見雲青來，就往抽屜裏一擦，含笑相迎。雲青作別回家，一宿無話，次日早上起來，家人送上京報，却載着翰林院侍講莊培佑遞封奏一件，雲青也沒很留心，又隔一日，見報上一道長上諭，却是有人參閩浙總督貴州巡撫的劣迹，還帶着合肥李公，旨意很爲嚴切，交兩江總督查辦，下面便是接着召見軍機莊培佑，雲青方悟到這參案就是崑樵幹的，怪不得前日見他寫個好像摺子一樣的。其所記雖虛虛實實，不可盡據爲典要，然所描寫之態，正與簑齋自記密繕疏懷之有客至云云吻合，足見孽海花一書之深得演影繪聲之能也。（華北編譯館館刊二之一）又云：「簑齋勇於言事，所陳多關朝局……其後來之失敗，論者多咎其意氣太甚，志大而局量未足以副之，壬午癸未間，爲其鼎盛時期，氣矜之隆，朝列側目，曾孟樸孽海花形容備至，雖小說家言，難云信史，而關於此點，大體或不盡誣。」按此所云殆即指張弔黃漱蘭之喪一幕，其氣派實可招人譏忌，而爲張氏不取者也。越縵堂日記，對此輩沽名之輩，殊有不滿之辭，以張之好出風頭與李之擅長罵坐，其臭味不投，固亦應爾。至馬江一役，言人人殊，要之張氏以好言爲同儕所擠，乃有此覆，則各家咸無異辭。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傳云：「出會辦福建軍務，時何璟督閩，張兆棟作撫，皆懶滑，佩綸至，氣凌其上，二人亦奉之若長官，及法師來侵，以承李鴻章旨，謂中朝主和，戰備盡弛，敵遂薄馬尾，船廠燼焉，佩綸披髮跣足，倉卒奔逃，至鄉村中暫避，而操北音，鄉人弗納，乃曰：我會辦大臣也，衆農曰：是即害我閩之張佩綸。」

矣，羣噪逐之。事聞，初僅付嚴議，未幾，閩京官潘炳年等，訴其撤防逃避，乃奉旨鞫問，讞定遣戍，遇報釋還，入鴻章幕，行賈李氏，佩綸初數彈鴻章，鴻章以五千金將意，且屬吳汝綸爲介，張李遂交驩，及閩事敗，實由於鴻章，至是乃以女妻之。甲午日戰作，台諫劾其把持軍報，令驅逐，遂卜居江甯，竟死秦淮。佩綸色厲而內荏，好言而無識，恆責人而已，不忘華撫，雖多劾論權貴，君子終不取其人也。乙酉福州有兩何，莫奈何，兩張，無主張之諺，即指佩綸如璋、璟、兆棟言。一語甚刻薄，而未爲無理。唯馬江敗，其責任絕不應全由張負之，陳寶琛墓銘，勞乃宣墓表，皆言中朝之意，不過令張巡視海疆，初無啓衅之圖，故和議旣裂，而斬不發兵，張氏唯帶陸軍三營，護造船廠，又調三營駐馬尾，籌集大小兵輪數艘及艇船商船，與敵船雜泊，以相牽掣，而彼此之勢，相去甚懸，張請先發，朝旨不許，而飭其自燬廠，相持逾月，法驟宣戰，戰書達省，而船廠未知，法艦乘潮入，攻我船，戰三時許，壞我七船，我亦破其三，而主將孤拔死之。船廠竟全，事後飛章自劾，初本只褫卿銜，後有朝臣鍛鍊周納，乃不免於戍矣。國聞備乘何小宋貽誤軍事條云：「馬江之敗，張佩綸爲衆惡所歸，辭有議及何璟者，法師擾閩時，璟任閩浙總督，佩綸銜令至，兵事悉以委之，安坐不出一策，但日叩鬼神問吉凶，敵人與地方交涉，但知有督撫，漫不省欽使爲何人，事旣決裂，法提督貽書督署，約日決戰，攻砲台，璟不曉西文，壓置勿啓者二日，洋務局提調某，聞有夷書，寂不見督轅動靜，因參銜請白事，索其書觀之，則哀的美敦書也，期已迫矣，彼此瞠目相視，議馳告欽使，欽使行轅距省城六

十里，得警報大懼，遣繙譯官入法軍請緩期。法軍不納，起旋鳴砲，數輪前進，我師措手不及，遂大潰。一是何環不啻葉名琛第二矣。清史稿本傳云：「佩綸至船廠，環十一艘自衛，各營管帶白費計，斥之法。艦集戰書至，衆聞警謁佩綸，亟請備，仍叱出，比見法艦升火，始大怖，遣學生魏瀚往乞緩，未至而砲聲作，所部五營潰，其三營殲焉。佩綸遁鼓山麓，鄉人拒之，曰：「我會辦大臣也，拒如初。」翼日逃至彭田鄉，猶飾詞入告，朝旨發帑犒之，令彙船政，嗣聞馬尾敗，只奪卿銜，下吏議，閩人憤甚，於是編修潘炳年給事中萬培因等先後上其罪狀……論戍居邊。」與各家所記，略有出入，以成敗論人，中國史家之慣例，區區馬江一役，已參差如此，吾人不亦可悟治史之難耶？

春冰室野乘云：「甲申馬江之敗，世皆歸罪張幼樵學士，然諸將用命力戰死海，其忠藎實有不可沒者，且法人內犯，實仗孤拔一人，自孤拔斃於炮，法人已失所恃，遂不復能縱橫海上，功過亦差足相抵，較之大東溝劉公島諸役，其得失必有能辦之者。」此又一右張之說也。附此以備一格。

第三卷第五回回目所云「插架難遮素女圖」寫張文襄家居恣縱不檢事，頗穢褻，文襄在晚清以脫略著，國聞備乘張之洞驕蹇無禮條云：「直隸人聞之洞內用，皆欣欣有喜色，合八府三州京官張宴於湖廣館，徵集名優，衣冠濟濟，極一時之盛，之洞收束已三日，屆時催者絡繹載道，卒託故不往，鹿傳霖徐世昌忍飢待至二更，皆掃興而散，聞其性情怪癖，或終夜不寐，或累月不雅髮，或夜半呼庖人具饌，

稍不愜意，卽呼行杖，或白晝坐內廳宣淫，或出門謝客，客肅衣冠出迎，偃臥輿中不起，其生平細行大節，鮮不乖謬者。」近代名人小傳亦云：「之洞雖有廉名，而任封疆時，易幕客爲掾曹，僕從爲材官，私用半取給公家，其數視曩有規費多且二十倍，其後督撫皆效之，及官京師，其邸第，從官，報生，侍弁，仍仰給鄂，善後牙厘局，專橫若此，其歿也，遺疏自明其不樹黨，不殖產，卽箴世凱等而言，之洞非無黨，特其黨皆浮薄文人之流耳。蓋素傲慢，幕僚起草，字書偶不檢，嚴斥不少貸，而已所書稿，則潦草不可復識，苟賈所疑，益逢其怒，故正士恥及其門，起居無節，對客輒引几睡，錫良以湘藩司勤王過武昌，宴之八旂會館，酒三行，鼾聲遽作，久之弗醒，良自起過江去，湘漪先生曰：孝達佳人，情熱中耳。」春冰野乘記其宴公車名士於陶然亭而忘備肴饌事尤趣，又云：文襄自云夙生乃一老猿，能十餘夕不交睫，若然則文襄亦世說任誕門中人物，豈唯不可厭，且有可愛者在焉。前生爲猿，雖無稽，而閭閻傳之甚盛。

書中寫李越縵文字不少，而均有諷意，狎優之事，尤見此老風流自命。余讀其日記，排日聽歌，所昵輒自命多情，而清詞麗句，在人口實者，更不可數計，當時風氣如此，詎足怪異？況優伶中如路三寶，五九梅，巧玲，或廣濟同類，或收殮亡友，肝胆照人，須於此中求之，縉紳先生，反不無愧色。唯如品花寶鑑所記奚十一之徒，亦非夢嚙，憶蕪客日記卽有記此等事者（忘其月日，檢查唯難，大約記一客翽一伶，褻袴而互淫，真可作惡也。）西洋古代，亦有好男色之風，數年前叱咤風雲之希總統，辦理清黨，且手斃其徒

之有此癖者，古今中外一揆，更不足爲越縵罪矣。若酸丁腐儒，艱難一飯（日記補中記此種生活至夥，讀之皆可落淚），不免擲斤簸兩，計較毫厘，此又人之恆情，不可以不能放曠責之者也。然其記讀書心得，細針密縷，比較勾稽，我輩後學，唯有驚其繇柴，絕不敢議其瑣屑。吾見今之號爲名士者，徒以片紙隻楮，一詩一詞自鳴，記問既醜，根柢毫無，以較同光，相去遠矣。李君平生所惡，如祥符周氏兄弟，及同鄉趙攜叔，實亦斐然儒者，不可厚非。龔定庵詩云：「乾隆朝士不相識，無故飛揚入夢多。」生當今日，乾隆二字，易爲同光，要無閒言。近代名人人小傳，記越縵甚，今著於此，亦見名士之難爲也。「李慈銘……其行與學，則是己非人，務爲辨駁，不勝則濟以謾罵，頗類毛大可，而記問醜薄，尙亞於毛，復好財賄，假人資終身不償，有索逋者來，則報以惡聲，其治經僅習訓詁，漢人家法絕無所知，治史徒能方人比事，不識源流體例，嘗觀所爲日記，動詆人俗學，不知己學亦非甚雅也。」蚍蜉撼樹，何損賢者萬一乎？聞李氏後人頗不振，幸其藏書得蔡元培先生等經紀，得出售於北平圖書館，日記及補編亦先後付印，先生之學，可以不朽矣。唯光緒十六年以迄易簣所記八冊，云在樊樊山家中，樊歿後消息毫無，不勝令人惆悵，如有好事者，勾沉行世，俾吾輩於先賢刑儀，得窺全豹，想亦海內所拭目也。近見中華月報復刊號有陳乃乾君「補越縵堂日記之口」一文，余性下急，夙對日記塗乙之處，心焉焦灼，今有是文，亟盼快觀，顧不知所補是否完全爲可念耳。孽海花人物，可談者當不止此，事務粟六，餘者姑俟異日。（古今社特准轉載）

雪窗閑話賽金花

周夢莊

丁丑正月舊歷初三日辛未，余詣東園老人處，酒邊清話，時朔風隕鏡，積雪滿庭，相與縱談時事，因以賽金花恣爲美談，老人於是歷舉文卿家事，及狀元娘子往事相告，當時會筆記之，茲加整理錄後。

洪鈞字文卿，我（東園老人自稱下仿此）徽縣東鄉桂林人，桂林洪氏乃洪皓之裔，洪氏祠堂有匾額一百六十方，代有名人，歛右族也。

文卿之母，乃我北岸吳氏之姑子，北岸在歙縣南三十五里，桂林在歙縣東十數里，北岸拒桂林四十里，中隔小阜嶺，嶺之西北則桂林，嶺之東南，則北岸，山明水秀，惟北岸不通皖浙往來之孔道，徽州府去杭州府三百六十里。

洪文卿因紅巾之亂屢遷，迨清室同治中興，曾文正督兩江，坐鎮秣稜，歲甲子舉行科舉，清科舉春日禮闈，例在三月，秋闈例八月，因秣陵初克復，秋試展期十月，是科文卿鄉薦，與吳大澂、吳大澂、吳文桂、陳名珍爲同年，甲子解元乃揚州江壁頭場四書題首爲葉公問政兩章，中庸及孟子題忘之，試帖五言八韻，題乃桂樹冬榮，得風字，以詩題出文選曹子建朔風詩，越三年歲在戊辰，洪文卿與吳大澂兄弟等四人，公車北上，路出揚州仙女廟，時其族人洪憲臣權關稅，餽之於孔家涵，是年文卿捷南宮，又與吳大

激等同登進士廷試文卿臚唱一甲一名授職修撰吳大澂等亦得入翰林歲已巳文卿乞假南旋回鄉掃墓適北岸吳氏祠堂重修落成舉行典禮文卿乃吳甥禮合助祭遂請其題紅吾族乃具賀儀五百兩關紋迨回京銷假迂道江蘇揚州屬之東臺以東臺寓有同族洪分司（分司美其名曰分轉言其爲都轉分座也鹽運使稱之曰都轉）分轉之子一爲芷軒一爲蘭軒與文卿爲堂兄弟芷軒因籌足資斧以壯行色。

文卿之堂叔洪千里先父會延之司理吳德隆布店文卿過伍祐書聯贈句曰「蓮葉東南臨水盪」一柳條西北看山樓」江北無山蓋指余里中之故園也文卿入都後朝考膺選放江西學憲有江右典試錄行於世清季懸牌小試卽自文卿始越三年陞見加兵部侍郎銜出使俄羅斯著有元史輯補是書擇精語詳元元本本見所未見聞所未聞贈余一部同里宋祖畬茂才愛之遂移贈焉。

文卿自俄國回里銷差復使德意志賽金花卽相隨赴柏林其事知者稔矣姑不贅言。

惟舊所聞洪狀元娘子者雖未詳然亦稍知一二歲乙未正月二日蘇州洪狀元府電至因文卿子兆東（洛）捐館後絕嗣家務糾紛桂林故鄉族人廬集至議似續未決電其族長洪小芝參酌小芝時在上海蜚英書局任經理（蜚英書局乃李木齋創辦）余亦主筆政三年矣小芝得電後中道徘徊不欲往余曉以宗祧大禮不能不去於是小芝赴蘇州乃議定以洪濤續兆東後濤字春藻光緒戊子正科

舉人，戊子秋，春藻始與余締交，其族人洪昭則名恩，亦文卿之族長，春藻之受業師也，以文虎著名，亦與余友善，故洪家歷史能述之。

乙未秋，狀元娘子不願守樓，乃分以巨資，另居滬上，狎客但呼之曰狀元夫人，事聞於小芝，小芝惡之，無可奈何，舉以告余，余訝之，以爲不確，一日余走三馬路天主堂租界，東南隔路有洋房數間，乃英人之別業也，樓下乃捷徑，赴四馬路者，老上海之熟路，余既在上海久，出入皆由此，惟夜閒閉塞，清曉開通，洋樓上有一麗人憑欄，友人指樓上謂余曰：此狀元夫人也，余應之曰：眼花障霧，看山能明，遂去，烟巾紫玉，海上青琴，交臂失之，友人嘲余無眼福，余惟有目笑存之。

方洪姬之賃居上海也，狀元府多道學先生，不達世情，近於迂闊，承祧之子春藻，乃寒士，與余友徐丹甫善，徐丹甫乃難蔭，清代科舉章程，凡難蔭所在地方，皆得預考，丹甫名受庚，其兄受慶，以難蔭順天府鄉試膺薦，遂捷南宮入翰林，丹甫工詩，性豪放，春藻祇能文，性拘謹。

說者謂文卿父子皆優待洪姬，父子相繼而逝，洪姬爲羣雌粥粥所嫉，憂讒畏譏，不遑寧處，故願離橋，得二萬金下堂求去。

余乙未秋抄游靜安寺，啜茗蝦蟇聽經處，時女藝員演劇，友人見招李彩虹袖聚於戲場，友人謂余曰：汝欲觀狀元娘子，某座衣服麗都者，即時人所謂狀元夫人，余遠視之，光搖銀海眩生花，但聞人稱其

美而已，既而往門蟋蟀於中園，黃標紫標，益千盈萬，賭興皆豪，雖曠達者不能效髯蘇之高見，勝固欣然，敗亦可喜，時洪姬亦參觀在其側，與余座近，茶博士送茗碗來，適小芝至，余恐其饒舌，令人難受，故誑小芝談要公而出，自此而後不復見矣，或云洪姬北嚮，往來京津，行縱不定，後爲聯軍解北京上而公卿下而民衆之厄，夫人面溫如玉，舌妙如環，一言九鼎，賽金花亦賢矣哉。

清同治戊辰至光緒乙未，二十有八年，文卿主眷獨隆，宦途利達，屢掌文衡，益爲星使，何其榮也，不圖壽命不永，尋子洛亦歿，嗚呼富貴浮雲，功名朝露，言念及此，感慨繫之。

或謂賽金花卽李謫如之後身云，按謫如江蘇銅山人，係敏達公後裔，有傾城色，負豪俠氣，知詩書精劍術，好飲酒，愛古玩，咸豐朝遭寇亂，隨母避居山左，墮入青樓，轉徙烟台，自視頗高，遇大腹賈蔑如也，貌莊寡言笑，雖豔如桃李，而冷若冰霜，蘇州洪文卿者，其父賣酒爲業，遭髮逆之亂，亦偕母避居山左，適同鄉潘葦如觀察登萊青，延文卿爲記室，至烟台，文卿愛狹邪遊，遇謫如彼此一見傾心，各訴流離顛沛，聲淚俱下，謫如母女憐其才，解囊資助其母者屢矣，未幾文卿舉於鄉，明年謫如屢促其應禮部試，文卿每以無資對，謫如湊集四百金，囑文卿之友轉交，蓋其母未悉也，數日後謫如與文卿遇諸途，謫如面責其非，試期已迫，逗留不去，是何居心，答助重金未曾收到，已爲友人乾沒遠遁，於是謫如憤甚，將衣服首飾，質銀二百，促其就道，在謫如始終成全者，欲其努力一發，臨行時立盟刺臂，對天祝告曰：生我者父母，

成我者，藹如也。斷不作負心人。去後，藹如覓屋另居，杜門謝客，靜盼佳音。忽聞捷報傳來，藹如母女喜形於色，復接文卿來函，稱藹如賢妹夫人粧次，稱其母曰岳母，益堅信其對天祝告之不誣也。藹如赴各廟許愿，果能大魁天下，敬謹祀謝，以答神庥。後文卿居然大魁，報至烟台，文武各員，咸來道賀。藹如寓處，車馬擁塞，驚訝四隣。藹如又赴各廟酬神演戲，諸色人物，均以狀元夫人呼之，較之畢秋帆尚書之李桂官，更有甚焉。素與藹如母女善者，莫不咄咄豔羨，或不善者，忌嫉之心生焉。豈料文卿二月之久，音信杳然。藹如疑信參半，不寐者累夕，特遣蒼頭赴都，並將平日文卿所心愛玉器古玩，聊以相贈。文卿置之不覆，蒼頭回訴各情。藹如同母入京，直抵江蘇會館，由值年吳君引至懶眠胡同水月禪林下榻，訪文卿，始終不見面。藹如赴都察院控告，亦礙難判斷，婉言相勸，派人調處。時藹如族兄名芬，字香谷者，科第起家，曾任浙江知縣，赴部引見，適逢其事，當路囑其排解。文卿已有悔心，而藹如匪石難轉，毅然不允，曰：其情可惡，其理難容，豺狼心性，烏能載福。昔李桂官非婦人身，尚書之鍾情，至老不衰，傳爲佳話。當日見其焚香告天時，斷不作負心人，今竟作負心人，尚何言哉。文卿贈以川資，藹如揮之於地，隨母旋烟台。平日之不善者，冷語譏刺，一日母女皆閉閣投繯而死，悲夫！悲夫！

昔霍小玉事情，與此頗相類，然無情而有情，黃衫俠客，因小玉病篤，挾李益至，猶能一面，其瀕危時云：君是丈夫，負心若此，我原女子，薄命如斯，小玉逝世後，李益爲之營葬，其意拳拳，較之文卿薄倖，不啻天

45389

淵，余昔有哀李謫如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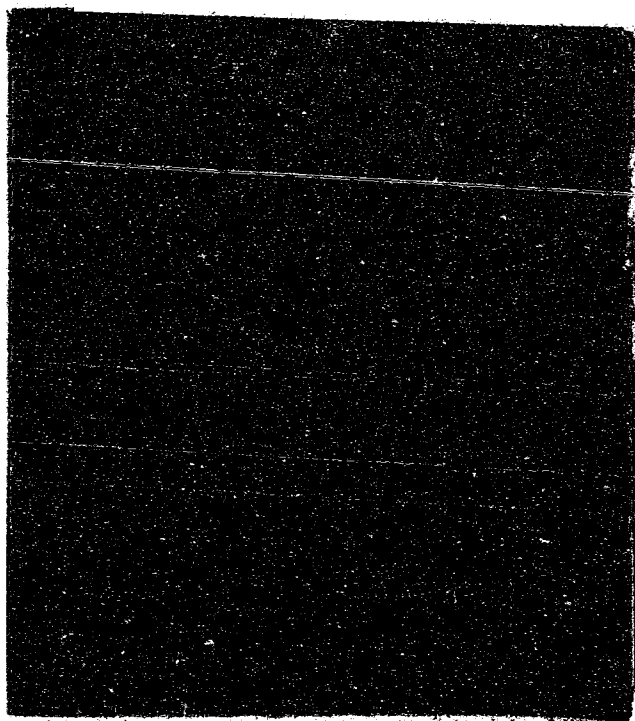
錯認青窠賣酒家。天生麗色豔於花。始離終合成佳話，汧國夫人是李娃。
鑄史鎔金紅線俠。疑歌漫舞綠珠才。山盟海誓成虛哄。那有金泥捷報來。
好因緣變惡因緣。媧后難爲石補天。誰使姑恩歌一曲。傷心彈斷合歡絃。
鼠牙雀角情難見。螻首蛾眉怨已深。精衛石知填恨海。可憐倒挂兩怨禽。



湖北省圖書館藏
舊書資料

湖北省圖書館藏
舊書資料 380

第 283. 號



1946

孽海花 定價

著者 曾 樸

發行者 真美善書店

經銷者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上海四馬路三八四弄四號
電話九六四五二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增訂再版

